武俠世界

兩頭龍（千門點將錄）　龍乘風・新著

千門怪傑，大顯神通，懲頑惡，警奸邪，招數着着匪夷所思，佈局處處巧妙令人驚嘆。

本故事全文緊張刺激，高潮迭起，是一篇鬥智鬥力，一氣呵成之金牌鉅著，歷來擁戴「千門點將錄」之讀者，敬希先睹爲快，萬勿錯過。



$4.00

1173

編者話

今期本刊的內容，可算是豐富而又精采，琳瑯滿目，難以盡錄。龍乘風特別撰寫一部「千門點將錄」故事刊出，敬請留意。

「兩頭龍」是龍君近期來花盡心血，苦心孤詣構思而成的金牌巨著，它不論佈局、橋段、人物……等等都很突出，而且在鬥智鬥力，各逞奇謀方面也妙臻化境，內容充滿懲奸除惡，拯弱扶危之俠義凜然氣氛，閱來令你心曠神怡，歎爲觀止！

**　　**　　**

沈勝衣故事「銷魂令」上期開始連載，高潮即起，由於雙魚塘莊主楚萬里愛女爲秦百川所擄，要脅楚萬里出售雙魚塘作爲交換條件而掀起軒然巨波，殺手遍佈，風聲鶴唳！一代奇俠沈勝衣風聞此事，義加援手，參與此事……要知今期故事如何發展，敬請參閱內文第８７頁，先睹爲快吧！

**　　**　　**

紅花莊發生了一件離奇的兇殺案，兇手却如烟霧般消失於現場，奇怪嗎？下期巨型小說雙鷹神捕故事「霜葉恨」對這件兇案有所分析，且看精明狡黠的江南總捕頭管一見怎樣運用手法去破案好了。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02.00
	一年港幣	$20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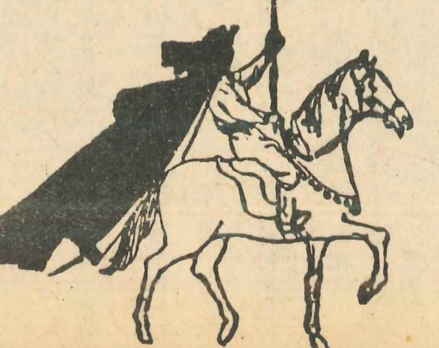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117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太空爭霸戰之「救世者」的大本營

奧提斯擁有微型核彈，利用弧形光幕傳達他的形像，自稱「救世者」，威脅中東各國，企圖發動戰爭。

門點將錄

兩頭龍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不速惡客 橫行天津

(一)

阿榮。

這是一個很普通的名字。

無論姓陳姓張姓李姓周姓馬姓麥姓孫姓方姓丁姓趙姓錢姓黃……

無論在廣東廣西湖北山東雲南或者在黑龍江出生……

肯定的說一句，一定有人叫阿榮。

在許許多多的阿榮裏，有人默默地，平凡地渡過一生。

但也有不少阿榮，他們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別人一輩子都遇不到的奇事，他們可能在一年中就遇上好幾次。

現在，我們要說的一個人，他也叫阿榮。

他沒有姓氏。

他也沒有眞正可以獲得證實的籍貫。

從兩歲開始，他就已經是個孤兒。

把他養大的，是個推車漢。

這位推車漢，有點像東瀛故事裏的拜一刀。

拜一刀流浪四方。

這位推車漢也是一樣。

他是個賭徒，職業賭徒。

他靠賭為生。

在賭桌上，他是個冷酷無情的人。

他不但在賭桌上贏別人的錢，也時刻準備在賭桌上殺人。

他認為，在必要時，自己不殺人，別人就會把他一刀殺掉。

自從他收養阿榮之後，賭運極佳。

他贏了不少錢，也殺了不少人。

直到阿榮八歲的時候，推車漢忽然患了一場大病，終於藥石無靈，死於異鄉。

他的錢，也就變成了阿榮的錢。

但一個只有八歲大的小孩子，他手上雖然有錢，又能幹得了些甚麼？

結果，他在一間饅頭店門前，給兩個悍匪刦走了所有的錢。

那個賣饅頭的老闆親眼看見了阿榮遇刦。

但他沒有施以援手。

當阿榮向他討饅頭吃的時候，他終於伸出手了。

但這不是援手，也不是同情之手。

他只是向阿榮要錢。

「要吃俺的饅頭，就算是皇帝老子也得先付賬，否則免問。」

阿榮找了大半天，却連一文錢也找不出來。

他已被洗刦一空。

於是，他連饅頭都看不見，只能看到蒸籠裏冒出來的騰騰白烟。

那時候，天氣冷了。

他饑寒交逼，但却連做個小乞丐的資格都沒有。

因為在那地方上，所有的乞丐，都要經過「乞丐大王」的核准，才能行乞。

乞丐大王是個「大種乞兒」，別人去乞，他却坐享其成。

阿榮快要給餓死了。

幸而他在那時候，遇上了一個心地善良的老伯。

這老伯無兒無女，只是孤淸淸的一個人活在世上。

他救了阿榮。

他給他最好的食物，給他最能禦寒的衣服。

然後，這老伯把阿榮帶到天津。

原來這位老伯是天津的富商，他有錢，而且空閑的時間太多，不時到處遊逛。

阿榮給他遇上了，那是一種極投緣的巧合。

× × ×

十年後，阿榮十八歲。

老伯病逝天津，遺下一筆錢給他。

但這十年來，這位老伯只有花錢，從來都沒有賺過一毛錢。

所以，這筆遺產，就只是一幢房子，還有現金三千五百塊。

十八歲的阿榮，長得非常高大，肌肉結實而身體强壯。

他還是沒有姓，也沒有籍貫。

但他的頭却很大。

所以，人們都叫他：大頭榮。

(二)

憑着三千五百塊的資本，大頭榮開設了一間木材店。

大頭榮並不是這一行的料子。

雖然他是木材店的老闆，但眞正主持店務的人，却是他的朋友柯亭。

柯亭比他年長四歲，本是另一家木材店的伙計。

柯亭為人誠實，不苟言笑。

大頭榮找他作為伙計，那是很不錯的選擇。

兩年後，在柯亭的悉心管理下，大頭榮的木材店業務蒸蒸日上。

大頭榮沒有虧待柯亭。

柯亭也盡心盡力，在大頭榮的木材店裏，事無大小，俱親力親為。

大頭榮也沒有閑着。

他個子高大，氣强力壯，和身材矮矮的柯亭，完全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

不經不覺，柯亭已在大頭榮的木材店裏，渡過了三年的中秋節。

(三)

中秋，月圓風輕。

好天氣。

好酒，佳餚。

好熱鬧的一夜。

大頭榮有了幾分醉意。

他忽然從店裏拿起一塊木板，用力舞動。

這塊木板又長又厚，一般人根本連抬都很難抬得動。

但在大頭榮的手裏，這塊木板却像是一根葱頭似的，他要舞它向東，它就向東，絕不會去了東南或是去了東北。

他不錯是有了幾分醉意，但却沒有脚步浮動，他的一雙腿，穩如磐石，看來就算是用兩個人去拉也拉它不動。

大頭榮練過武功，店裏的人都知道。

但從來都沒有看見他表演過本領，這時候他醉中露了一手，伙計們都不禁大聲喝采叫好。

「好？」突聽一人怪聲怪氣的說。

「好個屁！」另一人冷笑。

想不到，忽然有兩個人冒了出來，一唱一和，把大頭榮奚落得一文不值。

× × ×

喝采聲倏然停止。

木材店中，鴉雀無聲。

大頭榮也放下了手中木板，瞪着這兩個人。

兩個不速之客。

兩個相貌奇醜的人！

大頭榮怒喝道：「喂！你們是從哪裏來的。」

而不速之客還沒有回答，柯亭已微笑着迎了上去。

他哈腰陪笑，說：「原來是顏大管工，洗二少爺，請坐，請坐！」

穿一襲黑衫的漢子揑着鼻尖，冷冷的盯着柯亭：「柯老弟，這兩三年來，你可發了不少財哪！」

「哪裏！哪裏！」柯亭仍然一面笑容，並向大頭榮說：「這位就是我常在大家面前提起，創業大木廠的顏青順先生。」

另一個穿純白短打的漢子冷冷一笑：「你還記得創業木廠？」

柯亭陪笑道：「小弟總算是吃過創業木廠米飯的人，又怎會忘記。」

這人沉聲道：「俺洗桐最憎厭的，就是忘恩負義的混蛋。」

大頭榮忍不住挺身而出。「你就叫洗桐？」

這人用鼻子「哼」了一聲，大模大樣地說：「好說。」

大頭榮勃然變色：「你們要怎樣！」

洗桐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你就是大頭榮？」

「正是大頭榮。」

「你的頭果然很大。」

「這一點與閣下無關。」

「當然，」洗桐陰陰一笑：「俺又不是你的老子，你的腦袋這麼大，必然是你老子遺傳下來的。」

顏青順桀桀一笑：「只可惜他連自己的老子是誰都不知道，又怎知道是否眞的有個大頭父親？」

大頭榮忍不住要發作了。

柯亭却把他按捺住。

他吸了口氣，對顏、洗二人說：「兩位昔日提携之恩德，小弟是沒齒難忘，今天正是中秋佳節，不如且喝杯水酒，無論甚麼事情，總可以慢慢說，仔細商量商量的……」

「不必商量了！」洗桐冷冷道：「咱們老闆的意思，是想出重金，把你們這木材店買下。」

大頭榮一拍桌子：「誰說我要出賣這間木材店。」

顏青順淡淡道：「俺知道你沒有賣店的意思，但咱們的老闆巳下了命令，咱們也是無可奈何的。」

「不賣，不賣，」大頭榮捲起了衣袖，一雙眼睛彷彿在噴火，「無論你們出價多少，這件事絕無商量餘地。」

顏青順走前兩步：「榮哥，你就算不看僧面，也得看看佛面，咱們的老闆，可不是好惹的。」

柯亭忙閃身站在兩人的中央。「別忙，別忙，咱們都是爲了賺錢，可不是爲了要嘔氣。大老闆他怎樣說？」

顏青順一笑。

他的笑容中，帶着一種譏諷的味道：「還是柯亭識得大體，不錯，人在江湖，求的是財，可不是爲了要嘔氣。」

洗桐接口道：「嘔氣嘔得多了，恐怕連血也會嘔了出來。」

顏青順沉吟着，忽然道：「大老闆的意思，是要把榮記木材店所有一切買下，價錢是一個整數兒。」

說着，豎出了一根手指。

「是一萬？」柯亭皺着兩條眉毛，搖搖頭，說道：「在兩年前，一萬塊也許巳足够，但到了現在，光是在貨倉裏放着的桃木、樟木，也值七八千了，而且還有榮記這個招牌，也是越做越响亮……」

「你會錯意了。」顏青順也學着他的神態，皺眉搖頭，慢慢的說：「大老闆不是出價一萬。」

「不是一萬，」柯亭臉色頓然一寬，「那麼是多少？」

顏青順道：「你聽着，這是個不二價錢，西洋鐵碼：一千塊！」

「甚麼？一千塊？」

「不錯！」

「這……這是開玩笑罷？」

「他媽的巴拉子！誰跟你這種沒頭沒腦的矮孏三開玩笑？」

啪！

顏青順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好像忽然有點手癢，一個耳光就摑在柯亭的臉上。

病貓發威

（一）

今夜闖進榮記木材店的兩個人，非但是不速之客，而且更是惡客。

他們不但態度惡劣，脾氣也極惡劣。

顏青順甚至無理取鬧，突然給柯亭摑了一記火辣辣的耳光。

雖然挨耳光的是柯亭，但最光火的却是大頭榮。

柯亭是他的伙伴，也是他自到天津以來便認識的老朋友。

他絕不容許任何人欺負自己的朋友，更尤其是矮瘦弱小是柯亭。

他幾乎是立刻向顏青順撲過去。

× × ×

大頭榮身材健碩，孔武有力。

他這一撲之勢，就有如一條憤怒的野獸。

顏青順冷笑。

大頭榮巳發拳。

拳力沉重，勢若雷霆。

蓬！

一聲悶响，一人中拳。

但中拳的人却不是顏青順，而是大頭榮。

當大頭榮發拳的時候，顏青順也同時發拳。

大頭榮拳力沉重，但却比不上顏青順那麼快。

而且，顏青順這一拳的力道，也絕不會比大頭榮稍輕。

木材店的伙計，有兩個巳忍不住衝了出來。

其中一人大聲叫道：「你爲甚麼要動手打人？」

顏青順獰笑。

「是他先動手嘛！」

「但你剛才巳先對柯先生動粗！」

顏青順沒理睬這兩個人。

洗桐却突然連環兩脚飛出。

「唷！」

「啊！」

兩人分別挨了一脚。

別看輕這麼一脚，這兩人加起來最少斷折了十來根肋骨。

木材店的伙計，全都嚇儍了。

原本有兩三個伙計也想上前助大頭榮一臂之力的，但看見這兩人慘狀，都不禁從心底裏冒出了寒意。

他們畢竟只是靠氣力換取薪酬的工人，而非慣於打架的亡命之徒。

他們雖然有氣力，但說到打架拚命這種事，是無法比得上顏青順和洗桐的。

大頭榮怒不可遏。

「你們太欺人了。」

洗桐冷冷一笑：「榮哥，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怪不了咱們。」

大頭榮挺直胸膛，又再向顏青順衝過去。

顏青順巳是勝劵在握。

大頭榮不錯氣力頗大，但身手却遠遠不及自己。

蓬！蓬！蓬！

大頭榮剛衝上去，又巳連續挨了三拳，登時像個大元寶似的仆倒下去。

洗桐冷冷的盯着他。

「你若識相一點，就可免却受此皮肉之苦，倘若再是冥頑不靈，嘿，咱們一旦施下重手，你這條小命就得到此爲止。」

柯亭苦着臉：「洗二少爺，你就看在小弟的面上，回去對大老闆求求情……」

洗桐瞇於眼睛，盯了他一眼：「柯亭，大老闆的脾氣，你不是不知道的，他巳下了命令，你叫我回去爲你們求情，這豈不是明叫咱們揹黑鍋嗎？」

柯亭道：「大頭榮這間店子，是咱們千辛萬苦才有些微的成就，倘若一下子就失掉，那麼以後叫他到那兒找生活？」

洗桐冷笑：「倘若不嫌薪酬微薄，他可以到俺的家裏去做個奴才。」

大頭榮臉色灰白，巍巍顫顫的站了起來：「我跟你們拚了。」

「拚！」柯亭突然咬了咬牙，「好，咱們就跟他們拚了。」

洗桐大笑。

他直勾勾的瞧着柯亭：「你也要拚，老弟，你身上有幾兩肉？」

他的話剛說完，柯亭的右拳巳向他的臉龐飛了過去。

× × ×

柯亭給人的印象，一向是柔和、斯文有禮。

他從來都不說粗話。

他也從來不會開口罵人。

至於打架的事，更是從來都沒有他的份兒。

但就在這一個中秋之夜，這個人人認爲柔和得跡近乎懦怯的「小人物」，突然好像發了瘋一樣，居然敢與洗桐動手。

洗桐怎會把他放在眼內？

他只是把這位「柯先生」當作小丑看待。

可是，這一次他錯了。

柯亭不是小丑，也不是小人物。

他才是眞正深藏不露的一流高手。

（二）

砰！

一拳擊出，洗桐連看都沒有看清楚，一張臉龐就巳開了花！

好快的一拳！

好兇的一拳！

好令人大感意外的一拳！

洗桐怎樣也料不到，柯亭竟敢向自己動手。

他更想不到，柯亭這一拳竟然是那麼厲害。

挨了一拳，洗桐巳經有目眩頭暈的感覺。

柯亭又再欺身而上，左手五指一伸，居然使出大力鷹爪功的招數。

這一下，洗桐才如夢初醒。

他一直以爲柯亭只是個孱弱小子，剛才不但是輕敵，甚至可以說根本就沒把柯亭當作對手。

——豺狼又怎會把兎子當作敵人？那只是牠心目中的獵物而巳。

可是，「獵物」忽然變成了「洪水猛獸」。

洗桐不敢再小覷對方，而且也巳給這一拳打得無名火起三千丈。

他在眼睛昏花的劣勢之下，硬接柯亭一爪。

他是以右肘擋架。

喇！

洗桐雙手會經苦練，堅硬有如石頭。

但這一次，連「石頭」都抓脫了皮。

五道血痕，立刻呈現在洗桐的右手臂上。

顏青順倏地一聲大喝：「柯亭，讓我來會一會你。」

大頭榮不待他說完，巳拚命抱住他的腰。

這是一着「大熊抱樹」。

大頭榮雖然受傷，但這一抱之力，仍然是非同小可。

可惜顏青順不是一棵樹。

他左右連環肘相繼往後撞出，大頭榮悶哼一聲，身子又再向後飄了開去。

顏青順輕而易舉就擺脫了大頭榮，接又向柯亭撲過去。

柯亭這時候又已在洗桐的臉上打了一拳。

洗桐的臉，早已變成黃台之瓜。

柯亭再補一拳，又把他整個人打得暈死過去。

顏青順怪叫一聲，手裏已不知何時亮出了一柄鐵斧。

「嗨！」

喝叫聲中，一斧向柯亭的胸膛劈去。

顏青順身形極快，這一斧的氣勢更是犀利霸道，簡直令人無從架禦。

柯亭陡然向左後方急退。

「你向來對我瞧的極不順眼，今天你若不殺了柯某，恐怕以後會深切後悔！」

柯亭居然「鼓勵」顏青順殺了自己。

事實上，顏青順本來就有此意。

他連殺人的武器都已亮出，又豈會手下留情。

呼！呼！呼！

又是連環三斧，疾劈柯亭頭頸要害。

大頭榮又急又怒。

他現在連站都站不穩，已無法帮助柯亭一臂之分。

而且，在這種形勢下，就算他能够插手帮忙，也徒然是只能够增加柯亭的顧慮而已。

他現在才知道，自己雖然身材壯大，而且也練過不少武功，但等到眞正要拚命的時候，還是毫不管用。

（三）

柯亭雖然身材輸虧，但身手却極快，判斷力也極其準確。

顏青順連發數十斧，居然全都給他閃避開去。

但他的斧頭，仍然着着進逼，而招式也越來越是怪異，可怕。

柯亭手無寸鐵，形勢岌岌可危。但他却居然在這時候，緊緊的抱着顏青順。

「榮，你快走，別讓我白挨刀斧。」

他的聲音淒厲而焦急。

大頭榮還是不肯走。

但却有一個人，拚命的拉着他。

「榮哥，你再不走，你我都要死在這裏，柯亭做鬼也不會原諒你。」

這人是他的伙計阿財。

阿財很有點氣力，他終於拉走了大頭榮。

× × ×

黑夜裏，忽然傳出了一個人慘厲的叫聲。

那是柯亭。

他終於死在顏青順的利斧下！

不要學沒種

（一）

大頭榮失敗了。

他的生意本來一帆風順，但却在一夜之間，給人一口吞掉。

他沒有獲得任何的補償。

他們只給他留下一筆血債。

柯亭死了。

一個這樣的人，居然這樣死了。

大頭榮終於冷靜下來。

阿財要他馬上走。

走得越遠越好，而且以後再也不要回來。

× × ×

大頭榮走了。

他不能不走。

因為已有人願意付出一千塊，要他的性命。

在那個年頭，一千塊殺一個人，可算是罕見的高價錢。

據說，有幾十個殺手，都要來找大頭榮。

錢是萬能，還是萬惡？

（二）

流浪天涯的滋味，大頭榮早已嚐透。

不到兩個月，他身上的錢已花光。

他來到了一個小鎮。

很不幸，身體一向結實健康的大頭榮，居然在這個時候病倒了。

他沒錢找大夫。

他甚至連旅館的房錢也付不起。

結果，他被趕了出來。

他咬緊牙關，在街上蹓躂。

他現在必須找一個可以躲避寒風的地方。

找了大半天，他終於找到了。

那是一座已經倒塌了一大半的破舊山神廟。

× × ×

也許，這地方上的人眞的很窮。

人窮，連山神都窮了。

這裏沒有香火，沒有燈油，當然更加沒有食物供奉。

大頭榮咬着手指。

他很餓。

但在生病的時候，雖然肚子很餓，也不想吃。

但現在就算他很想吃東西，又有甚麼可以給他吃的？

他好像很迷糊了。

在迷糊中，他想起了許多往事。

他想起那個曾經用車子推着自己到處流浪的職業賭徒。

他不是個甚麼好人，但對大頭榮却是恩重如山。

他又想起了那一年，在饅頭店前給悍匪刦走了所有的錢。

但他最憎恨的，却還是那個賣饅頭的人。

他親眼看見大頭榮遇刦，非但沒有加以援手，而且連一個饅頭也不肯給大頭榮吃。

這種刻薄成家的生意人！

嘿！

想起了就生氣。

然後，他又想到那些可惡的乞丐。

那地方上有個「乞丐大王」，向來坐享其成，可說是在叫化破碗裏發財的人類垃圾。

天下間好人太少，壞人却太多。

想到這裏，忽然覺到胸口一陣悶氣湧上來，不嘔吐不快。

「唷……」他在吐。

但除了黃色的汁液之外，他甚麼都吐不出來。

也許不是吐不出，而是他的胃子裏，根本早就空空如也，沒有半點食物，又還能吐出甚麼東西來？

只是他這一嘔吐，却驚醒了一個人。

「他媽的，是誰在胡亂怪叫？這麼風騷作死焉？」

× × ×

胡亂怪叫！

風騷！

大頭榮聽見這幾個字，不禁又好氣又好笑。

當然，他現在只有苦笑的份兒。

在這時候，他深切體會到，人生在世，有兩「不可」。

第一件事是不可無錢。

而第二件事是不可生病。

無錢，苦透！

生病，慘極！

既無錢而又害了大病，唉，恐怕那是離「去也」之期不遠了。

大頭榮並不是個貪生怕死之輩。

他不怕死。

但却不甘心讓病魔加上窮根，就此要了自己的一條性命。

他想起了柯亭！

他是個好人，是個一萬人中也難找得一個出來的好好先生。

可是，他却不明不白的，就死在別人斧下。

自己若死了，誰去為他雪寃報仇？

不！

自己絕不能死！

他咬着牙，挺起了胸，要站起來。

但他立刻就給一個人喝止着。

「混蛋，不准站起來！」

大頭榮睜開眼睛，擧頭一望，看見了一個老叫化。

他忍不住問：「你是誰？」

老叫化冷笑道：「我是乞丐大王。」

「甚麼？」大頭榮一聽見「乞丐大王」這四個字，一股無名火就向腦門直冲。

乞丐大王又喝道：「我叫你躺着！」

大頭榮怒道：「我又不是你手下的小叫化，為甚麼要聽你的？」

乞丐大王忽然哈哈一笑。

「大塊頭，你想到那裏去了？我這個老叫化，一向獨來獨往，何來甚麼大叫化小叫化做我的手下？」

大頭榮一怔。

「你不是那種乞丐大王？」

「甚麼這種那種，總而言之，做人萬萬不可沒種！」

「對！要是沒種，那就是龜孫子！」

「你又錯了，龜孫子也有種，那是龜種，」乞丐大王忽然又板着臉：「沒種比龜種更混帳，那簡直是連龜蛋都不如。」

「對！比龜蛋，甚至龜尿龜屁都更不如……」說到這裏，大頭榮再也支撐不住，昏倒過去。

老叫化瞧着他，忽然喃喃道：「這廝又算是甚麼種？」

（三）

大頭榮以為自己再也不會醒過來了。

幸好，他終於還是醒了。

一覺醒來，他第一件感覺到的是：「頭很疼。」

他把這三個字叫了出來。

立刻又是那乞丐大王的聲音回應：「除了頭疼之外，還餓得要命，對不？」

大頭榮揉了揉眼睛，不住的點頭。

他的確是餓極了。

立刻有一碗熱騰騰的粥端了過來。

老叫化把它放在大頭榮的面前。

他說：「這不是我省米，而是你現在萬萬不能吃飯，否則這病，我不會治！」

大頭榮怔怔的瞧着他。

「是你……救了我？」

「別說得這麼肉麻，」老叫化哼的一聲：「是朋友的，就別把這種芝蔴綠豆的事掛在嘴上，讓人聽見了，全身都大不舒服。」

大頭榮道：「老伯貴姓？」

「我沒名沒姓，你就叫我乞丐大王好了。」

大頭榮嘆了口氣，把粥喝下。

一碗下肚，精神百倍。

乞丐大王道：「你現在連粥也不能多吃，苦藥倒有一煲，待會兒凉了再喝。」

大頭榮默然。

這個乞丐大王，倒和以前的乞丐大王，絕不相同。

沒有他，大頭榮恐怕已變成了一具屍體！

× × ×

兩天後，大頭榮已能吃飯。

他是康復了。

這一天，乞丐大王一早就跑了出外。

大頭榮想走。

但他必須親自向乞丐大王道別。

他是個做事極有原則的人，受了別人恩惠，絕不會不辭而別。

他只是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好好報答這個老叫化的大恩大德。

× × ×

黃昏，山神廟外北風怒號。

大頭榮餓了。

但他不在乎這一點，他只是忽然為乞丐大王而担心。

他去了哪裏？

莫非他出了意外？

想到這裏，大頭榮心中有忐忑不安的感覺。

他決定到外面去找他。

但他才踏出破爛的廟門，就和一個人撞個滿懷。

「混蛋，你瘋了？」這人正是乞丐大王。

大頭榮抓了抓頭髮：「我……」

「我你媽個屁！」乞丐大王瞪着眼：「現在是甚麼天氣，外面連豬八戒都快要冷得變成孫悟空了，你跑出去着了凉，說不定立刻就會凍掉一條小命。」

大頭榮一怔。

「甚麼豬八戒變成了孫悟空……」

「難道你沒聽過『冷縮熱脹』這四個字？」

大頭榮笑了。

他忽然嗅到一陣香氣。

香氣是從乞丐大王背後的一個布袋傳出來的。

他伸手一指：「那是甚麼東西？」

乞丐大王哈哈一笑：「進來！進來！別走漏了風聲！」

大頭榮又是一陣莫名其妙。

乞丐大王把他拉到廟內唯一擋得住寒

風的地方，笑咪咪的說：「今天我幹了一件缺德的事。」

大頭榮一呆。

「是甚麼事？」

「偷東西！」

「偷？」

「噓，別這麼張揚好不好，給人逮住，那是殺頭大罪！」乞丐大王煞有介事地說。

大頭榮吃了一驚，立刻閉上了嘴巴。

他偷了甚麼東西？居然會担上一條「殺頭大罪」？

× × ×

布袋被打開後，香氣更濃。

那是甚麼寶貝？

金銀珠寶？鑽石瑪瑙？

不！

統統不是。

那是一隻大肥鷄，一隻大烤鴨，還有兩瓶竹葉青。

大頭榮怔住。

他儘量壓低了嗓子：「你就是偷了這些東西？」

乞丐大王撕下了一條鷄腿，塞進大頭榮的嘴巴：「你現在已沒事，可以大快朶頤，不吃不喝的就是沒種，連龜孫子都不如！」

大頭榮怔了怔，繼而大嚼鷄腿，大笑道：「對！不吃不喝的，就是沒種，連龜尿龜屁都不如！」

× × ×

對於一個流浪漢來說，這一頓晚餐不但豐富，而且充滿了溫暖。

這種溫暖，並不是來自瓶裏的酒，而是來自人類與生俱來的血氣。

大頭榮是個血氣男兒。

乞丐大王雖然只是一個老叫化，但他也是這一類人。

只要是這類人，只要他們聚在一起，就有力量，就有溫暖。

是夜，不醉無歸。

柳二公子

（一）

翌日醒來，已是日上三竿。

乞丐大王坐在大頭榮身旁，第一句就問：「你是不是準備今天走了？」

大頭榮想了想，終於點了點頭。

乞丐大王道：「你要往哪裏？是不是回故鄉？」

這一次，大頭榮搖頭：「不！我沒有故鄉。」

乞丐大王嘆了口氣：「你沒有家？」

大頭榮苦笑：「我連姓氏都沒有。」

乞丐大王長長的吸了口氣：「如此說來，我少年時比你幸運。」

他彷彿陷入了昔日的憧憬之中：「我不是沒名沒姓，而是不願重提而已，在四十年前，誰不認識柳二公子？誰不知道，柳海欽一擲千金，面不改容？」

大頭榮怔住。

「你本是富家子弟？」

「不錯，」乞丐大王淡淡一笑：「那時候，連官場上的大人物，都趨着來巴結我，要賭，非巨注不肯玩，要女人，更是垂手可得，這皆因錢財的力量，實在是太厲害了。」

「但現在……」

「唉，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乞丐大王緩緩說：「一場豪賭，柳海欽散盡柳家八代積聚下來的所有財富，弄得家散人亡，凄涼渡日。」

大頭榮嘆息一聲。

「人誰無錯？只是這一錯，也未免是錯得太厲害了。」

乞丐大王忽然冷冷一笑：「說眞心一句話，這一個禍胎，是先父種下來的！」

大頭榮楞住：「却是何故？」

乞丐大王冷冷道：「他本身也是個賭徒，我還沒五歲，他就教我這個兒子賭博，長大成人後，更經常携子上賭桌，好像生恐我不會賭錢似的。」

大頭榮嘆了口氣：「如此說來，令尊大人的確是不無責任。」

「唉，算了，這都是陳年舊事，提它作甚？」

但大頭榮却還在問：「一場賭博，怎會輸得這麼厲害？」

「厲害，的確厲害！」乞丐大王嘿嘿一笑：「你可知道，在賭桌上把我殺得片甲不留的人是誰？」

大頭榮沒有回答。

因爲他絕對不可能知道。

「是薛展金，一個大老千！」

大頭榮吃了一驚：「千魔薛十爺？」

「不錯，咦？想不到你也聽過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實在是太响亮了，我很細小的時候，就聽人說過他的故事。」

「他騙盡柳家家財，害得我家散人亡，但到最後，他還是遭遇到了報應，慘淡收場。」

「他得到了怎樣的報應？」

「千人者，人亦千之。」

「誰能千得了千魔？」

「我！」

「你？」

「不錯，」乞丐大王面露得意之色：「自從輸盡家財後，我矢誓報仇，結果十年後，我帶着五百塊賭本，在北方七個賭場裏，連贏一個月大錢，最後集腋成裘，以一萬六千塊賭本，再向薛展金挑戰。」

「你有把握？」

「沒有，但這一賭我是志在必行。」

「結果怎樣？」

「他初時大勝，但最後却給我節節反逼，終於以牙還牙，把他所有一切都贏了回來。」

「他怎樣了？」

「當塲活活氣死！」乞丐大王道：「那倒沒白費我十年苦練之功。」

「那麼，你該又很有錢了。」

「本來是的，但那時候，我已經幹了十年叫化，正是做慣乞兒懶做官，偌大一筆財富，反而對我是一種累贅。」

「但它畢竟是屬於你的，總不成把它弄進河裏罷？」

「不錯，我眞的把它弄進河裏。」

「甚麼？是那一條河？」

「黃河！」乞丐大王淡淡道：「那一年，黃河大水災，災民盈千上萬，我這個

乞兒就把贏回來所有的錢，都拿去賑災了帳。」

大頭榮聽得爲之出神，目中却已露出了敬佩之色。

乞丐大王微微一笑。

「所以，你別看輕我這個老叫化，想當年，能够讓千魔老薛倒下去的人，恐怕眞還只有我一人而已。」

大頭榮道：「想不到，你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高手。」

「我知道你一定不會相信，但那沒關係，反正你要走了，而且，你相信與否，對我來說都不是一個問題。」

「不，」大頭榮誠懇地說：「我沒有懷疑你所說的任何一個字。」

乞丐大王冷冷一笑。

「好小子，你想幹些甚麼，不妨對我這副老骨頭說說。」

大頭榮嘆了口氣，目露黯然之色。

乞丐大王追問下去。

「你說呀，倘若可以帮你一把，我絕不會慳省氣力。」

大頭榮終於把中秋夜以後的事情，一一細說。

乞丐大王聽後，冷冷道：「在那種地方，全是那些吃人魔鬼的天下，柯亭之死，實在是太不值，太冤枉了。」

大頭榮神態黯然。

乞丐大王又道：「還有那旅館的老闆，他叫雷懷善，生平絕不做半點好事，但傷天害理，暗箭傷人的勾當，他却幹了不少。」

大頭榮嘆了口氣：「那時候我又病又沒錢，他把我轟出去，也是合理的事。」

「合理個屁！我還知道，他還是個色魔！」

「色魔？」

「不錯，給他蹂躪的良家婦女，每年都有好幾個。」

「她們怎不報官去？」

「報個屁！這厮威逼利誘，恫嚇手段層出不窮，而且在這種窮地方上，他已算是大有財勢的人物。」

「你想怎樣？」

「你吃過他的虧，給他趕出街外，你又想怎樣？」

「沒主意。」

「你沒主意，我跟你拿一個。」

「怎樣？」

「千之哉！」

「千之哉？」

「給他一個重重的教訓！」乞丐大王說。

大頭榮想了想，終於說：「好！」

（二）

黃昏。

乞丐大王帶着大頭榮，來到了一幢古老大屋。

這座古老大屋雖然是古老一點，但却也極具氣派，而且屋內修飾華麗，顯見此屋主人，絕非窮困之輩。

一個乞丐，帶着一個粗壯青年，來求見此屋主人，可算是一件怪事。

但這大屋的主人很快就出廳相迎。

「柳公子……」大屋主人，是個年約六旬的老者。

他只是叫出了三個字，乞丐大王就已伸手掩住了他的嘴巴。

乞丐大王的手，當然不怎麼乾淨。

但大屋主人全不介意。

乞丐大王嘆了口氣：「老曾，過去的事，休再重提，我現在是個乞丐，乞丐大王。」

大屋主人老曾一怔。

「你何必把自己弄成這副樣子？」

「這有甚麼不好！」乞丐大王一笑：「我現在過的，是逍遙快樂，無憂無慮的生活，比起從前徵歌逐色，紙醉金迷的腐敗生活，强勝多了。」

老曾嘆了口氣。

「唉，正是人各有志，很難說，很難說。」說到這裏，目光一轉，落在大頭榮的臉上，「這位哥兒，是……」

「他叫阿榮。」

「噢，原來是榮哥。」

「不敢！不敢！」大頭榮忙道。

老曾牽着乞丐大王的手，皺着眉：「這許多年了，一直都沒有你的消息，想來，賭博一事，眞是累人匪淺。」

「你又來了，」乞丐大王搖頭不迭，「你再說以往混帳事，我馬上就告辭。」

「不！你今天走不得，」老曾立刻傳令：「阿義，阿康、快宰鷄鵝鴨，殺兩條活鮮魚，把地窖裏的酒拿出來……」

「嘿嘿，你倒知道咱們餓了。」

「不管你們餓不餓，這一頓飯，你不賞臉就不是朋友！」

「吃飯不成問題，但却有條件。」乞丐大王說。

大頭榮一怔。

人家請你吃飯，居然還要開出條件，倒算是一件奇聞。

老曾道：「你說，無論甚麼條件，我都依你！」

乞丐大王笑了笑。

「實不相瞞，我是來向你借錢的。」

「借錢？」老曾目光一亮。

「不錯，借一千塊。」

「一千塊？」老曾說：「够不够？就算是一萬也絕對不成問題。」

「够啦，總之……」

「總之一切免談，先喝點酒再說！」老曾大笑，好像有人向他借錢，乃是求之不得的事。

（三）

一千塊，現在已成爲大頭榮心目中一個巨大的數目。

只有經過極度貧苦的人，才會知道金錢的寶貴。

錢已借到，而且老曾還三番四次的說：「不够用再來！用完了也要再來。」

乞丐大王却說：「下一次，我會在還債的時候再來。」

× × ×

又是一個寒冷的早上。

雷懷善在巡視自己的旅館。

每一個住客都絕不能欠租。

凡欠租者，踢他出去。

他一向沒有同情別人的習慣。

管他生病也好，管他外面可以凍僵人也好，只要有人欠租，就絕無轉圜餘地，一定要趕出去。

今天，他又趕走了一個欠租的婦人。

這婦人懷孕，而且快要生孩子了。

她是個從遠道而來的寡婦。

既是寡婦，偏偏肚子又脹大了，雷懷善一看見她，就頻叫霉氣。

現在，她交不出房錢，他立刻就把她趕了出去。

× × ×

巡視旅館，是雷懷善的習慣。

而且，他總是喜歡拿着一根棍子。

他說：「拿着棍子，大有用處，既可打耗子，也可以對付盜賊。」

他左巡右巡，巡到大門前。

忽然間，他呆住了好一會。

因爲門前有一隻大箱子，阻住了他的視綫。

× × ×

這箱子很大，好像是用鑄銅做的。

箱子四週，還貼滿着十幾條黃紙。

他仔細一看，那好像是符咒之類的東西。

總之，黃紙上龍飛鳳舞的寫着很多大字，但雷懷善却連一個字都認不出來。

這是甚麼玩意？

公子、箱子

（一）

箱子是由兩個道士送來的。

雷懷善又是眉頭大皺。

他一向不喜歡看見和尙、道士之類的出家人。

幸好這兩個道士很快就走了。

雷懷善正想把他們叫回來問個清楚，忽然看見箱子旁邊，還有一個穿着筆挺西裝，相當高大的年青人。

這人衣飾煌然，氣派倒是不小。

雷懷善是個「先敬羅衣後敬人」的典型小人。

他立刻堆着滿臉笑容，上前說：「先生，這箱子……」

「這箱子是在下的，我要在這裏歇三幾天，行嗎？」

「行！當然行，而且無任歡迎，」雷懷善道：「但這箱子……」

「它只是一個空箱子，裏面絕對沒有任何危險物品。」

「我知道，」雷懷善其實甚麼都知道：「但依照規矩……」

「在下明白，你是絕對有權檢查房客携來的可疑物品的。」

這位西裝畢挺的年青人接着打開了箱子。

箱子雖大，但裏面却只有一件很細小的東西。

那是一尊玉像。

「這是……」雷懷善指着玉像問。

「呂洞賓，」年青人忙道：「這只是不值錢的小玩意而已。」

「不，它很精緻。」

年青人很快就把箱子闔上。

「沒問題了罷？」

「當然沒有問題，敝店的房子共分三種……」

「我要最大的一種。」

「這個當然，當然這個。」雷懷善忽然怔怔的看着這位年青人：「你……你……好像有點面熟……好像在那裏見過面似的……」

年青人淡淡一笑。

「你當然曾經見過在下，因爲不久之前，我曾經是這裏的住客。」

雷懷善的腦袋好像登時「轟隆」一聲響了起來。

「是你？」

「不錯，就是我。」

雷懷善捧着腦袋，差點沒昏了過去。

在早幾年之前，還是又窮又病的渾小子，今天居然變成了一個氣派昂然的年青公子。

而且，他還一出手就給了自己一個月的房錢。

是不是自己看走了眼？曾經把一個財神爺趕出門外？

（二）

一連三天，大頭榮都沒有出外。

他好像甚麼地方都不想去，又好像要寸步不離，守着那個古怪的大箱子。

這三天之內，大頭榮只叫了一瓶酒，一壺茶，還有一隻熟鷄，兩枚鷄蛋。

那還是頭一天要的。

其後的兩天，他甚麼都沒有要，好像這點食物已很足够。

雷懷善爲之莫名其妙。

這個年青公子身材粗壯，食量必然不差。

一隻鷄，兩枚蛋，最多只可以讓他飽一天而已！

其後兩天，他豈不是要挨餓？

這眞是怪事。

雷懷善在想：「豈非他是個吝嗇鬼，連吃喝都不捨得？」

× × ×

到了第四天，怪事又出現了。

負責檢收垃圾的伙計瘌子三，正在清倒一盆垃圾的時候雷懷善忽然喝住了他。

「這是那一間房子的垃圾？」

「天字五號。」

「怎麼有這許多鷄骨？這許多鷄蛋売呢？」

「我怎知道？」

雷懷善怔住。

他仔細一看，這堆垃圾最少是六七隻鷄的鷄骨，至於蛋殼，最少也在十枚蛋開外，才會有這許多的蛋殼。

他還在垃圾堆中，發現五個酒瓶。

這是他店舖唯一出售的燒刀子。

雷懷善初時以為有人把店裏的酒肉偷偷送給那年青人。

但等到他點算存貨的時候，又不由為之呆住。

酒，沒缺少一瓶。

鷄沒飛走了一隻。

蛋，數目很對，並非少了十隻八隻。

但那堆垃圾，却又怎樣解釋？

雷懷善想來想去，想不通。

（三）

第五天，旅館來了一個老道士。

雷懷善眉頭大皺。

他向來不歡迎出家人。

但老道士還未開口說話，那年青公子巳從房裏走了出來相迎。

他把老道士迎接入房內。

雷懷善目不轉睛的打量着老道士。

他看見了老道士的手裏，捧着一襲道袍。

× × ×

三十分鐘後，老道士走了。

他走的時候，背上揹着一個大布袋。

雷懷善忍不住上前。

「快把布袋解下，我要看看裏面的東西。」

老道士好像吃了一驚。

「使不得！使不得！」

雷懷善見他這副樣子，更覺可疑：「因爲你來的時候沒有這個大布袋，所以我要看一看裏面的東西。」

老道士氣力不及他，那布袋終於給他搶了過去。

一看之下，雷懷善大吃一驚。

裏面居然全是道袍！

每襲道袍都一模一樣，就和老道士剛帶來的全無分別。

唯一有別的，是數量不同，它由一襲道袍，變成了十多襲道袍！

老道士滿臉惶恐之色，匆匆搶走布袋走了。

× × ×

雷懷善沒有追趕。

他並不志在那些道袍。

他只是在想着那個大箱子。

一連五天了，那年青公子還是沒有再要任何食物。

那箱子，他是看過的。

裏面很空洞，只有一個玉像。

呂洞賓的玉像。

大箱子有甚麼秘密？

呂洞賓的玉像又有甚麼秘密？

（四）

第六天，陽光普照，氣溫稍暖。

雷懷善坐在櫃枱上，怔怔的在出神。

他是在想得出神。

忽然間，他眼前一亮。

他的視綫，落在一個人的臉上。

這張臉皮膚雪白，眼睛漆黑明亮，配着一束長髮，櫻桃般的小嘴，不折不扣是個出色的美人兒。

「掌櫃的……」她又年輕又漂亮，聲音嬌嫩得像是一頭小鳥。

雷懷善忙側身過去：「這位小姐有甚麼囑咐？」

「我是來找王公子的。」

「王公子？」

「那是有一個大箱子的王公子。」

「他在，他在。」

「我有點事，要找他帮帮忙。」

「我帶妳去見他。」

「勞煩你了。」

「哪裏！哪裏！」雷懷善一面說，一靣暗暗羨慕那王公子。

有美到訪，眞是艷福無邊極了。

× × ×

王公子打開了門。

這美人兒立刻閃身進了房內。

雷懷善眉頭一皺，暗暗稱奇。

因爲他又看見這位王公子在吃鷄腿。

那隻熟鷄，怎麼吃來吃去，都吃不完的。

聚寶之箱

（一）

那可愛的美人兒，進入房子很久了。

雷懷善越來越羨慕那王公子。

有美相陪，而且二人又是相處於斗室之中。

這時候，想必正是翻雲覆雨，銷魂十足。

唉！

人家是有錢子弟，還不愁沒有女孩子嗎？

但再想下去，這王公子在不久之前還是個窮病漢，又怎會忽然變得如此風采？

那箱子！

一定大有秘密。

× × ×

房門終於打開。

那美人兒蓮步姍姍，走了出來。

雷懷善忽然不斷的揉眼睛。

自己的眼睛一定是出了毛病。

因爲他看見的美人兒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兩個完全一模一樣的女孩子，在他靣前搖曳生姿的，離開了客棧。

他終於看得很清楚。

那不是自己的眼睛有毛病，而是的確由一變二，有兩個臉孔、身材、衣飾、表情完全一模一樣的美人兒，從自己的靣前走過。

這一次，雷懷善完全確定了一件事。

那箱子，就是傳說中「聚寶盆」的那一類寶物！

（二）

經過考慮，雷懷善終於鼓起了勇氣去敲門。

敲王公子的門。

× × ×

王公子打開了門，却不讓雷懷善走進房內。

雷懷善立刻說：「讓我進來，我保證會爲你保守一切秘密。」

王公子聳聳肩。

他淡笑道：「我有甚麼秘密？」

「你先讓我進來，慢慢再說好不好？」雷懷善在哀求。

王公子想了很久，最後才讓他走進房內。

房內有兩隻熟鷄、五六瓶燒刀子，還有七八枚鷄蛋。

雷懷善訕訕一笑。

「這些東西，你好像用來用去都用不完。」

王公子皺着眉。

「我不懂你在說甚麼。」

「你懂，我知道你明白我在說甚麼。」雷懷善吸了口氣：「這些食物，那道長的道袍，還有那兩個美麗的女孩子！」

王公子的臉色似是一陣發白。

「你都看見了？」

「當然。」

「你認爲是甚麼緣故？」

「當然是一個寶貝箱子！」

「這年頭，虧你還相信這種事。」

「你別瞞我，我一切都巳很瞭解，」

雷懷善吸了口氣：「把這箱子寶給我！」
「不！這是絕不可能的！」
「爲甚麼？」
「你不能擁有它，因爲這是純陽眞人送給山神，而再由山神轉送給我的。」
「山神？」
「不錯，就是山神廟裏供奉的那位山神爺爺。」
雷懷善道：「去求山神，把箱子讓給我！」
「不！山神爺爺就是不肯把這隻箱子送給這鎮上的人，所以才送給我這個流浪漢。」
「爲甚麼？」
「虧你還說得出口，山神廟和這裏相隔不及百丈，但多年失修甚至坍塌了一大半，你可曾花過一塊錢爲它重建嗎？」王公子冷冷的說。
雷懷善恍然大悟。
「山神爺爺就是爲了這個緣故而生氣嗎？」
「你若是山神，你生氣不生氣？」
「對！罵得好。」
「你要這箱子，除非山神爺爺願意改變初衷，才有希望。」
「但要怎樣才可令山神爺爺高興？」
「重修廟宇！」
「對！」
「但在在需財！」
「要花多少？」
「最少五千塊！」
「甚麼，五千？」
「嫌太多，可以省回。」
「不！五千塊，我有！我有！但這已是我所有的財產。」
「山神爺爺還指定，必須由白張飛負責這項工程。」
「白張飛是誰？」
「白張飛是山神爺爺的徒兒，而且在三十六年後就會化爲飛仙！」
「他在哪裏？」
「山神廟後的一間石屋子裏。」
「好！我願意負起重建山神廟的費用，但這箱子怎樣使用法？」
「在你還沒有成爲寶箱主人之前，我不能告訴你知道，」王公子面色凝重地說：「這是天機不可洩漏！」
「我明白！我明白！」
「你不後悔？」
「不後悔！明天之內我一定付錢！」
「這樣也好，」王公子忽然嘆了口氣：「因爲凡是擁有這箱子的人，都不能抽烟，這幾天以來，眞是蹩死我了。」
雷懷善又是一陣子恍然大悟。
難怪這王公子肯把箱子讓給自己，原來他有很大烟癮。
他暗暗慶幸。
他正在慶幸自己一向都沒有抽烟的習慣。

× × ×

就是這樣，雷懷善付了五千塊給白張飛。
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人。
但他已是財迷心竅，但求王公子願意把寶箱放手，其他的事，都不去細想了。
付錢之後，王公子教了他一套口訣，和使用寶箱之法。
雷懷善緊緊記住。
然後，他倆就告別。

× × ×

雷懷善匆匆回到旅館，把自己關在房子裏。
他拿了一疊鈔票，總共是八十三塊。
爲了籌集五千塊，他連旅館都已押給了一個惡霸。
他相信，不到明天，這八十三塊就會變成一大疊驚人的財富。

（三）

雷懷善並不愚蠢。
在付錢之前，他已想過：「這是否一個騙局？」
因爲五千塊，已是他全部的財產。
他在假設：倘若寶箱是個騙局，那麼鷄，鷄蛋，道袍之類的東西，必然是王公子預早安排下來的。
但這假設不能成立。
天字第三號房的情形，他很明白。
窗子是用密鐵枝封着的，根本不可能從外面把一隻鷄，或者是鷄蛋運進來。
而他也沒有帶任何東西進去。
尤其是那個美人兒，來的時候是一個，走的時候却是兩人。
完全一模一樣的女人。
一個又窮又病的漢子，又怎可能忽然變得這麼闊氣？
這箱子，一定是眞個寶物！

× × ×

王公子傳授給雷懷善的「變寶方法」，雷懷善絕對沒有記錯。
八十三塊一變，就總共是一百六十六塊。
一百六十六塊再變，已是三百三十二塊。
然後，就再變成六百六十四塊，一千三百二十八塊，二千六百五十六塊，五千三百十二塊，甚至一萬零六百二十四塊！
想到這裏，不由心花怒放。
他誠心祈禱。
他在祈求上蒼，也在感謝純陽眞人。

× × ×

雷懷善完全依着王公子的說話去做。
但王公子本來就不是甚麼公子。
他是大頭榮，一個曾經在這裏連房錢都付不起的流浪漢。
大頭榮已走了。
雷懷善花了這筆鉅欵，結果得到的當然不是甚麼「寶箱」。
他得到的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八十三塊，變來變去還是八十三塊。
他又再用其他的東西去嚐試。
但試來試去，仍然只是「物歸原主」，「有本無利」。
雷懷善急了。
他到處找尋綫索。
結果，他在這間房子裏的床下，發現了一個大秘密。
床下居然有個大洞。
那是一條地道。
在自己的旅館裏，居然會出現了地道，那是怎麼一回事？
他明白了。
那些鷄、鷄蛋、道袍，甚至是那個美

人兒……
「是孿生女！是雙胞胎！其中一個是從這條地道爬進房子裏的！」他喃喃地，顫聲說。
他呆住，全身冰冷如雪！

殺人傘救命湯麵

（一）

老曾的債，乞丐大王很快就清還。
大頭榮跟隨着，心裏覺得很特別。
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存心去欺騙別人的錢。
乞丐大王對他說：「你是不是心裏很不舒服？」
大頭榮默然。
乞丐大王淡淡道：「但你可知道，雷懷善生平曾經令過多少人不舒服？」
大頭榮說道：「但我們却騙得他太慘了。」
乞丐大王嘆了口氣，道：「想不到你的心腸，就像個女人。」
「女人？」
「不錯，這是婦人之仁。」
大頭榮苦笑：「也許我眞的有點像個女人。」
乞丐大王忽然冷冷一笑。
「所以，中秋之夜，被殺的不是你，而是柯亭。」
大頭榮臉色一變：「不！我曾經拚命，但……」
「但以後再也不敢拚命，再也不願意爲柯亭報仇了，是也不是？」
「不！」大頭榮用力地搖頭，咬牙道：「柯亭絕對不能白白送掉一條性命。」
乞丐大王道：「你既要爲他吐這一口寃氣，記得要發奮圖强，鍛鍊好一身本領，然後再回舊地，捲土重來跟那些吃人不吐骨的惡魔算帳！」
大頭榮瞳孔收縮，一張臉却在發紅：「不錯，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他忽然吸了口氣：「但我該學些甚麼本領？」
乞丐大王淡淡道：「要跟那些財雄勢大的惡魔算帳，手底下的功夫，一定要夠硬，够狠。」
大頭榮點點頭。
「當日，我若有一副好身手，柯亭就不會死在他們的手裏。」
乞丐大王緩緩道：「除了武功之外，你還要學習另一種技術。」
「甚麼技術？」
「千術！」乞丐大王凝視着他，過了很久才慢慢地說下去：「千就是騙，他們打死柯亭，把你的一切搶走，你要報復，最好的方法，就是千死他們，把他們千得焦頭爛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大頭榮笑了笑，他笑得既冷酷，又兇殘。
他本來並不兇。
但一想起柯亭的慘死，他這個人就變得像是一頭可怕的山貓。
「對，我要千死他們，爲柯亭報仇！」大頭榮忽然跪下來：「前輩，求你收錄晚輩爲徒。」
乞丐大王哈哈一笑，把他扶起。「起來，起來，我這個老叫化，今生倘若只收一個徒弟，那麼這人一定就是你！」
「前輩是答應了？」
「不錯，我答應，而且保證一定傾囊傳授，絕不保留。」
乞丐大王滿面笑容。
大頭榮在他扶攙下，站了起來。
那知乞丐大王突然反手一擰，「咯」的一聲，差點沒把他的右臂扭斷。
大頭榮一怔。
他連叫都沒有叫出來，整個身子忽然就已給乞丐大王凌空拋起。
他摔了一跤。
這一跤摔得不輕。
大頭榮苦着臉道：「這……這算是甚麼？」
乞丐大王淡淡一笑。「這是爲師教你的第一條門規，也是千門中人萬萬不可忘懷的原則。」
大頭榮忽然目光一亮：「是不是不可隨便相信別人？」
「對了，」乞丐大王又是一笑，「輕信人言，乃是千門中的第一條戒律，雷懷善栽了一個這麼大的筋斗，就是太相信你所表現的一切，雖然你沒有對他說過甚麼，但有效的行動，往往比說話更加令人容易入信。」
大頭榮道：「師父機常妙算，弟子佩服。」
「這算甚麼？」乞丐大王冷冷一笑，「對付雷懷善的法子，只是千門中下三濫的低劣雕虫小技，也只有雷懷善這種財迷心竅，又復迷信神魔鬼怪力量之說的人才會入彀。」
大頭榮點點頭：「師父說得很對。」
乞丐大王說：「千門之術，浩瀚無邊，正是强中自有强中手，就算你他朝練成各種千術，也絕不能沾沾自喜，以爲從此可以千盡世間之財，這也是切切不可輕犯之大忌。」
大頭榮又點點頭。
「弟子記住了。」
乞丐大王道：「從現在開始，你必須暫時忘掉過去一切不愉快的事，儘量集中精神苦練各種千術及武功！」
「弟子知道。」大頭榮恭聲說。

× × ×

就是這樣，大頭榮變了。
他彷彿逐漸在開始脫胎換骨。
將來的大頭榮，又會變成怎樣？

（二）

歲月匆匆，瞬即三載。
自從大頭榮離開榮記木材店後，冼桐就代替了他的地位。
但這也只是一個幌子而已。
木材店雖然生意不錯，但又怎能比得上開設賭窟？
現在，木材店背後的一座大石屋裏，擺放的不是木材，而是賭桌、賭具。
這是大老闆的意思。
照理來說，冼桐能夠獲得大老闆重用，管理這座賭窟，該是很滿意才對。
但事實却並不如此。
因爲雖然他在這座賭場裏的權力很大，但眞正能够操生殺之權的人，仍然不是他，而是顏青順。

他們同是大老闆所倚重的人。

在表面上，他們似乎很合作。

但實際上，那是貌合神離。

顏青順的年紀比洗桐大，投在大老闆門下的時間也較長久。

所以，他的地位，一直都是在洗桐之上。

而顏青順，本來就是個喜歡擺架子的人。

對洗桐，他已是「特別客氣」。

但有時候，他的作風，仍然使洗桐受不了。

顏青順的說話，往往他自己並不覺得怎樣不對，但聽在洗桐的耳裏，卻會有「連肺都氣炸」的感覺。

洗桐認爲，自己幹的事情絕不會比顏青順稍遜分毫，甚至往往比顏青順幹得更加出色。

但在組織裏，顏青順却總是在自己的頭上，這一點，是洗桐極不滿意的。

但他這種不滿的情緒，並沒有表露出來。

他表面上不動聲息，但骨子裏巳隨時準備，給顏青順一點顏色看看。

× × ×

九月二十六日，下午四點十五分，天降大雨。

洗桐坐在香碧小館最靠近帳房的座位上，喝了一杯很燙熱的茶。

茶很香。

香碧小館的蟹黃麵也很香。

但他喝完那杯燙熱的茶之後，就靜靜的坐着，直到蟹黃麵已涼透了，還是沒有動過桌上的一雙筷子。

他在看報。

但他其實也不是在看報，因爲他的目光，落在門外比瞧着報章的時間還多。

他是在等一個人。

一個職業殺手。

（三）

四點二十分，雨勢更兇猛。

就在這時候，洗桐放下了報紙。

一個人，携着一把雨傘，來到了他的面前坐下。

這人的臉白裏透青，身材高瘦，一雙眼睛發射出來的光芒，就像是隨時隨地都可以一口咬掉別人性命的毒蛇。

但叫秦湖。

他的外號，就叫「毒蛇」。

× × ×

看見了「毒蛇」，洗桐的臉色嚴肅起來。

秦湖盯着他。

「是你派劉矮子找我？」

洗桐點點頭。

這時候，伙計走了過來。

秦湖要了一碗金華火腿麵。

洗桐輕輕的吸了口氣，道：「我現在需要一個出色的殺手。」

秦湖道：「天下間最出色的殺手，並不是我。」

洗桐道：「但在這裏，我能找到最可靠的一個，就是閣下。」

秦湖道：「要我出手的價錢，是鄔雙刀的六倍，嚴牙子的二十倍。」

洗桐眉頭一皺，道：「以鄔雙刀和嚴牙子的道行，又怎能與閣下相比？」

秦湖道：「你要我幹掉誰？」

洗桐壓低了嗓子，沉聲道：「是顏青順！」

秦湖的臉色沒有變。

但他開出來的價錢却變了。

鄔雙刀殺人，例收五百。

秦湖比他貴六倍，該是三千塊。

但他現在開出來的價錢，却不是三千，而是三萬。

× × ×

「三萬！」秦湖豎起了三根手指。

「三萬？這……未免太過份一點罷？」洗桐的臉色變了。

秦湖嘆了口氣。

他提起雨傘，離座掉頭就走。

洗桐站起身子，追前兩步，「且慢……回來慢慢再說。」

秦湖果然回頭。

他回頭的時候，他的傘子也同時「回頭」。

傘子的「頭」，就是傘柄。

只見傘柄忽然垂下，兩道烏光有如閃電殺手擊向洗桐的咽喉！

洗桐簡直連驚惶都來不及。

這兩道烏光實在是來得太突然。

那是又粗又長的一種鋼針。

可以說，這是一種可怕的殺人暗器。

從毒蛇手底下放出的暗器，一定餵上了劇毒。

洗桐看來必死！

（四）

看來必死無疑的洗桐，並沒有死掉。

因爲就在這刹那間，那碗金華火腿湯麵巳來了。

這碗麵煮得很快。

它的出現也很湊巧，不偏不倚剛好擋在洗桐和秦湖的中間。

叮！叮！

鋼針射在碗上，彈了開去。

秦湖一聲暴喝，手裏巳掣出一把兩尺尖刀，「嗤」的一聲，直向洗桐的咽喉射出。

刹那間，洗桐全身都爲之冰冷僵硬，彷彿巳經掉進第十八層地獄裏。

但他沒有死。

他只是聽見了一陣清脆而可怕的骨折聲响。

在此同時，「叮」的一聲，秦湖的刀巳跌落在地上。

秦湖怪吼，身子踉蹌退後。

他的右腕骨斷了，是給一個人用五根手指生生捏斷的。

然後，他就聽見這個人說：「這碗麵是你的。」

六虎將八勇士

（一）

一碗燙熱的麵，連湯帶汁潑在秦湖的臉上。

秦湖是「毒蛇」。

這條「毒蛇」，一向自詡身手矯捷，應變神速。

但這一次，他居然連這碗麵都閃不開去。

他的臉紅了，因爲這碗麵實在熱得要命。

他看見了一個滿面笑容的人。

這人看來只不過是個平凡的伙計，但却原來是個身手不凡的武林高手。

秦湖咬着牙，忍着痛，顫聲問：「閣下是那條道上的朋友。」

伙計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想找我報仇？」

秦湖又驚又怒，又答不上話。

伙計悠然笑着接道：「那麼你現在不妨聽住了，我姓胡，叫胡亂來。」

「甚麼？」

「姓胡，古月『胡』，叫亂來，聽見了沒有？」

秦湖怒道：「你不肯說出自己的姓名也還罷了。又何必胡說八道，亂說出一個不倫不類的名字？」

胡亂來嘆了口氣，忽然道：「你聽過湖北三大殺手之中，有一個姓方的殺手沒有？」

秦湖一怔，繼而點頭道：「我當然知道……」

胡亂來淡淡道：「這位姓方的殺手，叫甚麼名字？」

秦湖吸一口氣說：「他叫方唐極。」

胡亂來淡淡一笑：「方唐極這個名字，又何嘗不是荒唐之極？但這又豈是胡謅出來的？」

秦湖無言反駁。

胡亂來微笑道：「你可以走了。」

秦湖栽了一個大筋斗，不走何待？

他只好像一隻受傷的狐狸，匆匆離開這裏。

洗桐如夢初醒，又似是剛從鬼門關裏打了一個轉回來。

他抱拳答謝，對胡亂來說道：「眞人不露相，這一次全仗胡先生仗義出手，否則……」

「別這麼客氣，我現在唯一可以帮你的，就是爲你引見一個老闆。」

「老闆？甚麼老闆？」

「長生店的老闆。」

「長生店？」洗桐的臉色刷的發白：「這……這是甚麼意思？」

胡亂來忽然嘆了口氣，緩緩道：「剛才這位秦先生爲甚麼要殺你？」

洗桐楞住，但心中巳有五七分明白。

胡亂來盯着他，接着說：「你懂得找毒蛇，別人也同樣會找毒蛇來對付你；老實說，顏青順可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

「老顏！」洗桐一挫牙關，「你好狠毒！」

胡亂來冷冷一笑，說道：「人在江湖，誰不狠毒，正是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洗二爺，你的心腸，也不見得軟了多少。」

洗桐又再抱拳：「請問胡兄，有何方法可以與顏青順一爭長短？」

胡亂來嘆一口氣：「你怎會相信我的說話？罷了，再見。」

洗桐忙阻攔着他。

「胡兄慢走……」

胡亂來盯着他，說：「你是不是也想問問，我是那條道上的人？」

洗桐道：「洗某這條性命，本來就是你檢回來的，無論胡兄來自何方，尊駕的說話，洗某一定聽從。」

胡亂來輕輕嘆息一聲：「實不相瞞，在下與顏青順，曾有一段過節。」

洗桐道：「可否見告？」

胡亂來道：「他殺了一個人。」

洗桐道：「這人是誰？」

胡亂來道：「胡正來。」

「胡正來？他是……」

「那是在下唯一的兄長。」

洗桐皺眉：「此事洗某倒未聽他提及過。」

胡亂來冷冷一笑：「殺人又不是光宗耀祖的事，他怎會到處張揚？」

「不錯，」洗桐也冷笑一聲道：「而且他根本沒有把我當作兄弟看待，他一直沒有動我，完全是因爲顧忌着大老闆。」

胡亂來瞳孔一收，冷冷說道：「這幾年來，你們的大老闆，巳經蒼老虛弱了不少。」

洗桐眼色微變。

「胡兄對於咱們的事，似乎知道的不少。」

胡亂來冷冷一笑，說：「你以爲你們的大老闆，眞的巳完全控制整個城市？」

洗桐乾咳一聲，沒答話。

胡亂來一拍桌子，接道：「龐德棠巳經老了，他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龐大老闆，尤其是近兩年來，他連最簡單的事，都很少自已親手處理。」

洗桐吸了口氣：「但……但他始終是我的老闆……」

「那又有甚麼用？」胡亂來冷冷一笑，道：「顏青順要殺你，他能保得住你的性命嗎？」

洗桐的臉又在發白。

胡亂來坐在一張椅上，沉聲道：「江山是自已打出來的，你再猶豫，將來最先躺下去的一定是你，而不會是顏青順！」

洗桐怔怔的瞧着他，忽然問：「你究竟是甚麼人？」

胡亂來冷冷道：「我是甚麼人，你不必管，但你若要活下去，從現在開始，就得聽我的說話。」

洗桐沉吟着。

「這個……洗某倒不能立刻答應。」

就在這時候，門外有個青衫漢子走了進來。

在他的手裏，提着一個不大不小的皮袋。

青衫漢子走到胡亂來的面前，恭聲道：「胡帮主，事巳辦妥。」

說完，他把皮袋放在一張桌子上。

（二）

皮袋是用一條繩子緊緊縛着的。

胡亂來揮了揮手，青衫漢子立刻就退下。

洗桐皺了皺眉，指着皮袋：「這……這是甚麼東西？」

胡亂來淡淡道：「你不妨自己打開看看。」

洗桐想了想，伸手就拆開皮袋。

好腥！

一看之下，洗桐的臉色變了：「這……這是誰的心臟？」

胡亂來道：「是秦湖的。」

洗桐神色駭然：「剛才你已廢了他一隻手。」

胡亂來冷冷道：「他這種人，就算只有一口氣，也是極其危險的，今天我不殺他，將來總有一日，會給我帶來不少的麻煩。」

洗桐道：「既然這樣，剛才你爲甚麼不親手殺手秦湖？」

胡亂來淡淡道：「我有個習慣，就是不喜歡在自己的店舖裏殺人。」

洗桐一呆，吶吶道：「這裏的老闆，就是你？」

胡亂來悠然一笑：「想不到罷？」

洗桐苦笑。

「的確想不到。」

胡亂來冷冷道：「你想不到的事，還有很多。」

洗桐吸了口氣：「看來，你若要殺我，實在是易如反掌的事。」

胡亂來雙眉一蹙：「我若要殺你，剛才根本就不必救你。」

洗桐無言以對。

胡亂來接道：「你要活下去，一定要擊敗顏青順，因爲現在的形勢是：你不死，他死，他活着，你就一定活不下去！」

洗桐忽然跪了下來。

他發了一個毒誓。

他誓言，以後永遠効忠於胡亂來。

這情況，好像很滑稽。

但洗桐却很認眞。

胡亂來終於說：「你站起來，從今後開始，咱們就是兄弟手足，正是有福同享，有禍同當！」

洗桐就此成爲胡亂來的手下。

（三）

翌日下午三點正，顏青順坐上了一輛華麗的汽車。

車上一共有兩人，其中一個是司機阿保。

阿保現在剛好三十歲，體格强壯，駕駛汽車的技術堪稱一流。

在汽車後排座位上，坐着了一個灰髮白袍的老人。

他的年紀已在六旬開外。

他臉色青白，似乎有點血氣衰弱的樣子。

他姓龐，名德棠。

他就是顏青順的大老闆。

× × ×

顏青順坐上汽車後，車子立刻開動。

車廂中很寧靜。

龐老闆吸了口烟，目注着顏青順，忽然說：「洗二要殺你，你可知道？」

顏青順一呆，繼而笑道：「老闆，屬下與洗桐情同手足，他是絕不會有這種歪心的。」

龐老闆乾咳兩聲：「你就是這麼老實，別人已買兇要把你幹掉了，你還是不肯相信。」

顏青順抽了口涼氣，說道：「這是眞的？」

龐老闆冷冷一笑：「當然是眞的，難道我會揑造事實騙你？」

「不，屬下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你可曾聽人說過『毒蛇』秦湖？」

顏青順想了想，道：「他是一個很厲害的殺手。」

「不錯，他已來到了本市。」

「是誰找他來的？」

「是劉矮子。」

「劉矮子？」顏青順怔住，「他爲甚麼要找秦湖？」

龐老闆道：「這是洗桐的主意，他要聘請秦湖來對付你！」

顏青順搖頭嘆息，道：「洗二也許對我有了點誤會，咱們本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他妒忌你的成就。」

「妒忌？」

「不錯，他認爲我太偏袒於你。」

顏青順道：「他是誤解老闆了。」

龐老闆冷冷一笑：「無論怎樣，他是我一手栽培出來的，現在他反叛之意已很明顯，你認爲該怎辦？」

顏青順道：「老闆認爲該怎辦，我就怎辦。」

「說得好，」龐老闆道：「派袁老狠去，叫他明天早上來見我。」

顏青順點點頭：「屬下遵命。」

× × ×

午夜。

袁老狠去找洗桐，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的青臉漢子。

洗桐從臥室裏走了出來，好像有點醉意。

袁老狠對他說：「老闆要見你。」

洗桐道：「現在？」

「不，是明天上午七點。」

洗桐點了點頭：「你回去告訴老闆，我一定準時到。」

袁老狠却忽然壓低了嗓子，道：「汪兩截已在老闆家中。」

洗桐目光一寒：「你爲甚麼要把這件事說給我知道？」

袁老狠嘆了口氣，說道：「咱們總算是一場兄弟，我不想你給老汪一刀砍爲兩截。」

洗桐臉色一變：「你到底是効忠於老闆？還是個奸細？」

袁老狠陰冷地一笑：「實不相瞞，我的確是個奸細，大老闆若知道了，一定也會叫汪兩截把我砍爲兩截。」

洗桐吸了口氣：「眞想不到，你也是個叛徒。」

袁老狠沉聲道：「總之，你現在絕不適宜逗留在這裏，否則遲早完蛋大吉。」

洗桐道：「是誰要你向我說這些說話的？」

袁老狠瞇着眼睛：「你不笨，該猜得出來。」

洗桐道：「是胡帮主？」

袁老狠點點頭：「正是胡帮主！」

洗桐道：「我現在是否已經算是他的帮會中人？」

袁老狠道：「這個自然。」

洗桐苦笑：「但我却連自己所屬的帮會叫甚麼名稱都不知道。」

「是二龍帮！」

「二龍帮？」

「不錯。」袁老狠緩緩道：「我在三個月前，已經是二龍帮的人。」

「大老闆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袁老狠冷笑一聲，「他若知道，我還能活着嗎？」

洗桐道：「我現在該怎樣？」

「該跟着我馬上走。」

「你呢？」

「我不再回去老闆那裏。」

「大老闆若知道你背叛他，一定氣得兩眼發直。」洗桐說。

「大老闆早已陷入衆叛親離之境，咱們對付他，固然不可掉以輕心，却也不必存着過份的顧慮。」

「我現在就走！」

「還有你的八勇士！」

「不錯，他們都是我的精銳戰士，而且，他們和我一樣，同樣憎恨顏青順。」

袁老狠道：「你可曾聽過一句說話：『兵貴神速』？」

洗桐一怔。

「你的意思是……」

「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胡帮主的意思。」

「他……帮主怎樣說？」

「他希望你馬上就把顏青順幹掉。」

「馬上？」洗桐抽一口氣。

「當然，」袁老狠緩緩道：「憑你和八勇士的力量，本來還不算足够，但倘若加上我這頭老狠，還有橋安西路的六虎將，那也差不多了。」

「六虎將是你們的人？」

「嘿嘿，」袁老狠冷冷一笑：「他們是著名的打架大王，連大老闆都曾囑咐顏青順別輕易招惹他們。」

洗桐道：「這的確是一股不可輕侮的力量。」

袁老狠道：「他們雖然只有六個人、但全是狠辣的殺人好手，這一次，顏青順可有得瞧了。」

洗桐沉吟着。

袁老狠瞪着他：「怎麼了？你不想幹掉顏青順，爲自己吐一口氣？」

「不，我絕不是這個意思……」

「那麼你還猶豫甚麼？」

洗桐想了想，終於說：「好，就照胡帮主的命令去幹！」

袁老狠露出了滿意的微笑：「半小特後，咱們就在橋安西路集合！」

洗桐點點頭：「就這麼辦！」

× × ×

夜更深。

洗桐已在二十分鐘之內，把八勇士全都召集。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決定。

八勇士果然都很憎恨顏青順。

所以，洗桐的說話，他們沒有一個人反對。

他們都和洗桐一樣，都很想宰了顏青順！

兩雄大火併

（一）

黑漆的天空，雲層很厚。

沒有星，沒有月，只有風。

風很急勁，直把洗桐和八勇士身上的衣服吹得獵獵作响。

這裏是橋安西路。

現在，它是一個非常靜寂的地方。

袁老狠果然已經在等着他們。

× × ×

洗桐上前，問袁老狠：「你們準備得怎樣了？」

袁老狠淡淡一笑：「都準備妥當。」

洗桐眉頭一皺：「六虎將呢？」

袁老狠道：「他們已在顏青順的寓所門外，就只等着咱們，然後一起動手。」

洗桐一怔：「這麼快就已到了老顏的寓所？」

袁老狠道：「你忘了『兵貴神速』這四個字了？」

「不……」

「咱們現在就去！」

（二）

顏青順住的地方，是一座建築不算華麗，但却相當精緻的石屋子。

洗桐一直都在妒忌。

顏青順連住的地方，都比自己的狗窩强勝得多。

想到這裏，他恨不得馬上就把顏青順活活揑死。

他們果然在寓所門外，與六虎將會合了。

六虎將者，實乃六個流氓。

他們在十年前，就已雄霸一方，雖然人數不多，但却在黑道上很有點名堂。

以龐老闆的力量，雖然不會畏懼這六虎將，但也確曾囑咐顏青順，別輕易招惹他們。

但現在，六虎將却要殺到顏青順家裏來了。

× × ×

顏青順在家中。

他喝了一杯白蘭地，斜倚在一張柔軟的沙發上，悠然自得。

這麼晚了，但他還是睡不着覺，彷彿心事重重。

在大老闆的面前，他儘量裝得很維護洗桐的樣子！

但骨子裏，他和洗桐都是打着同樣的算盤。

洗桐想他死，他也不想洗桐活下去。

只是，秦湖刺殺洗桐，却的確不是出自顏青順的主意，而是龐老闆從中作祟。

龐老闆不錯已經老了。

但他的腦筋却還是和年青時候同樣靈活。

唯一不同者，就是他現在更加老謀深算了。

洗桐一直都不服氣。

他最不服氣的人，第一個是顏青順。

其次，他心中也隱隱覺得，自己給龐老闆利用了這許多年也的確有點不服氣。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用「忘恩負義」四個字來形容他，的確是一點也不過份。

× × ×

當顏青順想多喝一杯酒的時候，有人輕輕敲門。

這人是董長安。

他在長安出生，但却在這個城市裏長大。

他現在才二十五歲，但已經有殺過十八人的驚人紀錄。

他擅用飛刀。

他對顏青順忠心耿耿。

顏青順剛打開了門，董長安就說：「洗二爺果然來了。」

顏青順眼色微變，咬了咬牙：「也好，遲早總有這麼一天！」

董長安說道：「咱們的人手，恐怕不夠……」

顏青順道：「你不必担心，我早已佈下另一支精兵，就只怕洗二不來！」

董長安挺起胸，微笑道：「顏大哥做事向來很有分寸，這一次，洗二爺恐怕是打錯如意算盤了。」

顏青順一笑，繼而乾了一杯酒。

這一場火併，早就在他意料之中。

可是，他還是算漏了一點。

——洗桐背後，尚有強援！

（三）

袁老狠倒戈相向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顏青順的耳朵中！

「媽的，這廝和洗二一樣，都不是人！」顏青順咬了咬牙，接着下令：「把這頭老狠也宰翻了，大老闆那裏，自有俺回去交待！」

其實，他的命令還未發出，外面已殺得天昏地暗。

不久，顏青順又接到另一個報告：「橋安西路的六虎將也和洗二爺在一起！」

「六虎將？」顏青順「呸」的一聲，抄起了一把三尺鐵刀，「俺當他娘統統都是瘟狗！」

他光火了。

他揮動鐵刀，親自殺出屋外。

× × ×

顏青順終於又再見到洗桐了。

「洗二，你幹的好事！」

「顏老大，咱們都同樣是好事多爲的人，誰也不必說誰了！」

顏青順冷哼一聲道：「枉大老闆一向視你如子侄看待，你現在却背叛了他老人家！」

洗桐冷喝：「廢話！」

顏青順一聲怪笑：「廢話的確不宜多說，俺就看看，你們到底有多少斤兩！」

話猶未了，已有兩人揮動武器，向他衝撲過來。

這兩人都是「八勇士」裏殺人不眨眼的殺手。

他們一個揮刀，一個舞斧，來勢洶湧，好像一下子就想把顏青順碎屍萬段。

驀地，兩道寒光閃過。

「唷！」

「唷！」

兩人同時慘叫，咽喉俱已中了飛刀。

顏青順大笑：「小長安，這兩刀放得好！」

董長安面露得意之色，手裏又已拈着一口飛刀。

這一刀，他是要取掉洗桐的性命。

可是，他的刀還沒有放出，已有一條黑影向他飛撲過來。

這人好像不要命似的。

董長安一凜，連看也不看，一刀就斜裏疾飛過去。

叮！

這一刀擊中了一塊鐵盾。

董長安臉色一變。

這人是誰？居然算準了自己的飛刀，以鐵盾來加以對付！

定睛一看，只見一個青臉漢子，右手揮盾，左手握着一條鐵棍子，猛然向自己迎頭擊下。

「袁老狠！」董長安抽了口冷氣。

「嗨！」袁老狠一聲暴喝，鐵棍已擊落。

董長安飛刀奇準，但近身肉搏功夫，却不怎樣厲害。

和袁老狠相比下來，他是弱得多了。

雖然他閃避得快，袁老狠的第一棍未能立時要了他的性命，但已是方寸大亂，形勢狼狽已極。

顏青順大叫一聲：「小長安別怕，有我！」

「有你娘個豬屁！」一人却也接着怪叫，手綽七尺鐵槍，向顏青順的背脊疾刺了過去。

顏青順猛然轉身，鐵刀疾劈，及時擋開這人致命的一槍。

從背後一槍刺過來的，是六虎將之一的「槍將」楊超。

楊超自幼喜歡練槍。

這一手槍法，雖然非比尋常，顏青順連接七八槍，已再無暇兼顧董長安。

倏地，董長安一聲慘叫，已給袁老狠砸碎了半邊腦袋。

顏青順心神大震。

「袁老狠，你一定會後悔的！」

袁老狠桀桀怪笑：「顏老大，你的一切都完了，咱們二龍帮，將會取代你們所有的位置！」

「二龍帮？」顏青順臉色驟變。

袁老狠又是一聲怪笑：「現在時代不同了，二龍帮將會統治一切，像你這種冥頑不靈之輩，早就該被淘汰出來！」

顏青順沒有答應。

因爲楊超把他逼得很緊。

洗桐意氣風發。

他指揮着每一個人，好像他已成爲了這一羣人的主宰。

殺聲震天。

顏青順雖然處於下風，但他訓練出來的一羣打手，也不是好對付的。

他們也是亡命之徒。

六虎將、八勇士雖然兇悍，但在這等混亂的場合裏，你可以砍掉別人的腦袋，別人也同樣可以一刀劃在你的脖子上。

× × ×

殺聲漸止。

躺在地上的人却越來越多。

楊超也倒了下去。

顏青順能够備受龐老闆器重，手底下的功夫確非尋常可比。

初時，楊超還可以憑着鐵槍犀利的招式，佔到多少便宜，但苦戰下去，形勢却有轉變。

顏青順的刀網越來越緊密，正是刀刀殺着，絕不容情。

楊超只能守，無法再攻。

他已是強弩之末。

相反地，顏青順越戰越勇，終於一刀殺了楊超。

楊超一死，六虎將其餘的人全都紅了眼。

他們都更瘋狂，簡直比出柙猛虎還更可怕。

然而，顏青順的手下，也的確不是白養的。

他們越瘋狂，顏青順的手下就越是沉着。

終於，形勢扯得更緊。

洗桐在大叫：「別亂陣脚，咱們一定可以把他們全部毀掉——」

他也好像瘋了。

刀來斧往，人人都在捨死忘生在的拚搏。

忽然間，袁老狠不見了。

人人都在拚命，他去了哪裏？

× × ×

六虎將，八勇士已一個一個的相繼躺下去。

顏青順的手下，也已所剩無幾。

這是毀滅性的一戰。

顏青順終於面對着洗桐。

洗桐腰中一斧，雖然傷得不深，但鮮血却不斷的在向外流。

顏青順也傷了右腿，情況不算嚴重，但也不妨碍到他的行動。

「洗二，俺要看看，你能兇到甚麼程度！」顏青順額上青筋凸起，滿面殺機。

洗桐一聲怪笑：「來罷！」

就在這時候，袁老狠忽然又出現了。

他在搬椅。

× × ×

別人在拚命的時候，袁老狠却好像變成了一個搬運工人，把兩張高背大椅從顏青順的屋子裏搬了出來。

這是甚麼意思？

洗桐不懂。

顏青順更不懂。

接着，又有兩個人出現了。

他們都很年青。

第一個出現的是胡亂來。

而另一個，洗桐和顏青順一看之下，却不禁爲之面上勃然變色。

那赫然竟是大頭榮！

× × ×

胡亂來緩緩坐下。

大頭榮也慢條斯理地，坐在胡亂來的身邊。

袁老狠則站在一旁。

三個人，六隻眼睛，都注視着洗桐和顏青順他們臉上的表情，就像是在戲台下看戲的觀衆。

南神偷戚金手

（一）

夜風忽然變得比冰雪還更寒冷。

洗桐望着顏青順。

顏青順也望着他。

他倆本已準備拚命。

但忽然間，他倆的心都已冷透，連手脚都已變得僵硬。

兩人都彷彿變成了野獸。

兩隻已墮入獵人陷阱中，但仍然在自相殘殺的愚莽野獸。

胡亂來瞧着洗桐。

「動手呀，難道你已忘記了自己現在的身份和任務？」

洗桐忽然大聲咆哮起來：「你爲甚麼要救我？爲甚麼不讓我死在秦湖手下？」

胡亂來淡淡一笑：「你若死在秦湖手下，咱們現在就沒有戲可看了。」

「你好惡毒！」洗桐咬着牙。

胡亂來忽然嘆口氣：「這是榮帮主的意思，他要看看你們自相殘殺的情況。」

「榮帮主？」顏青順臉色鐵青，盯着大頭榮：「你就是榮帮主？」

「是的。」大頭榮的面上毫無表情。

顏青順厲聲叫道：「你是要爲柯亭報仇？」

大頭榮冷冷道：「我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大頭榮面色冰冷，聲音更冰冷，「我現在唯一想看的東，就是洗二爺決戰顏老大。」

洗桐怒道：「咱們決不上你的當！」

胡亂來淡淡一笑：「眞的？」

洗桐吸了口氣，瞧着顏青順：「咱們是同生共死的兄弟，誰都不會存心自相殘殺。」

大頭榮忽然大笑。

他笑得肆無忌憚。

過了很久，笑聲才停下，他的聲音却依然是那末冰冷無情：「洗二爺，你的面皮大概比牛蹄還厚，倘若咱們不出現，恐怕你和顏青順早已拚個你死我活。」

洗桐道：「剛才咱們是中了挑撥離間之計，所以才弄出這麼大的誤會。」

大頭榮冷冷道：「現在，你們大概已經誤會冰釋了？」

顏青順道：「咱們再也不會……」

「錯了，」大頭榮搖搖頭，道：「我知道你們一定還會拚命，而且現在立刻就要拚命。」

「胡說！」洗桐怒道。

大頭榮冷笑一聲：「我現在答應你們，無論拚命之後，誰是生還者，今天我就放他一條活路。」

胡亂來微微一笑：「倘若他們還是不肯拚命，那又怎樣？」

大頭榮冷冷道：「那麼，他們就只好衝出重圍了。」

× × ×

黑夜中，忽然冒出了一羣人。

一羣殺氣騰騰的漢子。

他們都携帶着武器。

他們把洗桐和顏青順重重圍困。

兩人互望了一眼，臉色都變得極其難看。

衝出重圍；這是絕不可能的事。

因爲他們所有的手下，不是戰死，就是負傷離去。

他們已陷入孤立無援之境。

（二）

昔日毫無招架之力的大頭榮，忽然變成了強者。

這是洗桐和顏青順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他們都墮進了陷阱。

他們倘若不互相拚命，結果必然是死於亂刀之下。

洗桐忽然大叫：「顏老大，請恕小弟無法不出手了。」

顏青順根本不等他說完，已揮刀向他疾劈過去。

大頭榮坐在椅上，目光冰冷如雪。

這是他等待了很久的日子。

柯亭！

你可以瞑目了。

× × ×

洗桐初時很勇猛。

但漸漸地，他有不支之勢。

顏青順到底比他強。

他終於殺了洗桐。

他大聲說：「我贏了！」

× × ×

大頭榮走到顏青順面前，冷冷的說：你眞的殺了洗桐？」

顏青順喘着氣：「你要遵守諾言。」

大頭榮冷笑道：「你可以放心，我既然說過放你一條活路，就決不會食言。」

顏青順鬆了一口氣：「很好，我會記住你這次不殺之恩的！」

大頭榮輕輕咳嗽兩聲，緩緩道：「你回去告訴大老闆，他威風的時間不會太長了。」

顏青順的臉色很難看。

大頭榮又道：「你自己也要小心，千萬小心，我只是說過今天放你一條活路，說不定明天給咱們的人抓住，那時候你還只有死路一條。」

顏青順忍不住道：「你說完沒有？」

大頭榮冷冷道：「說完了，你現在可以馬上滾回去！」

× × ×

顏青順走了。

說來可笑，這裏本來是他的老巢，但現在却像是隻喪家犬般，挾着尾巴逃得老遠。

大頭榮眼角的肌肉在顫動。

他忽然對胡亂來說：「這一次，全仗你的帮忙。」

胡亂來嘆息一聲：「榮哥，這是甚麼話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老叫化出現了。

那是乞丐大王。

× × ×

乞丐大王從兩人的中間鑽了出來。

他裂嘴大笑：「幹得好，你們都不愧是我的好朋友，好徒弟。」

胡亂來忙道：「前輩……」

「別用前輩兩字稱呼，」乞丐大王哈哈一笑：「我這個老叫化，早就想看看你們怎樣對付龐德棠！」

胡亂來道：「我們現在還未曾直接對付龐老闆。」

乞丐大王搖搖頭：「你說得不對，洗桐被殺，八勇士傷亡慘重，顏青順也吃了大虧，這已是對龐德棠莫大的打擊。」

大頭榮說：「師父說的是。」

乞丐大王哈哈一笑：「這次咱們能够順利組成二龍帮，小胡功不可沒。」

胡亂來笑道：「前輩又來了……」

「咳，你怎麼老是叫我前輩？」乞丐大王臉色一寒，「早在三年前，我這個老叫化就已經和你一起吃狗肉，喝黃酒，你就叫我狗肉叫化好了。」

胡亂來搖搖頭：「這不行，若不讓我叫你一聲前輩，二龍帮二帮主之職，我不幹。」

乞丐大王眉頭一皺。

「你又說錯了。」

「我說錯了甚麼？」

「二龍帮共有兩位帮主，但却沒大帮主與二帮主之分，你是帮主，大頭榮也是帮主，誰也不是老大，誰也不是老二。」

胡亂來不由苦笑：「前輩的花樣可眞多。」

「罷了，罷了，你喜歡叫我前輩也好，祖宗也好，老叫化子不再反對就是。」

乞丐大王喘了口氣，「現在咱們雖然獲得初步的勝利，但大家千萬不要自滿，龐德棠並非善男信女，他手下仍然擁有極龐大的實力，咱們若稍有疏忽，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他的說話，每一個人都已緊緊記在心上。

（三）

黎明時份，龐老闆在他的後花園子裏踱步。

陪他一起踱步的，是個年約五旬，身材粗壯的中年人。

他一身褐衣褲，脚上穿着一對薄底快靴，襯以一雙黑色的長襪。長襪緊緊裹着褲管，就像是他臉上的兩條長眉，幾乎已把整張臉龐鎖了起來。

他姓汪，叫汪兩截。

他是龐老闆最信任的一個心腹親信。

× × ×

東方一片魚肚白色。

龐老闆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說：「你是否還在掛念着老胡？」

汪兩截沉默了很久，忽然也嘆息一聲：「無可否認，老胡是我最敬重的一個朋友。」

但他接着又說：「可是，這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

龐老闆緩緩道：「現在又怎樣？」

汪兩截冷笑一聲：「但願他早就死了，以免落在我的手裏。」

龐老闆道：「倘若他落在你手上，你會怎樣？」

汪兩截冷冷道：「我不會把他一刀砍爲兩截。」

「哦？」

「我會把他身上的肉，一斤一斤的割下，然後拿去餵狗。」

龐老闆盯着他，忽然嘆道：「你眞的如此恨他？」

汪兩截目中閃動着冷厲的光芒，咬牙道：「我唯一的兒子給他害死了，這段仇，豈能不報？」

龐老闆緩緩道：「昔年恩怨，俱已往矣。」

汪兩截道：「老闆的意思，是……」

龐老闆道：「老胡早已經死了。」

汪兩截目光一變。

「他死了？」

「不錯，」龐老闆緩緩道：「是顏青順暗中派人殺了他的。」

汪兩截神情木然。

龐老闆又嘆了口氣：「我知道，其實你並不想他死在別人的手上，但那時候你不在這裏，倘若不殺他，將來必然是一條禍根。」

汪兩截神態激動，却還是沒有說話。

龐老闆又說：「老胡慫恿你兒火併蕭金河，結果死在亂刀之下，而他却趁着蕭金河元氣大傷之際，一舉殲滅殺妻仇人，哼，他的算盤是敲得很响了，只是白白犧牲了汪樹歡。」

汪兩截雙拳緊握，咬牙切齒道：「老胡眞的死了……」

龐老闆道：「你不相信？」

「不，我絕對沒有這種懷疑，」汪兩截道：「自從跟隨老闆以來，你老人家何曾瞞騙過我一次？」

龐老闆面露笑容。

「難得你對我這麼信任，來！來！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見誰？」

「待會兒你就知道。」

× × ×

天色已亮了。

今天，陽光嫵媚。

連風都比昨天溫柔多了。

但龐老闆現在却帶着汪兩截，來到了一座既陰沉、又冰冷的地窖。

地窖裏有個禿頂老人。

他臉如紙白，雙眼深陷，看來似乎已在這地窖裏居住了一段很悠長的歲月。

龐老闆對汪兩截說道：「他叫做地牢奴。」

汪兩截沒說甚麼。

龐老闆接着說：「他是個又聾又啞的人，自從他唯一的老伴去世後，他就一直守着這裏，從來沒有離開過半步。」

汪兩截不由抽了口涼氣。

「他在這裏多久了？」

「快二十年了。」

「這裏有甚麼值得他留戀的？」

「有，」龐老闆脚步移動，來到了一副黑漆的棺木旁邊，「在裏面躺着的，是他今生今世，唯一最鍾愛的女人。」

「他的妻子？」

「不錯。」

「就是爲了這副棺木，他一直都守着這裏？」

龐老闆點點頭。「是的。」

汪兩截嘆了口氣，沒有再說下去。

在這地牢裏，總共有兩根蠟燭。

這兩根蠟燭，都是放在棺木旁的。

這裏有兩副棺木。

龐老闆走到第二副棺木旁，忽然輕輕揮了揮手。

地牢奴立刻走了過來，把棺蓋打開。

汪兩截眉頭一皺。

龐老闆淡淡道：「我剛才說過，要帶你去見一個人。」

汪兩截吸了口氣：「這人就在這副棺木裏？」

龐老闆背負着雙手，凝視着他：「不錯。」

汪兩截走近兩步，向棺中望去。

倏地，他的面色變了。

他的一張臉變得紫青，神態也激動已極。他突然伸手，把棺木裏的一個人揪了起來。

× × ×

躺在棺木裏的，當然是個死人。

而且，這人已死了很久很久。

「是你！是你害死了樹歡！」汪兩截激動地叫了起來。

忽然間，屍體「咯」的一聲，好像散開了幾截。

原來這屍體曾經用藥物處理過，所以歷久不變。

但不變的只是它的外表。

它的軀殼，實際上還是已經變得僵硬有如石塊。

汪兩截用力搖幌之下，屍體就像是風乾了的石頭，忽然遭遇到撞擊，立刻碎裂開來。

龐老闆嘆了口氣。

「老汪，胡熾鵬已經死了，你就算把他的屍體剁爲碎片，又有何用？還是理智點，別中了他兒子的暗算！」

汪兩截聽了最後的一句說話，立刻呆住。

過了片刻，他才說：「老闆，你是說……老胡還有個兒子？」

龐老闆點點頭：「不錯，那是他的私生子。」

「私生子？」汪兩截陡地怪笑起來，「原來是個私生子！難怪我這個老朋友一直都不知道！」

龐老闆嘆息一聲，緩緩道：「早在兩年前，我就已很密切留意着這條禍根。」

「禍根！不錯，老胡的兒子，就是咱們的禍根。」汪兩截顫聲道：「咱們一定要把這條禍根毀掉！一定要把它毀掉！」

「他叫胡亂來。」

「胡亂來？」

「不錯，而且現在更已成爲二龍帮的帮主。」

「二龍帮！」汪兩截雙目暴睜：「好一個二龍帮的帮主，汪某要你陷入萬刦不復之地！」

龐老闆道：「二龍帮的帮主，並不只有胡亂來。」

「除了他還有誰？」

「二龍帮共有兩個帮主，另一個叫大頭榮。」

「大頭榮！」汪兩截冷冷道：「汪某要他變成斷頭榮！」

龐老闆神色凝重：「老汪，切莫看輕了二龍帮，根據可靠消息，這個帮會雖然只是剛崛起於道上，但却網羅了不少英雄好漢，一流好手，實力絕對不容輕侮。」

汪兩截神色一變。

「是誰這麼神通廣大？」

龐老闆道：「要成立一個這樣龐大的帮會，當然缺不了一個『錢』字。」

「胡亂來很有錢？」

「他沒有錢，但他的義父戚千却很有錢。」

「戚千？」汪兩截瞳孔一收，「你是說南神偷戚金手？」

「不錯。」

「他也在本市？」

「十年前，他已在這地方上開設了一間酒家。」

「甚麼酒家？」

「金香樓。」

「甚麼？金香樓？」汪兩截訝然道：「這酒家的老闆不是祁跛子嗎？」

「祁跛子雖然在金香樓有很大的權力

，而且一般人都叫他祁老闆，但他却還只不過是戚千的馬前卒而已。」龐老闆慢慢地說。

汪兩截冷冷一笑。

「金香樓氣派豪華，場子極旺，幾乎每晚都高朋滿座。」

「不錯，」龐老闆緩緩道：「這十年來，戚千的確賺了不少錢。」

汪兩截哼的一聲：「他是個南方人，却跑到北方來賺大錢，眞有辦法！」

龐老闆嘆了口氣：「戚千在這裏落地生根多年，而咱們却是近來才知道，想來也確是笑話！」

汪兩截冷冷一笑：「原來是南神偸在暗中攪鬼，弄出一個二龍帮！」

龐老闆搖搖頭，道：「南神偸雖然以財力資助，但眞正建立起二龍帮的，却還是另有其人。」

汪兩截眉頭一皺：「他是誰？」

龐老闆道：「暫時我還不知道。」

汪兩截冷冷一笑：「好一個胡亂來，好一個南神偸，汪某倒要看看，這一老一少究竟有多大的能耐！」

說到這裏，五指向棺蓋用力一插。

棺蓋居然立刻就出現了五個很深的小洞。

龐老闆不再說甚麼，緩步離開了這座陰沉可怖的地牢。

突生肘變

（一）

天色已漸漸黯淡下來。

金香樓內外，早已燈光燦爛。

祁跛子咬着一口旱烟袋，悠閒地站在一排雕龍畫鳳的欄杆上。

這時候，金香樓已開始很熱閙。

忽然間，祁跛子差點沒有從欄杆旁摔了下去。

因爲他看見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

兩個灰衣大漢，扛着了一個大木桶，在金香樓門前停下。

大木桶是用一塊厚布遮蓋着的。

兩個大漢停下之後，就把厚布丟掉。

然後，他們把桶裏所有的東西，都倒了出來，瀉得滿地皆是。

這是甚麼？

噓，乖乖不得了！

好臭！

好臭的一桶糞溺是也！

祁跛子一聲怪叫：「這還得了？」

他狂衝下樓，怒罵：「你們是從那裏來的癟三，居然敢在這裏撒野？」

兩個大漢却連看也不看他一眼，扛起空木桶就走。

「走不得！」祁跛子衝了過去。

金香樓內，也有幾個伙計走了出來，有人高聲喊殺，有人磨拳擦掌。

祁跛子見伙計出來，氣勢更盛，大叫道：「揍這兩個癟三！」

立刻有兩個伙計衝前。

這兩人，一個叫金眼鶴，另一個叫譚得，都練過幾年武功。

他們一直都認爲，在酒家裏做個跑堂倌，實在是太委屈了自己。

這時候，有打架的「大好機會」，又豈容錯過？

× × ×

兩灰衣大漢一看見金、譚二人衝過來，立刻大叫：「且慢！」

另一個則說：「這不關俺的事！」

金眼鶴「呸」的一聲：「屎屎屎屎分明是你們倒出來的，還說與你無關？」

話還沒說完，已一招「無形鶴爪」標了出來。

一爪標出，金眼鶴倍感自豪。

這一爪好厲害。

這一爪一定可以把這個不知死活的傢伙重重教訓一頓。

可是，這只是金眼鶴的「想當然」而已。

他的「無形鶴爪」招式使盡之後，那灰衣大漢已不知所踪。

金眼鶴一凜！

他暗呼不妙，立刻倒跳連環步，左肘拳向後猛撞，先護住背門再說。

但他這一撞，也沒撞到甚麼。

倒是那個灰衣大漢，忽然又在他的面前出現了。

金眼鶴向來自詡身手靈活。

但在這三兩個照面間，他不禁給嚇得呆住了。

他也沒有呆了太久。

因爲灰衣大漢已一拳把他的肋骨最少打斷七八根。

（二）

叭！

金眼鶴像個大元寶般仰天跌在地上，半天還爬不起來，更要命的，是他不偏不倚，恰好跌在糞溺最多的地方。

這一來，眞是「又臭又傷」，悲哀極了。

唯一令他「稍感安慰」的，就是譚得的情況，也和自己不相伯仲。

兩人都掉進糞堆裏。

這麼一閙，場面大爲混亂。

原來在金香樓享受着佳餚美酒的顧客，無不胃口大倒，紛紛掩鼻離去。

兩灰衣大漢哈哈一笑，一拍衣衫，大搖大擺的離去。

沒有人敢阻攔。

祁跛子更加消失得無影無踪，不知去向。

× × ×

祁跛子不見了，他不是「暫時消失」，而是完全不知所踪。

三十分鐘後，金香樓門外，出現了一個推車而來的老人。

他是個街頭的拾荒者。

他推着的，是一輛殘舊的木頭車。

木頭車上躺着一個人。

那是失踪已半小時的祁跛子。

（三）

燈光下，祁跛子身上的傷痕，已可以用「不忍卒睹」四字來形容。

他左臂被火灼焦了一塊，胸膛肌肉完全潰爛，鼻子再也不像是鼻子，而是像一塊給人踩扁了的豬肉。

那個拾荒者已走了。

他只是個無關重要的小脚色，別人給他一塊大洋，他就把祁跛子送了回來。

祁跛子還沒有死。



大頭榮他們三個人，六隻眼睛，就像是在戲台下看戲的觀衆。

但看他現在的傷勢，最少要在床上休養好幾個月。

而且，將來他會變成怎樣，目前還是無法預料。

× × ×

九點十一分，胡亂來就接到了這個消息。

他立刻趕到金香樓。

祁跛子躺在床上，目光呆滯。

一個老醫生，守在他的身旁，一張臉神色異常沉重。

胡亂來的神色也是同樣的沉重。

「祁老闆的傷勢怎樣了？」

老醫生嘆了口氣：「死不了。」

胡亂來連忙說道：「你一定要設法救他。」

「醫者父母心，這一點自不待言。」老醫生又嘆息一聲，「唉，只是下手的人，也未免是太狠毒了，就算將來痊癒，恐怕也要變成一個殘廢者。」

胡亂來吸了口氣：「我現在能不能跟他講話？」

老醫生搖搖頭。

「他現在還在極度衰弱之中，最好別驚擾他，否則……」

「不，醫生，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非要問他不可。」

「這個……」老醫生沉吟着，考慮了很久才說：「這樣罷，你有甚麼事情，明天再來問他。」

「明天太遲了，」胡亂來道：「我只是問他一兩句說話就走。」

老醫生又遲豫了片刻，才道：「別讓他太費神，他的心臟現在很虛弱。」

「放心，我只問一兩句話就走。」

× × ×

當祁跛子看見胡亂來走到自己身邊的時候，他臉上的神態非常激動。

他張開了嘴巴，好像想說些甚麼。

但他太着急了，反而一時間透氣不過，咽喉爲之一陣堵塞住。

「別忙，我在這裏。」胡亂來握着他的手。

祁跛子的手很冷。

胡亂來的心也在發冷。

祁跛子儘量使自己的情緒穩定下來。

胡亂來盯着他：「是誰把你弄成這樣的？」

祁跛子搖搖頭。

胡亂來道：「你不知道他是誰？」

祁跛子又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們……好兇……」

胡亂來道：「他們爲甚麼會這樣對付你？」

祁跛子吸了口氣，斷斷續續的說：「他們…要我說出戚……先生的下落……」

胡亂來目光一變。

「你說了？」

「我初時不肯說，他們就把我毒打…後來……」祁跛子臉上的表情很痛苦。

不必他再說下去，胡亂來已明白。

他抽了口涼氣，說：「別緊張，好好休息，這件事我會處理的。」

祁跛子吶吶道：「是我對不起戚先生……我沒用……」

「不，你已盡了力，」胡亂來道：「戚先生不會有事的。」他嘴裏這樣說，心中其實已亂成了一團。

（四）

九點四十五分，東郊大路一幢兩層式的屋子裏，燈火輝煌。

樓上和地下都燃亮了所有的燈。

而且，還有人在搓麻將，推牌九。

這本來並不是一件値得詫異的事。

但胡亂來聽見了麻將聲及推牌九聲音的時候，心頭不禁一沉。

他的義父戚千，向來不喜歡在自己的家裏賭博。

戚千並非不賭博。

但他從不在自己的家裏賭。

他認爲，自己居住的地方，必須是絕對寧靜的，要賭，外邊多的是，何必一定要把自己的地方弄得烏烟瘴氣？

他這種習慣，胡亂來當然很清楚。

但現在，在戚千的家裏，卻是「劈劈拍拍」，吵耳之極。

胡亂來帶着兩個手下，敲響了大門。

立刻有人應聲把門開啓。

開門的是個白衣漢子。

胡亂來臉色一寒。

戚家上上下下每一個人他都非常熟悉，而這個白衣漢子，卻是他從來未曾見過的陌生人。

輸了一籌

（一）

白衣漢子打開大門後，就不斷地打量着胡亂來。

他忽然說：「你就是胡幫主？」

胡亂來直認不諱：「不錯，在下正是三龍幫幫主。」

白衣漢子哈哈一笑：「江山代有人材出，胡幫主看來確是一貌堂堂。」

胡亂來神色冰冷，問道：「閣下高姓大名？」

「毒手戴百絕！」

「毒蛇秦湖是你的甚麼人？」

「咱們是師兄弟！」

胡亂來冷冷一笑：「他已死了。」

戴百絕也冷冷一笑：「我知道。」

胡亂來道：「你要為他報仇，現在就是最好的機會。」

戴百絕目中殺機倏現：「胡幫主，你要小心了——」

胡亂來還是靜靜的站在那裏。

驀地，戴百絕的人有如豹子般撲起，左手一穿，立刻就從胡亂來的左脇下穿了過去。

胡亂來冷笑一聲，左掌旋風般急切對方咽喉。

兩人一動手，居然雙方都採取了攻勢。胡亂來出手極快，眼看已可一掌擊在戴百絕的咽喉上，但戴百絕的招式卻極怪異，居然反手回身，用一種極古怪的姿勢，反手扣住了胡亂來的左手關節。

胡亂來怔住。他那攻殺戴百絕的招式，已無法再繼續下去。

戴百絕一聲怪叫，欺身冒進，突然又搭住胡亂來的衣領，把他凌空拋了出去！

× × ×

當胡亂來被拋出去的時候，屋子裏的麻將聲已停止了。一個衣着整齊的人，緩緩地走了出來。

他看見胡亂來處於劣勢。

他知道，毒手戴百絕精於柔道。

在未學習柔道之前，他的「崩步拳」也曾擊敗過無數强敵。

但這人不希望胡亂來就在此敗下來。

因為他要慢慢的折磨這位胡幫主。

這人年約五旬，正是兇殘暴戾的汪兩截。

× × ×

當胡亂來給摔開去的時候，戴百絕的臉上不由露出一種得意的微笑。

他已贏了。

他這一招，以前已摔斷過不知多少武林好手的骨骼。

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所以，他是變具信心的。

但也就在這刹那間，形勢突然產生了一種令他永遠無法想像的變化。

這個已被拋出老遠的人，居然沒有重重的摔下。

原來戴百絕把胡亂來拋到屋外的一株大樹上。

這棵樹已沒有樹葉，但枝椏還是很結實。

就在那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胡亂來的身子就像是風車般，在其中一條粗壯的枝椏上打了個轉。

這也還罷了，當他在半空打了一個轉之後，居然還能借力反彈，疾撲回來。

戴百絕怔住。他完全沒有想到，這個被摔開去的人，居然會絲毫無損，而且還能立刻向自己展開反擊。

他只是怔了一怔。

這只是一段極短暫極短暫的時間，幾乎就和眼睛眨動所需要的時間沒有甚麼兩樣。

但就在這麼一怔的時間裏，戴百絕已由勝利者變成一個失敗者。

「嗨！」

胡亂來開聲吐氣，雙手直向戴百絕兩脇下插去。

戴百絕大吼一聲，雙腿向下一蹬，整個人飛跳起來。

他的柔道制不住對手，方針立變，以「崩步拳」重擊胡亂來左右太陽穴。

但遲了。

胡亂來已把他整個人控制着，只見他雙手一揚，反手再扣，就像是一把巨大的鐵鎖，把戴百絕全身上下都緊緊鎖扣着。

戴百絕怒叫。

他的叫聲不但憤怒，而且也充滿着一種從心底裏發出來的恐懼。

他自出道以來，從來都沒有這一種經歷。

那就像是一條兇悍無匹的豹狠，忽然發覺自己居然會給另一頭猛獸所制爪。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幸好胡亂來也沒有讓他害怕得太久。

因為他很快就把戴百絕重重的摔了開去。

（二）

這些完全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打法。

——你怎樣摔我，我也怎樣把你摔開去。

這實在是很公平的事。

但結果却大有分別。

戴百絕沒有把胡亂來摔傷。

但胡亂來這一摔，却把戴百絕摔到屋旁的一條石壆上。

石壆旁邊本是種花的地方。

但現在天氣開始冷了，該有花的地方，此刻連草都沒有一根。

這裏只有石。

堅硬無比的花崗石。

戴百絕的腦袋，恰好就撞在這條石壆最堅硬的石頭上。

於是，每個人都聽見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聲響。

戴百絕的腦袋爆裂了，就像個從山崖上滾下來的西瓜。

× × ×

汪兩截的臉色不由一陣發白。

他剛才不想胡亂來死得太快。

現在，胡亂來的確沒有死，戴百絕却反而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死人。

「好！果然不愧是一幫之主！」汪兩截忽然大笑，「來，進來，無論甚麼事情，咱們都可以慢慢商量。」

胡亂來還是站在門外。

他問：「你是這羣人的主子？」

汪兩截道：「可以這麼說。」

胡亂來瞧着他：「你姓汪？」

「不錯，俺就是汪兩截。」

「汪兩截！這名字不錯，只希望你不會變得人如其名。」

「老弟，這一點你可以絕對放心，」汪兩截瞳孔驟縮，「變成兩截的，永遠都不會是我，而是我的敵人。」

胡亂來淡淡道：「我算不算是你的敵人？」

汪兩截道：「暫時還不算。」

胡亂來向躺在地上，已經氣絕身亡的戴百絕看了一眼：「我殺了你的人，還不算是你的敵人嗎？」

汪兩截說道：「剛才你們是公平較技，他死在你手上，那是技不如人，無話可說。」

胡亂來冷冷一笑：「也許你眞的不把我當作敵人，但在下却不能不把你當作盜賊。」

「盜賊？」

「這並不是你的家，而閣下現在好像已成為了這間屋子的主人。」

汪兩截哈哈一笑：「你認識這裏的主人？」

胡亂來道：「他是誰，你知道，我也知道，誰都不必兜圈子，轉彎抹角。」

汪兩截點點頭：「說得好，說得爽快，我就是最喜歡這極爽快的人。」

胡亂來吸了口氣：「你們把南神偷怎樣了？」

「南神偷戚千，是你的甚麼人？」汪兩截試探地問。

「義父。」

「義父？」

「那又怎樣？」

「如此說來，你現在是想把他救出去了？」

「不是救出去，這裏本來就是義父的家，」胡亂來冷冷一笑，「你們鳩佔鵲巢，未免是太蠻橫霸道了。」

汪兩截目光一閃，忽然道：「聽說你精於麻將？」

胡亂來皺眉道：「和這件事又有甚麼關係？」

汪兩截淡淡道：「我也喜歡玩牌。」

胡亂來揚起了眉：「你要跟我賭？」

汪兩截笑了笑：「就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興趣？」

胡亂來盯着他：「你要怎樣賭法？」

汪兩截緩緩道：「用一個人的性命，來賭你的一條右臂。」

胡亂來的眼色變了。

「你再說清楚一點？」

汪兩截悠然笑道：「很簡單，你若贏了，我立刻就釋放南神偷。」

胡亂來冷冷道：「我若輸了，就得把右臂割了下來？」

「不錯，」汪兩截淡淡道：「對你來說，這實在是很划算的。」

胡亂來冷笑一聲：「可惜我這個人很笨，無論怎樣想來想去，都想不出這樣賭法，我到底划算在哪裏？」

汪兩截哈哈一笑：「這問題實在太簡單了，因為你就算輸掉，大不了只是賠上一條臂膀，但倘若贏了，却可以把南神偷的性命保住，這不是划算之極嗎？」

「你倒眞會說話，」胡亂來冷冷道：「其實賭來賭去，所有的賭本都是咱們倆父子的。」

「你這樣說不對，」汪兩截搖搖頭道，「咱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總算把南神偷拿住，這筆賭本，得來絕不容易，就等於一個賭徒，先幹一番苦工，賺到了錢才跟老闆對賭，雖然這筆錢本來是屬於老闆的，但在這時候却絕不能和賭本混為一談。」

他的道理，似乎比黃河的河水還多。

胡亂來沉默了很久：「我能不能先見一見義父？」

汪兩截道：「這個自然可以，也好讓你知道，我並不是白騙白賭的。」

× × ×

兩分鐘後，一個頭髮灰白，身材矮瘦的老人，在兩個彪型大漢的扶持下出現。

這老人的臉龐受了傷，衣服也給毀爛了不少。

老人一看見胡亂來，立刻就大聲嘶叫：「阿來，你快走！快走！不必管我這副老骨頭！」

汪兩截臉色一寒，叱道：「把他押下去。」

胡亂來眼角肌肉顫動着：「姓汪的，你太過份了。」

老人又被帶走。

老人就是胡亂來的義父——南神偷戚千。

汪兩截淡淡一笑，凝視着胡亂來：「你現在已看過我的賭本了？」

胡亂來沉默了很久，終於說：「好，我賭，你要怎樣賭法？」

汪兩截沉吟半晌，道：「通常，搓麻將總是四個人一起玩，但現在是我和你兩個人的賭博，倘若增添兩人，那未免是有點多餘。」

胡亂來冷冷道：「你要怎樣，儘管說好了。」

汪兩截帶着胡亂來，走到了一張方桌前。

桌上有麻將。

「除了萬子牌之外，把其餘的牌都拿開。」他下了一個命令。

立刻有兩個青衣漢子，依言照辦。

桌上很快就只剩下三十六張牌。

全部都是萬子牌。

汪兩截道：「這裏有三十六張萬子牌，由一萬到九萬，每一種都有四張。」

胡亂來道：「那又怎樣？」

汪兩截道：「待會兒，由我抹牌，你自行挑選十八張，倘若這十八張牌加起來超過九十萬，那麼你就贏了。」

胡亂來瞳孔收縮，冷冷道：「三十六張萬子牌，由一萬加到九萬，總共是一百

八十萬，倘若我連九十萬這一半的數目都挑不出來，就算是輸了？」

「正是這樣，」汪兩截悠然道：「牌由我洗抹，挑選的權利則落在你手上，這可算是最公平的賭博。」

胡亂來道：「倘若剛好九十萬，我也輸了？」

汪兩截搖搖頭：「我不在乎這一點點，倘若你眞的剛好拿了九十萬，我也算是輸了。」

胡亂來盯着他，終於說：「好，就照你這個方法賭！」

「不反悔？」

「當然決不反悔！」

（三）

汪兩截抹牌。

在抹牌之前，三十六張牌都呈現在胡亂來的眼前。

由一萬到九萬，每種萬子都有四張。

胡亂來目不轉睛的瞧着厤將牌。

汪兩截以很輕鬆的手法抹牌。

他彷彿要給胡亂來一個認牌的機會。

× × ×

厤將牌是汪兩截帶來的。

胡亂來根本就不可能預早在牌上動手脚。

他只能靠自己的眼力和記憶力，去挑選十八張「大牌」。

當然，他也可以靠自己的運氣。

這是賭博。

一場許勝不許敗的賭博。

胡亂來很快就選出了十八張牌。

汪兩截淡然一笑：「好爽快，你現在可以把牌打開了。」

胡亂來伸手，掀開第一張。

第一張牌，居然只是一張一萬。

汪兩截嘆了口氣：「這張太小了。」

胡亂來神色不變，再掀第二張。

那是五萬。

然後，是四萬，二萬，三萬，六萬，一萬，三萬，六萬。

九張牌掀開後，才只有三十一萬。

汪兩截雙眉一皺：「老弟，這好像有點不妙了。」

胡亂來冷冷說道：「還有九張。」

他一面說，一面掀開第十張。

那赫然是一張九萬。

汪兩截嘿嘿一笑：「這張倒還算差不多。」

胡亂來不理他說甚麼，繼續掀開厤將牌。

在九萬之後，跟着是五萬，八萬，七萬，四萬，八萬，九萬！

這七張牌氣勢相當强，總共已有五十萬。

三十一萬加五十萬合共是八十一萬。

還欠九萬。

但還有兩張牌沒有掀開。

汪兩截凝視着胡亂來：「看來，你很有機會可以贏掉這一局。」

胡亂來又再掀開一張牌。

那是七萬。

× × ×

牌只剩下一張。

但胡亂來已擁有八十八萬。

還有兩萬，他就贏了。

汪兩截面上木無表情：「我剛才說過，就算你只有九十萬，也算你贏了。」

胡亂來冷冷一笑：「所以，除非這一張牌是一萬，否則，你就輸定了。」

汪兩截道：「你說得一點也不錯。」

胡亂來道：「你認爲我會輸嗎？」

汪兩截道：「世事難料，賭局更難料，更尤其是搓厤將。」

胡亂來點點頭，道：「我曾經先勝後負，也曾先負後勝。」

汪兩截道：「目前，你既沒有勝，也沒有負。」

胡亂來道：「只是，我現在贏的機會，遠比輸的機會大得多。」

汪兩截瞧着他：「難道你不敢開這最後一張牌。」

胡亂來笑道：「爲甚麼不敢？大不了是張一萬而已。」

啪！最後一張牌終於翻開。

這張牌居然眞的是一萬。

× × ×

八十八萬再加一萬，是八十九萬。

胡亂來僅負。

他輸了一萬。他輸了右手。

汪兩截把一柄鋒利的大刀放在桌上，嘆道：「你是自己動手？還是要找別人帮忙？」

大王走訪杜鐵鴉

（一）

刀極鋒利，寒光四射。

胡亂來輕輕提起了刀。

他輕撫刀鋒，忽然目注汪兩截。「這是一柄好刀。」

汪兩截道：「刀不好，我也不會交給你。」

胡亂來冷冷道：「難道你不怕，我會用你這柄刀跟你拚命？」

汪兩截回答道：「我完全沒有這種顧慮。」

胡亂來道：「爲甚麼？」

「因爲你是個賭徒，一個眞正的賭徒，」汪兩截道：「你輸了絕不會賴帳，這是你最大的優點，也是最大的缺點。」

「是誰說的？」

「胡帮主，你以爲龐老闆的手下，全是又聾又瞎的廢物？」

「倘若我這一次破例又如何？」

「你也不會在這時候，這種形勢下破例。」

「何以見得？」

「因爲只要你稍有異動，或者是存心賴帳，那麼，你的義父就只能活到今天爲止。」

胡亂來道：「就算我自斷一臂，義父的性命，恐怕也同樣難保。」

汪兩截道：「你不必担心這一點，一個月之內，我說不會再傷他分毫。」

胡亂來道：「絕不食言？」

汪兩截道：「是的，如有食言，天誅地滅。」

胡亂來道：「你能不能馬上放了他老人家？」

「不能。」汪兩截斷然拒絕，「但你們還有一個月時間可以救他。」

胡亂來冷冷一笑：「難道你以爲我眞的會愚笨至此，自斷一臂？」

汪兩截默然，拒絕回答。

倏地，刀光一閃。

颯！

血注飛射，一條手臂已應聲跌落在地上。

× × ×

汪兩截面上木無表情。

他緩緩地彎腰，拾起了一條手臂。

那是胡亂來的右臂。

汪兩截似是目露讚賞之色，不愧是眞正賭徒的本色。

胡亂來面色蒼白如雪，劇痛使他的聲音不由自主地發抖。

他說：「今天我輸了，但我還有一隻手，我一定會捲土重來。」

汪兩截冷漠地一笑：「我隨時都準備你回來向我挑戰，就只怕你輸怕了，不敢再賭。」

胡亂來的目光已散渙。

他不能再說出半個字。

他只好馬上走。

他極狠狽，極痛苦，而汪兩截的目光却充滿了殘酷、痛快之意。

他仍然拿着胡亂來的整條右臂。

他忽然大叫一聲。

「阿順！」

× × ×

「阿順」就是顏青順。

原來他一直都在這屋子裏。

他帶着滿臉仇恨之色，走了出來。

汪兩截把胡亂來的斷臂給他：「聽說你對掌相學很有研究，這一隻手，就給你慢慢看個够好了。」

（二）

翌日清晨，風很冷。

龐老闆在後花園裏，接見了汪兩截。

× × ×

龐老闆在緩緩踱步。

他問汪兩截：「昨天晚上，你是不是睡不着覺？」

汪兩截嘆了口氣。「這幾晚，我都睡的不好。」

「唉，老了，」龐老闆長長嘆息一聲，「人老了，就不必睡得太多。」

汪兩截說道：「昨夜，我找着了胡亂來。」

「我知道，」龐老闆點點頭，「他畢竟是初生之犢，以你的道行去對付他，可說綽綽有餘。」

汪兩截道：「我贏了他一條右臂。」

龐老闆看着他，看了半天才說：「你本可殺了他的。」

汪兩截冷冷一笑：「但我還不想他這麼快就死。」

龐老闆道：「你還要怎樣對付他？」

汪兩截緩緩道：「我要他嘗盡悲痛，受盡折磨。」

龐老闆皺着眉。「老汪，無論你怎樣對付胡亂來，我原則上並不反對，但我却希望，你能以大局爲重，採取快刀斬亂厤的手法，切莫過於玩弄手法，以致讓敵人有反撲之機。」

汪兩截垂首恭聲道：「是，屬下記住了。」

（三）

陽光只是照耀大地片刻，就已被灰黯的雲層遮蓋住。

胡亂來躺在一張竹榻上，臉上蒼白得像完全沒有半滴鮮血。

這裏是小倩的家。

× × ×

小倩姓謝，現在十九歲。

她自幼父母雙亡，把她養大的是祖父謝老頭。

謝老頭壯年時，是一間武館的教頭。

現在，他已快七十歲了，除了在家裏編織草笠、草鞋之外，他已沒有甚麼事情可以幹。

幸好他年輕的時候，賺錢不少，而且人又節儉，常言道：「小富由儉」，他下半生倒是不愁衣着的。

他有幾十畝田地，房子，除了佔一小部份自用之外，其餘的都租給別人。

光是租錢，他已足够開支有餘。

這裏距離都市並不太遠，但却仍然是一片鄉村風貌。

謝老頭對現狀很滿足。

唯一最令他担心的，是孫女兒小倩的將來。

他已老了。

他不可能永遠陪伴着小倩。

小倩是他一手撫育成人的，可以說，他不但是小倩的祖父，也是小倩的父母。

這是「一身兼三職」，勞苦功高之處，自不待言。

去年，小倩認識了一個年青人。

他姓胡，叫胡亂來。

這年青人的名字雖然奇怪一點，但他這個人很不錯。

他剛强、正直，不畏權勢，就像謝老頭年輕時一模一樣。

小倩喜歡他。

謝老頭也同樣喜歡他。

胡亂來對小倩，可說是呵護備至，看來比謝老頭還更關心她。

謝老頭很高興。

他希望這一對年青人，能够有情人終成眷屬。

但昨夜，胡亂來忽然出現在謝老頭的門外。

謝老頭嚇了一大跳。

雖然是在黑夜中，但他還是可以看見，胡亂來渾身鮮血。

他竟然斷了一條右臂。

× × ×

在這一個深夜裏，謝老頭忙透了。

小倩的臉色也和胡亂來一般蒼白。

她沒有哭，但眼中却噙着淚水。

胡亂來用唯一的手，緊握着她：「別害怕，我不會有事的……」

說到這裏，他已昏倒過去。

（四）

謝老頭忙了半天，總算爲胡亂來止住了傷勢，不讓它惡化。

小倩問祖父道：「要不要把他送進醫院？」

謝老頭嘆了口氣：「初時，爺爺也是這麼想，但小胡却說，千萬不能把他送進醫院裏。」

小倩皺着眉：「爲甚麼？」

謝老頭道：「他恐怕有人會混進醫院裏，對他不利。」

小倩很担心。

× × ×

在此同時，大頭榮也很担心，他担心胡亂來會因爲傷勢太重而不支倒斃。

他曾嚴厲地責問兩個人。

這兩人，一直都是跟隨着胡亂來的。

當胡亂來出了事之後，他就從義父戚千的家裏，狂奔出外。

兩個手下跟着他，却給胡亂來喝止。

「你們不要跟着我，我沒事，我絕不死。」

兩手下一楞。

胡亂來已乘着夜色，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 × ×

大頭榮一直在等待胡亂來。

但胡亂來沒有回來。

直至天色大亮，乞丐大王却來了。

「師父……胡……」

「你不必說了，我都已經知道。」乞丐大王神色沉重。

大頭榮沉聲道：「但他現在還沒有回來。」

「甚麼？」乞丐大王臉色一變：「他斷了一臂，還沒有回來？」

大頭榮道：「他傷得這麼重，倘若沒有適當的治療，光是流血，就已經可要了他的性命。」

乞丐大王一跺脚：「這小子！他眞的是太衝動了。」

大頭榮道：「是咱們一時失策，沒想到那姓汪的惡賊，居然會找到戚神偷那裏去。」

乞丐大王長嘆一聲。

「老戚和我是多年老友了，這一次，倒是連累了他！」

大頭榮道：「現在甚麼都別提，先把小胡找回來再說。」

他在思索。

乞丐大王忽然沉靜下來。

他想了很久很久，忽然一拍大腿：「小胡認識一個女孩，她叫……謝小倩！」

「謝小倩？」

「不錯，是謝小倩。」

「師父認爲，他現在一定會在謝小倩的家裏？」大頭榮急問。

「雖然不能絕對肯定，但是却很有可能。」

「謝小倩住在那裏？」

「唉，不知道。」乞丐大王一跺脚。

他忽然又說：「咱們現在馬上去找杜鐵鴉。」

「杜鐵鴉是誰？」

「是胡亂來的死黨，他對小胡的事，知道得比咱們還更詳細。」

大頭榮立刻大叫：「大康！」

大康是他的汽車司機。乞丐大王上了汽車，道：「南柏山翠影台，快！」

× × ×

汽車開動，速度極快。

大康的駕駛技術優良，這是無可置疑的。

十八分鐘後，汽車來到了南柏山。

翠影台是一座很有氣派的花園房子。

這家主人姓杜，有兩個兒子，其中一個就是杜鐵鴉。

乞丐大王帶着大頭榮，求見杜鐵鴉。

但門房拒絕了。

他說：「二少爺病了，他不想見任何人。」

乞丐大王臉色一寒：「你是看不起我這個老叫化。」

門房嘆息一聲：「老哥兒，你切莫誤會，二少爺確是病了……」

就在這時候，一個中年人皺眉而來。

「杜全，甚麼事？」

門房回應：「這兩位要見二少爺。」

中年人抬起了頭，看了看乞丐大王：「你是誰？」

「戚千和胡亂來的朋友。」乞丐大王回答。

中年人嘆息一聲：「唉，就是爲了胡亂來，小兒病了。」

乞丐大王一怔。

「令郎病倒，這又和小胡有甚麼關係呢？」

中年人嘆了口氣，道：「其實，他不是病倒，而是受了傷。」

「受傷？」大頭榮眼色一變，「是不是有人欺負他？」

「不錯，就在今天黎明之際，有人潛入他房子裏，向他逼問一件事……」

乞丐大王忙道：「咱們能不能見他一面？」

中年人攷慮了半晌，才道：「兩位這樣關心小兒，你們就去看看他罷。」

× × ×

杜鐵鴉眞的受了傷。

他的眼角高高腫起，嘴唇還在流血。

乞丐大王咬了咬牙：「好重的拳！」

杜鐵鴉看見了乞丐大王，立刻說：「他們……逼我說出小倩的住址……」

乞丐大王說：「你說了？」

杜鐵鴉道：「我不能不說……因爲他們還挾持着我爹……」

乞丐大王沉聲問道：「小倩的家在那裏？」

杜鐵鴉從床頭上拿出一張紙。

「已寫在上面了……」

乞丐大王拍了拍他的肩膊：「別担心，你很快就會沒事的……」

杜鐵鴉却拉住他的手：「我不担心自己，我只是担心小倩……還有小胡，他是不是有了麻煩？」

乞丐大王强顏一笑：「他沒有任何麻煩，你別胡思亂想好不好？」

杜鐵鴉微笑着，道：「你若遇見他，就說我想去狩獵，他甚麼時候有空，就叫他馬上來找我。」

乞丐大王點點頭。

「我一定會把你的話轉告，再見。」

大老闆臨危授命

（一）

大康以最快的速度，把汽車駛到了謝家。

謝家有犬。

一黑犬，一黃犬。

但乞丐大王等人來到謝家的時候，犬

已無吠聲。

乞丐大王推門。

門後無人，只有兩條已經死去的狗。

一狗頭被斬。

另一犬腸穿肚爛慘死。

犬已不保，人又如何？

× × ×

犬死人亡。

謝老頭伏屍灶旁，一張臉左邊貼在鍋底上，右邊却已血肉模糊，面目全非。

乞丐大王再向柴房搜索。

謝小倩身無寸縷，被吊死在柴房中。

乞丐大王勃然大怒。

他指骨節勒勒作响，聲音因激動而顫抖：「汪兩截，你好兇殘。」

大頭榮臉色鐵青：「小胡呢？」

乞丐大王道：「剛才在房子裏，有一陣濃厚金創藥的味兒。」

「我也嗅到了，」大頭榮說：「小胡一定會經到過這裏。」

乞丐大王嘆道：「但是他現在却不見了。」

就在這時候，大頭榮忽然聽見一陣很古怪的聲音。

（二）

聲音很微弱，稍不留神就聽不出來。

大頭榮側耳傾。

乞丐大王一怔，他年紀老了，耳朵自然難免有點不靈。

他還沒有聽見過這種微弱而古怪的聲音。

大頭榮忽然伏下，右耳貼地。

這時候，乞丐大王才會意過來。

大頭榮神情緊張，忽然向左方移動三尺。

那裏有一堆禾稈。

大頭榮把禾稈撥開，終於發現下面有一道暗門。

暗門之下，有一個不能算太細小的地牢。

一個人痛苦而微弱的呻吟聲，就是從下面傳出來的。

× × ×

胡亂來就在地牢下。

他已陷入半昏迷的狀態。

大頭榮把他揹了上來，他的臉色灰白，雙目無神。

乞丐大王雙眉緊鎖：「這孩子，這一次輸得好慘……」

大頭榮胸膛起伏，咬牙道：「龐德棠，汪兩截，顏青順，你們等着瞧好了。」

（三）

十二月六日，天降大雪。

龐老闆病了。

× × ×

十二月八日，龐老闆病勢轉沉，他最信任的劉一帖大夫，認爲他最多還可以活三天。

× × ×

十二月十日，龐老闆精神忽然轉佳。

他坐在會客大廳的一張豹皮大椅上，召見汪兩截。

下午兩點零五分，汪兩截來到了龐老闆面前，神情肅穆。

「老汪，我瘦了。」

「老闆，你的精神很好。」

龐老闆輕咳兩聲，笑了笑，說：「劉大夫前天對你說過甚麼？」

汪兩截道：「他說你老人家只是血氣虛弱一些，休養些時日，就會沒事。」

龐老闆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老汪，你不必騙我了，我知道，我很快就要離開這個世界。」

「不，老闆別這樣想……」

「這件事，暫時別提，」龐老闆又咳嗽着，半响才接着說下去，「這些年以來，你一直都對我忠心耿耿，雖然別人視你如魔怪鬼魅，但在我這副老骨頭的心目中，你不啻是我的一條胳臂。」

汪兩截沉聲道：「沒有老闆提携，老汪也不會有今天。」

龐老闆盯着他，緩緩道：「你和老胡之間的恩恩怨怨，我不想理會，但你必須記着，老胡已經死了，你不該再用報仇的心理，去向他的兒子報復。」

汪兩截默然不語。

龐老闆又接道：「胡亂來有可殺之道，因爲他活在世上，對你對我對整個組織，永遠都是一種威脅，所以，你殺他不妨，但却不是爲了私人恩怨，而是爲了大局着想。」

汪兩截點頭道：「以後我會緊緊記住這一點。」

龐老闆道：「近個把月來，二龍帮的人似乎完全銷聲匿跡。」

汪兩截道：「好像是的。」

龐老闆道：「你要小心，千萬要小心，二龍帮絕不尋常，他們這一退，並非因爲大敗，而是因爲他們正在重新部署實力，隨時都可能向咱們展開凌厲的反擊。」

汪兩截道：「老闆說得對，屬下也有這種預感。」

龐老闆道：「這幾年來，我曾重用過兩人，那是顏青順和冼桐。」

汪兩截道：「他們都是人材。」

龐老闆嘆息一聲：「冼桐已死，顏青順却不是個容易滿足的人。」

汪兩截一楞：「老闆……」

「唉，我這副老骨頭雖然是老眼昏花，但看人看事，自信還有幾分準頭，」龐老闆神情嚴肅，沉聲道：「顏青順，這一輩子，唯一最忌憚的人，就是我。」

汪兩截道：「老闆對他恩重如山，他不是忌憚，而是對老闆敬重有加。」

龐老闆搖搖頭，道：「你不必爲他講好說話，他是個怎樣的人，你很清楚，我更加明白。」

汪兩截吸了口氣，閉上嘴巴。

龐老闆嘆息一聲，緩緩接道：「我是個行將就木的人，顏青順的野心再大，對我來說已是無關重要，而且我的兒女，早就已安排妥當，他們既不住在這個充滿罪惡的城市，將來也不會走咱們這一條路子，我可以說是再無後顧之憂。」

汪兩截道：「老闆放心，勝安、兆安和珠兒，他們日後一定會走正路，不會跟咱們一樣，過着刀頭舐血的生活。」

龐老闆微微一笑。

「我已說過，我並不担心他們，我只是担心你一個人。」

汪兩截苦笑：「我是個冷血煞星，人人看見我都視如瘟神邪妖，老闆又何須担

心？」

「唉，老汪，話可不能這樣說，」龐老闆嘆道：「好好歹歹，你總是陪伴了我幾十年的好兄弟。」

汪兩截目露感激之色。

龐老闆從一張桌上，拿起一隻瓷杯。

他喝了一口酒。

汪兩截眼色一變：「老闆，你身體不舒服，怎可以喝酒？」

龐老闆揮了揮手：「你不必管，趁現在還能喝的時候，就要喝，遲些就連想喝酒都喝不下去了……」

說到這裏，一陣嗆咳。

汪兩截正想說話，龐老闆又說：「你現在，一定要小心兩個人。」

汪兩截皺起了眉，側耳傾聽着。

「第一最危險的，是胡亂來，」龐老闆沉聲道：「雖然他吃了大虧，但他還有同黨，其中一個叫大頭榮的人，你切莫輕視……」

「屬下知道。」汪兩截說。

龐老闆的身子有點發抖，他繼續說：「除此之外，顏青順是個不安本份的人，我活着的時候，他還不敢怎樣，但我死後，恐怕你很難把他拑制。」

「不，我會勸服他的。」

「勸服顏青順？」龐老闆咳嗽幾聲，道：「你以為他是個三尺小童？可以給你勸服？唉，別妄想了，他現在已是個成精成怪的老江湖，而且近兩年來還暗中勾結不少黑道人物，你去向他談經唸佛，說不定他會拿起你的木魚，敲碎你的腦袋。」

汪兩截吸了口氣。「但無論怎樣，咱們總是自己人，而且強敵當前，豈可先自籠裏鷄窩裏反，傷了自己的元氣？」

龐老闆點了點頭道：「你能這樣穩重行事，未嘗不是明智之舉，但顏青順居心叵測，你千萬要小心提防，千萬千萬要小心……」

說到這裏，他又喝了一口酒。

這個在黑道上，商界上叱咤風雲的大亨，現在已很疲累。

他要休息。

汪兩截告辭，退下。

× × ×

同日黃昏，龐老闆一醉不起，危在旦夕。

是夜十一點五十八分，劉大夫證實龐老闆已然與世長辭。

× × ×

這是一件轟動黑社會的大事。

龐德棠，一直都是這都市裏的黑道大頭子，他掌管着各種非法與合法的生意，幾乎每一種都足以在行頭中稱王稱霸。

但忽然間，他死了。

誰會接管他的事業？

他的兒女？

汪兩截？還是顏青順？

每個人却在加以揣測。

熟悉龐老闆脾氣的人，都知道他一直都不希望自己的兒女，成為黑社會中的一份子。

所以，他早就把自己的下一代，安排到另一個地方生活。

他在別人的面前，絕少提及自己的兒女，甚至說自己根本無兒無女。

所以，龐德棠不合法的生意，絕不會傳給龐家後人。

那麼，最有可能接管江山的，就只有汪兩截和顏青順。

汪兩截在龐德棠的組織裏，資歷深厚，威望也遠在顏青順之上。

但顏青順也有其過人之長。

他在這短短數年內，已在龐德棠的信任下，抓住了不少權力。

——龐老闆一直都對顏青順大力支持和栽培。

——他對顏青順本來一直都很信任。

——但在他去世前的數十天裏，他忽然發覺，顏青順並不比洗桐好得了多少。

——直到那時候，他才知道，自己已在組織裏，養了一頭吃人猛獸。

——然而，他那時候已在生病中。

——老與病，使龐德棠無法親自把顏青順的權力削弱。

——最後，他只好把這個責任，交給汪兩截。

× × ×

汪兩截是老江湖。

他雖然兇殘暴戾，但却不是個只懂得在激動中殺人的瘋子。

他會怎樣對付顏青順？

× × ×

十二月十二日，龐老闆下葬於北郊黃衣坡下。

這是一個極隆重的葬禮。

他生前早已為自己預備好一副上好的銅棺。

黃衣坡本是荒渺無人的地方，但今天却最少來了數百人。

單是汽車，就已把整條狹窄的小路擠得水洩不通。

龐老闆一死，這裏的黑社會有甚麼變化，目前是任何人都無法預料的。

最令人詫異的，就是龐老闆的兒女，却不在喪禮中出現。

只有汪兩截明白，這都是龐老闆的主意。

喪禮終於完成。

顏青順忽然走到汪兩截的面前，問：「你把他們藏在甚麼地方？」

汪兩截冷冷地說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龐老闆死了，你要獨吞他的一切，我可以不管，但你連老闆的後人都不肯放過，請恕顏某無法袖手旁觀。」

顏青順突然把嗓子提高。

他的這一着，是存心要引起別人的注意。

他在煽風點火，無是生非。

「你含血噴人，我不反對，因為這本來就是你的拿手好戲。」汪兩截神色鎮定，冷冷道：「只是，我現在很忙，你還有甚麼說話，明天再來找我。」

顏青順冷笑。

汪兩截不再理他，踏上一輛黑色的轎車。

顏青順的背後，衝出兩條大漢。

「別忙，」顏青順攔住兩人，「這隻雁已經老了，他是飛不遠的。」

× × ×

是夜，汪兩截約見顏青順。

地點就在木材店中

陰溝裏翻船

（一）

夜已深，還差十分鐘就是凌晨。

木材店中，只燃着了兩根蠟燭。

× × ×

汪兩截、顏青順相對而坐。

在兩人的背後，都有一大羣驃悍的漢子。

他們全都是身經百戰，在黑道上有過「彪炳戰績」的打手。

每個人都精神煥發。

每個人都携帶着鋒利的殺人武器。

顏青順目光如刀，冷冷一笑，首先說道：「汪長老深夜率衆而來，未知有何見教？」

汪兩截沉吟半晌，緩緩道：「汪某跟隨着大老闆，已大半輩子，他老人家現在屍骨未寒，倘若咱們就翻臉，甚至展開流血大火併，唉，別人的想法怎樣我不知道，大老闆若果泉下有知，一定會走得很不高興。」

顏青順神色陰冷。

「汪長老眞會說話，容我問一句，大老闆的兒女何在？」

「他們很好。」

「他們在哪裏？」

「不在這裏，更不在汪某手上。」

顏青順嘿嘿一笑：「這種說話，恐怕很難使人入信。」

汪兩截嘆了口氣：「阿順，你別在我面前要這種招數了，你幾時眞正關心過大老闆的兒女？」

顏青順冷笑。

汪兩截目光一閃，接道：「實在的說一句，大老闆對你不錯，對汪某也是恩重如山，咱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又何必傷了和氣？」

「好一句何必傷了和氣，」顏青順冷冷一笑，環掃木材店一眼才接道：「汪長老，你帶着這許多人馬到此，看來倒不簡單。」

「這全然是自衞，」汪兩截沉聲道：「你的心裏打的甚麼主意，汪某很清楚，但坦白的再說一句，此刻咱們若籠裏鷄窩裏反，無論誰勝誰負，誰存誰亡，結果都一定是兩皆吃虧，唯有二龍帮暗中額首稱慶。」

顏青順冷冷一笑。

「二龍帮早已不成氣候！」

汪兩截兩條眉毛一彎：「你是眞糊塗，還是裝假瘋？二龍帮能够逼死洗桐，把你打得落花流水，這帮人馬又豈是易與之輩？」

顏青順聽到這裏，臉色立刻變得很不好看。

他無法否認，二龍帮曾經給他一個很大的教訓。

汪兩截嘆了口氣，又說：「阿順，其實我已很累，人也老了，這種刀頭舐血，朝不保夕的生活，早就不想繼續下去，但大老闆對汪某恩重如山，還有衆多兄弟，都靠着這組織混一口飯吃，我才只有認命，暫時苦撑下去！」

顏青順臉色一寬，但仍然閉口不語。

汪兩截接道：「阿順，二龍帮不可輕侮，至於咱們的事，將來慢慢再商量，總會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顏青順考慮着。

汪兩截也不去催促他。

足足過了五分鐘後，顏青順終於點了點頭：「汪長老，我答應你，咱們在解決二龍帮之前，絕不內鬨！」

汪兩截面露笑容。

他伸出了右手，微笑道：「阿順，你果然是個聰明人。」

顏青順也伸出了右手：「咱們本來就是一家人，只要咱們不傷和氣，二龍帮就註定要大大的遭殃。」

汪兩截大笑。

顏青順也大笑。

兩隻手終於緊緊的握在一起。

× × ×

這是握手禮。

這是雙方保證不再發生衝突的表現。

但忽然間，其中一人臉色大變，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二）

顏青順仍然在笑。

汪兩截却臉色有如死灰。

他的手已腫起。

兩人放開手後，顏青順悠閒地在整理右手無名指上的一枚戒指。

戒指上，原來竟然暗藏尖針。

毒針！

× × ×

汪兩截的手下，無不相顧駭然。

有人已忍不住拔出斧頭，要向顏青順報復。

汪兩截却揪住這人：「大斧子，砍掉我這條手臂！」

這人叫姚高，外號大斧子。

他用的斧頭比別人的闊大，曾經砍掉過好幾個人的腦袋。

但汪兩截叫他砍掉手臂，他却一時呆住了。

「快動手！再遲就沒救了！」

姚高臉色一變：「長老，你……中了毒？」

「是的，快砍！」汪兩截大叫，「一定要把整條手臂砍下來！」

姚高吸了口氣，終於一斧砍了下去。

顏青順哈哈大笑。

「汪長老，這只不過是第八流的雕蟲小技，想不到你這條老狐狸也會上當！」

汪兩截斷掉一臂，劇痛攻心，險些暈倒過去。

顏青順一拍胸膛，大聲疾呼：「你們都聽着，大老闆臨終前，已把他的一切事業，交給我接管，汪兩截存心不軌，這是應得的懲罰！」

這番說話，有人高呼叫好，但也有人磨拳擦掌，一場可怕的流血火併，眼看立刻就要爆發。

但汪兩截却在這時候強忍劇痛，大聲下了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只有三個字。

「咱們走！」

× × ×

汪雨截手下，不乏猛將。

大斧子姚高、連環刀趙彪、黑棍王曾中昌，全是黑道上的一流殺手。

這三人全力護着汪雨截。

還有不少打手，也在吶喊助威。

顏青順大笑：「汪長老，你留下的手掌，我一定會仔細研究的！」

（三）

十二月二十一日，風雪怒號。

顏青順坐着一輛簇新的轎車，來到了白公館。

× × ×

白公館，是位於山馬路的高尚住宅區裏。

這是一幢嶄新的房子。

房外有花園，石山，還有一座設計得很够氣派的大游泳池。

現在天氣寒冷，泳池裏沒有水，却擺着十幾株正在盛開的梅花。

這是顏青順的主意。

現在，他彷彿已經成爲白公館的半邊主人。

他不但有錢，而且還擁有了巨大的權力。

以前，在他的頭頂上，還有汪雨截，還有龐老闆。

但現在，他的頭頂上，就只有一頂名貴的法國氈帽子而已。

× × ×

白公館眞正的主人，當然姓白。

她是白麗春。

她喜歡梅花，所以顏青順就出了這個主意──把泳池變成一座梅花林。

白麗春實在迷人。

她很少塗脂抹粉，也不喜歡穿得紅紅綠綠，無論你在甚麼時候遇見她，她都一定穿着雪白的衣裳。

但無論是裙子，或者是旗袍，只要穿在白麗春的身上，都一定會給她細緻雪白的肌膚奪去它美麗的光采。

她的身材實在是太迷人了，連說話聲音也是甜膩膩的。

顏青順早就對這個艷名遠播的大美人深深傾慕。

那時候，白麗春經常陪伴着一個肥肥胖胖的中年人，來到龐老闆的賭場裏賭輪盤。

那肥肥胖胖的男人，是三間棉紗廠的董事長。

直到三個月前，這個大董事長挾着一百萬塊現金走了。

沒有人知道這位大董事長去了甚麼地方。

但他却還欠下三百多萬的債欵，沒有償還。

這件事，直到現在還沒平息。

顏青順對大董事長的事，沒感到多大的興趣。

他欠下別人三百萬也好，三千萬也好，只要不是欠下老子的，那麼又和自己有甚麼關係？

他最感到有興趣的，是白麗春。

大董事長只是帶走了一百萬，却沒有把白麗春也一併帶走。

對於顏青順來說，這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機會。

他開始藉故接近她。

他向她千般討好，用盡了千方百計。

但白麗春好像對他沒有多大的好感。

顏青順沒有勉强她。

他耐着性子，等待更好的機會。

其後，局勢忽變。

龐德棠死，汪雨截受到重創，顏青順在黑道上的位置，一下子變得極其重要。

雖然他對付汪雨截的手段極不光明磊落，但在黑社會裏，永遠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

汪雨截年紀不輕，這一次陰溝裏翻船，不少黑道中人，都認爲他很難再有捲土重來的機會。

事實上，事發之後不足三天，跟隨着汪雨截的人，最少已有一半投向顏青順，或者是不知所踪。

由於形勢急劇轉變，顏青順儼然已成爲黑社會裏的第一號大亨！

× × ×

白麗春並不愚蠢。

她知道，要在這地方上立足，一定要有勢力的人支持。

以前，她選擇了那個肥肥胖胖的董事長。

想不到，這個董事長却在股票市場上輸掉了千萬家財，終於落得身敗名裂的下場。

現在，顏青順已順理成章地，成爲她倚靠的最佳對象。

× × ×

踏足在白公館猩紅的波斯地氈上，那種感受就像是置身於仙境中、雲堆裏。

還沒有看見白麗春，顏青順已有一種飄然之感。

因爲白麗春的小婢迎香已笑吟吟的迎了上來，從他的肩上褪下一襲狐皮大衣。

白麗春固然是美艷不可方物，而這小婢迎香，也是淸秀可人，就像朵含苞待放的鮮花。

「顏先生，今天冷不冷？」迎香小心翼翼地，爲他掛起大衣。

「本來很冷，」顏青順瞧着她那發育得已很豐滿的胸脯，微笑着說：「但看見妳之後，却熱了。」

迎香「喲」的一聲輕叫了起來。

「你這些說話，可不能讓小姐聽見，否則……」

「否則怎樣？」

「她會認爲我是在故意引誘你哩。」

顏青順哈哈一笑：「就當我是在引誘妳，那又怎樣？」

迎香苦着臉：「那可慘了。」

顏青順涎着笑臉：「怎麼啦？難道小姐會打妳的屁股不成？」

「這有甚麼稀奇？」迎香的臉色緊張起來，但却顯得更加楚楚動人，「她有時候兇兇，我怕得要命！」

「不必怕，」顏青順挨近着她，一雙眼睛彷彿已噴出火來，「我不會打妳的屁股，只會摸……而且一定會讓妳感到很舒服。」

他一面說，一面眞的摸了下去。

迎香的臉紅了。

「快放手……使不得……」

「爲甚麼使不得？」

「因爲小姐很快就會回來。」

「甚麼？她不在這裏？」

顏青順一怔：「她不在家？」

「嗯。」迎香點點頭，說：「她去了隔隣唐夫人那裏……」

顏青順「啊」的一聲：「她是不是在玩牌？」

迎香又不斷的點頭：「是的，我現在馬上就去請小姐回來。」

顏青順忽然抱緊她：「別着急，她玩牌最少也要好幾個鐘頭才够癮。」

迎香的身子彷彿在發抖：「不，顏先生……小姐知道會打死我的。」

「妳不說，我不張揚，誰會知道？」

顏青順獰笑着，突然捧着她的小臉，吻了下去。

迎香在掙扎。

但顏青順孔武有力，手臂就像是鐵箍一樣，她怎樣掙扎，也是無濟於事。

她不敢叫，只好哀求。

「顏先生，別迫我，我……我還只是個小女孩，我甚麼都不懂。」

顏青順伸出右手，在她的胸脯上用力的捏揑：「別怕，只要經第一次，妳以後就會變成一個很懂事的人了。」

迎香不斷的搖頭。

但顏青順已把她整個人抱起。

他把她抱進白麗春的臥室裏。

× × ×

窗外風雪逼人。

但在窗內却是溫暖如春。

一個從德意志運到的精緻白銅炭爐，爐火燃燒得正很猛烈。

床上也是熱烘烘的。

顏青順肆意地在蹂躪迎香。

白小姐固然美妙，小婢迎香也同樣動人。

最令他感到滿足的，就是她果然還是個女孩子。

× × ×

迎香不再抗拒了。

她只有流淚，接受着命運之神殘酷的支配。

她的皮膚很嫩。

她身上每一寸地方都很嫩。

嫩得可愛，嫩得鮮紅。

顏青順恨不得把她姦死。

她越是柔弱，她越痛楚，他就越是興奮。

他就像是一座已醞釀爆發多年的火山，終於發揮了强大的爆炸力量。

迎香還是沒有改變她的姿勢。

顏青順並不要求她採取任何配合自己的動作。

因爲她還不懂事。

現在，她該懂了罷？

× × ×

迎香的眼睛，一直向上望。

顏青順的眼睛，一直向下瞧。

嬌軀雪白，寸寸楚楚動人。

但忽然間，顏青順也抬起頭向上面望去。

一看之下，他的臉色忽然變了。

因爲屋頂上，居然出現了一個四四方方的洞。

在這個四四方方的洞口外，正有一個人，戴着一副四四方方的眼鏡，目不轉睛的瞧着顏青順。

「阿順，你的屁股原來有三顆痣……」這人吃吃一笑，笑得可惡極了。

× × ×

顏青順彷彿由世外桃源跌進了最骯髒的淫窟。

不但如此，他還是淫窟裏的一個「表演者」。

他又驚又怒，匆匆穿上褲子。

迎香也穿回衣服。

顏青順忽然衝過去，揪着她。

「婊子！妳早已知道上面有人？」

迎香咬牙冷笑，臉龐上的眼淚仍然未乾：「不錯，我早就知道上面有人。」

顏青順大怒。

他打了她兩記耳光。

啪！啪！

迎香却仍然挺着胸膛，昂起頭，大聲叫道：「我不怕，反正我早已註定活不下去了！」

顏青順怒道：「我不要妳死，我要妳活着，而且每天都姦妳十八次！」

突聽一人嘆了口氣，緩緩道：「只怕十天之後，你會連一次都不行了。」

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一）

臥室門已打開，出現了一羣人。

白麗春也在其中。

她臉色蒼白，雙手被縛。

一個高大的漢子，扶持着她。

那是姚高。

在白麗春的身邊，有個穿着日本和服的老者。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戴着四方眼鏡，只剩下一條手臂的白袍人。

這人赫然正是汪雨截！

× × ×

在此同時，外面也湧進了一羣漢子。

他們全是顏青順的心腹手下。

汪雨截淡然一笑，對顏青順說：「阿順，咱們又再一次對峙了。」

顏青順咬着牙，怒道：「你們在攪甚麼把戲？」

汪雨截雙眉一揚，悠然道：「你是否已詳細研究過我的右掌？」

「研究過屁！」顏青順目露凶芒，「我早已把它丢掉。」

「那眞可惜。」汪雨截嘆息一聲，「你若眞的懂得掌相，而又曾經看過我的掌紋的話，那麼你一定會發覺，我是一個絕不容易倒下去的人。」

顏青順冷冷一笑：道「現在你已丢掉了一隻手，但我還是毫無損失，而且即使馬上發生火併，我的形勢也絕不會比你輸虧！」

汪雨截悠然一笑：「你的確沒有甚麼損失，而且剛才還有了一種意外收穫。」

顏青順瞪了迎香一眼，冷然道：「自古唯英雄好色，這小妞的確不錯。」

汪雨截大笑，道：「當然不錯，尤其是在籐島秀夫博士精心泡製下，她將會使你畢生難忘！」

「甚麼『精心泡製』？簡直一派胡言！」顏青順笑道：「她根本還是處女！」

汪兩截道：「處女也同樣可以讓你萬劫不復！」

顏青順臉色一變。

「這是甚麼意思？」

「篠島秀夫博士在三年前發現一種罕見的病毒，再經過十八個月的精心研究，在這種病毒樣本中，增加九種毒物，製成了一種定名爲『十瓣薔薇』的毒素。」

顏青順臉色一變，瞪了那個穿着日本和服的老者一眼。

老者向他鞠了一個躬，然後用一種沙啞而生硬的漢語說：「『十瓣薔薇』極邪毒，極可怕，我製成了十份，其中九份已被我親手毀滅，但最後一份，却給汪長老重金買下。」

顏青順道：「他給了你多少錢？」

老者回答：「黃金五百兩。」

顏青順道：「那份毒素在那裏？」

老者嘆了口氣：「已注射在迎香小姐身上。」

× × ×

聽到這裏，顏青順呆住。

姚高冷冷一笑：「顏阿順，你能用毒，汪長老也能用毒，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顏青順忽然說：「給我解藥！無論你們要甚麼條件都可以。」

「沒有條件，」汪兩截冷冷的瞧着他，那種目光就像是正在瞧着一個死人，「因爲『十瓣薔薇』根本就沒有解藥。」

「混帳！你在騙誰？倘若沒有解藥，迎香她又怎樣？」顏青順怒叫起來。

迎香冷冷一笑：「我說過，我早已註定是個死人。」

「妳……妳在說甚麼？」

「你聽過一句說話沒有？」

「甚麼說話？」

「吃砒霜毒老虎！」

「妳有這種勇氣？」

「爲甚麼沒有？」迎香咬牙冷笑，「你以爲每一個女人都是弱者，可以任由你摧殘侮辱？」

顏青順額上青筋倏現：「我和妳有甚麼仇恨？」

迎香冷冷道：「我姓柯，柯亭是我唯一的哥哥！」

顏青順怔住。

他臉色發白，頹然坐在床上。

× × ×

汪兩截走了。

他帶着所有的人走了。

迎香、白麗春也沒有留下。

顏青順本可施放命令，展開一場流血大火併的。

但他沒有這樣做。

因爲他感到疲倦，也有太多的震驚。

汪兩截！

好毒的汪兩截！

但他不相信，這一夕風流，就會要了自己的性命。

他匆匆的洗了一個澡，把自己身上每一寸地方都洗得乾乾淨淨。

然後，他就囑咐司機，叫他把尤立穩醫生火速請到。

（二）

尤立穩醫生曾留學法國。

顏青順染上「風流病」，已不是第一次。

這位尤醫生，也確有眞本領，每一次都是「藥到回春」。

顏青順很信任他。

他相信，只要尤醫生活着，自己就絕不會給甚麼「十瓣薔薇」所毒害。

尤立穩剛到達，還沒有坐下，顏青順就對他說：「這一次，你一定要把我的病治好！」

尤立穩摸了摸鼻子。

他的鼻子很大，又紅又大。

也許是由於在法國留學的時候，他喝得太多威士忌和白蘭地，所以才會有了這個酒糟鼻子。

他馬上從一個大箱子裏，找出一大堆儀器，詳細地爲顏青順檢驗。

檢驗結果，小事耳。

「不要緊，只是小小的發炎。」尤立穩笑咪咪的說。

顏青順眉頭一皺，道：「檢驗淸楚了沒有？」

尤立穩道：「你帮襯我這許多次了，我幾時出過岔子？」

「沒有。」

「這就是了。」尤立穩微微一笑，「這種小毛病，根本不値得大驚小怪。」

「但這一次……」

「這一次怎樣？是不是還是和以前般，貪上了便宜貨就招惹了麻煩？」

「這不是便宜貨，而是……而是免費的！」

「免費？」尤立穩嘆了口氣，「這就不太好了，除非對方是個處女，那又自當別論。」

顏青順苦笑道：「她確是個處女。」

「處女？」尤立穩哈哈一笑，「那麼你更加可以放心，絕對不會有事的。」

顏青順吸了口氣，想說下去，但終於還是說不出口。

尤立穩又再安慰他：「你不必疑心生暗鬼，我說你沒事就沒事，但這幾天裏，可不要再親近女色啦。」

顏青順想了想，暗道：「莫非老汪故作危言聳聽？」

想到這裏，不禁又對自己懷着更大的希望。

（三）

十二月最後一天的早上，顏青順接到了一件訃聞。

一個女孩死了。

她是迎香，柯亭的妹妹。

汪兩截派人邀請他去參加喪禮。

× × ×

正午。

顏青順斜倚在一張酸枝大椅上，臉色好像比平時嫣紅。

他當然不會去參加迎香的喪禮。

他只是暗中派出幾個精明幹練的手下，去查一查迎香是不是眞的死了。

十二時十六分，調查報告已送到顏青順的手上。

報告上寫着：

——迎香葬於佛教墳場，她是死於自戕。

看完這份報告，顏青順臉色鐵青。

她爲甚麼要自戕？

是不是爲了身染「十瓣薔薇」，無可救藥？

他忽然急了。

他內急。

× × ×

十二點三十八分，顏青順從厠所裏走了出來。

他的臉色更紅，那是病態的嫣紅。

他的確很急，但在厠所裏急了很久，還是連一點一滴都急不出來。

這一來，眞是急上加急了。

他馬上傳令備車。

他匆匆穿好衣服，匆匆踏上汽車。

他去找尤立穩「救急」。

車子開得很快。

幸好尤立穩已在醫寓中。

尤立穩看見他的臉色，已知道有點不妥，他立刻爲顏青順檢查。

那知不檢查猶可，一經檢查，連尤立穩的臉色都爲之大變。

他皺着眉，却連一句說話都說不出。

顏青順大怒，揪着他的衣領：「王八！你說過，我沒事的！」

尤立穩面如紙白，忙說道：「的確沒事……」

「沒事？老子現在却連尿都撒不出來！」顏青順咆哮地叫。

忽然間，他看見了一面鏡子。

他走到鏡子面前一照。

一照之下，他不由駭然大叫：「我的臉！我的臉！我的臉怎會變成紫色的？」

尤立穩倒抽了口冷氣，悄悄的退了出去。

顏青順大立刻怒叫：「把這個王八甏了！」

尤立穩大嚷：「饒命！饒……」

但他只是嚷叫出三個字，一把鋒利的鋼刀已瘋狂地向他腰間亂刺。

（四）

尤立穩已死於亂刀之下。

但顏青順的病毒，却越來越厲害。

他只好去另尋名醫。他現在有財有勢，要找名醫，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他一下子就把全市最有名氣的十個醫生，都請了回來，爲自己診病。

十醫齊集。十人苦苦研究，結果一致判定：「可以醫治。」

兩雄再相逢

（一）

一月二日，顏青順整日躺在床上，下午六點三十分，他召喚手下十人，到臥室集會。

他問其中一人：「那十位醫生呢？」

這人回答：「仍然在大廳內。」

顏青順怒目一瞪：「你們出去，每人殺一個，把他們統統宰掉！」

十人相顧駭然。

這是甚麼事？

殺人不比劏鷄殺鴨，而且這十位醫生俱是大有來頭的人物，倘若全都殺了，必然掀起軒然巨波。

顏青順是不是瘋了？

沒有人動手。

顏青順忽然大叫：「出去，殺掉他們，回來每人重賞一萬！」

十手下互望一眼，其中一人倏地拔出了刀，衝殺出去。

其餘九人不敢怠慢，也衝了出去。

每人重賞一萬，這可不是小數目。

人爲財死。

殺掉十個手無寸鐵的醫生，雖然是瘋子行爲，但爲了花碌碌的鈔票，這十個亡命之徒又豈會手軟心慈？

他們衝出去之後，立刻就傳來了陣陣慘叫之聲。

顏青順大笑。

他的臉已潰爛。

他全身上下都像是一個痲瘋病人，甚至比久染痲瘋者還更可怕。

他大笑之下，左頰上的肌肉突然爆裂，流出了一行鮮血。

他簡直變得比鬼還難看。

他嘶聲大叫：「把這些王八醫生全都宰了，他們都是騙子！騙子！」

驀地，一個滿身血淋淋的人急仆了進來。

「順大哥……他們……」這人只是叫出了五個字，就已氣絕倒下。

顏青順大怒。

「甚麼人？」他大聲叱喝。

「阿順，你完了。」一個獨臂人，出現在顏青順的面前。

任兩截又來了。

× × ×

顏青順恨透了汪兩截。

「我要殺你！我要殺你！」他瘋狂地大叫。

但他腳步虛浮，全身已給「十瓣薔薇」劇毒蛀蝕一空。

汪兩截雖斷一臂，但身手依然。

顏青順撲了個空，撞在一張矮几上。

他倒了下去，額角淌血，嘴角也在淌血。

他完了。

汪兩截以毒攻毒，以牙還牙的報復，終於完成。

（二）

一月八日，顏青順的墓碑已經豎起三天。

沒有人拜祭他。

墳墓上連一束鮮花也沒有。

直到這一天的下午，終於走來了兩個人。

一人頭大，另一個獨臂。

那是大頭榮與胡亂來。

× × ×

「顏青順終於得到了報應。」胡亂來盯着墳上鮮紅如血的石刻字。

大頭榮神色黯然：「想不到咱們離開這裏一段時期，回來之後，局勢已變成這樣。」

胡亂來道：「龐德棠、顏青順，還有冼桐，他們都是你要消滅的對象。」

大頭榮緩緩道：「他們都已被殺，或者是不殺自滅。」

胡亂來道：「你還在想着些甚麼？」

「沒有甚麼可想，我整個人都似已進

入一個沒有目標的世界，」大頭榮長長的吐了口氣道，「也許，那就像是幽冥的世界。」

「幽冥？」

「不錯，雖然他們都被消滅了，但在這幾件事情上，我幹過了些甚麼？」大頭榮苦笑，「但咱們却有不少弟兄，死的死了，殘廢的殘廢了，他們不少都已身在幽冥。」

胡亂來也神色黯然下來。

大頭榮仰望天空，忽然又說：「直到柯迎香大殮之日，我才知道，原來柯亭還有一個妹妹在這裏。」

胡亂來一怔。

「你以前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柯亭從來都沒有向你說過？」

「他平時很少說話，」大頭榮聳聳肩，忽然長嘆一聲，「我也是一樣。」

胡亂來說：「無論怎樣，柯迎香已爲她的大哥報了仇，而她的目標，也和你的一樣。」

大頭榮揑緊雙拳：「但柯亭之死，本是由我而起，就算必須要犧牲一個人的性命，才能使顏青順伏誅，那人也該是我，而不應該是迎香！」

胡亂來不同意大頭榮的見解。

他說：「你是人，柯迎香也是人，你們無論是誰犧牲，都是一樣的！」

大頭榮搖搖頭：「不一樣，絕對不一樣，他們都姓柯，他們都因爲我的事而死了，但我這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却仍然活着！」

說到這裏，他很激動。

「誰說你無父無母？」突聽一人冷冷說道：「每一個曾經撫育你的人，他們就是你的再生父母！」

× × ×

大頭榮啞口無言。

他不能反駁，也無從反駁。

突然出現在他身後的人，正是乞丐大王。

乞丐大王神色凝重，接道：「吃砒霜毒老虎這種法子，雖然很笨，雖然絕對不值得任何人效法，但再笨的法子，也是法子，而且它已證明能够收效！」

胡亂來跺了跺脚：「可惡！」

大頭榮盯着他：「你在說誰可惡？」

「汪兩截！」

「你說他可惡，是指那一點而言？」

乞丐大王也用奇怪的目光盯着他。

胡亂來咬了咬牙，道：「你們都很痛恨顏青順，你們都很想他得到應得的報應，是不是？」

大頭榮、乞丐大王同時點頭。

胡亂來接着說：「但你們會不會利用一個女孩子無辜的生命，去陪着顏青順一起死？」

大頭榮、乞丐大王終於明白了胡亂來的意思。

大頭榮抽了口冷氣，道：「你說得一點不錯，罪魁禍首，推算起來，仍然是汪兩截！」

胡亂來冷冷一笑：「他對付顏青順，並不是爲了主持正義，而是爲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和向顏青順加以報復！」

乞丐大王點了點頭，緩緩道：「小胡之言，不無道理。」

胡亂來冷笑道：「他若是用別的方法殺了顏青順，也還罷了，但他却明知迎香必死，仍然要利用這無辜的少女，來達到目的，這是無恥！可惡！簡直比禽獸還更不如。」

大頭榮瞳孔收縮，十根手指指骨勒勒發響。

「汪兩截！看你還能神氣多久！」

（三）

一月二十六日，晴。

汪兩截在十二個保鑣的緊密保護下，來到了他自己的賭場。

龐老闆的賭場，現在已是屬於他的。

今天，賭場裏面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

有個人，在骰寶桌上賭了大半天。

他押大小，也押雙單。

他逢賭必贏嗎？

不！剛好相反！

他是逢賭必輸。

倘若你以爲賭場最歡迎這種賭客，那麼你就錯了。

不但錯，而且錯得很厲害。

爲甚麼？

難道賭場不歡迎常輸的賭客嗎？

這人既然屢屢輸錢，那麼賭場就一定贏錢，那又豈會有不歡迎之理？

可是，大家切莫忽視了一點：

——這位賭客，每押必輸！

× × ×

逢賭必贏的賭客，固然可怕。

逢賭必輸的賭客，也是一樣。

理由就在於「必輸」這兩個字。

試想：倘若有人押骰寶，從未贏過一口，而閣下是同桌賭徒，你會怎樣？

答案也是極簡單的。

他押大，你就押小。

他押雙，你就押單。

只要他是「必輸」，閣下就一定「必贏」。

這是多麼奇妙的事？

但更奇妙的事，還在後頭。

有一次，這個賭客忽然不下注，去了茅厠。

那一口骰寶，開出來的居然是「三六一十八」，大小統吃。

但這人却沒有賭！

× × ×

由於有一個「必輸」的賭客在座，其他的賭客就變成了「必贏」。

初時，還沒有人去注意到他。

別人輸得焦頭爛額，這些又與自己何干？

但漸漸地，有個聰明的賭客，開始跟他押注。

他押「大」，這聰明的賭客跟着相反的方向，把注碼押在「小」的一方。

於是，一個「必輸」，另一個就「必贏」了。

其他的賭客，也不是笨蟲。

一人得手，衆皆效尤。

於是，桌面上出現了這種前所未有的怪事。

那神秘賭客，變成了「獨攬一方」。

他押「大」也好，「小」也好，只要他押了上去，就保證沒有人跟風。

賭客誰不希望贏？誰會陪他一起輸？

相反地，別的一方，注碼例必堆積如山。而每一次開出來的骰子，都必然是「皆大歡喜」。

× × ×

這是賭徒最雀躍，最興奮的時刻。

絕大多數的賭徒，賭了大半輩子，還沒有遇見過這麼奇怪而又可愛的事。

人人賭得興高采烈，都「賭盡」。

必贏的賭博，又有誰願意輕輕錯過機會？只可惜，這種令人興奮的時刻，終究不能永遠維持下去。

骰寶仍然照開。但每一口都開得很慢，甚至比平時慢了十倍以上。

但每一個賭徒都在等。而每次等待的結果，都令他們雀躍不已。

忽然間，荷官身旁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獨臂中年人。

他就是這裏現在的老闆——汪兩截。

× × ×

汪兩截很沉着。

他靜靜地瞧着這位神秘的賭客。

全場鴉雀無聲。

「榮帮主，果然好功夫。」他忽然微笑着說。

這賭客淡淡一笑：「汪老闆，求你別挖苦我好不好？我已整整輸了三十口，不多不少總共輸了三千塊。」

汪老闆！

榮帮主！

汪兩截和大頭榮，終於相遇！

逢賭必輸的長敗帮主

（一）

大頭榮沒有撒謊。

他每一次都押注一百。

三十口骰寶總結下來，他總共輸了三千塊。

汪兩截嘆了口氣。「這裏的賭博，的確對你很不利，長輸下去，大山也會輸崩了。」

大頭榮點點頭，說道：「你說得很對，所以我已經準備改變方針。」

「怎樣改變？是不是不賭？」

「不是不賭，而是押少一點。」大頭榮微笑着，拿出十塊，押「小」。

其他賭客見狀，唯恐手慢，紛紛搶着下注，統統押「大」。

荷官臉色一變。他忍不住問汪兩截：「老闆，開不開？」

汪兩截瞪了他一眼：「當然開，不開盅，咱們這座賭場豈不是關門大吉了？」

荷官不敢再說話，開盅。

盅掀開，衆皆歡呼。

兩顆斜三，一顆梅花五。

十一點，大！荷官臉色發白。

汪兩截沉聲喝道：「你還在呆甚麼？凡是押中的，一律賠！」

荷官只好不斷賠錢。

他好像比汪老闆還更「肉痛」。

× × ×

大頭榮嘆了口氣：「又輸了。」

汪兩截瞧着他：「你總共輸了三千另十塊，的確很倒楣，何不轉轉手風，賭牌九如何？」

大頭榮搖搖頭。

「我輸得太多，不够資本賭牌九。」

「你輸掉的，汪某十倍償還，讓你在牌九上推個莊如何？」

「三萬塊也不够。」大頭榮的口氣和胃口都奇大。

「三十萬如何？」汪兩截豪氣迫人。

大頭榮想了想：「那也差不多了。」

衆賭徒大爲失望。因爲他們已無法在這張骰寶賭桌上繼續再贏下去。

人，就是這樣貪心的動物。

雖然他們今天的斬獲，俱極其豐富，但他們之中，又有幾人是眞正滿足的？

（二）

牌九桌上，又有另一番熱鬧。

大頭榮推莊，汪老闆賭天門。

莊家賭本三十萬，但汪兩截却只押一百。

牌開八門，賭的是大牌九。

第一手牌，大頭榮拿了一對梅牌，一對斧頭。

此乃「水魚燉龜」，「補完再補」。

但他却居然擺出另一個格局。

他擺「一一」。

一點頭！

一點尾！

衆皆哄然。本來統殺的一副牌，却變成了統賠，正是人皆「有之」！

汪兩截的牌不算好，才三點頭，五點尾。但大頭榮擺出「一一」，他當然也贏了。

「榮帮主，這豈非太邪門一點嗎？」

「就是來得太邪了，所以，一定要邪門邪！」大頭榮哈哈一笑：「難道你沒聽過廣州大惡霸葉鵬山與大財閥方勝川那一手牌？」

「那手牌怎樣？」

「葉鵬山拿了一副雙天至尊，結果嫌它太邪門，擺了八八。」

「後來怎樣？」

「剛好遇上方勝川的牌，拿着兩條『風吹九』。」

「九九當然贏了八八。」汪兩截淡淡道：「他們賭的注碼大不大？」

「葉鵬山是甚麼人？方勝川又是甚麼人？他們兩個碰頭，賭注又豈會少了？」

汪兩截嘆了口氣。「這樣說來，葉鵬山未免是太迷信了。」

大頭榮說道：「但是他却因此破財擋災。」

汪兩截一怔：「爲甚麼？」

大頭榮道：「因爲有兩個第一流的殺手，也在賭。」

汪兩截道：「他們在賭甚麼？」

大頭榮道：「這兩個殺手從不免費殺人，但這一次却例外。」

汪兩截道：「却是何故？」

大頭榮道：「因他們是孿生兄弟，而且那一天又剛好是他們的三十歲生日。」

汪兩截大奇：「那又和葉鵬山、方勝川有甚麼關係？」

大頭榮道：「這雙孿生殺手，對這兩個人都極之憎惡，所以，他們決定在這一天，殺掉他倆其中一人，來慶賀自己的生

辰。」

汪兩鐵截道：「結果他們殺誰？」

大頭榮道：「他們決定殺掉贏牌九的一個。」

汪兩截道：「那天贏家是方勝川？」

大頭榮道：「若葉鵬山不拆開雙天至尊，方勝川就是輸家，但他反而贏了。」

汪兩截道：「就是因爲這樣，方勝川死在這兩個殺手的手下。」

大頭榮點點頭：「不錯，倒是葉鵬山，雖然輸了錢，但却因此保住了性命。」

汪兩截冷冷道：「你說的故事完了沒有？」

大頭榮道：「可以完了，因爲我等待了很久的伙伴，已剛剛進入這座賭場。」

他的伙伴，自然就是胡亂來。

汪兩截冷冷一笑：「汪某早就知道你在拖延時間。」

大頭榮道：「因爲我想親眼看見，汪長老也會有賭敗的時候。」

汪兩截瞪了胡亂來一眼。

胡亂來却好像根本沒看見他，只是悠閒地站在人叢中，東張西望。他彷彿在這一輩子中，還是第一次踏入賭場。

（三）

大頭榮仍然當莊。

不少賭徒都湧到這裏來。由於大頭榮剛才那手牌，居然擺出「一一」來，不少賭徒又想到「必輸」這兩個字上。

大頭榮必輸，那麼押注的自然必贏。

於是，剛才骰寶桌上的熱鬧，立刻轉移到牌九桌上。你押，我也押，人人都賭了個不亦樂乎。

汪兩截仍然押天門，仍然只是押一百塊。他好像完全沒有半點信心。

× × ×

第二手牌，牌已分好。

莊家開牌。

第一張是梅牌，第二張是斧頭。

有人已忍不住叫：「莫非又是兩張梅牌，兩柄斧頭？」

此人此言一出，立刻惹來無數憤怒的目光。因爲倘若莊家再拿這麼一手牌，而今次不再擺「一一」的話，那麼所有的注碼恐怕都要輸得乾乾淨淨。

幸好第三張牌，既不是梅牌，也不是斧頭，而是一張銅槌六。

「頭道最多七點！」有人叫喊。

第四張牌，也是最重要的一張牌。

牌一翻，原來又是另一張銅槌六。

這種牌，當然該擺「一寶」。

却沒料到，大頭榮又拆開兩張銅槌六，擺出個「六七」出來。

莊家的牌已擺好，決定是梅牌六走在前頭，斧頭七擺在尾道。

但閒家的牌又怎樣？

× × ×

七門閒家牌，居然有五家八點頭或者是九點頭。餘下兩家，一家「六九」，一家「六槓」。

莊家是六點頭，閒家也是六點頭。

但閒家拿的，都是「肥六」。

於是，莊家又一次統賠。

倘若這副牌擺「一寶」又怎樣？

細看之下，八門牌就只有莊家拿着一對「寶子」而已。

（四）

大頭榮本有三十萬賭本。但他只是推了四口莊，就已輸得乾乾淨淨。

今天，是個賭徒大大興奮的日子。

在賭業歷史上，恐怕這也是奇聞之又奇聞的奇事。

大頭榮今天好像賭甚麼輸甚麼，而且還輸得非常非常澈底。

他簡直像個沒底的錢桶。

無論你放多少錢下去，他都可以在最短速的時間內，輸得一文不剩。

他簡直從未贏過一次！

× × ×

第五口牌九，沒有人押注。

理由是：最受大衆歡迎的「長敗將軍」，他面前已沒有錢。

一個沒有錢的莊家，根本上就不能成爲莊家。甚至連做個閒家都不配。

賭場，永遠是個很現實，又殘酷的地方。無論你曾經在這裏洒掉多少黃金鈔票，當輸乾輸淨的時候，你就得和它告別。

但大頭榮沒有離開牌九桌。

他只是對汪兩截說：「咱們是不是可以開始賭一手了？」

最後一手

（一）

「咱們現在是否可以開始賭一手？」

這是一句令人感到很錯愕的說話。

剛才已經不是賭得天昏地暗嗎？

現在，這個「長敗將軍」已輸得乾乾淨淨，又還可以賭甚麼？

但汪兩截却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他瞇着眼睛，點點頭：「不錯，咱們應該開始了。」

大頭榮道：「咱們賭甚麼？」

汪兩截道：「小牌九。」

大頭榮道：「剛才我輸掉三十萬，其實都是你的錢。」

汪兩截道：「能看一看你的身手，花錢是值得的。」

大頭榮道：「現在我已沒有錢。」

汪兩截道：「你也不是想贏我的錢，對嗎？」

大頭榮道：「你的確很瞭解別人，尤其是敵人。」

汪兩截道：「我若眞的如你所言，也不會在顏青順的毒指環下丟掉一隻手。」

大頭榮道：「你丟了手，但他最後却丟了命。」

汪兩截道：「你想賭甚麼？」

大頭榮道：「就賭你最後一隻手。」

汪兩截道：「倘若輸家是你，那又怎樣？」

大頭榮道：「我兩隻手都不要，因爲你最後的一隻手，已等於別人的一雙。」

「一言爲定？」

「決不反悔。」

「誰當莊？」

「由你決定。」

汪兩截目光一閃：「我決定這一口牌，不分莊閒。」

大頭榮道：「誰撒骰子。」

枉兩截道：「不必撒骰子。」

× × ×

衆人聞言，莫不大感驚奇。

既無莊閒，也不必撒骰子，這一口小牌九該怎樣賭法？

（二）

沒有人懂。只有大頭榮例外。

他已明白了汪兩截的意思。

他說：「咱們看誰手快，看誰眼光銳利，看誰能在三十二張牌九中，抓着至尊保，對不？」

汪兩截微笑，點頭。

於是，兩人都伸出了手抹牌。

× × ×

兩人都只是伸出左手。

汪兩截根本就無右手。

大頭榮絕不佔這個便宜，贏也好，輸也好，他也只是用一隻左手，五根指來頭賭這一手牌。

初時，他們抹牌的動作很緩慢。

但漸漸地，動作加快了。

三十二張天九牌，就像是一個黑色的漩渦，不停的在桌上打轉。到後來，汪兩截和大頭榮同時各執一牌。兩天九牌已分別扣在兩人左掌心內。

其餘三十張牌不再動了。

兩人以掌心扣牌，瞬即兩掌相交。勒！一聲異響，十根手指忽然互鎖在一起。

全場頓然鴉雀無聲。

× × ×

兩掌緊貼，十指鎖纏。

這是指力與掌力的硬拚。

忽然間，有一股細微粉末從兩人掌網緣沁出。粉末是黑色的，而且越來越多。

那赫然正是兩人掌心的天九牌。

而兩人的額上，都已隱隱冒汗。

× × ×

兩張天九牌，已化爲粉末。

汪兩截忽然沉聲說：「咱們現在可以放手了。」

兩隻手掌終於分開。

天九牌不見了，但兩隻手掌看來還是和剛才沒有甚麼分別。

大頭榮神色肅穆，以左手翻開那三十張天九牌。

天地人鵝梅……九八七五……

文武俱在，獨欠一副至尊。

至尊已不在這副天九牌裏，它已化爲齏粉。

× × ×

一直沒有贏過的大頭榮，這口牌九又怎樣？

一般賭徒莫名其妙。

因爲大頭榮在翻開其餘三十張天九牌之後，就離開了這座賭場。

汪兩截忽然大笑。

的笑聲很狂，很駭人。

沒有人知道 在笑甚麼。

姚高忽然上前，摸的手。

汪兩截還在笑。

姚高的心却沉了下去。

因爲他摸着的一隻手，居然柔軟得像是一團棉花。

沒有骨，只有肉。

而且，連肉都已鬆軟。

「老闆，你的手……」姚高面色慘白。

汪兩截笑聲倏歛，瞪着姚高：「我的手怎樣？」

姚高說不下去。

汪兩截臉色忽然一寒。

他目注着姚高：「你一向都對我忠心耿耿，是也不是？」

姚高毫不猶豫，立刻點頭。

汪兩截道：「很好，咱們現在就去喝杯酒，慶祝慶祝！」

× × ×

姚高跟着汪兩截，來到了一間石屋。

石屋裏有隻狗。這狗很威猛，一看見姚高，就吠個不停。

汪兩截囑咐姚高，打開木門。

狗仍在狂吠。

汪兩截嘆了口氣：「牠餓了，你去買一隻鵝回來給牠吃，要熟的。」

（三）

狗已吃飽。汪兩截忽然對姚高說：「把牠帶到盧四婆那裏去。」

姚高道：「誰是盧四婆？」

汪兩截道：「就在隔隣的木屋裏。」

姚高把狗送到盧四婆處。

但等到姚高回來的時候，汪兩截已倒了下去。他的最後一隻手已被揑碎。

他不能再容忍自己的生命延續下去。

其實沒有了一雙手，仍可是以生存。

但他却是個賭徒。

他輸掉的不但是最後一隻手，而且也輸掉了一切的信心。一個沒有信心的人，他活着和死掉都是差不多的。

（四）

十五日後的淸晨，霧濃如乳。一輛古老的馬車，準備踏上了漫長的路程。

× × ×

充任車伕的，是乞丐大王。

雖然他的年紀已一大把，但對於駕駛馬車，居然還是很有興趣。

他說：「活到老，學到老。」

胡亂來却補充一句：「也玩到老。」

他說的不錯。

乞丐大王這幾十年來，的確是遊戲人間，很少事情會可以讓他放在心上。

然而，爲了大頭榮和胡亂來，這個久歷風塵，無拘無束的乞丐大王，也已盡了不少心力。

他們終於擊敗了邪惡。

然而，在這一場可怕的風波裏，已有不少人犧牲了性命。更尤其令人感到唏噓嘆息的，是戚千已死。

汪兩截派人殺了他。

這魔王果然嗜殺。

雖然他已罪惡貫盈，自盡身亡，但又豈能彌補所有受害者的損失？

× × ×

馬車終於離開了胡亂來，也離開了二龍帮的每一個弟兄。

車廂裏，躺着一個人。這人的頭很大，眼睛却瞇成一綫，他是大頭榮。

他捧着一瓶酒，不斷把酒往肚裏灌。

他是二龍帮的帮主。

有人說，二龍帮有兩頭巨龍。

他當然是其中之一。但現在，他再也不想逗留在這個充滿罪惡的城市裏。

× × ×

車輪輾碎了已成過去的夢。

無論是噩夢也好，美夢也好，俱已消失在今天的濃霧裏。

（全文完）

精選警世短篇

秦紅・文
黃耀基・圖

老驥伏櫪

賊性不改

大清早，天色還是迷迷濛濛的時候，魏大娘忽然被一種奇怪的聲音所吵醒；她側耳一聽，臉色變了，忍不住詛咒道：「這個老不死的，關了二十年還不死心，他又在動甚麼歪腦筋了？」

磨刀霍霍！

磨刀霍霍！

她聽到的就是磨刀的聲音。

已經整整二十年沒有聽到這種聲音了，今天忽然聽到這種好像很熟悉又好像很陌生的聲音，她頓時全身泛起一層冷悚悚的鷄皮疙瘩。

她立刻拄杖出房，轉到屋後井邊，衝着那個正在磨刀的老人尖聲道：「賊漢子，你在幹甚麼呀！」

那老人已七十多歲了，滿頭的白髮，身子瘦瘦細細的，一對水泡眼濕濕的好像老是在流淚；他正在用力磨着一口生銹的刀，一推一拖，一推一拖……

那原是一口寶刀，可是已經二十年沒動用過了，因此刀身滿是鐵銹，他用力的磨着，要使它恢復昔年的光輝！

他，絕對不是個糟老頭！他，曾經叱咤風雲數十年！原是二十年前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當年提起「斷魂七十二魏中天」八個字，人人會覺得自己的三魂七魄已經被他斷爲七十二截一樣的恐怖！

自嚐惡果

不幸的是：他在五十七歲那年陰溝裏翻了船，竟被官府捕獲，結果坐了二十年的牢，可以說在他一生中應該是最輝煌的二十年，竟白白浪費在監獄裏了。

如今，他已出牢，可是往昔的一切已不復存在，他已不再是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而變成一個風燭殘年人人瞧不起的糟老頭，叫他如何甘心？

所以，他要磨刀，要讓生銹的寶刀再發出原有的光彩！

對於老妻的責問，他充耳不聞，只裝沒聽見。

魏大娘很生氣，使勁一頓手中的木杖，又尖聲道：「我說賊漢子，你耳朵聾了不成？」

他回頭瞥了老妻一眼，冷冷淡淡的道：「甚麼事大驚小怪的？」

魏大娘含怒說道：「我是問你在幹甚麼！」

魏中天冷冷答道：「磨刀。」

魏大娘道：「磨刀幹麼？」

魏中天道：「殺人。」

「殺人？」魏大娘嘿嘿的冷笑起來，語氣充滿譏誚：「你還能殺人？你還敢殺人？坐了二十年的牢還嫌不夠？你少跟我動歪念頭了，要不是老天爺大發慈悲，你這把老骨頭就撒在牢房裏了！如今你還想怎樣？當眞活得不耐煩了？」

「住口！」

他舉刀用力一敲那塊磨刀石，回頭對老妻怒目而視：「妳這個醜婆娘！連妳也瞧不起我了？告訴妳，我還是我，我還是『斷魂七十二魏中天』！我要重振雄風！讓那些兔崽子瞧一瞧！他媽的那些混蛋東西！想當年，我斷魂七十二魏中天只要一瞪眼，他們就一個個爬在地上磕頭如搗蒜，嚇得屁滾尿流！不想我這回出了牢，他們竟然狗眼看人低瞧不起我了。我只不過向他們開口借幾兩銀子，他們馬上就翻臉不認人，妳說氣不氣人？妳叫我如何忍下這口氣？他媽的！他們以爲我魏中天不行了，我告訴妳，我還硬朗得很，我要攪出一些名堂給他們瞧瞧！」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便又轉回去磨刀，用力的磨着，用力的磨着……

魏大娘冷笑道：「你想怎樣？你自己想想今年幾歲了？你連走路都走不動，還想跟他們爭强鬥勝不成？」

魏中天怒吼道：「妳別管我！」

魏大娘忽然嘆了口氣，道：「老頭子，你聽我說：你已經老了！歲月不饒人，你再也不是當年的魏中天了！你要是還想多活幾年，就趁早給我斷了那歪念頭，我這雙手還能動動，做些女紅，還可混口飯吃——」

「笑話，我魏中天是何等人物，居然要靠妳的女紅來養活我啊！」

「你只要忘了你是魏中天，我吃甚麼你就跟着我吃甚麼，還不致於餓死！」

「我不幹！我回來已經整整一個月了，到今天還不曾嚐到一塊肉！我……我口中快要淡出鳥來啦！」

「你想吃肉？」

「是啊！」

「好，過幾天我買肉給你吃。」

「爲甚麼要過幾天？」

「過幾天，你兒子可能會回來看你，以前他每次回來，總會給我幾十兩！——」

「呸！快別提起那個畜生了！妳一提起他我心裏就有氣！那個混蛋東西，他也不想想他是怎麼來到這世上的，我這老子坐了二十年的牢，他連去探個頭都不肯，這樣的兒子還能要麼？」

「你這就錯了，他跟你不一樣，他是規規矩矩的生意人；他若去看你，人家便知他老子是個賊，這叫他如何做人？」

「呸！呸！呸！我是個賊不錯，可是沒有我這個賊，那有他這個人！」

「你別生他的氣，他這幾十年來混得很不錯，在大城市裏開了兩三家店舖，兒子都已十八九歲了，哈哈，提起咱們那個大孫棄武，可眞有出息咧！他不只長得一表人才，竟還是個讀書的種子，去年他來看我這個老奶奶的時候，就已是個秀才了呢！」

「哼，秀才一斤多少錢？豈不聞秀才碰着兵，有理說不清麼？讀書最沒出息了，當年我——」

「閉住你的鳥嘴！」

「咦，妳發甚麼脾氣？」

魏大娘滿面怒容，連連頓着手中的木杖道：「你給我記住，以後不准你數落我孫兒，我這個大孫是咱們魏家的希望，他爹給他取名『棄武』，就是希望他讀書，希望他將來考個一官半職，光宗耀祖，你敢說出一句不吉利的話，老娘馬上攆你出去！」

魏中天哼哼的冷笑着，將磨好的寶刀放入桶裏洗乾淨，用布拭乾，拿起來瞄了瞄，覺得滿意了，便打上了一些油，然後起身走去一旁的空地上，開始溫習一路刀法……

這一路刀法就叫「斷魂七十二」，當年他就是憑着這刀法打遍綠林無敵手而登上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的。

雖然已有二十年沒練了，每一招每一式都還活在他的腦中，使來仍頗得心應手，只是使完了一趟之後，他感覺心跳厲害，而不得不坐下來喘幾口氣罷了。

魏大娘譏笑道：「你看看，你看看，這下你總該知道自己已經不行了吧？像你現在這個樣子，別說恢復昔日雄風，隨便一個小嘍囉都可打得你爬都爬不起來。」

魏中天氣得臉色變青，頓足而起，狠狠的瞪了老妻一眼，當即納刀入鞘，將之放入一隻長布袋中，拔步便走。

魏大娘慌了，趕上幾步道：「賊漢子，你哪裏去呀？」

魏中天怒叱道：「妳別管我！」

魏大娘叫道：「你總得說明去處，萬一有個三長兩短，我也好去替你收屍。」

魏中天不答，很快就走遠了。

× × ×

很小很偏僻的一個村落，只有幾十戶人家，不過這地方却是兩個縣城的捷徑，從甲地到乙地，或是從乙地到甲地，只要渡過霧溪，便可省掉十幾里路，因此在霧溪過渡的人，一日也有數起。

這本是一條黃河支流，河面寬達半里，據說這兒經常降霧，因此不知是誰替它命名爲霧溪。

在這兒擺渡的是一個叫「郭老爹」的老人，他年近七十，雖然身體還算硬朗，但長年的風吹日晒已在他臉上刻劃出深深的皺紋，他在這兒以木筏渡人，已經幹了三四十年了。

這天早上，當他來到河邊要開始一天的辛勞時，發現河邊上已有一個老人站在那裏等待過河。

他是魏中天。

郭老爹向他點點頭，問道：「要過河啊？」

魏中天道：「是。」

郭老爹道：「上去。」

魏中天跳上木筏，坐下來。

郭老爹解纜上筏，很熟練的將木筏撐向河上，向對岸撐去。

魏中天搭訕道：「你貴姓？」

郭老爹道：「姓郭，大家都叫我郭老爹。」

魏中天問道：「幾歲了？」

郭老爹道：「六十九。」

魏中天笑道：「我比你大，我今年七十七啦！」

郭老爹看了他一眼，說道：「上個月，你老兄好像是從對岸那邊過來的，是不是？」

魏中天道：「正是，如今要回去了……嗯，我說郭老爹，你這麼一大把年紀還在擺渡，不太辛苦麼？」

郭老爹笑笑着答道：「不會，已經習慣了。」

「你有幾個兒子？」

「哈哈，我要是有兒子，還這麼辛苦幹麼？」

「女兒多大了？」

「我無兒無女，孤家寡人一個。」

「怎麼呢？」

「我年輕的時候，吃喝嫖賭樣樣都來，沒一個姑娘肯嫁給我，後來我也認了，一個人清靜。」

「那……」

「算命的說我一輩子窮困潦倒；窮困是眞的，潦倒却是未必，我一天三個大饅頭，外加一斤老酒，日子過得挺愜意！」

「可是……」

「死了沒人送終是不？哈哈，我可不担心這個，我知道總有一天要死在這河上，可是我一點都不担心，人死如燈滅，甚麼都不知道呀！」

「你若死了，當眞無人過問麼？」

「是呀！我就像河邊上那棵老樹一樣，那棵老樹生長在那裏已有好幾十年，大家對它視如不見，要是有一天它忽然不見了，也沒有人會去追究，只當是河水上漲，把它冲走了。」

「唉……」

「用不着嘆氣，人就是這麼一回事，天天有人生，也天天有人死。」

「你從來不想發財？」

「發財？像我這個樣子，要怎麼去發財？」

「打刦呀！」

「打刦？」

「你在這兒擺渡，總會碰上幾隻肥羊，你可以把木筏撐到河心，四顧無人，一刀把他做了，財物留下，屍首往河上那麼一丟……」

「哈哈，你老兄眞愛說笑話……」

「不，我是說眞的！」

魏中天的確不是在開玩笑，他的表情凝重，指了指四面八方道：「你看，木筏到了這河上，四面無人，這個時候……」

他從長布袋中取出寶刀，笑了笑道：「你便可以抽出刀來……」

他抽刀出鞘，又接口道：「然後你便唱：『老子生長在江邊，不愛交友只愛錢』——一刀砍下，給他一碗板刀麵吃！」

說到此處，突然一躍而起，一刀砍下，可憐郭老爹叫都沒叫一聲，登時身首異處，撲通一聲，跌入河裏去了！

× × ×

魏中天將木筏撐到對岸，靜候買賣上門。

約莫晌午時分，終於等到一隻肥羊來了。

這人是個衣着華貴文質彬彬的公子，相貌也蠻英俊清秀的，一看即知是富貴人家的子弟。

他身後還跟着個書僮，挑着兩個箱子，魏中天心中暗喜，因爲憑他的經驗，一眼就看出那箱中必有銀子和許多値錢的東西。

若在二十年前，打死他也不會幹這種小買賣，但是今天，他有自知之明，胃口不大了，他只想弄個幾十兩銀子，然後去買幾斤豬肉，他想吃豬肉想得快要流口水了。

「船家，擺渡！」

「是！」

他帮着那書僮將兩個箱子抬上木筏，請他們主僕在箱子上坐下，隨即將木筏撐離岸邊……

那公子見他操竿不太靈活，才發覺他不是以前的郭老爹，便問道：「船家，以前那位郭老爹呢？」

魏中天答道：「他死了。」

那公子「噢！」了一聲道：「瞧他身子還蠻硬朗的，怎麼就死了？」

魏中天嘆了口氣道：「他太嗜杯中物，昨天夜裏喝醉酒，掉入河裏淹死啦！」

那公子道：「眞是不幸，你是他的朋友麼？」

魏中天道：「是的，我們是老朋友……唉，他在這兒擺渡幾十年，給過往行人方便，不料忽然死了，老漢爲了方便過往行人，只好暫時接替他爲人擺渡。」

語畢，嘆息不已。

那公子也嗟嘆不已，道：「眞可憐，這樣一位好人竟不得善終……屍體找到了沒有？」

魏中天回答道：「沒有，被河水冲走了。」

那公子問道：「你老丈親眼看見他掉入河裏？」

魏中天道：「正是，我要渡河，那時他正在河心上，我叫他，他好像沒聽見，人和木筏只在河上打轉，一看就知他喝醉了，我急得要命，可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後來眼淨淨看着他掉下去……」

那公子道：「後來你是怎麼把這木筏拖回來的？」

魏中天說道：「我趕緊往下游跑，一面大叫救人，可是那時附近無人，而老漢又不懂水性！後來……後來木筏被冲到河邊，人却不見了，老漢只好將木筏拖了回來。」

那公子又問道：「有沒有去找地保來呢？」

魏中天搖頭道：「沒有，我們這兒沒地保；這件事……這件事只好就這麼罷了！反正他無妻無子，孤家寡人一個。他自己說的：他活在河上，死在河上，一了百了，無牽無掛！唉，去了也好，那麼大的年紀，一天到晚還要幹活，風吹，雨打，日晒，賺的又是可憐兮兮幾個小錢，活着有甚麼意思呢！」

那公子又嘆息一聲，起身打開箱子，從裏面取出一錠銀子，雙手遞給他道：「老丈，這是五兩銀子，除了付你船資之外，多餘的，你就買些冥紙燒給他用用。」

魏中天接過銀子，笑嘻嘻道：「謝謝！謝謝！你這位公子心地好，好心有好報！嘻嘻嘻，好心有好報！」

那公子見他好友死了還笑得出來，就有些瞧不起他，不再開口跟他說話。

魏中天把木筏撐到河心，四顧無人，便放下竹竿，說道：「就在這兒，昨夜他就在這兒落水的。」

他在放長布袋跟前蹲下，解開袋口，取出那柄寶刀，抽了出來。

那公子大吃一驚道：「你……你這老丈帶刀幹麼？」

他的書僮趕緊伸手去抓扁担，大叫道：「不好了！少爺，這人是個賊——！」

「賊」字剛剛出口，魏中天的刀已遞到他的咽喉，刹那間血光迸現，他「哇！」的慘叫一聲，身子彈跳而起，拖着一蓬血雨落入河裏去了！

這條「霧溪」由於河面寬大，表面上水勢不急，其實水流甚快，書僮一落水，只浮沉了幾下，一轉眼就已無踪無跡！

那公子嚇得魂飛魄散，連忙在木筏上跪下，全身直打哆嗦，連連磕頭道：「老丈你……你要甚麼只管取去，只不要傷害小可！」

魏中天嘿嘿惡笑道：「老夫生長在江邊，不愛交友只愛錢——吃我一碗板刀麵吧！」

明幌幌的刀「呼！」的一聲劈下，那公子大叫一聲「救命！」身子往旁一閃，滾出木筏，落入河中。

魏中天一刀劈空，心中大怒，立刻扔下寶刀，拿起撑筏用的長竹竿，對着水中的公子猛搗猛戳！

那公子不諳水性，那經得起這樣的猛搗猛戳，登時連聲慘叫，只掙扎了一會，便靜靜的隨波逐流而去。

魏中天連殺二人面不改色，他見木筏上有書僮的血跡，立刻潑水洗去，然後才打開兩個箱子，伸手入箱掏了一陣，果然找到幾十兩白銀，不禁心花怒放，哈哈大笑道：「他個婊子養的，今天總算有肉吃了！」

× × ×

肩上挑着兩隻木箱，手上提着幾斤豬肉，他意氣風發，得意洋洋的回到了家。

魏大娘見他早出晚歸，一日之間竟似變成了暴發戶似的，帶回了兩隻箱子和幾斤豬肉，知夫莫若妻，心裏已猜到了幾分，臉色大變道：「你去搶刦了？」

「噓！小聲一點，莫被人聽見了！」

他先將那幾斤豬肉交到老妻手上，挑着兩隻箱子進入屋內房中，歇下担子，這才笑嘻嘻道：「醜婆娘，妳瞧我今天的收獲，眞個叫滿載而歸！妳快來瞧瞧，這箱中有幾十兩白銀，還有幾塊布，另外這一箱是吃的東西，有人參、有燕窩、還有蜜糖棗子——他個婊子養的，那小子帶這麼多東西要去孝敬誰呀？」

魏大娘罵道：「你不得好死！」

魏中天臉色一沉道：「住口！我魏中天今天只不過幹了一筆小買賣，想當年，我還是三十六寨總瓢把子的時候——」

魏大娘掉頭出房。

魏中天忙道：「醜婆娘，我今晚就要吃肉，妳快將那五斤豬肉下鍋弄一弄！」

魏大娘轉入厨房，看看手上的豬肉，忽然心軟氣消了。

她想起二十年前丈夫還是北五省綠林三十六寨的總瓢把子的時候，那日子過得何等風光，要甚麼就有甚麼，天天宰牛殺羊，吃香喝辣，金銀財寶堆得山一般高……而如今，他竟是一貧如洗，跟着自己有一餐沒一餐的吃着那些青菜醃瓜，想想也實在太委屈他了。

以前，他打家刦舍，殺人如麻，自己都沒去阻止他，今天他只不過爲了想吃肉才去翦徑行刦，比起當年的行爲，他可說是改過遷善了，自己若是再責備他，那未免太殘忍啦！

這樣一想，她的氣就完全消了，當即將五斤豬肉洗乾淨，放在砧板上，一塊一塊的割切起來。

可是，她不知爲何，心頭老是慌慌的，好像有一種大禍臨頭之感……

她便自己安慰自己的說道：「不要慌，不要怕，他只不過幹了一樁小買賣，不會被人發現的，有了那幾十兩銀子，有了那些人參、燕窩、蜜糖棗子，他會安安份份的過幾個月的……嗯，人參、燕窩、蜜糖棗子……我好像在哪裏聽過這些東西？人參、燕窩、蜜糖棗子，還有那幾塊布料……到底誰曾在我面前提起過這幾樣東西呀？」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忽聽「賊漢子」的聲音從房中傳了過來：「醜婆娘，妳說咱們那大孫兒叫甚麼名字啊？」

她大聲回答道：「他叫『棄武』，你問這個幹麼呀？」

魏中天的話聲低弱了下去，道：「唔，棄武……棄武……」

她沒好氣的嚷道：「你眞是個老糊塗，連自己孫兒的名字都記不清楚！」

魏中天沒再答腔。

她繼續割切豬肉，但是心頭仍是慌慌的，總覺有些不對勁的樣子，腦子裏老是浮現出人參、燕窩、蜜糖棗子等這幾樣東西……

一直到豬肉下鍋油爆，發出「畢剝畢剝」一聲響，散發出陣陣肉香時，她還在喃喃唸着：「人參、燕窩、蜜糖棗子……好熟悉的東西，到底是誰曾在我面前提起過這些東西呀？」

突然，她腦中豁然開朗，同時心頭好像被甚麼東西撞了一下，手上的鏟子叮噹落地——

「是了！是了！是棄武那孩子說的，去年他曾經說過，下次再來探望我時，要帶一些人參、燕窩、還有我愛吃的蜜糖棗子——」

她臉色大變，也不管滿鍋豬肉是否要爆焦了，立刻衝出厨房，衝入臥房。

臥房的地上，擺着從兩隻木箱取出之物，有銀子，有衣鞋，有人參、燕窩、蜜糖棗子，滿滿的排列在地上！

最觸目的是一隻綉着一條金龍的錢囊，她一眼就認出那是自己以前花了兩個月的時間做出來送給孫兒棄武的，那上面還綉着「魏棄武」三個字！

她眼前一黑，登時昏厥倒地。

也就在她即將喪失神智的前一瞬間，她瞥見樑上吊着一個人……

（完）

民初俠義傳奇故事

馬騰·文　黃耀基·圖

除暴安良（上）

故鄉尋親

山雨欲來風滿樓。

在一條通往豫西一座小縣城的泥土道上，天低雲黯，風吹塵沙揚，一條身穿褐色衣衫的精悍漢子，正急匆匆往前路急趕，一雙精警的目光，焦急地打量着前方。

看來，這條漢子是希望在風雨來臨前，找到一處暫避風雨的地方。

而明顯的，這場即將降臨的風雨，必然猛烈。

但前路却盡是荒草疏樹，連一片瓦簷屋角也沒有。

若風雨來臨，這一條漢子只好挨雨淋了。

生死陌路

電光乍閃中，這條漢子的脚步更加急疾。

而臉上焦急之色更濃。

驚雷炸响聲中，黃豆大的雨點從天上撒了下來。

接着風勢一緊，嘩啦聲中，雨勢變得急疾密集，大雨傾盆而下。

褐衣漢子只好冒雨在濕滑泥濘的道上急奔起來。

風助雨勢，雨挾風威，肆虐大地，草爲之折伏，樹木爲之搖折！

那漢子就像波翻浪掀的大海中的一葉小舟，在暴風雨中掙扎向前！

雷鳴電閃中，天地恍如渾沌初開，迷茫一片。

那漢子全身自頂至踵，淋得濕透，却苦無暫避風雨的地方，只好冒着風雨繼續向前。

電光一閃，炸雷接响，那漢子終於藉着閃亮的電光，發現前面路旁一簇樹木後，露出一角茅簷。

漢子精神一振，跌跌撞撞地奮力向那露出的茅簷奔去。

× × ×

那簇樹木之後，果然有一座茅屋。

茅屋看來很紮實，在狂暴風雨中，依然屹立。

那褐衣漢子喘着氣，也顧不得抹去臉上淌流的雨水，奔到了茅屋前。

但茅屋的兩扇門却緊閉着。

漢子舉手用力拍門。

砰砰聲中，兩扇木門才拉開一綫，立刻被狂暴的風雨猛然吹開來。

漢子挾着風雨衝進了屋內。

在屋內的人，費了很大的勁，才將門關上。

風雨立刻被阻隔在屋外。

渾身濕透，滿身泥濘的漢子，癱瘓似地靠倚在門邊的牆上。

喘了幾口氣後，他才疲累地舉手抹去臉上的雨水，打量着屋內的情形。

茅屋雖然簡陋，却很整潔，一個中年人正注視着他。

漢子連忙站直了身體，朝那中年人有禮貌地說道：「抱歉得很，請原諒我冒然打擾。」

中年人目光注定在漢子身上，淡然道：「不打緊，誰也有出門在外的時候，遇着這種風雨天，眞是寸步難行，你請先坐下來歇口氣。」

漢子感激地望了中年人一眼，在堂屋中一張椅子上坐下來，長長地舒了口氣。

也在這時，他才驀然發現，屋內還有一名少女。

那少女站在一條木柱旁，一雙明亮的大眼睛，正望着他，見他目光望向她，急忙將雙眼一垂，望着地上。

「秀兒，快到灶下燒一碗薑湯給這位大哥驅驅寒。」中年人朝那少女說。

少女低應了一聲，腰肢一擰，向灶下走去。

漢子客氣地站起來，急聲道：「這位大叔，不用麻煩了。這點風雨，我還挺得住。」

中年人眉心略蹙，說道：「快將濕衣脫下來，這樣很容易着涼的，出門在外，病倒就麻煩了！」

說着逕自走進側間，拿出一套乾淨衣褲，遞給漢子。「快到裏面換了它，待會讓秀兒替你將衣服烘乾。」

漢子目露感激之色，深看了中年人一眼，接過衣服，走進了側間。

脫去那一身濕淋淋、凉冰冰、令到他渾身不舒服的濕衣服，換上乾淨的衣褲，喝下那碗薑湯後，漢子整個人精神煥發，感到渾身舒服溫暖。

那少女依然站在柱旁，不時飛快地瞧他一眼。

這一點漢子感覺到了。

對於坐在他對面的中年人，他很感激。「這位大叔，失禮得很，還未請教貴姓大名。」

中年人露出一絲微笑，說道：「姓程，程安平。」接朝少女呶呶咀。「她是小女秀兒。」

漢子連忙抱拳道：「原來是程大叔，我姓耿，名少岳。」

程安平年紀大約四十二三，年紀比自稱耿少岳的漢子年長約十七八年，所以耿少岳稱之爲大叔。

「請問耿哥兒是本地人嗎？」程安平注視着耿少岳。

耿少岳含笑道：「是本地人，不過離家已有十七年。」

「哦，怪不得你口音不太像本地人。」程安平恍然地點點頭。「請問這次回來，是探親嗎？」

耿少岳一下子收斂了笑容，語聲有點悲澀地說道：「我自幼父母雙亡，僅得一位姑姐，這次回來，就是想找尋她。」

程安平道：「令姑姐住在縣城中？」

耿少岳點點頭：「以前是，現在就不知道了。」

程安平默然一下，然後道：「現在雨勢已停，你是否要立刻趕到縣城？」

耿少岳傾耳聽了一下，風雨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歇了，屋外一點風雨聲也沒有，遂點點頭道：「我確想立刻趕到縣城。」

程安平望一下灶下，揚聲道：「秀兒，飯菜煮好了嗎？快捧出來，待客人吃了好趕路。」

轉過來對耿少岳道：「你既然爲着趕路，我也不留你了，粗茶淡飯，吃了再趕路吧。」

耿少岳本不想打擾這家人，但見程安平一臉殷殷之意，而自己趕了半天路，也實在餓了，遂爽快地說道：「那就打擾大叔了。」

說話間，少女秀兒已雙手捧着一個盤子，從灶間走出來。

原來這時已是晌午時份，由於下雨的關係，天昏地暗，分不清是什麼時候，但人的肚子是能够分辨的，所以就在兩人說話的時候，悄悄到灶間淘米煮飯。

飯菜的香氣，勾起了耿少岳的食慾，他也不客氣，三扒兩撥，就吃了一碗飯。

他想自己盛飯，秀兒却伸手將他的飯碗接過去了，一雙水靈靈的大眼睛滿是笑意。

耿少岳也醒覺到自己的吃相實在有點那個，不由尷尬地將發熱的臉垂下來。

「耿大哥，你的飯。」一直到秀兒將飯碗捧到他面前，他才慌忙抬起頭，由於手伸得太快，在將飯碗接過時，碰觸了秀兒的手指，兩人立刻像觸電一樣，抖了一下，各自將手縮回，心頭狂跳，忙不迭各自坐下來，低頭吃飯。

也在接過飯碗的剎那，耿少岳看清楚了秀兒的容貌。

秀兒雖然不是個大美人，但模樣兒清麗秀淑，特別是那雙水靈靈的大眼睛，簡直會說話。

耿少岳雖然一直低頭吃飯，但也可以感覺到，秀兒不時迅快地瞟他一眼。

這令到他的心跳加速了。

這一頓飯，他吃了三大碗，才放下筷子。

程安平早就吃完，一個人坐在門口，巴滋巴滋地抽着旱烟。

直到放下飯碗，站起身，耿少岳才敢乘機看了秀兒一眼。

偏巧，秀兒正朝他看，這一來，目光相觸，耿少岳心頭劇跳，慌不迭將目光移開。

一張臉都已染上了紅色。

秀兒也紅着臉，急忙將目光垂下。

× × ×

耿少岳換回自己的衣褲，辭別了程家父女，走在雨後泥濘濕滑的土道上。

這刹那，他眞後悔不留下來過一夜，等道路乾了才走。不致走起來，隨時有滑跌的可能。

而他的腦海中，不期然浮現起秀兒那清麗的臉龐，回想起秀兒在他告辭時，流露出的不捨情意。

他的心頭熱乎乎的，但腳下猛然一滑，身體一傾一側，嚇得他忙伸臂幌身，才沒有滑倒。

雨後的泥土道實在不好走，耿少岳只好收斂心神，專心趕路。

但他已在心裏暗自作了決定，在找到姑姐之後，一定再到那茅屋去探望程家父女。

× × ×

耿少岳趕到縣城，已是掌燈時份，他連忙找了一間字號老的恒安客棧，開了個房間。

接着，他到錢莊兌了一張一百大洋的錢票，然後到成衣舖，揀了一套稱身的衣服，將身上的那套褐色衣褲換了下來。

眞是人要衣裝馬要金鞍，換過衣服之後的耿少岳，精神爽利，容光煥發。

他立刻找到一家名綠楊邨的菜館，踏了入去。

坐下後，他點了三樣菜，却不吃飯，要了一斤瀘州大麵，吃喝起來。

酒菜吃到一半，他才將店伙計召來，向他打聽一個人的下落。

「這位大哥，你不是本地人吧？」耿少岳含笑望着伙計。

那伙計年約三十歲，人頗靈俐，聞言趕忙答道：「客官看錯了，我是土生土長的本地人。」

耿少岳正需要找一位土生土長的本地人來打聽一下，聞言大喜，望了那伙計一眼，說道：「你是本地人，那麼，我向你打聽一個人，你應該知道吧？」

伙計聞言猶豫了一下，才挺一挺腰，道：「只要是本城有點名氣的人，不是我誇口，都能夠一一道出來。」

「那麼，你可聽聞或認識一位姓楊，名啓光的人？」

伙計一聽，眼睛一睜，上下打量了耿少岳一眼，有點驚怕地吶吶道：「客官與楊啓光是何關係，何故要找他？」

耿少岳却不答他，問：「這樣說來，你是認識或聽聞過他的了？」

伙計雙眼迅速掃了菜館內的人客一眼，見沒有人注意他們的說話，才壓低了聲音，顯得很有神秘感地說道：「不瞞客官說，我不認識楊啓光，但却見過他的人，聽過他的名，他在本城，可說大大有名，誰不說他是個大善人，可惜……」

底下的話，只以一聲嘆息來代替了。

耿少岳正專心聽下去，伙計却忽然不說了。令到他心急地催促道：「可惜什麼，你爲何不說……」

他自己也說不下去了。

因爲他忽然從伙計的神色，覺悟到下面的話一定不好聽，可能是個壞消息。

他的心不由一緊。

伙計再拿眼掃了飯館內疏落的人客一遍，才嘆口氣，將聲音壓得更低。「可惜楊大爺這樣的大善人，却不得好死，遭到滅門之禍。」

耿少岳聽得心神大震，差一點沒有從椅子上跳起來。

他強捺着震驚悲痛的心情，沉緩地道：「是誰殺害了他全家？」

伙計這一次却不肯說了，驚恐地借故走開。

耿少岳呆坐在椅子上，再沒有心情吃喝了。

他要打聽的楊啓光，就是他的姑丈。

他的姑姐是在他離開這座縣城的先一年，嫁與楊啓光的，所以他還記得楊啓光就是他的姑丈。

想不到，他千里迢迢，趕回來欲找尋世上唯一的親人，那知却全家死絕了。

一刹那，他只感到自己像一葉飄零的枯葉，無所依附，孤零凄涼。

渾渾噩噩地，他也不知自己是如何走回客棧的。

連衣服也沒有脫，他就躺在床上，一雙眼却睜得老大，盯着帳頂，眼前依稀現出姑姐年輕時的臉影。

他就那樣躺着，一直盯着帳頂幻現的模糊臉影……

× × ×

夜深沉，蟲鳴聲顯得格外響亮。

一陣細碎的輕微聲響，就在此鳴聲中響起。

刹那，又消失了。

但在窗外，却有一條人影，貼站在窗旁，像鬼魅一樣往房間內偷窺。

而睜着一雙眼呆盯着帳頂的耿少岳，却毫無所覺。

窗外那人影依舊貼站在窗旁，寂然不動。

約一袋烟的功夫，窗外那人影動了。

手臂略揚，一道光綫發出輕微的破空聲，射向躺在床上的耿少岳。

而耿少岳恰在這時，不知是躺得腰板直了，還是驚覺了，倏然一個側轉，臉朝床裏！

篤的一下沉响，那道光綫以間不容髮之險，貼着他背脊射在床板上。

窗外的人影眼見發出的暗器險險射了個空，立刻向後縱躍。

「賊徒哪裏走！」側臥的耿少岳發出一聲低叱，身形自床上側挺起，接向前一標。

「嘶哧」一聲，人像怒矢一樣，穿裂帳子，穿窗而出！

身形還未落地，驀地一道暗光疾射而至。

耿少岳急忙雙手一撥，接下了那道暗

器。

他的身形亦急墜在地上。

目光及處，只來得及看見一條鬼魅的人影閃沒在牆外。

雙足一蹬，他立刻飛掠向牆頭。

足尖才點在牆頭上，他立刻揚手，發出手中接下的暗器。

——因爲，在他掠上牆頭時，偷襲他的人已遠在牆外十數丈遠，正自如飛急遁，他自忖不一定有把握追得上，才發出了接下的暗器，希望能將之射倒！

暗器發出的同時，他的足尖已用力一蹬牆頭，向牆外躍掠！

前面飛逃的人影倏地一個趔趄，顯然是中了暗器，但却沒有跌倒，依舊向前狂奔．速度却沒有先前快。

耿少岳瞥見，心頭暗喜，足下連縱，緊追不捨。

但前面狂奔的人影却在這時，一閃身，隱沒在一處屋角後。

耿少岳恨得牙癢癢的，奔掠到屋前，却沒有跟踪追過去，而是吸口氣，雙足一蹬，躍騰上屋簷。

——他恐怕偷襲者就隱伏在屋角那面，若他追過去，很易遭到暗算。

自屋簷躍至屋脊，身形一伏，耿少岳探出半截腦袋，察看屋下是否隱伏着那偷襲者。

下面却空寂一片，哪有一個人影？

耿少岳急忙挺站起來，居高臨下，放目打量四下，依然望不到一絲人影。

顯然，那偷襲者可能很熟悉地形，被他狡脫了。

耿少岳也不打算追下去，返身躍落地上，朝客棧急奔回去。

× × ×

坐在桌前燈下，耿少岳仔細地打量着手上的一枚透風釘在尋思。

手上的透風釘，就是自床板上拔起的暗器。

這枚透風釘與普通的透風釘沒有分別，所以，饒是他在江湖上已闖蕩了有四年，依然不能從暗器上，猜測出偷襲者的身份。

他的眉頭一直深深皺着。

他想不明白，他才進入這小縣城，怎麼就有人欲殺他。

而他的身份，他相信，在這小縣城中，沒有人知道。

那麼，這偷襲者欲殺他的原因是什麼呢？

謀財害命？

這倒有可能。

但他立刻推翻了這個想法。

他自信雖然身懷上千銀票及上百塊銀元，但他從來沒有在人前露過眼，那麼，根本無人知悉他身懷巨欵，謀財之說，不能成立。

那麼，偷襲者殺他的動機，到底是那一種？

倏地，他腦中靈光一閃，心頭一動，差點拍桌而起。

令到他如此衝動的原因，是他忽然想到，偷襲者殺他的動機，可能與他這一次回來尋訪姑姐姑丈有關。

他現在還清楚記得，菜館那伙記說他姑丈楊啓光全家已遭人殺害。

或許，他與伙計的交談，被有心人聽到了，懷疑他是有爲而來，欲殺他以絕後患！

想到這裏，他的一顆心蹦蹦跳起來。

偷襲者殺他的動機，只有這個可能性最大。

他的目光陡然一盛，五指一收，將掌中的透風釘握得緊緊的彷彿欲將之握碎！

熱血沸騰中，他決定將他姑丈全家被害的原因，查個清楚明白。

× × ×

天才亮，耿少岳就走出了客棧。

他隨意在大街上走動，留意着身前身後的情形與早起勞作的苦哈哈，發現不到有人跟踪。

他沒有進入大街兩旁開設的食店茶舖，却轉入了一條橫巷中。

他發現了橫巷中有一家專賣燒餅豆漿的小店舖。

而小店舖內，一個客人也沒有，就只有一位鬍子花白的老漢在抹着枱椅。

看來，這家小店是剛開門做生意。

耿少岳立刻走入店中。

老漢一見有客人光顧，立刻熱情地招呼耿少岳坐下。

接着，盛了一大碗熱氣騰騰，飄散着香氣的豆漿，送到耿少岳面前。

「這位哥兒，請嚐嚐老漢的豆漿，不是老漢誇口，老漢賣的豆漿，是全城最香濃的！」老漢站在耿少岳身邊，自誇自讚起來。

耿少岳邊聽邊點頭，捧起碗子，喝了一大口。

豆漿確是香濃熱滑。

「嗯，不錯，我喝過很多地方的豆漿，都不及你老的豆漿好喝。」耿少岳乘機誇讚。

老漢樂得翹着鬍子，眯着老眼，呵呵笑起來。「小伙子，老漢一眼就看出你不是本地人，是麼？」

耿少岳乘機道：「老伯好眼光，我的確不是本地人，昨天才到。」

老漢一拍掌，坐了下來，眯着雙眼，笑道：「老漢跟你投緣，乘着這時候空閑，與你聊聊。」

耿少岳的目的正是想跟這多話的老頭聊聊，聞言正中下懷，遂亦笑道：「我初來乍到，正想知道一下當地的情形，老伯久居這裏，一定熟悉得很。」

老頭點着了烟窩，巴滋巴滋地抽了一大口，隨着噴出的濃烟，笑呵呵地說道：「老漢對這城中的一切事情，可說瞭如指掌，沒有什麼不曉得的。」

噴出一口烟，眯眼朝着耿少岳。「小伙子，你來這裏是尋人還是找事幹？」

耿少岳喝了一大口豆漿，答道：「尋人。」

老漢磕掉烟窩的烟灰，接問：「找的誰？老漢十九知道。」

耿少岳眼光不着意地瞥了門外一眼，見仍未有人光顧，才放心地說道：「一個叫楊啓光的人。」

老漢一聽，神情微露驚喜，先不答耿少岳，扭頭掃了一眼門外，空無一人，才吐口氣，語聲低沉地問：「哥兒因何要找

這人？」

耿少岳知道不能道出本來身份，只好撒個謊道：「我是替一位長輩，償還昔年借自楊啓光的欵項的。」

那老漢吐了口氣，接嘆息一聲，擺擺手道：「小伙子，你償還的那筆欵子不用還了，快快離開吧。」

耿少岳雖然早已知悉姑丈楊啓光已全家遇害，但聽了之後，仍是心頭一沉，脫口道：「老伯說這句話是何意思？我實在不解。自古欠債還錢，而我又是受人所托，說什麼也要將欵子親手交給他。」

老漢神色有點黯然地道：「小伙子，人已死了，如何能交給他？」

耿少岳驚訝地說道：「怎麼死的？他死了，還有他的家人。」

老漢又嘆了口氣，說道：「他的家人也全死了。」

耿少岳但覺喉頭哽塞，內心悲痛，差點沒有掉下淚來，強自壓抑着，問道：「老伯，他怎會全家死光的？」

老漢又拿眼掃了一下門外，仍沒有客人上門，才有點放心地噓了口氣，壓低了聲音，說道：「眞是好人沒有好報，他全家是被人害死的！」

目中含着淚光，有點咽聲道：「老漢這小店，全靠他資助，才得以開張維持下去，唉……」

耿少岳不由伸出一只手，握着老頭青筋突現的手，急聲道：「老伯，是誰害了他全家？」

老頭巳淚眼模糊，抖着聲道：「說來話長，待……」

驀地，門外有脚步聲响起，老頭立刻嚥住下邊的話，舉袖抹去雙眼的淚花。

「祁老頭，來一碗豆漿，兩塊燒餅。」一條年約三十五六歲的粗魯漢子，敞着嗓門一步跨入店內。

老頭立刻站起來，邊走向門口的灶頭邊答道：「胡大個，今天怎麼這樣早？」

胡大個邊坐在櫈子上，邊粗聲大氣道：「身上只够給你豆漿燒餅的錢，若不早起，那裏去找晌午的飯錢？」

說完，隨意望了耿少岳一眼，哈哈笑了一聲，道：「我還不算早，還有人比我早呢。」

祁老頭將豆漿燒餅送到胡大個桌子。

「你永遠不是最早起的一個！」

胡大個裂咀一笑，吃喝起來。

耿少岳還想等胡大個吃喝完畢再問清楚楊啓光被害的原因，但這時巳陸續有人上門吃喝，他知道再無機會談下去，便放下幾枚銅板，離開了豆漿店。

耿少岳走出豆漿店，轉出大街，大街兩旁的店舖巳全部開了門，街上的行人也逐漸多起來。

他信步在街道上瀏覽着。

他依稀還記得小時候，曾被父親拖着，在這條街道上走過，不過當時年紀太小，印象很淡。

走過大街，轉入另一條比較小的街道，他一直往前走。

終於，他在街道盡頭的一座頹毀的房屋前停下來。

房屋雖巳頹毀，瓦礫處處，但還看出，這座房屋很大。

他就站在這座頹毀的房屋前，怔怔出了一會神。

——這是他的故居，他仍深深地記得，將近二十年的歲月，也磨不掉深印在他腦海中的印象。

這裏，曾經居住過他的父母，姑姐，還有他自己。

兒時的情景，一幕幕湧現在他眼前，他的雙眼變得模糊了。

如今，他却孑然一身，世上最親的人，皆巳離他而去。

一聲鴉鳴，將他自往事的回憶中驚醒，他這才發覺，雙眼孕滿了淚水。

他忙舉袖拭抹。

也就在這時，街道那頭有脚步聲响起，及小孩的叫嚷聲。

他急忙轉身朝來路走去。

三五個小孩，又叫又吵地向他身邊追逐奔跑過來！

他不禁扭頭瞧看着又逐漸跑遠的幾個小孩！

他眞想回復到孩童時光。

那麼，他就不會這樣孤單，也不會失去他全親的親人。

目光有點痴戀地，深深望了故居一會，才毅然朝前走去。

——你巳長大，再也不是需要依賴人的少年，去吧，憑着自己所能，爲自己的將來創造一番吧！

這是他的師父，在他離開時對他的一番勉勵！

× × ×

才轉出街口，一個迎面而來的人將他的去路阻住了。

他只好站下來，盯着他。

那漢子也停下來，盯着他。

耿少岳知道這漢子這樣做，必然有爲而來，所以他毫不示怯地回盯着那漢子。

那漢子年約三十，身材雖然瘦削，但比耿少岳高了半個頭，生就一張馬臉，但相貌倒頗斯文。

「朋友，可否借一步說話？」馬臉漢子拂一拂長衫上的灰塵。

耿少岳盯着馬臉漢子，不答反問：「你我素不相識，有指教就在這裏說吧！」

馬臉漢子臉色一沉。「朋友好大的架子，憑着大爺的臉子，也請不動你嗎？」

耿少岳心念一轉，抱拳道：「我初到貴地，還未請教朋友高姓大名。」

馬臉漢子瞪瞪眼，傲然道：「大爺姓常，名三，本城的人，哪個敢不給大爺幾分面子？」

這自稱常三的人，大爺的架子眞大，癮頭也大。

耿少岳雖然是本地人，由於離家太久，對於這縣城的人物事物，所知有限，所以對常三這個名字，陌生得很。

但他仍冷靜地說道：「原來是常三爺，請恕我初來貴地，不識大駕。」

「現在識了吧？」常三哼了一聲。

「識了。」耿少岳順口答。

「那還不跟大爺走？」常三揮了一揮手。

「到那裏去？」耿少岳冷靜地瞧着常三。

「當然是跟大爺到一處地方說話。」

常三語聲倏沉。

耿少岳絲毫不爲所動。「防人之心不可無，我不跟你去，有話在這裏說吧！」

常三的馬臉一下子拉長了。「別不識抬擧，要大爺動手，請！」

「若我不願意，誰也請不動我！」耿少岳語氣亦一硬。

常三嘿地冷笑一聲。「大爺就試試，看請不請得動你？」

衣袖一揚，五指一曲，疾抓耿少岳肩頭。

「原來有兩下子！」耿少岳卸肩旋身，右手一探，一指戳向常三脅下。

常三手臂一曲，沉肘撞向耿少岳的手腕，同時飛起一脚，疾踢他的腰眼。

耿少岳撤手退身，避過了常三一肘一腿。

常三冷哼了一聲：「想不到你也有兩下子！」踢出的腿一蹬，踢向耿少岳的胸肩。

耿少岳目中神光一閃，半身一旋，讓過那一脚，五指一併，截向常三腿面骨！

常三悶嘿一聲，收腿不迭，一拳搗向耿少岳頸側。

耿少岳頭一偏一仰，避過了常三那一拳，右手一探，疾快無倫地拉住了常三的手腕。

常三不禁怪叫一聲，左手食中二指一併，插向耿少岳咽喉。

耿少岳不避不閃，扣着常三手腕的五指一緊，常三痛叫一聲，半身痲軟，插出的左手半途而止。

「朋友，現在你可以在這裏說話了吧？」耿少岳冷冷地瞧着臉色青白不定的常三。

常三臉色極之難看，狠毒地惡聲說道：「你別太得意了，錯過今日，有得你瞧的。」

耿少岳五指力道一加，常三再也站不住，差點癱在地上，痛哼出聲。

「快將你要說的話說出來！」

常三馬臉拉長，喘了口氣，不情不願地說道：「算你狠，你仔細聽着。」

耿少岳含笑道：「我一直在聽着。」

「朋友，敝地所有的人物皆不歡迎你到來，你若不想被人抬着離開，希望明天看不到你的人。」常三咬牙切齒地說。

耿少岳神色一肅，沉聲道：「這是什麼意思？威脅？」

「什麼意思也好，我巳說完了！」常三本領平常，咀頭却硬。

「那我也意思意思，先將你這只手廢了！」耿少岳神情冷肅，五指力道再加。

這一來，常三可慘了，身軀一軟，變成跪在地上，臉色慘白，痛叫出聲。

「說！到底是誰指使你這樣對我說的？」耿少岳若不是抓扣着常三的手腕，常三早巳像死狗一樣癱在地上。

常三額上淌着汗，咀頭依然很硬。「這是本地有頭有臉的大爺的意思，你若傷了我，休想離開本城一步。」

耿少岳不想傷他，聞言不由怒氣勃發，爲了不示弱，他決定下辣手。

「格咯」一陣碎响，常三慘叫出聲。額上沁出豆大的汗珠，差點沒昏死過去。

耿少岳將他的腕骨揑碎了。

放開手，常三手腕沁出血絲，搭拉着，癱倒在地上。

「常三，你告訴那些大爺們，我不會在他們的威嚇下離開，你若要報仇，只管來找我！」耿少岳說完快步朝大街走去。

× × ×

回到客棧房間，耿少岳躺在床上，腦中思潮起伏。

他在猜想，常三那伙人要他離開，是否巳知悉他的身份？常三是否就是殺害他姑丈全家的兇手？亦抑是另有主使之人？

想着想着，他眞想立刻趕到那豆漿店，向祁老頭問個一清二楚。

但轉念一想，這樣可不妥，就算祁老頭肯說，說不定會害了他。

冷靜下來，他決意先弄清楚常三的身份。

若要打聽這種人，最好是向客棧伙記下手。

因爲這種人由於職業的關係，最喜歡饒舌。

他剛想出房招呼一名伙記入來，剛巧有一名伙記經過他的房門口。

他立刻將那伙計叫住。

待那伙計入房後，耿少岳立刻將一枚銀元塞入他手中。

伙記的臉上立刻堆滿了笑容，連聲道：「客官有什麼吩咐，只管開聲。」

耿少岳一笑道：「吩咐倒沒有，我想向你打聽一個人。」

伙計銀元在手，樂得心花怒放，什麼也一口答應：「客官打聽的是誰？只要我知道的，我一定相告，不知道的，我立刻去打聽。」

耿少岳目注那伙計，清楚地道：「常三常大爺你知道嗎？」

伙計一聽，眼睛睜了睜：「你說的是常三大爺，當然知道了，他可是本城大大有名的人物。」

耿少岳打斷了他的話，問：「他是幹什麼的？」

伙計這一次答得沒那樣爽快了，囁嚅着說不出聲。

「怎麼，你不知道？不會吧？」耿少岳目中精光陡現。

那伙計心中一懍，吶吶道：「他是本城地面上的頭兒，手下有一班弟兄，還有兩位把兄，咱客棧每個月都要交例錢給他們。本城的人，誰也怕他們三分。」

耿少岳咀角泛出一抹冷笑。「他住在什麼地方？」

伙計接口道：「常三爺就住在北大街第一座宅院中，他的兩位把兄也是。」

「沒什麼了，你出去吧。」耿少岳將房門打開。

伙記見這樣容易就賺到一個銀洋，歡喜得連連哈腰，退出房外。

重新將房門關上，耿少岳坐下來，腦中意念連閃。

——他想立刻就找上常三的家，用強硬的手段，逼常三說出逼他離開的原因，繼之一想，常三必定不甘心被他毁去一隻手，定會找上他，與其如此，何不以逸待勞。

由於昨晚被刺客驚擾了，睡了不到兩個時辰，趁着現在空閒，何不睡他一覺？

他立刻躺在床上，由於連日趕路，本

就疲憊不堪，躺在床上，不到一刻鐘，立刻進入夢鄉。

× × ×

翌日，天才濛濛亮，他就起了床，洗臉漱口之後，立刻出門。

他一直往祁老頭的豆漿店走去。

他想趁祁老頭才開店門，還未有顧客上門這段空閒時間，詢問祁老頭他姑丈全家被害的原因及主謀人。

祁老頭的豆漿店才開門，耿少岳恰好一脚踏進去。

祁老頭乍見耿少岳，先是一怔，繼之招呼道：「小伙子原來是你，快坐下。」

耿少岳含笑道：「看來，我今天又是第一個光顧你的人客。」

祁老頭呵呵一笑，為他捧來一碗豆漿。「小伙子，快趁熱喝。」

耿少岳點點頭，捧起來，也不怕燙了舌頭，喝起來。

祁老頭坐下來，塞了一鍋烟，點燃了，抽了一口，悠悠吐出，才瞧着耿少岳，語音低濁地說道：「小伙子，你這大早來，不是單為喝一碗豆漿這樣簡單吧？」

耿少岳將碗放下，莊容道：「當然不是，我是來向你老人家查詢楊啓光全家被害的原因，及謀害他的主謀人的。」

祁老頭一聽，立刻扭頭掃了門外一眼，見空無一人，才放心地壓低了聲音，說道：「小伙子，你知道了又如何？只怕還會惹禍上身。」

耿少岳目光閃閃，堅定地說道：「我不怕惹禍上身，大伯你盡管說。」

祁老頭讚賞地看了耿少岳一眼，邊磕掉烟灰邊道：「既然你也不怕惹禍上身，我一個老頭子還用怕什麼，好，我就對你說出來。」

耿少岳聽得一陣激動。「大伯，你只管說，我不會讓你受到傷害的。」

「好狂的口氣，就憑你一個人，也敢在此胡來麼？」一把冷硬的語聲驀然從門外傳進來。

耿少岳聞言一震，抬眼向門外望去。

祁老頭却驚得神色大變，抖索了一下，手上的旱烟桿差點脫手掉落地上。

門外，一下子站滿了人，沒有二十個，也有十數個，個個腰間隆然，很明顯，都身懷利器。

而站在門口正中的，除了手腕包扎吊起的常三外，還有兩個年約四十許，神色冷厲狠毒的漢子。

耿少岳臉色微微一變，隨即恢復，一手按在祁老頭肩上，安慰道：「大伯，別怕，一切有我。」

祁老頭這時也定下來，挺一挺腰，說道：「小伙子，你還年輕，我這把老骨頭也不長久了，你不用理我。」

「祁老頭，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亂嚼舌根，難道不怕死？」說話的是站在常三右邊，身形慓悍，身穿藍綢長衫，前擺翻起塞在腰帶上的漢子。

耿少岳一聽這人的語氣，就認出這漢子是先前驀然發話的一個。

「朋友，這裏是有法紀的地方，別拿狠話嚇唬人！」耿少岳擋在祁老頭身前，直視着那漢子。

「大哥，就是這小子將小弟的腕骨捏碎的。」常三咬牙切齒，神色兇厲，用手指指着耿少岳。

那漢子嘿嘿一笑，目光冷酷地上下打量着耿少岳。「想不到你年紀輕輕，下手却這樣重，真是看不出。」

冷哼一聲又道：「朋友如何稱呼？」

耿少岳本不想直道身份，繼之一想，自己的身份，遲早也會被他們查到，遂直說道：「耿少岳！」

他之所以直道姓名，是猜料常三他們不會知道他的身份，因為他雖是本地人，但却離開了足有二十年，對於一個在二十年前還是一個五六歲的孩子，有誰會加以留意呢？

果然不出所料，常三與那兩個漢子，皆沒有聽說過耿少岳這個名字。

「姓耿的，你來這裏，意欲何為？」那漢子語聲帶點輕視之意。

「小伙子，那說話的是常三的把兄，另一個也是，他們心黑手辣，千萬小心。」祁老頭在背後低聲提醒耿少岳。

耿少岳微點一下頭。「大伯，我自會小心應付。」

接提高聲音道：「我來這裏的意圖，你們根本管不着，也無權干涉。」

那漢子正是常三的把兄，人稱：「七步蛇」的余雄，另一位一聲不响，站在常三左邊的，是二把兄黑豹毛金貴。

「大哥，這小子太可惡了，他既然不肯將來這裏的目的說出來，乾脆將他放倒算了！」常三一想到被耿少岳廢了一手，就恨得牙癢癢的，恨不得將他碎屍萬段，方解心頭之恨。

余雄却擺擺手，目光越過耿少岳肩頭，瞪視着祁老頭，惡聲道：「祁老頭，你若想壽終正寢，乖乖地將這小子向你說的話說出來，否則，哼……」

祁老頭不怕死地大聲，說道：「我才不會說，反正我也活不了幾年，好死，慘死，也是死，你們休想從我口中，知道一言半語。」

余雄的臉色倏地變得兇毒狠厲，語聲冷硬地道：「好大的胆子！看來你是老昏了頭，我要你死得慘酷百倍。」

他的話還未說完，一道暗青色的光綫，疾射向祁老頭的耳朵。

祁老頭直到暗器射至距他不到半尺，才驀然驚覺，不禁驚叫出聲却不識閃避。

余雄常三毛金貴臉上皆泛出一抹殘忍的笑意。

耿少岳在暗器射出的剎那巳看到了，他本就一直暗中注意着余雄三人的動靜。

只見他左手疾揚，於間不容髮間，雙指挾住了暗器的尾部。

暗器的尖端離祁老頭的耳朵，不足一寸！

祁老頭雖然豁出了，却幾曾試過如此驚險的場面，臉色刷地白了。

余、毛、常三人一見，皆變了臉色，再也笑不下去。

三個人的目光，兇毒地齊注視着耿少岳！

耿少岳食中二指挾着的那枚暗器，長約三寸，約釘子般粗細，前半截暗青色，好顯然，淬有毒藥。

耿少岳的目光尖銳地盯視着毛金貴，

冷冷道：「想不到你竟如此惡毒卑鄙，向一個毫無自衞能力的老頭子發射暗器，而且還淬了毒！」

那枚暗器，原來是毛金貴發出的！

那枚暗器名黑豹釘，是他自己取名的，釘的前半截淬有一種他特製的毒藥，不會立刻致人於死，却會令人渾身如萬針刺體般，癢痛難熬，受盡痛苦而死！

不少道上的高手，就是喪生在他這種黑豹釘之下！

而他生性陰狠兇殘，沉默寡言，但却在別人不注意的時候，猝然發出黑豹釘，令人防不勝防。

「我的目的只是殺人，所以不擇手段！」毛金貴的語聲陰冷得令人皮膚起栗。

「姓耿的小子，看來你的身手不弱，才敢如此猖狂！」余雄的目光一下子變得像一條毒蛇的眼光。

耿少岳挾着黑豹釘的二指一鬆，黑豹釘「叮」的一响，墜落地上。「還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

「只怕你到時會接不下！」余雄忽地踏前一步。「小子，今日你若能踏出這裏一步，大爺不姓余！」

「你本就有如一條毒蛇，姓不姓余，有何關係！」耿少岳臉現嘲笑之色。

余雄臉色倏變，目中兇光閃閃，身形幌動間，已欺到耿少岳身前，戟指如叉，疾揮向耿少岳雙眼！

耿少岳雖然一直戒備着，但也料不到余雄竟比常三高明了不止一倍，身法這樣快，猝然之下，差點來不及閃避。

尚幸他身手敏捷，反應迅速，急切間雙掌一錯，左掌護面門，右掌截斬余雄手腕！

那知道他却上了一個大當！

原來余雄那一擊，只是個幌子，目的就是將耿少岳的注意力吸引到他這邊，並遮蔽他的目光，好讓毛金貴下殺手！

原來毛金貴才是眞正的殺手！

也就是耿少岳雙掌一錯的時候，毛金貴向他發出了三枚黑豹釘。

而耿少岳由於注意力全在余雄的二指上，加上左掌護面門，所以發覺不到毛金貴向他偸襲！

待到他發覺時，三枚黑豹釘距他身前不足半尺。

而他既要應付余雄，又在猝然之下，至多可以接下一枚黑豹釘，其他的兩枚，他就沒有把握了。

在這時候閃避，已根本來不及！

他已準備伸手接下一枚黑豹釘，能夠少中一枚，總比全數皆中好。

那知他却在這萬不能倖免的情形下，身形驀然被人扳跌落地！

也令他避過了一次災厄！

他在倒地後，一時間也弄不明白，是誰將他及時扳倒的！

直到祁老頭發出一聲痛叫，他才醒悟到，救了他一命的，原來是站在身後的祁老頭！

原來耿少岳看不到毛金貴發出暗器，站在他背後的祁老頭却看到，他初時驚得不知怎辦才好，繼之出於本能，伸臂奮力將耿少岳扳到！

他救了耿少岳，自己却中了一枚黑豹釘！

那聲痛叫，是他中了黑豹釘發出的。

耿少岳身形還未挺起，余雄巳疾追一步，抬脚向他的心窩踹下！

耿少岳側身疾滾！

一聲裂响中，余雄一脚踹了個空，地上却出現了一個二三分深淺的足印，方磚碎裂！

余雄一脚踏空，另一脚立刻追着耿少岳疾滾的身形踏下！

但仍是讓耿少岳滾避過了！

一連七八脚追踏，地上現出了七八個足印！

余雄的功力，實在不簡單。

毛金貴在祁老頭中釘倒下時，巳縱掠向祁老頭！

他欲從祁老頭口中，逼問出耿少岳此來的意圖目的。

祁老頭竟然嚼舌自盡了！

他雖然行動迅快，但仍遲了一步！

祁老頭自己提早結束自己的生命，是他想到，中了黑豹釘，巳萬無倖理，與其受盡痛苦而死，且還可能令耿少岳受到脅迫，何不死得痛痛快快。

也所以毛金貴撲到祁老頭的身前，發現他巳咽了氣。

這令到生性陰狠殘酷的毛金貴也戾氣大發，飛起一脚，將祁老頭的屍體踢飛！

他將祁老頭的屍體踢飛，並不是純為了洩氣，還有作用的。

祁老頭被踢飛的屍體，疾撞向剛巧從地上挺躍起的耿少岳！

耿少岳才擺脫了余雄雙脚的追踏，剛挺躍起身形，一條人影巳向他當胸撞到！

猝然之下，他本能地以為是常三或毛金貴向他撲擊，正欲一掌擊出，瞥眼一看，才認出是祁老頭，驚得他慌不迭收掌反臂一抄，將祁老頭的身形接住！

而他也被疾撞而至的那股勁道，撞得向後蹌退了半步！

左肩猛然一痛，被余雄乘他接住祁老頭之際，探身一掌，擊在他肩頭上！

雖然不至肩骨碎裂，但也劇痛徹心，耿少岳痛哼出聲，一側身，避過了余雄擊向他頸側的一拳！

毛金貴的一爪，勁疾地抓向耿少岳的腰間！

耿少岳由於手中抱着祁老頭的屍體，身形自然沒有空身時那樣靈活，閃避方面自然稍慢，「嘶」的一下裂响，現出五道血痕！

常三由於手腕受傷，不便動手，站在門口，吆喝手下分出一部份圍攻岳少耿，其餘的堵着門口！

「嗖」地一下疾响，一名漢子自背後偸襲耿少岳。

耿少岳看也不看，反臂一拳擊出，後發先至，將那名手執尖刀的漢子擊得朝後就倒。

余雄毛金貴自兩側夾攻耿少岳，拳掌指爪皆向他的要害下手！

而七八名漢子，皆手執尺長尖刀，一勇而上，刀尖閃劃，扎刺向耿少岳！

這一來，任耿少岳有三頭六臂，身手如何高強，也難於應付，何況他手上還抱着一個死人。

避過了余雄毛金貴的一拳一爪，卻避不過一名漢子刺向他後背的一刀，危急間，他只好一矮身形，肩上一痛，仍被扎中，不過卻避開了要害。

趁着一矮身的刹那，耿少岳忍痛掃出一腳！

余雄毛金貴料不到耿少岳會掃出這一腳，一拳一爪已堪堪將擊在他身上，被迫得只好各自收手躍退。

七八名漢子閃得快的避過了那一腳，慢些的，被掃得翻跌落地！

耿少岳乘這一刹的空隙，身形斜標，衝向兩名執刀漢子！

兩名漢子退後正想衝前，冷不防耿少岳已向他們衝到，猝然之下，慌不迭揮刀斬刺！

但他們卻快不過耿少岳的拳頭！

「砰砰」兩響，兩名漢子連看也看不清楚，被擊得倒摔在地上！

耿少岳抱着祁老頭的屍體，自兩名朝後摔跌的漢子身旁衝過！

余雄毛金貴一退，立刻標前追撲耿少岳。

耿少岳原想衝向通往灶間的門口，一眼瞥見有三名執刀漢子堵着，身形一側，斜向牆角！

——人在牆角，起碼避免了四面受敵之厄。

他才將祁老頭的屍體放在地上，腦後已生風。

他立刻順手抓起跌倒在地上的一張櫈子，反臂向後就砸！

一拳疾擊向耿少岳腦後的，正是余雄，被砸到的櫈子逼得朝後斜躍出去。

但毛金貴的一爪，卻自一側抓向耿少岳脅下！

耿少岳聽風辨位，身形一旋，手中櫈子迎向毛金貴的一爪！

木裂聲中，毛金貴那一爪，竟將櫈面抓出五道裂槽！

那一爪的力道，可想而知！

毛金貴一爪抓裂櫈面，口裏發出一聲悶叫，身形朝後「飛退」！

他之會這樣，不是自動飛退的，是被耿少岳一腳踹蹬出去的！

原來，耿少岳在旋身摔櫈的同時，一腳疾蹬而出！

而木櫈恰好將毛金貴的視綫遮蔽了，才令到他小腹捱了一腳，「倒飛」出去！

刀光急閃中，起碼有把四尖刀，向耿少岳的身上急斬疾刺！

耿少岳叱喝一聲，掄動手中木櫈，掃砸出去！

幾下撞擊聲中，有三名漢子手上的尖刀被砸得脫手飛起，只有一名漢子見機，縮手退身得快，才保住手中尖刀。

耿少岳正欲大展神威，衝殺向門口，倏地腿肚一陣劇痛，板櫈朝下猛砸！

「噗」地一下爆响，一名貼地偷襲耿少岳的傢伙，雖然得手，刺傷了他的小腿肚，但是一顆腦袋卻讓砸下的板櫈砸破爆裂！

那傢伙就算有九條命，也非死不可。

幾乎是在砸破那傢伙的腦袋同時，耿少岳左肩背也着了一拳！

那一拳是余雄擊出的！

那一拳擊得耿少岳身形側跌出去！

而腳下竟被那傢伙的屍體一絆，身形朝地上撲跌！

立刻，最少有五把尖刀向他撲跌的身形斬刺下！

好個耿少岳，臨危不亂，身形疾滾，閃過了五刀，再一滾，已被一堵墻角將身形阻住了！

而那五把尖刀，跟踪疾刺追斬！

退無可退，避無可避，耿少岳已陷於死地！

一咬牙，他將手中板櫈疾迎向那五把尖刀！

「噗噗噗」，三把尖刀將板櫈刺穿，兩把尖刀將櫈腳斬斷！

如今，耿少岳手上只執着半尺不到的兩條櫈腳！

耿少岳當機立斷，將斷櫈腳脫手飛擲出去！

一條櫈腳將一名揮刀向他斬下的漢子咽喉撞碎，慘叫一聲仆跌向地；另一條櫈腳將毒蛇一樣自側邊向他撲擊的余雄阻了一阻！

也就乘這機會，耿少岳忍着身上的傷痛，從地上躍起！

剛躍起，他的心頭猛然一跳！

因爲就在他的頭頂，有一個窗口！

他若是想逃生，只有從這個窗口逃出去。

當下他不敢怠慢，一矮身，雙臂一探，將一名執刀向他撲擊的漢子手臂搭纏住，接發力一掄，硬生生將那名漢子的身軀扳掄起，砸向那扇木做的窗格！

慘叫聲與木碎聲同時响起，那漢子的身形，亦與碎木一同飛出窗外！

耿少岳一個虎躍，緊接着那漢子的身形，穿窗而出！

他的腳板堪堪穿出窗外，起碼有六道刀光，一道拳影，追擊過去！

但皆慢了那麼一點點，擊了個空！

卻也好險！

耿少岳身形落在地上，接連幾個疾滾，才一躍挺站起來。

——他是恐防余雄有派手下守着這窗口，爲了避免遭到襲擊，所以，身形不敢稍有停滯，疾滾出去！

尚幸窗外沒有余雄手下把守。

但常三已率領五六名手下，自門口那邊向他追撲過來。

他連氣也不敢稍喘，返身飛奔。

他奔出不到十丈，窗口人影一閃，余雄已跟踪穿窗而出，接着的是毛金貴！

兩人會同常三，呼喝着率同手下，緊追不捨。

耿少岳由於小腿肚被刺了一刀，所以奔跑的速度，比平時打了個折扣。

尚幸是在小巷中奔走，余雄他們的速度，也受到限制。

饒是如此，在追逐了兩條巷子之後，余雄等人已追近了三四丈。

耿少岳的腿肚由於沒有時間包紮，所以流血不止，越跑越覺得雙腿乏力沉緩。

這是很危險的，時間一久，不難被余雄他們追上！

所以他逼得掏出幾枚大洋，擰身向後洒出！

嗡然聲中，五枚銀元飛旋着洒射向後面的余雄等人。

由於小巷狹窄，閃避極之不易，一馬當先的余雄，差點閃閃不及，被一枚旋擊的銀元擊中。

他心頭一慄，一個鐵板橋，銀元嗡的自他鼻尖射過。

他避過了，緊跟在他後面的一名漢子，卻避不了，那枚銀元嵌入他的肩膀處，痛得窒步大叫出聲！

而其餘四枚銀元，有兩枚被毛金貴接下，兩枚被避過，但也將余雄他們的勢子阻了一阻！

而耿少岳的目的，就是想阻一阻他們的勢子，到余雄他們再發足狂追時，耿少岳已將距離拉遠！

毛金貴小腹上曾捱了耿少岳一腳，至今仍隱隱作痛，對耿少岳恨得牙癢癢的，手一揚，發出六七枚黑豹針！

但耿少岳也在這時，身形一閃，閃沒在小巷左邊的墻角後。

叮叮聲中，六枚黑豹針紛紛射擊在對面牆上，散墜落地。

耿少岳才閃入牆後，驀然間手臂一緊，被人一把抓住！

他心頭一慄，不及思索，一肘撞向那人的腰脅！

在他的潛意識中，對方必是敵人，因爲他在這小城中，根本沒有一個朋友或熟人。

「小伙子，是我！」那人手勁好大，用力一扯，將耿少岳的身形扯了個半轉，那一肘也撞了個空！

聲音入耳很熟，耿少岳急忙抬眼一瞥，不由驚喜萬分。

「大叔，是你！」

原來驀然將他抓住的人，是曾讓耿少岳入屋避雨的程安平。

程安平也不多說，抓着耿少岳的手一緊，足下一蹬，躍向身後的牆頭。

而這時，急速的腳步聲，呼喝聲，已來到了巷口那頭。

程安平拉着耿少岳，身形一側，翻躍落牆內。

余雄他們恰在這時，轉過巷口這邊，但已不見了耿少岳的踪影！

余雄不由一怔，煞停身形，狐疑地打量起來。「怎的那小子忽然不見了？」

緊跟着余雄與毛金貴喘了口氣，接道：「那小子肯定跑得不會那樣快，別是藏在這附近吧？」

「上去看看！」余雄首先雙足一蹬，躍上耿少岳他們剛才躍上的牆頭。

毛金貴則躍上對面牆頭！

常三吆喝着手下，往小巷深處追索下去。

小巷的兩邊，是民居，而余雄毛金貴躍上的牆頭，是民居的後院，兩人放目四下打量，卻發現不到一個人影！

耿少岳與程安平連影子也不見了。

「搜！」余雄一揮手，踏着牆頭，躍掠到另一家的後院，朝下察看，依然發現不到耿少岳的踪影！

毛金貴也是如此。

兩人踏着牆頭，一路搜索下去，依然毫無發現，卻驚動了民居中的人。

但那些人一見兇神惡煞般的余雄與毛金貴，俱不敢多事，躲回屋內，將後門關起來。

——余雄毛金貴常三是小城的「大爺」，聞人，小城的人，可說沒有人不識他們。

× × ×

小巷一帶，重又回復沉靜。

余雄他們，已走得不見了影踪。

巷口那家後院的茅厠門，呀的被人自內推開了。

恍如從地上消失了般的耿少岳程安平，先後從茅厠內閃出來。

原來，他們剛才就藏匿在茅厠內，難怪余雄他們發現不到他倆。

在藏匿的這一小段時間內，程安平爲耿少岳包紮好受傷的小腿肚，而將血止住了。

這家民居的後院內，沒有人出來，所以兩人放心地站在院內，傾耳聽了一陣。

聽不到有半點聲响，程安平一縱身，雙手抓着牆頭，接一用力，身體貼牆攀升起，露出半個腦袋，目光迅速兩邊掃視，察看小巷內是否仍有余雄的人。

小巷內空空寂寂，一個人影也沒有。

程安平身形一影，攀上了牆頭。

接一側身，向牆下的耿少岳點頭示意，然後輕巧地翻躍落牆外小巷地上，警惕地戒備着。

耿少岳隨後也攀上牆頭，躍落牆外地上。

程安平待耿少岳足尖沾地，立刻一招手，往巷口的另一邊竄奔過去。

耿少岳緊隨其後。

兩人急奔的身形刹那消失在小巷那頭深處。

× × ×

「大叔，你怎會忽然出現，及時解救了我的？」耿少岳身上負的幾處傷，已然敷治包紮妥當，而且，還坐在程安平的那間茅屋內，疑惑不解地望着程安平。

少女程秀兒則坐在父親的身邊，不時關切地瞟他兩眼。

程安平手拿旱烟桿，噴出一口烟，說道：「我是不放心你，昨天進城專誠尋你，打聽到你住的客棧後，也在那客棧住下來，今天一大早你出門到那豆漿店，我亦暗中尾隨你出門，伏在暗處，替你戒備：：後來見你被追，便繞近路搶在你前頭，及時將你救出！」

「大叔，恕我冒昧問一句，」耿少岳直視着程安平。「咱們萍水相逢，你何以會這樣關心我？」

程安平雙眼閃射出亮光，一字字道：「因爲你是耿少岳！」

「大叔認識我？」耿少岳訝然問。

「我雖然不認識你，但卻認識令姑丈！」程安平目光一黯。「我曾經聽令姑母提起過你的名字！」

耿少岳驚喜地道：「原來如此，大叔，多謝你相救。」

程安平邊往烟鍋內裝烟絲，邊說道：「自己人，不用謝，我與你姑丈相識多年，交稱莫逆，唉，只因我遠出外遊，致令老友被害，也未能加以援手。」

（下期續完）

御用殺手傳奇故事

碧血濺京華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太平安樂王龍飛爲了保護皇上安全，聘請天下一流高手，訓練殺手。對付圖謀不軌的九王爺和天地會。他們用黃金聘請鐵甲人下一步計劃刺殺龍飛。龍飛估計有此一着，正和香芸等人研究九王府的地圖，派常護花去打探機關設置，密室出入口等位置。常護花秘密潛入九王府，九王爺正陪送司馬縱橫過書齋前面的拱橋，他趁機潛入書齋，看見案上錦箋寫着：今夜刺殺龍飛。隨即取走，九王爺剛巧回來，他也精通武功，召集侍衛，一同圍捕。常護花一方面應付戰鬥，一方面用信鴿將錦箋先報知龍飛，自己迅速離開王府。現在距離刺殺時間只有一個時辰。

跟蹤鐵甲人　發現新情況

常護花身形過處，白雪飛濺，他一身白衣，前掠不遠，已經消失在白雪中。

九王府的後門同時打開，一羣侍衛湧了出來，兩旁人聲嘈雜，亦有兩隊侍衛包抄殺至，他們都沒有遇上常護花，那常護花當然就是一路前逃。

來到湖邊那些高樹前，那些侍衛都不由怔住，常護花的脚印正就在樹下消失。他們當然都不知道常護花來到了這裏，還是雙脚着地，再過便改用劍鞘點地而行，捲起的雪花隨即將那個點出來的洞蓋去。

在他們的意念中，常護花走過的雪地必定有脚印留下，脚印既然是到此爲止，常護花當然是躍上了樹上。

常護花在樹上留下來的痕跡却不是他們那麼容易分辨得出，而附近那麼多樹木，這片刻之間，以常護花的輕功，當然已可以躲到很遠的樹上去。

他們也只是一怔，隨即左右散開，遠遠散開去，一面留心樹上的情形，那除非藏在樹上的人呆着不再移動，否則一定會被他們發覺。

四個武功高強的侍衛統領同時躍到樹上去，展開搜索。

更多的侍衛緊接湧至，百數十個燈籠已經燃點起來。

他們都知道，在這種環境，這個時候要將一個身手那麼靈活的人從躲藏的地方找出來並不是一件易事，但他們都不能不展開搜索。

正所謂食君之祿，担君之憂，也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他們怎能不有的表現。

每一個人都是全心盡力的去找，只可惜他們一開始便爲常護花所愚，判斷錯誤，這一番搜索，完全是白費氣力。

× × ×

常護花順風前掠，那些人聲也順風吹入耳裏，走出了老遠，仍隱約聽到，他繼續前掠，過了湖面，再掠過一片疏林，便轉向太平安樂王府的方向掠去。

雖然已放出信鴿，但不怕一萬，只怕萬一，他還是趕回去一看才放心。

疏木林外是一片平地，黑夜中看來彷彿無盡，常護花掠出了三丈，突然停下。

一盞燈籠隨即從前面兩丈的一株枯樹後轉出來。

常護花也就是看見燈籠的亮光才突然停步，他的劍還未入鞘，左手一揑劍訣，人劍呼之欲出！

燈籠逐漸亮起來，掌着燈籠的那個人亦出現，燈籠精緻而華麗，那個人的衣飾也是。

——九王爺！

常護花實在想不到這個九王爺竟然會出現在這裏將自己截下，當場爲之呆了一呆。

九王爺目光落在常護花面上，微笑道：「好本領。」

「過獎——」常護花那刹那忽然有一種感覺，這個九王爺與方才那個九王爺好像有些兒不同。

第一是笑容，其次是語聲，第三是那雙眼睛，方才那個九王爺面容如罩寒冰，語聲森冷，一雙眼睛亦寒冰冷雪一樣，而現在却竟似春風解凍，笑容溫暖，語聲輕柔，目光更有如溪澗流水一樣，不絕如縷，清涼悅目爽心。

九王爺笑接道：「未經本王許可，能夠進出本王府宅的人，你還是第一個。」

「是麼？」常護花淡應了一聲。

九王爺接着道：「這當然都是你的本領。」

常護花道：「王爺到底要怎樣？」

九王爺道：「錦箋呢？拿回給我。」

常護花道：「王爺沒有看見我已經將信鴿送走了。」

九王爺笑問：「那你還跑得這麼急幹什麼？」

「當然就是逃命了。」常護花笑了起來。

九王爺微微一怔，道：「不錯，跳蚤猶知避死，螻蟻尚且貪生，難怪。」

常護花接問：「閣下以王爺的尊貴竟然追到這裏來，又爲了什麼？」

九王爺反問：「本王以三萬兩黃金僱用那鐵甲人你難道不知道要他幹什麼？」

「刺殺太平安樂王。」

九王爺道：「無論本王採取什麼行動，也只是要太平安樂王的性命而已。」

常護花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王爺以身犯險，想見決心。」

九王爺上下打量着常護花，一面道：「信鴿可能是誘敵之計，而即使不是，黑夜之中，不難出錯，本王既然追不到鴿子，自是只好追人了。」

常護花道：「王爺不肯讓路，在下只有得罪。」

九王爺微笑。「好胆量，龍飛運氣實在不錯，竟然找到一個你這樣的手下。」

常護花道：「我的運氣也是一向很不錯。」

「所以你能夠活到現在。」九王爺目光更亮，深注常護花。「聽說龍飛新收了一個手下，原是江湖上的名俠，也是萬花山莊之主，姓常名護花，就是你？」

「正是——」常護花那刹那突然有一個念頭，將視綫移開，避免與九王爺的視綫接觸，他不知道爲什麼有這個念頭，却隨即發覺自己的視綫竟已不受自己控制。

「好，英雄出少年！」九王爺這句話出口，燈籠脫手落地，雙手突然在左右身旁抬起來，摘下了頭上那頂紫金冠，托在左手掌心上，接把頭一甩，束着的頭髮立時散開，一條條黑蛇也似飛舞在半空，好一會才披散下來。

常護花看在眼內，露出了疑惑之色，竟忘了將視綫移開那回事。

九王爺接拔劍，長劍三尺，上鏤七星，寒芒閃耀。

那盞燈籠落在雪地上，立時燃燒起來，眨眼間變成了一團火焰，那團火焰突然凌空飛起來，落在九王爺左手掌心上，就在他的掌心上繼續燃燒。

與之同時，那頂紫金冠亦在九王爺的掌心上升起來，升入了那團火焰中。

——這到底是什麼武功？

常護花看不出，也從來沒有聽說過，一劍橫護胸前，只等九王爺出手。

九王爺仍然一面笑容，左手翻動，那團火焰裹着紫金冠在他的掌心上翻滾，煞是奇觀。

常護花一口眞氣運行，左手往腰間一抹，已扣了三枚暗器在手。

「咄——」九王爺猛一聲暴喝，左掌疾往前一送，那團火焰突然化成了一條火龍，張牙舞爪，飛撲常護花。

常護花心頭一凜，「鯉魚倒穿波」，左手暗器射出，身形落下，伏地一滾。

火龍撲空，一騰再撲出，常護花左手往雪地一插一抄，一蓬雪花猛撞向那條火龍，兩下纏實，只聽得「嗤嗤」連聲，白烟一股股散開，那條火龍終於落在雪地上，又是「嗤嗤」一陣急响，烟消火絕。

常護花的身形同時倒射了出去，三丈外落下，目光及處，九王爺雙袖鼓風，逆風而來。

他拔身，揮劍，閃電般一劍劈落。

九王爺沒有理會，也沒有招架，迎劍一分爲二，消失，常護花凝目望去，只見兩片白色的東西在劍左右落下來，赫然是一個紙人。

——妖術！

常護花心頭怦然震動，一脚支地，滴溜溜一轉，放目一片灰白的雪地，九王爺不知所踪。

也就在那刹那，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大笑聲，陰森怪異而恐怖的大笑聲。

那笑聲竟然是由地下湧出，整塊地面也爲之震動。

笑聲未絕，常護花又聽到了另一種怪異的聲音，也竟是由地下透出來，目光一落，只見腳下雪地迅速的凸起凹下，出現了一張巨大的人面。

那也竟與九王爺的相貌一樣，兩片嘴唇不住顫動，笑聲竟就像從那兒發出來。

常護花這一驚非同小可，嘟喃一聲：「妖術！」收攝心神，靜觀其變。

笑聲繼續，越來越响亮，常護花心神又爲之恍惚，與之同時，那片雪地突然四分五裂，人面驟碎，當中却出現了一條雪坑。

積雪紛往坑中陷落，那條雪坑裂過人面，越裂越闊，直向常護花裂過來。

常護花倒退，那條雪坑却迅速將他追及，常護花驚呼拔起，一拔三丈，正要往雪坑旁邊落下，目光及處，不由又是一聲驚呼。

那條雪坑這剎那赫然已裂成了一個方圓數丈的大洞，常護花的身形正直往這個大洞落下。

他的輕功雖然好，但身形已老，即使未老，也難以橫跨雪坑。

驚呼未絕，他的身子已掉進雪坑內。

雪坑其深無比，常護花那剎那只覺得有如深淵，眼前一黑，眨眼間又一亮，赫然已陷身在一片火海中。

那剎那到底已墮下多少尺，常護花完全計算不出來，腳步着實，不由一軟。

在他的周圍，全都是暗紅色的嶙峋怪石，那種暗紅色妖異而炫目，火焰從怪石間冒起來，一條條火舌蛇吞也似不住吞吐，向常護花迫近。

也就在他腳下一軟的同時，霹靂一聲，一塊石突然裂開，閃電也似的光芒一閃，從石縫中穿過，向常護花射來。

若換是神經脆弱一些，反應遲鈍一些的人，必定被那一道閃電擊中。

常護花的神經都已被鍛鍊得有如鋼絲般堅韌，腳下一軟，就勢一倒，滾向烈焰尖石中。

烈焰尖石迎着他驟然消失，常護花混身一寒，神智一清，看得很清楚，自己仍然是在雪地上，周圍既沒有雪坑，也沒有嶙峋怪石，飛揚火焰。

九王爺在他身旁不遠，劍已然在手，腳前積雪翻開，出現了一條劍劈的痕跡。

常護花一滾即起，劍護在身前，冷冷道：「不出所料，果然只是一種幻術，一種幻覺。」

九王爺沒有追擊，在方才那種情形之下他也不能一劍殺常護花，再出擊當然也起不了作用的了。

他按劍一笑，道：「佩服——」

常護花冷冷道：「也許一開始我就不該與你的目光相接觸。」

九王爺道：「你若是不望本王，如何接得下本王的劍？」

常護花道：「方才我難道也是在看着你？」

九王爺道：「若非如此，你怎知道本王那一劍正向你劈來？」

常護花點頭。「我明白了。」

九王爺道：「你明白什麼？」

「魔由心生，我若是心無雜念，又怎會爲你的眼睛迷惑？」

「道理不錯就是如此。」九王爺笑了笑。「只是，一個人又怎能沒有雜念！」

常護花一怔，他不能不承認九王爺說得實在很有道理。

九王爺左掌隨即一遞一沉再一翻，五指如鈎，一探一拔，一股積雪立時揚起來，合成了一條粗大的雪柱，直拔霄漢。

九王爺也就在雪柱後消失。

最好的內功也難以弄出一條這樣的雪柱來，常護花知道這又是九王爺的幻術，一口眞氣運遍全身，鎭定心神，企圖將所有的雜念驅去。

也就在他心神一定的那剎那，在地面前那條粗大的雪柱由清晰而模糊，由模糊而消失。

九王爺仍立在原位，笑了笑，放步橫移，這一步橫移，常護花又吃一驚。

在常護花的眼中，九王爺仍然立在那裏，却從他的體內走出了另外一個九王爺來。

這個九王爺才站好，又一個九王爺從這個九王爺的體內走出，然後第三個，第四個。

不過片刻，在常護花的周圍，竟然出現了七七四十九個九王爺。

常護花眞氣再運，閉上眼睛，耳聽八方。

周圍一些聲息也沒有，常護花過了一會才張眼望去，四十九個九王爺赫然仍站立在原地，笑望着他，一個也沒有消失。

突然那四十九個九王爺一齊伸手沉腕，一探一拔，抓起了一條條巨大的雪柱。

常護花動念未已，經已被圍在雪柱之內，那剎那在他的感覺，四十九條雪柱彷彿都是爲人所化，四十九個九王爺化成了四十九條雪柱。

常護花仰首望去，只見那些雪柱全都是直入夜空，望不到巓。

這絕無疑問只是幻術，九王爺只得一個，但躲在那一條雪柱後却是頗費思量。

常護花考慮一會，終於舉步往前走去，與之同時，擋住他面前第一根雪柱突然蛛網般碎裂，迎頭倒下來，「轟轟發發」聲勢驚人。

雖然知道那只是幻像，常護花的身形仍然不由得往側一閃。

那邊的另一條雪柱與之同時倒下，常護花下意識再閃，第三第四條雪柱跟着倒下，雪花漫天聲勢浩大，動魄驚心。

常護花根本已沒有閃避的餘地，也就索性不避，仗劍護體靜待那些雪柱倒下。

那些雪柱倒在他身上便已消失，常護花惟一的感覺只是耳鳴目眩心跳，可是一口眞氣運過，這種感覺便亦消失。

雪柱亦停止倒下，已倒下的那幾條雪柱的本來所在，却出現了新的雪柱。

常護花目光落下，腳下周圍一些變化也沒有，只有他腳步移動時留下的腳印。

這又證實了一切都是幻像，所以他隨即再次舉步移前，迎着一條雪柱走去。

那條雪柱在他第一步踏出，便已碎裂，沒頭沒腦的砸下。

常護花這一次沒有理會，繼續往前行，雪柱倒在他身上，消失於無形。

九王爺沒有襲擊，常護花繼續前行，第二條雪柱同樣倒下消失，跟着第三條。

常護花走過了第三條雪柱的所在，第四條雪柱便出現眼前，他清楚記得，那邊就只有三條雪柱，怎會有第四條雪柱出現？此念一動，他不由回頭望一眼，一望之下，不由一呆，在他的後面赫然是一條條的雪柱，左右也一樣。

他不錯走過了三條雪柱，在他走過的時候，那三條雪柱亦消失不見，可是現在，雪柱非獨仍然在他身後，而且與左右雪柱的距離完全一樣。

這雖然令他非常意外，但其實並無不妥，他原就是走進雪柱林中，現在他的情形，豈非正就是置身雪柱林中？

「常護花——」九王爺的語聲終於响起來，夾着得意的笑聲。

常護花完全辨不出笑語聲從那一個方向發出來。

似在左，又似在右，似在前，又似在後，再聽，竟似從四面八方同時响起來，在雪柱中迴盪，久久不絕。

常護花索性不動，道：「可惜閣下這種幻術只能够嚇人，不能够傷人。」

九王爺笑道：「本王的目的，也只是將你困在這裏。」

常護花道：「以我的輕功，半炷香你以爲能够掠出多遠？」

九王爺道：「憑本王的輕功，半炷香內，無論你掠出多遠，本王都自信能够追得上。」

常護花道：「只要你追不上，你的幻術便無所施其技，我們不妨一較高下。」

九王爺笑道：「本王絕無異議，你若是逃回本王府內，本王更是歡迎之至。」

常護花怔住，九王爺的話到底令他明白了一件事，他連方向都已經失去，在他的眼中，周圍都是雪柱，任何方向完全一樣，並無分別，他若是直往前掠，實在極有可能掠回九王爺府。

他心念再動，目光一閃，冷笑道：「你這是暗示我，現在我走的這個方向完全正確？」

九王爺應道：「也許是的，你爲什麼不試試？」

常護花道：「這當然是因爲我還能够肯定現在所走的方向對不對。不想在那麼多人面前表現得像一個傻瓜。」

九王爺大笑，道：「爲我所惑的只是你一人，在別人的眼中看來，你的確就像是一個傻瓜。」

常護花道：「不知道你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又像什麼？」

九王爺道：「什麼不是一樣，他們要對付的只是你，也必須服從我的命令。」

常護花道：「不錯。」閉上眼睛。

九王爺笑接道：「閉上眼睛也沒有用，本王的幻術已經在你的眼裏長了根，無論你什麼時候張開眼睛來，所看到的景像都會完全一樣。」

常護花沒有回答，九王爺又道：「不過你記着，你只有半個時辰，過了子夜你就算能够闖出來，回到安樂王府，看到的就只是龍飛的屍體。」

常護花冷笑。「安樂王府高手如雲，禁衞森嚴，那個鐵甲人即使能够闖進去，亦未必能够完成任務。」

九王爺笑問：「你若是一個職業殺手，會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

常護花沒有作聲，九王爺隨即放聲大笑起來。

笑聲是那麼得意興奮，常護花突然有一種感覺——在大笑的這個人非獨不很正常，而且已接近瘋狂。

他一直在傾耳細聽，可是到現在爲止，竟然仍未能聽得出笑語聲的正確位置。

——難道連我的聽覺也已受他的幻術支配？

常護花才穩定的心情不由又動亂。

——那隻信鴿能否順利飛回去？

——那個鐵甲人是否一如九王爺所言，因爲有必殺的信心才接下這一宗生意？

常護花的心情又如何能够穩定下來，那個鐵甲人固然可怕，何況司馬縱橫與他之間彷彿有一種默契，每一次都配合得恰到好處。

以司馬縱橫的武功，再配合那個鐵甲人無堅不摧，刀槍不入的鐵甲，的確已可以無往不利。

龍飛若是收不到飛鴿傳書，在缺乏防備的情形下，也的確不難爲那個鐵甲人所乘。

這一次的暗殺，也的確很令人意外，就是龍飛，也不以爲鐵甲人下一個刺殺的目標就是自己，更想不到鐵甲人的刺殺行動安排得這樣緊密，竟然在刺殺呂東陽上官貴之後，在當天子夜便採取第三次的行動，刺殺一個這麼重要的人物。

常護花若是不能够及時趕回去，那隻信鴿又若是寒夜中迷途，在雖然有防備，但防備不足的情形下，龍飛的安危實在可慮。

如此寒夜，那隻信鴿雖然是名種「千里還」，迷途的可能性亦很高。

——只有看自己的了，常護花此念一生，更加焦急，越焦急也就越煩亂。

九王爺大笑不絕，與常護花的焦急同時，越來越响起來，越來越動魄驚心。

常護花知道九王爺是有意擾亂自己的心神，但亦無可奈何，時間也就在他的焦急中飛逝。

那也不知過了多久，突然——

眞的是非常突然，靈光一閃，一道閃電也似疾劃過的常護花的腦際。

他的眼睛終於張開來，亮得就像是兩盞明燈。

那些雪柱並沒有在他的眼中消失，但他已有了應付的辦法。

他的劍緩緩隱在肘後，左手揑劍訣，腳踏七星，左右迅速的交換，再往雪柱間移去。

九王爺的語聲立時又响起來。「這不錯是一個北斗七星陣，但你要闖出去，可還要再花一些心思和時間。」

這一次，常護花已能够清楚分辨得出語聲是來自左面第一條雪柱，他的身形立即一偏，一劍往左面疾刺了過去。

那條雪柱迎劍消失，九王爺終於出現在常護花眼前，引劍一劃，「叮」的迎住了刺來那一劍，引劍暴退，在另一條雪柱後一閃而沒。

常護花人劍緊接追前，飛削向那條雪柱，劍到柱消，九王爺赫然已不在柱後。

雪地上兩個腳印，深淺不一，後腳印

看來，九王爺顯然是着地隨即一縱，奇怪的是常護花竟然看不見九王爺的身形閃動。從脚印的方向看來，九王爺是躍往右面，常護花隨即往右面躍去，却什麼發現也沒有，連脚印也都不見，他知道自己又爲九王爺所惑。

九王爺的笑語聲接又傳來。「是不是？本王可曾說錯了？」

笑語聲彷彿從四方八面傳來，常護花不由得苦笑，他因爲看出這可能是一個北斗七星陣，所以才脚踏七星，往外闖一闖，一闖總算闖了一個正着，才知道九王爺的藏身所在，却因爲貪刺那一劍，脚下一亂，再爲九王爺所乘，現在當然得要重新開始，重新算清楚所在的正確方位，才能够再外闖。

九王爺方才那些話絕無疑問就是誘他刺出那一劍。

若是平日，便浪費多一些時間也不要緊，現在他却必須在子夜之前趕返安樂王府，所以非獨要闖出去，而且要趕快闖出去。

他也知道貪刺這一劍，所有的方位都會完全改易，要推算出自己所在的正確方位，雖然用不着花了方才那麼多的時間，但也不會少到那裏去。

對於奇門遁甲，五行八卦這方面，他懂得到底並不多，何況，九王爺也未必會再給他好像方才那樣的安定。

果然不出所料，他一顆心才穩定下來，便聽到九王爺一聲喝叱：「看劍——」

他的心情立即給喝亂，語聲從四方八面傳來，劍却沒有刺到。

九王爺隨即大笑道：「這一次是假的，下一次却也許是眞的。」

常護花暗歎一聲，閉上眼睛，接連三聲「看劍」相繼從四方八面傳來。

一聲急過一聲，常護花不爲所動。

再一聲「看劍」，這一次劍果然來了，常護花耳聽風聲，出劍，「錚」的正迎上來劍，脚步接動，倒踩七星，回攻一劍。他的判斷並沒有錯誤，這一劍攻出一半，便响起「叮」的一聲。

九王爺一劍攻出，志在擾亂常護花心神，只一劍身形便倒退，正是倒踩七星步，常護花身形與之同時倒退，亦倒踩七星，立即便趕上。

他的眼睛這才睜開來，九王爺正在他身旁不遠，引劍正倒退。

他緊隨不捨，劍纏住了九王爺的長劍，脚步與九王爺的脚步同時移動，那刹那之間，簡直就變成了九王爺的影子般。

九王爺連退七丈，仍然擺脫不了常護花的劍，眼神終於出現了變化，那些雪柱也就在這刹那完全消失。

常護花不由面露喜色，九王爺的面色却有些難看，冷笑道：「好，原來是誘本王出劍，然後瞎纏本王，將本王的幻術破解。」

常護花道：「你本不該出手的。」

九王爺道：「本王只是看錯了，不知道你也是一個如此狡詐之人。」

常護花道：「未及王爺。」

九王爺大笑。「兵不厭詐，何况這本來就不是一場公平的决鬥。」

「不錯——」常護花左手一鬆劍訣，上下移動之間，已然扣住了好幾枚暗器。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出劍不停，雙劍交擊，有如珠走玉盤，常護花七十二劍一過，左手已把握空隙，將暗器射出，長劍接刺進。

九王爺長袖一拂，捲飛射來暗器，身形接一個翻滾，倒掠了出去，霹靂一聲，一團火光接在他身前爆開來，疾湧向常護花。

常護花並沒有追前，暗器射出，身形便倒掠着地即起，反手又射出一蓬暗器。

九王爺火器出手，已知道上當，天馬行空般跨越那團烈火，追向常護花，那知道一蓬暗器已射至，揮劍急招架。

到他將暗器擊落，常護花身形已遠在數丈外。

「好，好一個萬花山莊莊主，好一個常護花！」九王爺冷笑，劍一抖，「叮」的齊中斷成了兩截。

在此之前，他甚少出手，這一次雖然看出常護花是一個眞正的高手，未必能將他擊倒，但自信亦一定能够將他困在這片雪地上一二個時辰，却不過半個時辰便已被常護花脫出。

惟一令他還心寬的只是，現在經已接近子時。

× × ×

子時到底降臨了，常護花掠過那片雪地，才掠進長街，便已經聽到了子夜的更鼓。

「不好——」常護花的身形，立即放盡。

長街寂靜，一個行人也沒有，寒風徹骨，常護花逆風而飛掠，一雙眼睛更有如被刀割，可是他並沒有理會，一心只牽掛龍飛的生命安危。

那個鐵甲人現在應該採取行動的了。

× × ×

龍飛也有一個壞習慣，就是每當有什麼事情壓在心上，有什麼困難解決不來，就會睡不着，而在他睡不着的時候，就會在內堂不住的踱圈子。」

在他踱圈子的時候，他又有一個壞習慣，不喜歡其他人在旁侍候，就是他的義子女也不例外，這在安樂王府已經不是一個秘密。

好像這樣的秘密，天地會當然不難打聽出來。

今夜龍飛的心事實在太多，單就常護花的安全已令他非常不安。

內堂的燈光非常明亮，照耀得有如白晝，龍飛衣冠未卸，一個人背負雙手，徘徊在堂上，老遠便可以看到。

周圍空蕩一片，並沒有加强防備，看來常護花放出的那隻信鴿若非迷途，便是還沒有飛回來。

現在却已是子夜。

更鼓聲才轉，內堂東側的一道短牆轟烈倒塌，一片叱喝聲中，那個鐵甲人一步跨進來。

龍飛停步，冷然盯着那個鐵甲人，竟然一些也不感到意外。

那個鐵甲人繼續追前，走向龍飛，移動間鐵甲不住「錚錚」作响。

「大胆——」龍飛突喝，戟指着那個鐵甲人。

鐵甲人也一樣不爲所動，繼續步向龍飛，十數個黑衣殺手在短牆外出現，內堂兩側亦有幾個殺手現身出手，各執兵器，向着鐵甲人。

他們的人數並不多，却沒有一個露出驚懼之色，鐵甲人當然也不會將他們放在眼內，一步步迫前，令她不快的只是，對方連一個人也沒有上來，令她想讓龍飛瞧瞧她的威力也不能够。

龍飛也只是戟指着她，一聲「大胆」之後便再無話說，她終於感覺事情有些不妙，停下來。

龍飛也就在這時候問：「大家都準備好了。」

那些殺手轟然齊應，鐵甲人一怔，回顧一眼，只見無數的火把已然在周圍亮起來，隱蔽的地方都有人冒出，將她包圍在當中。

她只望一眼，再次前行，根本就不將那些人在眼內，龍飛同時口數：「七步，二步，五步……」語聲由低而高，斷喝一聲：「一步！」

一條條繩子應聲從雪地內彈起來，積雪紛飛。

鐵甲人脚下的雪地應聲裂開，裂出了一個方圓的兩丈的陷阱。

陷阱上舖着的石板在繩子拉開同時陷下，落在一張奇大的繩網內。

鐵甲人亦掉進繩網內，繩網接收縮，在繩網內的石板隨即四方八面的向她撞至，那些殺手同時將火把拋出，向陷阱擲落。在陷阱底下，赫然舖當厚厚的稻草，與火把接觸，立即熊熊的燃燒起來。

繩網若是一收緊，縱然被烈火燒斷，那個鐵甲人也只有掉下陷阱去，鐵甲沉重，繩網又不受力，輕功難以施展得開，而雖然刀槍不入，在烈火之中一燒，藏在鐵甲內的人只怕便得被活活燙死。

烈火未必能够將鐵甲燒毀，但鐵甲傳熱至快，只要掉進烈火內，不消片刻，便足以致命。

陷阱也頗深，在此之前，安樂王府之內並沒有這個陷阱，龍飛絕無疑問，已經收到飛鴿傳書，作好安排，只等鐵甲人的出現。

鐵甲人刀槍不入，所以他連弩箭也沒有安排，只準備了百數十枝松節火把與百數十斤乾草。

繩網內還有倒鉤，其中部份現在更巳鉤住了鐵甲人身上的甲片。

這一切絕無疑問安排得非常巧妙，只可惜，就是算漏了一點。

也就在繩網收縮的那刹那，鐵甲人的雙手突然錚錚的射出了兩支嵌有倒鉤的短矛，那兩支短矛只不過半尺長短，各曳着一條長長的鋼鍊子。

那兩支短矛都是以機簧發射，勁穿金石，一射兩丈，「奪奪」地射進了一條柱子內，鐵甲人雙臂一振，立時藉鋼鍊之助，疾往上拔起來，那張繩網亦被她帶得飛離了陷阱。

龍飛屬下殺手的反應也不可謂不敏捷，兩個左右撲出，揮刀斬向那兩條鋼鍊，另外十多個手執鈎鐮槍一撲而上，鈎住了那張繩網，便待將鐵甲人連人帶網拉回陷阱去。

刀尚未砍在鋼鍊上，鐵甲人已飛至，左手抓住了一條鋼鍊，右手接一拳擊出。一個殺手迎着鐵拳連人帶刀被擊飛丈外，鐵甲人右手接沉，一支既薄且狹的緬刀從腕下射出，只一劃，便將脚下纏着的繩網削斷。

那些殺手立時發出一聲吆喝，四方八面湧上來。

鐵甲人雙手一抖，鋼鍊脫出雙臂，右手緬刀接將纏着的破網剔去，從容不迫。

龍飛的態度也一樣，手一翻，一柄摺扇「刷」地打開來，碧玉爲骨的摺扇，燈光下更覺名貴。

摺扇上兩個字一斷，三個字一斷，寫的都是死在他扇下的高手的姓名。

這柄摺扇也就是江湖上有名的「玉骨銷魂」。

鐵甲人轉過半身面向龍飛，也不見怎樣動作，那柄緬刀突然颼地從她右腕下射出，射向龍飛。

龍飛彷彿意料之中，一步橫移，緬刀從身旁射過，再飛三丈，射進了堂內的一條柱子，竟然還能够沒入半尺之深，可見是如何强勁。

龍飛雖然沒有回頭，但只聽那柄緬刀的破空聲，入柱聲，已知道那柄緬刀的威力，面色終於一變。

鐵甲人隨即舉步，一步步向龍飛迫近，周圍那些殺手亦同時向鐵甲人迫去。

前行不過三步，一條人影從走廊如飛射至，僧人裝束，正是龍飛第五個義子長風。

上官鵬亦同時從相反的方向掠來。

長風僧手執一雙戒刀，身形如風，雙刀亦一樣，一下來到了鐵甲人面前，刀花飛滾，雙刀一齊扎至。

鐵甲人雙拳一翻，迎上來刀，硬硬將長風僧的刀勢擊散。

上官鵬一齊緊接從另一邊砍至，那赫然是一柄沉重的開山巨斧。

鐵甲人滴溜溜一轉，上官鵬連劈三斧落空，正要將斧抽起，鐵甲人巳一拳擊在斧背上，硬硬將那柄利斧擊進了雪地內，接一拳擊向上官鵬面門。

長風僧雙刀隨即砍在鐵甲人的背上，「噹噹」兩聲，鐵甲人鐵甲無損，却被震得往前一栽，她的身手却也實在快，一轉一抄，長風僧收刀雖快，仍被她抓住了雙刀。

她隨手一折，雙刀便已絞在一起，一拳接從當中擊進！

長風僧棄刀急退，香芸一旁補上，軟劍一抖，「嗡嗡」的襲向鐵甲人眼睛。

鐵甲人左手一抹，便將來劍封開，繼續迫前，香芸一連十三劍急攻，都阻止不住，龍飛同時收回摺扇，頷後一插，坐馬沉腰，暴喝聲中，雙掌擊出。

鐵甲人雙掌亦迎前來，也就在那刹那，龍飛翻身倒退，倒掠進堂內。

兩柄劍尖也似，長只中指般的暗器也就在那刹那從鐵甲人的腕底射出來，幾乎是貼着龍飛胸膛射空，說險當眞險到了極點。

龍飛的江湖經驗固然豐富，身手也實在敏捷，一看鐵甲人出掌的姿勢，便知道鐵甲人並不是要與自己比掌力，當機立斷

，立即倒翻開去。

那兩枚暗器射進堂內，射穿了一面屛風，去勢未絕，繼續射進牆壁內。

旁邊的人雖然看不見那兩枚暗器射進牆壁內的情形，亦看出那兩枚暗器的强勁，亦皆替龍飛揑了一把冷汗，也齊皆一怔，隨即衝殺上前來。

上官鵬長風巳然各自換過了一柄開山巨斧，那些殺手的手中亦都是巨斧鬼頭刀狼牙棒一類的重兵器。

這些重兵器擊在鐵甲上，即使不能够將鐵甲擊破，亦一定能够生出很大的震盪，若是長風這種高手貫上內力，不難將藏在鐵甲內的那個人震傷。

鐵甲人亦一怔，隨即直闖進內堂，對向自己衝殺前來的各人，彷彿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龍飛身形落下，一聲「槍來！」旁邊侍衛便將一支鐵槍送上，當年他躍馬沙場，連刺敵將十七，用的就是這支鐵槍。

他也實在想不到竟然還有用得着這支鐵槍的一天。

鐵槍在手，他彷彿又回到了沙場上，一陣熱血狂湧，霹靂暴喝，挺槍刺去。

鐵甲人雙手左一擋，右一擋，連擋十七槍，將龍飛迫退六步。

後面是一張紫檀八仙桌子，龍飛的腦後彷彿長着眼睛，倒躍上桌上，鐵甲人飛步欺前，鐵拳擊下，龍飛及時躍退。

桌子在鐵甲人拳下碎裂，放在桌子上的一張錦箋疾揚起來，也正是常護花在九王爺府中偸出來的那一張。

燈光明亮，錦箋正向着鐵甲人的面門，當然看得淸楚，鐵甲人一把抓住一看，一怔，鐵拳陡握，那張錦箋被握成一團。

龍飛鐵槍乘隙刺來，鐵甲人及時一拳迎上，「錚」的被震退一步，後面巨斧狼牙棒鬼頭刀如潮湧至。

鐵甲人一聲悶哼，左手一招，颼的又是一支短矛曳着鍊子飛出，穿透承塵，瓦面，鐵甲人的身子亦同時飛起來，「轟」地撞碎了頭上承塵，直衝瓦面。

龍飛大喝，擲出鐵槍，正中鐵甲人右小腿，一滑彈開，並未能阻止鐵甲人的去勢。其他人也同樣來不及。

鐵甲人在堂外應該知道成功的希望不大，可是在堂外不走，進了堂內才走，巳令人意外，她雙臂射出兩枝短矛，竟然還藏着第三支，更加令人意外。

他們的反應並不慢，立即退出內堂，龍飛長風上官鵬三人不約而同，一躍而起，却直往承塵那個缺口掠上去。

灰塵瓦礫「簌簌」飛洒而下，三人都沒有理會，龍飛第一個，雙掌護住了頭頂，才竄進承塵，便巳聽到了一下機簧聲在瓦面上響起來，跟着就是急勁的破空聲。

龍飛輕叱一聲，雙掌暴揚，震碎另一個缺口，竄上屋頂，只見鐵甲人手抓鍊子，正射落在數丈外面的另一片瓦面上，疾如箭射。

才落下，短矛又曳着鍊子射出，鐵甲人亦再隨着鍊子射出，迅速消失黑暗中。

這種速度，遠超出人力的極限，原因那支短矛以機簧來發射，勁而遠，內力最好的人也難以將之擲到那麼遠去，鐵甲人在短矛一鈎穩東西，立即借力射出，簡直就像是一個流星鎚也似，她混身都裹在鐵甲之內，也當然不怕碰撞，少了這一重顧慮，速度也當然能够發揮至盡。

龍飛一看那個鐵甲人前射的速度便知道很難將之追及，亦知道鐵甲人在刺殺上官貴之後，何以那些殺手追出了牆洞，便踪影全無。

那個鐵甲人並沒有踩着脚步倒退出巷外，只不過藉着短矛鍊子凌空飛去。

長風跟着掠上瓦面，目光一轉，道：「義父，要不要追下去？」

龍飛點頭道：「即使追不及，我們追上去，也最低限度可以避免更多傷亡。」

語聲一落，龍飛身形掠出，長風上官鵬身形齊動，緊追在龍飛的身後，香芸那邊亦掠上來了。

這短短片刻，那個鐵甲人非獨巳經消失不見，連破空聲响也聽不到了。

龍飛等却不管那許多，繼續追前去。

地面那些殺手亦巳經紛紛追向那個鐵甲人逃去的方向。

× × ×

鐵甲人身形一落即起，左右臂短矛曳着鍊子交替射出，四五個起落，巳過了王府高牆。

接載她的馬車正停在那裏，却巳被八個殺手包圍起來，那個老蒼頭仍坐在車座上，人鞭巳呼之欲出。

他的舉動看來是那麼笨拙，一雙眼睛却精光四射，鋒芒畢露。

八個殺手正準備出手，鐵甲人巳然飛過牆頭，凌空落下來。

她人在半空，巳看淸楚下面的形勢，凌空落下，一拳巳將一個殺手擊飛了出去，左右雙臂短矛接曳着鍊子射出，射進了兩個殺手的胸膛，一穿而過。

那兩個殺手絕非庸手可比，可是那兩支短矛的速度與所取的距離實在大出他們的意外。

老蒼頭同時出手，「忽哨」一聲，馬鞭鞭桿抽向面前的一個殺手，半途却突然一轉，毒蛇也似的馬鞭飛纏上另一個殺手的咽喉。

殺手驚呼，揮刀欲削，人巳被扯上了半空，也就在半空被活活勒斃。

面對老蒼頭那個殺手也不慢，立即撲前，他不錯很快，老蒼頭也不慢，鞭桿迅速迎上來刀，殺手連劈十一刀都被擋開，鞭桿猛一長，便穿透他的咽喉。

這片刻之間，鐵甲人又巳解決了兩個殺手，身形倒飛，撞開車門，坐上車廂，接喝道：「快走——」

老蒼頭立即鞭落催騎奔出，回頭道：「龍飛好像巳早有準備。」

鐵甲人冷笑。「他知道我這個時候到來，買我們殺人的人，出賣了我們！」

她的語聲異常陰沉，右手一振，一道寒光射出，閃電般射進了追來兩個殺手其中一個的胸膛！

那個殺手的身子被暗器所帶的力道撞出了三尺，仰天倒斃。

另一個殺手仍然追前，一面吹動竹哨，六七個殺手應聲從兩旁巷子裏竄出來。

鐵甲人沒有將車門關上，坐在車廂內，盯着追來的殺手。

老蒼頭又問：「還是成功了？」

鐵甲人冷應。「龍飛沒有死！」

這兩句話常護花聽得很淸楚，他發狂的趕回來，遠遠看見那些殺手追着這輛馬車，一顆心不由沉下去，往旁邊屋角一躲，只等馬車駛近來，突施襲擊，却就聽到了這兩句話，心念立時亦一轉。

兩個殺手也就在這時候飛騎迎面奔來，兩旁巷子亦閃出了兩個殺手，飛矛向鐵甲人射去。

老蒼頭揮鞭捲向前來的兩騎，鐵甲人雙拳亦迎向飛來長矛。

颼地鞭過人落，一個殺手被擊墮馬下，老蒼頭倒轉鞭桿，接戮向左面的那一個殺手。

右邊那匹空馬同時從車廂旁奔過，常護花也就在這刹那從暗角中竄出，右手往馬鞍一按，身形迅速倒翻上車頂，十指先下。

鐵拳擊飛長矛的「叮噹」聲，馬鞭揮舞的「忽哨」聲亂成一片，還有那些殺手的呼喝聲，再加上奔馬聲，車輪輾動聲，巳足以掩去常護花十指落下所發出的輕微聲响，他也就以十指緊抓着車頂，懸在車廂的一側，雙脚却緊蹬在車廂壁上，所以並沒有弄出聲响來。

左邊那個殺手右手揮刀擋開了戮來鞭桿，左手一矛接扎向拖車的馬。

只要將馬砍倒，馬車便得停下來，可惜他雖然有一個好主意，出手却快不過老蒼頭。

矛未扎下，老蒼頭鞭桿巳將之敲開，那個殺手一騎立即奔過，背後隨即挨了鐵甲人一枚暗器，鮮血激濺，伏鞍疾奔了開去。

拖車的兩匹健馬同時撞向一旁人家，老蒼頭手急眼快，一把勒回，常護花也就在馬車一慢這刹那，游身竄上了車頂，平伏在那裏。

老蒼頭沒有察覺，繼續驅車前行，鐵甲人也是，緊盯着追來的殺手。

三騎如飛追來，鐵甲人暗器連射，這一次，他不殺人而射馬。

馬的目標大，鐵甲人暗器無一落空，健馬悲嘶中人立，或斜撞開去，三個殺手不由都滾鞍落下，仗着身手敏捷，並未受傷，却迅速被遠遠拋下。

馬車越來越快，不過片刻，後面的竹哨聲便巳聽不到，老蒼頭韁繩一勒，突然將馬車駛進一條狹小的橫街。

那條橫街只容馬車駛過，也不怎樣長，前面是一片荒地。

過了那一片荒地，一片竹林，馬車駛上了一個小山坡，一折直下，駛進了一幢破屋內。

那幢破屋也不知棄置了多久，孤零零的建在山坡下，一邊圍牆巳倒塌，當中空出了一截，恰巧容馬車駛過。

馬車也就在荒院中停下來，鐵甲人一躍而下，來到一側廢井的旁邊，一把抄住老蒼頭遞來的馬鞭，跳進了井內。

老蒼頭沉腰坐馬，那條馬鞭連桿迅速被牽得筆直，井下隨即傳來「鏗」一下輕响。

老蒼頭這才收鞭，翻身亦往廢井內躍下。

常護花也這才從車頂上滑下來，躡着脚步來到了廢井的旁道，傾耳細聽。

鐵甲人沉重的脚步聲從下面傳來，還有她陰沉的聲音：「若不是那個人告密，怎會有這樣的一張錦箋在龍飛的手上。」

老蒼頭的聲音隨即响起來：「只有那個人才知道我們擬定在什麼時候動手。」

「還有一個人！」

「冷三娘可是絕不會將祕密洩漏出去的。」

「若是她走漏消息，我要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姑娘息怒！」

「諒她也不敢！」

「那個人如此做，目的想必在一石二鳥，殺人滅口。」

「無論如何，我也要將他找出來，碎屍萬段！」鐵甲人的語聲更冷酷。

常護花聽到這裏，才明白那鐵甲人是將他偸自九王府，以飛鴿送回去的那張錦箋當作是九王爺送出去，要借龍飛的手將她除掉，免留後患。

——這個鐵甲人雖然身手非凡，無堅不摧，頭腦可不是怎樣靈活，正當用人之際，九王爺又怎會出此下策？

——難道她對於九王爺天地會的事情知道得竟然那麼少？眞的只是一個爲錢而殺人的殺手？

——那倒好，她若是轉而與九王爺作對，對我們可是有利無害。

常護花心念一轉再轉，並沒有放棄追查那個鐵甲人本來身份的決心，他手足並用，沿着井壁攀下，步步爲營，只恐一個不小心，驚動了前行的人。

井頗深，底下有些崎嶇，一側開了一個洞，漆黑一片，鐵甲人老蒼頭的聲音正是從那邊傳來，常護花黑暗中摸索前行。

那是一條很長的甬道，一片森寒，鐵甲人老蒼頭每說一句話都引起一叠迴音。

常護花更加小心，再聽下去，他突然發覺那個鐵甲人的頭腦並不是不靈活，只是性子很偏激，很衝動。

不知何故，他突然也有一種衝動，很想看看那個鐵甲人的眞面目，很想知道她到底是什麼人。

也就在這時候，前面突然出現了亮光。常護花很自然的往旁邊牆壁一貼，避免亮光射在自己身上。

亮光由上方透下來，常護花看得淸楚，鐵甲人正站在一道石階上，伸手將頭上一塊暗門之類的東西推開，隨即走上去。

老蒼頭跟着亦走了上去，暗門「蓬」地落下，周圍又回復一片黑暗。

常護花這才動身，但仍然小心翼翼的向那邊接近，到了石階下，往牆壁一貼，挨着牆壁一步步往上走去。

暗門的縫隙漏下一點兒亮光，鐵甲人的語聲淸楚的從上面傳下來。「什麼？付錢要我殺龍飛的是醉月樓的老闆朱成？」

「那三張地圖與及被殺者的肖像，起居習慣等一切詳細資料全都是他提供給我們，看來他對於那三個人恨之切骨，早巳想置之死地。」回答的是一個蒼勁的女人聲音。「屬下巳經調查過朱成這個人，知道他平日甚喜歡與江湖中人交往，在他的後背之上，紋有蛇，蟾蜍，蜘蛛，蜈蚣，蝎子五樣東西。」

（未完）

俠義中篇故事／

高皐·文
黃耀基·圖

虎林飄香



前文提要：

季伯玉和竹傲天等人比劍，忽然又來少林寺掌門普法要捉拿他爲師兄報仇。幸得竹傲天夫人用掌力將他解出重圍，避過一場遭刦。季伯玉在皖山結識江淮八義傳給他三招揮雲劍法，一行九人去找水飄香，在路上遇見竹鳳派丫環小蓮找尋季伯玉，據她說水飄香被擄當晚就逃脫離開竹龍了。在周家口又遇見郁雀兒。她證實在山東長清縣見過的像水飄香，大家決定去山東找尋。再說竹龍擄水飄香至長清縣，在蓬萊酒館暢飲回到船上醉倒，水飄香乘機上岸解開繫船纜索，狂風將船拋上河心，有驚無險，後來她逃入山區在客棧遇上沈芳兒，一齊找尋季伯玉去了……

建立根據地　澄清大是非

黑衣老者道：「紅粉輓歌季伯玉連挑咱們五處分堂，妳們既然是季伯玉的朋友，只得委屈兩位一下。」

水飄香道：「胡說，我二哥不是紅粉輓歌，這是別人嫁禍的。」

黑衣老者道：「這個……好吧，請兩位跟咱們走。」

水飄香道：「爲甚麼要跟你們走？」

黑衣老者道：「只要季伯玉向本帮投到，兩位就可離開本帮，這是本堂主法外施仁，姑娘不要不知道好歹。」

水飄香道：「如果咱們不跟你走又如何呢？」

黑衣老者道：「只怕由妳不得！」他同時擧手一揮，兩名面目森冷的抱刀大漢，立即併肩走了出來。

水飄香知道這場搏殺難以避免，因而對沈芳兒道：「芳姊姊，孤竹帮的匪徒十分兇悍，出手千萬不能慈悲！」

沈芳兒道：「我明白。」

此時兩名大漢已經夠上距離，他們一言未發，刀光急閃，已分別攻出一招。

水飄香身形一側，左手短劍向來人的刀身一點，右手劍寒芒急閃，以驚雷驟發之勢，刺進敵人的咽喉，在匪徒的屍身倒下之際，她已飄身後退五尺之外了。

她使的是家傳驚濤劍法，也是五行門的劍法中的一種，實際應該只有三招，經她本門的長老按「驚濤三式」加以演化，增多了九招，成爲「驚濤十二式」。

五行門的劍法，每一招都是驚俗駭世之學，孤竹帮的匪徒自然不堪一擊了。

沈芳兒是金大先生的親傳弟子，所習金鋒三殺的威力，不會在水飄香的驚濤劍法下，只是沈姑娘個性柔弱，怯於搏殺，空負絕代劍術，却無法發揮所長。

當匪徒一刀劈來之時，她不敢出劍招架，纖腰一擰，向一側避了開去。

孤竹門下絕不會憐香惜玉，她這一避讓致使先機盡失，但見刀光如雪，寒芒砭肌，她的形勢也就危如累卵了。

此時水飄香早已放倒一名匪徒，回頭

一瞥沈芳兒，不由大吃一驚道：「妳是怎麼啦？芳姊姊，我不殺人，人就殺我，這可不是鬧着玩的！」

沈芳兒也知道不是鬧着玩的，因爲別人手下毫不留情，她已經受到兩處刀傷，要是再不以金鋒三殺反擊，她這條美麗的生命，就只有擱在這裏了。

銀牙一咬，她終於使出了師門絕學，劍光連續兩閃，匪徒狂噴鮮血的摔倒下去了。

危機解除了，沈芳兒的嬌軀却不停的顫抖起來，她沒有殺過人，連一隻虫蟻都沒有傷害過，現在眼前躺着一具血淋淋的屍體，竟然是她親手殺害的，她不只是目瞪口呆，連全身都引起了强烈的震撼。

此時如果有人向她攻擊，她必然不知道還手，那麼在敵衆我寡，及强悍的攻勢之下，水飄香還要分神來照顧她，她們這一仗就未可樂觀了。

水飄香瞧了這一點，彈身一躍，奔到她的身側，道：「振作起來，芳姊姊，除惡就是行善，妳怕甚麼？」

沈芳兒一嘆道：「妹子，我不是害怕，但……手脚不聽指揮嘛。」

她們說話之間，孤竹帮衆已經撲了過來，他們採用的是避重就輕，專攻弱點的打法。

不跟水飄香拚鬥，專門對付沈芳兒，這是瞧透了她們的弱點，如此一來，水飄香就疲於奔命了。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水飄香過於勞累而後力難繼，那麼她們就只有任人宰割了。

水飄香明白對方的用心，她却不能置沈芳兒的生死於不顧，敵人圍着她們兩個人轉，她却圍着沈芳兒轉，這種奇特的打法，當得是江湖罕見。

正當她筋疲力盡之際，想不到竟然來了救星。

那是三條人影，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鬥場撲近，孤竹帮以三個人前去攔阻，一照面就已濺血橫屍。

來人莫非是三名殺星？

不錯，袁江及辛氏兄弟本來就是殺星，遇上他們孤竹帮算是遇到報應了。

他們沒有半點躭擱，在三聲叱喝之後立即展開屠殺，不管你是堂主也好，帮衆也好，不分首從，一律予以誅戮，片刻之後，孤竹帮衆再也找不到一個活人了。

水飄香興奮上前去，道：「袁大哥，辛大辛二，多謝你們了。」

他們經過一陣寒暄之後，袁江道：「姑奶奶，妳可害苦咱們了，妳是怎樣脫險的？」

水飄香道：「說來話長，咱們到前面的吳村投店再作詳談。」

袁江道：「好的。」

在投店，清洗，及晚餐之後，水飄香才說出自己的遭遇，然後詢問道：「袁大嫂呢？你們沒有遇上？」

袁江道：「我只找到辛氏兄弟，別的同伴一個都沒有遇到。」

辛大道：「聽說主人曾經二上黃山，說不定袁夫人會跟主人在一起。」

袁江道：「水姑娘，你們去黃山？」

水飄香道：「不錯，二哥現在不一定會在黃山，但這是我們唯一的綫索。」

袁江道：「好，咱們就到黃山瞧瞧去吧。」

翌晨他們由吳村南下，經滋陽，鄒縣，逕向徐州奔去。

他們這一行三男二女，一共只有五個人，這五個人却成爲不受歡迎的人物，無論他們走到何處，必然有些人躲開他們，好像他們是瘟神惡煞一般。

這天他們到達鄒縣以南的「兩下店」，也正是打尖的時刻。

兩下店只有一家客棧，兩家飯館，其中一家客人較少，爲了清靜，水飄香就進了這間飯館。

其實這家飯館也有七八個客人，他們還有一夥同伴，由於第一家太過擁擠，才到第二家來的。

這帮人每個都是一身白衣，外罩風氅，肩頭微微聳起，使人一眼就能瞧出他們是江湖人物。

水飄香等一行並沒有在意這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只要別人不找碴，他們也不想節外生枝。

飯館的小二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孩子，別看他小，倒是機伶得很。

他迎上水飄香等，引導他們在一張靠窗的飯桌坐下，然後替他們斟了一杯茶水道：「客官想吃點甚麼？」

水飄香道：「來四樣可口的菜，一壺二鍋頭，一盤饅頭，五碗白米飯。」

小二道：「再加一碗酸辣湯可好？」

水飄香道：「好的。」

小二在忙着送菜之時，櫃台裏面忽然有人叫道：「裔存仁，隔壁的客人要酒，你先送兩壺過去。」

隔壁的飯館生意太好，有點供應不暇，客人不耐久等，就買到這家飯館來了。

這種事頗爲常見，並沒有甚麼稀罕，只不過那「裔存仁」三字却出了麻煩。

靠裏面的一張飯桌，原是坐着八名白衣大漢，其中一個忽然呼的一聲站了起來。此人年約四旬，雙目精芒若電，由他的眼神推斷，必然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他向店小二瞥了一眼，問道：「你叫裔存仁？」

店小二面色一變道：「不，小的姓桑葉的桑，客官只怕聽錯了。」

白衣大漢哼了一聲道：「少跟大爺裝糊塗，你過來。」

店小二沒有過去，小身子一彈，便已奪門而出。

白衣大漢雙手一按桌面，身形投空而起，速度之快，宛如電掣星馳。

此人的功力的是不凡，如果讓他追出門外，店小二必然難逃毒手。

其餘七名白衣人也紛紛追出，在八名大漢追捕之下，這個十三四歲的孩子，焉有倖免之理！

八個大男人欺負一個小孩子，水飄香第一個瞧不順眼，再說季伯玉的師弟也叫裔存仁，不管店小二是不是季伯玉的師弟，她決定不讓這個小孩子受到傷害。

於是她右手一揚，筷子挾着勁風向第一個白衣人射去，口中同時喝了一聲走，便已彈身躍到門外。

店小二原是第一個奪門而出的，可惜

他的運氣不好，被隔壁聞聲而來的白衣人堵住，待水飄香一行趕到他的身旁，四週已被三十餘名白衣人團團圍着。

適才被水飄香飛筷阻止的白衣人是這一夥的頭兒，他向水飄香瞥了一眼道：「姑娘好功夫，不過這是咱們的家務事，希望妳不要插手。」

店小二大叫道：「甚麼家務事？我並不認識你們。」

水飄香道：「朋友怎麼稱呼？就算是你們的家務事也不應該這麼多人欺負一個小孩子！」

白衣大漢嘿嘿一陣冷笑道：「本座是太湖紅旗堂主宗元義，這小子商存仁是太湖的叛徒，插手別人的家務事是武林大忌，這件事姑娘還要管麼？」

水飄香面色一沉道：「你們毀了虎林商家，連一個孩子都不肯放過，還要千里追踪，趕盡殺絕，這件事本姑娘，焉能不管！」

宗元義啊了一聲道：「不簡單，姑娘居然知道虎林商家的事，妳是誰？」

水飄香道：「我叫水飄香，商門弟子季伯玉是我的義兄。」

宗元義道：「妳就是水飄香？好得很，咱們正在找妳。」

水飄香道：「那你還等甚麼？」

宗元義道：「別忙，本座還有幾句話要向兩位朋友交待。」

語音一頓，扭頭對辛氏兄弟雙拳一抱道：「辛大俠久違了，敝湖主與燕大俠是至交，這幾年燕山主沒有寵臨敝湖，咱們好像生份了。」

辛大冷冷道：「燕山主很想念路湖主及宗兄，希望能够跟你們聚聚。」

宗元義哈哈一笑道：「好好，待此間事了，歡迎兩位蒞臨敝湖，現在請兩位退出圈外，好讓兄弟了斷過節。」

辛大搖搖頭道：「對不起，咱們兄弟歉難從命。」

宗元義道：「辛兄義薄雲天，在下十分感激，不過，對付這幾個後生晚輩，敝湖還有一點自信……」

辛二哼了一聲道：「別門縫裏瞧人，何況咱們不是帮你。」

宗元義一怔道：「辛二俠是要帮他們麼？」

辛二道：「沒有法子，咱們兄弟總不能不帮主人的朋友。」

宗元義道：「你說他們是燕山主的朋友？」

辛二道：「我只是說他們是我兄弟主人的朋友，請你不要誤會。」

宗元義道：「辛二俠語含玄機，在下不懂。」

辛大道：「實在告訴你吧，燕山主已經去世，勾漏山換了主人。」

宗元義愕然道：「會有這種事，貴山的新山主是那位高人？」

辛大道：「敝主人季伯玉。」

宗元義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這麼說貴主人是紅粉輓歌了，辛大俠跟隨這麼一個主人，不怕替勾漏山帶來不幸！」

辛大道：「咱們不要把話扯遠了，還是說眼前的事吧，辛某念在咱們往日的一點交情，宗兄如若即時撤走，辛某兄弟願意向水姑娘討個人情。」

宗元義哼了一聲道：「辛大俠應該知道敝湖的湖規，宗某只能表示一點歉意，上！」

語音一落，舉手一揮，一片喊殺之聲帶着數十條人影，向中心衝了過來。

水飄香，袁江，及辛氏兄弟立即各佔一方，構成一個四方呼應的整體，沈芳兒帶着商存仁居於中心，既可受到保護，也可向各方支援。

太湖紅旗堂是該湖的主力，每一個紅旗弟子都是千錘百鍊的高手，他們由四方迫向中心，每一邊領頭攻擊的都是兩人。

這是試探，他們希望試出對方功力深淺，以便找出敵人的弱點。

這八名紅旗弟子，是紅旗堂的佼佼人物，由他們領先衝殺，就算不能衝散對方聯手的方陣，至少不會有甚麼損失。

這是宗元義的計畫，這計畫並不算壞，可惜他低估了水飄香一行的武功。

雙方一經接觸，刀光劍炁像雷電交擊般的一閃，八具狂噴鮮血的屍體便已攢了出去。

八名紅旗高手沒有接下一招，他們的大好生命却擱在這裏。

宗元義大吃一驚，他絕未想到這幾位藉藉無名的男女，功力竟然高得嚇人，如果單打獨鬥，只怕沒有人能够承受他們凌厲的一擊。

好在他還有二十多名部屬，如果全力投向一點，必可衝破對方的防綫，只要抓到了商存仁，有了人質就不怕水飄香等不聽他的了。

太湖門下第二度進攻，是宗元義的愼密安排，攻向水飄香及辛氏兄弟的只是虛張聲勢，他却領頭對袁江作强悍的攻擊。

袁江口中一聲長嘯，長劍後發先至，寒芒一閃，刺中宗元義的左胸，手腕再翻左右一盪，兩名紅旗弟子先後仆倒下去。

長劍揮洒之間，重創紅旗堂主，並擊斃該堂的兩名高手，袁江功力之深，已不是昔日的秦嶺雙煞了。

在他左側的水飄香，右側的辛二，也各自擊殺一名太湖的高手，但百密也有一疏，仍有一人突破防綫衝了進去。

宗元義爲了策應突入中心的門下，仍然扶創督戰，展開兇悍的搏殺，水飄香等必須全力應付外來的攻擊，自然無法顧到沈芳兒及商存仁了。

這的確是一項極大的危機，衝進中心的匪徒，是不會心存慈悲的。

此人是一個身材瘦小的漢子，不待脚尖着地，他那鋼鈎一般的五指，已然抵向商存仁的肩頭。

這一抓快如電光石火，商存仁必然躲它不過。

就在危機一髮之間，忽然精芒一閃，瘦漢子的一條臂膀竟然齊肩被斬了下來。

動手救助商存仁的自然是沈芳兒了，她一向不敢傷人，此時竟然一劍剁掉賊人的一條手臂。

而且粉臂再舉，賊人橫屍，她澈底解除了商存仁的危機。

箇中情形，宗元義瞧得十分明白，他再一次感到意外，沒有想到沈芳兒的劍術竟也如此高明。

太湖遭到一次沉重的失敗，紅旗堂剩下的不足十人，宗元義不敢再停留了，領着殘兵敗將，狼奔豕突而去。

水飄香抹了一把冷汗，回頭向沈芳兒抱拳一揖道：「多謝芳姊姊，如果妳不出手，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沈芳兒幽幽道：「我不知道爲了甚麼，我原是不敢傷人的。」

水飄香道：「這個……」

她當然不知道，甚至袁江及辛氏兄弟也不明白。

其實這是愛的昇華，母性的自然流露，他們兩名少女，幾個粗魯的大男人，當然不會想到這些。

沈芳兒是深深的愛着季伯玉的，當日在鄭州客棧，她就很想留下來，只要季伯玉說一句，她必然會投懷送抱，獻出她的一切。

後來她發現季伯玉與水飄香是一對情比金堅的愛侶，她就有點心灰意冷了，不過她是不願放棄，因爲竹龍擄去水飄香，這未嘗不是她的一個機緣。

現在她明白一切都是妄想，才決定獻身佛門，以青燈貝葉了此一生。

但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要她澈底丢掉那個愛字談何容易！

商存仁是季伯玉的師弟，愛屋及烏，她當然要不顧一切去維護他了。如果肯定一點下斷語，這應該就是愛的昇華。

再說商存仁只是一個小孩子，任何一個女人，在遇見小孩子遭到危難之時，都會很自然的挺身相護，這是母性，女人是與生俱來的。

沒有人探討這些，他們現在所關心的只是商存仁。

水飄香輕輕握着他的手道：「兄弟，你的名字叫商存仁？」

商存仁道：「是的，客官，多謝你們救了我，小的給你們叩頭。」

他要跪下去，却被水飄香一把拉住，道：「一點小事罷了，兄弟不必客氣，還有，你不要叫咱們客官，店小二你也不必幹了。」

商存仁道：「可是……我……」

水飄香道：「兄弟，季伯玉是不是你的師兄？」

商存仁道：「是的，請問客……」

水飄香道：「兄弟，我叫水飄香，咱們都是季伯玉的朋友，你跟咱們一道去找你的季師兄，好麼？」

商存仁道：「多謝水姐姐，我跟你們去。」

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穫，能够替季伯玉找到他的師弟，使得水飄香大爲高興，他們當即繼續南下，逕奔徐州。

這天薄暮時分，他們到達徐州城裏，在一家寶山客棧住了下來，及到食堂用膳，水飄香忽然目光一亮。

原來他瞧到了一老一少兩個和尚，正是悟德大師師徒，對這雙師徒，她有着一份親切之感，立即出聲招呼道：「和尚伯伯，這一向你跑到那裏去了？」

悟德大師啊了一聲道：「小丫頭，是妳？妳怎麼野到這裏來了？」

這位老和尚遊戲風塵，不爲世俗所拘，言語行爲也不受任何約束，聽他說話就有點不像出家人的口吻。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我還不是找他嘛……」

小和尚光宗故意鼓着腮帮子，一本正經的道：「他？哼，讓小丫頭到處亂野，眞該打他二十個大板子。」

水飄香面色一沉道：「小和尚，你在胡說些甚麼？」

悟德大師哈哈一笑道：「童言無忌，小丫頭不要理他，你們還沒有吃飯吧？快坐下來。」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有甚麼師父，就有甚麼徒弟，眞是寶一對……」

在嫣然一笑之後，她介紹了她的同伴，然後擠在一桌共進晚餐。

飯後，悟德大師道：「水丫頭，到和尚伯伯的房裏來。」

水飄香知道老和尚必有要事相告，也就跟到他的房裏，老和尚掏出一枚令箭遞給水飄香道：「認識這個麼？」

水飄香接過一瞧，發覺這枚令箭是天竺紫竹所製，一面雕刻着一條金龍，手工精細，栩栩如生，另一面是很多前輩高人的簽名，幾乎包括天下所有的門派，只不過由於年代久遠，這般人已全是古人了。

眉峯一揚，神態間顯出一片驚喜，道：「和尚伯伯，這是我二哥的神龍令？」

悟德大師道：「慢來，妳先說誰是妳的二哥？」

水飄香道：「自然是季伯玉了，大哥關侯，小妹水飄香，咱們風塵三俠的大名人人皆知，虧得你天天在江湖上跑，竟然這麼孤陋寡聞！」

悟德大師哈哈一笑道：「小丫頭原來是風塵三俠的小妹，失敬失敬，不過和尚伯伯領掌門的法諭面壁四年，出關還不足百日，有些事自然無從知道。」

水飄香道：「這就難怪了，你說這玩藝到底是不是我二哥的神龍令？」

悟德大師道：「是的，當日和尚伯伯由季小施主的身上取來，是怕它落在沈振山的手裏。」

水飄香撇撇嘴道：「就這麼簡單？」

悟德大師道：「小丫頭眞厲害，好吧，和尚伯伯就全都告訴妳……」

原來悟德大師被掌門普慧逐出門牆，除非求得神龍令，他是無法重返師門的，因爲令上有少林前代掌門的簽名，悟德持神龍令相求，普慧掌門不得不收留他這個棄徒，只不過責罰難免，他還是受到面壁四年的處分。

說明原委之後，悟德大師神色一黯道：「和尚伯伯在面壁期間，掌門竟被紅粉輓歌所害，使和尚伯伯寢食難安……」

水飄香道：「紅粉輓歌絕不是我二哥，和尚伯伯該不會懷疑他吧？」

悟德大師道：「我如果懷疑他，就不會託妳交還神龍令了。」

水飄香道：「和尚伯伯，那沈振山的神龍令是假的了，咱們可以向天下武林同道加以揭發。」

悟德大師搖搖頭道：「沒有用的，別人承認沈振山的神龍令，假的就是眞的，那麼這枚眞的也就變作假的了！」

水飄香氣呼呼的道：「我要帮二哥鬥

門沈振山，看咱們到底誰行誰不行。」

悟德大師微微一笑道：「和尚伯伯一路追趕季小施主，兩條腿受了不少活罪，現在神龍令交給妳，咱們師徒就要回山去了。」

水飄香道：「和尚伯伯，你知道我二哥在那裏？」

悟德大師道：「妳如果在五天之內趕到濟寧，必然能够等到他，和尚伯伯不打擾了，告辭。」

送走悟德大師，水飄香立即召集同伴，告訴季伯玉的行踪，由徐州赴山東濟寧，等於要走回頭路，別人都沒有甚麼，但沈芳兒却提出了意見。

她那張柔媚的粉頰，佈滿無限的幽怨，她沒有瞧看任何人，只是低着頭幽幽道：「香妹子，我只怕不能陪妳了……」

水飄香道：「爲甚麼，芳姊姊，難道妳不想見見我二哥？」

沈芳兒道：「不了，我很掛念我師父，急欲趕回黃山瞧瞧。」

人各有志，水飄香不便勉强，翌晨他們分道揚鑣，水飄香一行急急的向濟寧趕去。

他們一路趲程急趕，在第四天的傍晚，終於趕進了濟寧縣城，落店之後，水飄香立即分派袁江及辛氏兄弟分向各處客棧詢問，忙了幾個時辰，並未找到季伯玉。

在第六天的中午，水飄香正在着急，巳經過了悟德大師所說的時限，莫非季伯玉走的不是這條路綫？

此時袁江及辛氏兄弟都巳出外尋找，只有水飄香帶着商存仁守在店裏。

這並不是水飄香偷懶，因爲此地是西南一帶的旅客必經之處，她在這裏守着，雙眼却不時投向街頭的路人。

忽然她神色一呆，一手拉着商存仁，就待向客房躲避，因爲她瞧到一羣不願見到的，爲了免去是非，只得避讓一下。

敢情來者是名震武林的王爺，他領着雙將四婢，一逕奔向客棧。

水飄香瞧到了他，他自然也瞧到了水飄香，既然住在一個店裏，要避也無從避讓了。

水飄香並不是當眞怕他，既是避無可避，只好將心情冷靜下來。

王爺睚眦必報，從來沒有放過一個開罪他的，水飄香曾經砸壞他的燈籠，他認爲這是奇恥大辱，此時不期而遇，說甚麼也不會放過。

一聲哈哈狂笑，王爺在店外停下了脚步，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姓水的，咱們的舊賬也應該算一算了。」

水飄香哼了一聲道：「你這話就奇怪了，我一不賒你的，二不欠你的，有甚麼舊賬好算的？」

王爺冷冷道：「妳砸壞我的燈籠，就是砸了我的招牌，好漢作事好漢當，怎麼，妳想要賴？」

水飄香撇撇嘴道：「我以爲是甚麼了不起的大事，原來是兩隻破燈籠，你說吧，値幾錢銀子，我給妳。」

王爺怒叱道：「聽淸楚了，水丫頭，老夫的燈籠貴得很，一個燈籠要換一顆人頭。」

水飄香冷冷道：「有沒有價錢可以講的？」

王爺道：「老夫是金字招牌，走遍天下都是不二價。」

商存仁瞧得有點不忿，哼了一聲道：「這老小子好狂妄，水姐姐，讓我去會會他。」

水飄香道：「不，這是大人的事，小孩子不許插手。」

語音一頓，道：「看來咱們只好以武力解決了，你划下道來吧。」

王爺道：「好，老夫在城外等妳。」

伸手一帶馬頭，領着雙將四婢向城外馳去。

水飄香摸摸商存仁的頭頂道：「你待在店裏一步都不可離開，待江大哥他們回來，叫他們到城外替我們打個接應。」

商存仁道：「我知道，他們人多，水姐姐要小心一些。」

水飄香點點頭，隨即結束了一下衣衫，揹上長劍，逕向城外奔去。

在一個廣場之上，擠滿了瞧熱鬧的人潮，他們瞧到水飄香便自動讓開一條通道，而且還有幾個人跟着她走向鬥場。

水飄香不明白這些人爲甚麼要跟着他，不由停下脚步，道：「各位要瞧熱鬧可以站遠一點，刀槍無眼，傷到了可不是好玩的！」

其中一位身着寶藍長衫，年約三旬的青年道：「咱們是禮義之邦，不能眼睜睜的瞧着別人欺負一個女孩子，姑娘請退過一邊，這場搏殺咱們兄弟接下了。」

水飄香愕然道：「這個千萬使不得，我跟他有過節，而且都是身在江湖，江湖事江湖了，各位絕對不能扯在身上。」

藍衫青年依然不肯退出，似乎存心要管這樁閒事，王爺瞧得大爲氣惱，嘴角一挑，値殿雙將立即奔了過來，左將龍威大吼一聲道：「窮酸竟敢架樑，大爺先廢了你。」

此人身高力猛，手掌像蒲扇一般的巨大，一掌抓來，虎虎生風，藍衫青年如果讓他一把抓着，他的生命就算報銷了。

力不如人，只好閃避，但他被値殿雙將的威勢所懾，兩條腿巳經嚇得不聽使喚了。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忽然白光一閃，龍威那龐大的身軀竟然飛了起來，轟的一聲巨響，摔得塵土四飛，哼哈半晌還爬不起來。

這自然是水飄香的傑作了，她以一記巧拿，扣着龍威的腕脈，同時單臂貫勁，將他摔了出去。

不待龍威的身形落地，水飄香忽然一個旋轉，纖足倏的飛起，將衝過來的右將虎霸踢得仆倒在地。

這幾下動作不只是乾淨俐落，速度之快，出招之巧，也使瞧熱鬧的看得目瞪口呆。

適才那幾位英雄救美的青年，全都一個個悄悄的退到人叢之中，他們知道自己差得太遠，自然不敢再管閒事了。

此時場中的戰況驚心動魄，實在不是只會幾手莊稼把式就能應付的，現在是行宮四嬌，輕輕，柔柔，嬌嬌，媚媚，四個人聯手合擊水飄香，但見劍氣縱橫，勁風四溢，五隻雌老虎飛撲騰躍，殺得難解難

分。

行宮四嬌是王爺親自訓練的，一套合擊之術，配合得天衣無縫，在江湖道上，行宮四嬌的威名，並不在一方霸主之下。

但她們纏鬥頁久，而且幾度變招陣式，依然無法勝得水飄香，這不只是行宮四嬌大爲恐慌，連王爺也皺起了眉頭。

水飄香只是一個後生晚輩，名不見經傳，比起威名赫赫的王爺那就差得遠了，以四嬌聯手對付她一個巳是不該，如果王爺再親自出手，豈不是砸了他王爺的招牌！再說王爺旁觀者清，他瞧得出水飄香劍法凌厲，像是五行門中的嫡傳，五行門的劍術冠蓋武林，王爺縱然親自出手，不見得就能穩操勝劵，不勝巳經無法下台，萬一敗了他怎麼辦？

想到這些，王爺的脊心冒出了冷汗，他不敢再作遲疑，立即大聲叱喝道：「住手！」

四嬌聞聲住手，水飄香也不爲巳甚，她以爲王爺要親自出手，因而仍然橫劍而立，準備作另一場的搏鬥。

王爺冷哼一聲道：「水丫頭，今天只是給妳一點警告，老夫另有要事，咱們這一筆賬先記下，以後還會向妳追討的。」

語音一落，竟然帶着雙將四嬌急馳而去，他連投店都放棄了，今晚只怕要走一段夜路。

水飄香知道王爺說的是場面話，以後可能再也不會找她，一個人成名不易，何況王爺也不是一個壞人，這是她沒有阻止王爺撤走的原因。

及回過身來，只見辛氏兄弟隨着關侯與沐二先生，急奔而來，水飄香興奮的迎上前去道：「大哥！這一向你跑到那兒去了？」

關侯哈哈一笑道：「我可沒有亂跑，只是逛了一趟無名島而巳，二弟呢？妳沒有見着他？」

水飄香道：「悟德大師叫我在此地等他，都等了五六天了，還沒有瞧到他的影子。」

沐二先生摸摸臂部，然後嘻嘻一笑道：「姑奶奶放心，季少俠如今名滿天下，要找到他容易得很。」

水飄香橫他一眼道：「你是在幸災樂禍？」

沐二先生啊了聲道：「姑奶奶千萬不要誤會，我只是……啊，季少俠來了。」

的確是季伯玉來了，他進的是南門，如非遇到袁江，幾乎又陰差陽錯的當面錯過。

跟他同來的還有商存仁，小蓮，袁江夫婦，及江淮八義，可見他們是先到客棧見到商存仁，然後才趕來的。

自鄭州一別，幾如隔世，現在終於團聚了，但城外並非暢敍離情的所在，只好回到店裏再說。

他們叫了兩桌酒菜，在酒酣耳熱之餘，自然要說一說自己的遭遇，最後，關侯濃眉一掀道：「江湖上有些心存叵測之人，將紅粉輓歌栽到二弟的身上，這是一個死結，咱們兄弟必須準備跟天下的武林作長期搏鬥，但咱們總不能始終在江湖上流浪，最好找一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據點，各位以爲如何？」

水飄香道：「沈振山弄來一枚假的神龍令，居然厚顏無恥的自封爲武林第一家，現在悟德大師送還眞的神龍令，咱們可不昭告天下，重建虎林？」

沐二先生道：「這個需要很多的時間與金錢，只怕有些不妥。」

季伯玉道：「勾漏山洞府之中，藏有龐大的財產，重建虎林的財源倒不成問題，但在時間上却難了，天下武林都要除去小弟，他們怎肯讓咱們完成一個攻守均宜的建築？」

水飄香偏着頭想了一想道：「有了，二哥，咱們去勾漏山。」

關侯點點頭道：「這辦法可行，二弟認爲怎樣？」

季伯玉道：「小弟完全同意。」

他再詢問其餘的友人，獲得全體的贊同，於是，次日一早便聯騎向合肥奔去。

這天他們投宿在安徽宿縣以南的西寺坡，剛剛吃過晚餐，一名彪形大漢忽然闖了進來，此人背負長劍，身着白衣，一張冷冰冰的面頰之上，嵌着一對精芒如電的眸子，任何人都可以一眼瞧出，這位白衣劍客，必然是一個武林高手。

他沒有理會迎上前去的店小二，流目向食堂一瞥，冷冷道：「誰是紅粉輓歌？站出來。」

季伯玉還沒有答話，卓倔呼的一聲跳了起來，道：「你是甚麼東西？敢來這裏大呼小叫！」

白衣劍客向卓倔打量一眼道：「在下在鎭南玉兎山候教。」身形一轉，向店外一閃而逝。

季伯玉長長一嘆道：「揹上這口黑鍋，實在不太好過！」

關侯道：「怕甚麼，只要有人找碴，咱們兄弟接着就是，走吧，不要叫別人久候。」

玉兎山是一座石山，山中有一塊巨石形象如兎，才有這樣一個名稱，季伯玉向店小二問明白了玉兎山的位置，一行十餘人逕向鎭南奔去。

出鎭約莫兩里就是玉兎山，山頂有一片廣達二十餘丈的平台，正是一個比武搏鬥的好所在，待季伯玉等到達山頂，白衣劍客早巳在抱劍相候了。

雙拳一抱，季伯玉向白衣劍客施了一禮道：「請問兄台怎樣稱呼？」

白衣劍客冷冷道：「白衣殺手。」

季伯玉一怔道：「兄台必然有一個姓名及門派吧？」

白衣劍客道：「這些你不必知道，你們是一個一個的上，還是一起來？」

此人不只是冷酷無情，而且倨傲無禮，卓倔早巳無法忍耐了，他撒出長劍，向季伯玉抱拳一禮道：「公子，在下請令出戰。」

季伯玉道：「好的，不過此人的劍法必然十分毒惡，卓兄要當心一些。」

卓倔道：「在下記下了。」一轉身，大步走向鬥場。

他是天山門下，巳然獲得魚龍十八變劍法的神髓，他不相信憑他的劍術會鬥不過白衣殺手，季伯玉雖是鄭重囑咐，他並未當眞放在心上。

及到達對方身前五尺之處，他立定脚

步，抱劍一拱道：「請賜招。」

他語音未落，但見寒芒急閃，森森劍氣巳經迫近他的眉睫。

好凌厲的劍法，好毒惡的招式，他甚至長劍還沒有揮出，白衣殺手就會剁掉他的頭顱。

他絕未想到此人一言不發就會出招，劍勢又是如此的兇狠快捷，他後悔沒有聽從季伯玉的勸告，但後悔也挽救不了他的生命了。

正當生死一髮之際，忽然响起噹的一聲脆响，眼看就要剁上他脖子的長劍，竟然盪了開去。

他明白是季伯玉救了他，一枚銅板不只是盪開了長劍，還將白衣殺手帶得連退兩步。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他如若跟踪揮劍，說不定可以出出這口窩囊氣。

但牽光武却出聲呼叫道：「二弟卽回來。」

江淮八義情勝手足，不管他心頭如何不願，都不敢違抗牽光武的吩咐，只得足尖一彈，悻悻的退了回來。

牽光武向季伯玉雙拳一抱道：「公子，在下請令。」

季伯玉道：「此人是一個冷酷無情的殺手，牽兄不必跟他講甚麼江湖道義。」

牽光武道：「在下知道。」

他緩緩步向鬥場，手握金筆，兩臂凝功，巳將一身功力提到極限。

在江淮八義之中，牽光武是箇中翹楚，再經季伯玉替他打通任督二脈，突破生死玄關，一身功力巳可列入高手中的頂尖人物了。

雖然如此，因鑒於卓倔的前車之失，他依然不敢絲毫大意，待到達白衣殺手身前五尺之處，一片寒芒果然像閃電一般的攻來。

牽光武哼了一聲，左手金筆急吐，响起一陣金鐵交鳴，右筆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前一送，噗的一聲便巳扎進白衣殺手的心窩。

一陣尖銳的刺痛，使白衣殺手冷酷的面頰變了形，他似乎不相信這是眞的，雙目緊緊盯着牽光武，顯出一股疑惑的神色來。

牽光武哼了一聲，右手金筆一收，立卽倒退五步，一股血箭跟着噴出，白衣殺手也同時摔倒下去。

季伯玉長長一吁道：「看來這江湖之上，咱們是寸步難行了。」

關侯道：「不要難過，二弟，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他們一定要找死，那可怨不得咱們。」

此時江淮八義巳經將白衣殺手就地掩埋，然後一起回到店中，季伯玉由於心情沉重，進到客房就往床舖上一倒，他不想說話，却有三個人跟了進來。

小蓮是侍候他的，一路上的飲食起居都是她在照顧，此時當然要來侍候他了。

另外兩個人是關侯及水飄香，他們除了關心，還要對未來作一番商討。

因爲由白衣殺手找碴的情形看來，未來將是步步荊棘，虎狼當道，由此地前往勾漏山，這迢迢千里的路程，只怕行走十分不易。

季伯玉雖是心神不寧，但大哥小妹來了，他可不能不理，只得翻身站立起來道：「大哥小妹請坐，小蓮快奉茶。」

其實小蓮乖巧得很，不必季伯玉吩咐，她巳經送上茶來了。

對小蓮，水飄香還不知道她的來歷，由於時間倉促，一直沒有機會詢問，此時不禁相問道：「二哥！小蓮頗爲可人，是那兒來的？」

季伯玉道：「是竹鳳的丫頭，在路上遇到幾個人圍攻她，被我救了下來……」

水飄香雖然深深的愛着季伯玉，但她心胸開朗，倒也沒有將小蓮的事放在心上，因而點點頭道：「原來如此，你需要一個人侍候，那就暫時留着她吧。」

關侯道：「二弟，咱們此去勾漏山，只怕會有不少次數的搏殺，你看要不要先作一番計劃？」

季伯玉道：「大哥之意是……」

關侯道：「咱們的敵人，幾乎全是武林罕見的高手，但，咱們除了兄妹三個，其餘的很少能够派上用場……」

季伯玉道：「不，除了小師弟商存仁及小蓮，小弟都巳傳給他們三招劍法，適才卓倔是被白衣殺手搶了先機，再加上他的大意，才發生那次的危險。」

關侯道：「莫非二弟碰到了奇遇？」

適才進餐之時，季伯玉曾經介紹過自己的遭遇，由於當時人多，不便將發現金牛中藏有武功秘笈之事說出，此時才將王爺出手偸襲，觸及金牛的機關，無意中發現五行化音及揮雲九劍說出。

關侯大喜道：「恭喜你了，二弟，兩百年前的武聖巴陵老人，以五行化音心法，及揮雲二十四招劍法，降伏羣魔，威鎭武林，使江湖承平幾近百年，二弟機緣巧合，前途實在不可限量。」

水飄香道：「揮雲劍法既然是二十四招，二哥爲甚麼只發現了九招？」

季伯玉道：「秘笈的確只有九招，可惜金牛失落在東海裏，否則咱們可以再仔細的找找。」

關侯道：「不必找了，秘笈上的確只有九招。」

水飄香道：「那是爲了甚麼？」

關侯道：「巴陵老人是五行門的傑出人物，當時他有五名弟子，一個女兒，由於五名弟子的資質都無法繼承他的衣缽，所以只傳了他們三招劍法，餘下的九招劍法及五行化音都傳給他的女兒了。」

水飄香道：「這位巴陵老人也眞是奇怪，他爲甚麼不將揮雲二十四招全部傳給他的女兒？」

關侯說道：「這就不知道了，一個非常的人，他的行爲不是一般常人所能理解的。」

季伯玉道：「大哥，巴陵老人姓甚麼的？」

關侯道：「這又是一個難解之謎，有人說他姓巴，有人說他姓凌，還有人說他姓勞，二百多年了，他又沒有直系親屬傳下來，所以無從考證。」

水飄香道：「他不是有一個女兒及五名弟子麼？」

關侯道：「他女兒不願過問江湖是非，以後怎樣了沒人知道，至於五名弟子麼

，由於年代久遠，他們的後人幾乎不知道藝出何人，就拿妳來說吧，妳知道麼？」

水飄香櫻唇一噘道：「怎麼不知道？我是家傳武功。」

關侯哈哈一笑道：「我却要說妳的先人，正是巴陵老人的五名弟子之一，妳可相信？」

水飄香啊了一聲道：「會有這種事？大哥根據甚麼如此推斷？」

關侯道：「我問妳，妳那套驚濤劍法，最厲害的只有三招，對麼？」

水飄香道：「不錯。」

關侯道：「還有金大先生的金鋒三殺，以及無名島的離火三式，如果說他們全是傳自巴陵老人未嘗不可。」

水飄香沉吟良久，道：「大哥說的不錯，咱們的先祖，很可能是巴陵老人五名弟子之一，但還有兩人呢？莫非他們沒有傳人？」

關侯道：「這就難說了，現在江湖動盪，風雲日急，如果他們有傳人，遲早都會出現的。」

語音一頓，回顧季伯玉道：「二弟，你既巳傳授江淮八義他們的武功，咱們的實力應該可以一戰，但愚兄認爲還要加强一點。」

季伯玉道：「大哥是說再加强他們的武功？」

關侯道：「不，三招揮雲劍法，巳足够他們使用，我是想教他們熟練那兩種陣法。」

水飄香道：「是那兩種陣法？」

關侯道：「太乙兜天陣及陽火陰符陣，這兩種陣法威力十分强大，前者必須八人以上才能運用，後者不限人數，但最少也要兩人。」

水飄香道：「大哥，它們比少林寺的羅漢陣如何？」

關侯道：「這就很難比了，不過據家師說，這是兩項武林失傳的陣法，要愚兄不得輕易傳與他人，究竟威力如何，要待排練後才能知道。」

於是他取出兩張草圖，與一雙弟妹作詳細研究，直到夜色深沉，季伯玉與水飄香才略窺門徑。

關侯微微一笑道：「你們學得很快，但還不够熟練，時間不早了，咱們明天再研究。」

送走大哥小妹，季伯玉也準備歇息了，及回頭一瞥，小蓮竟然在他的床上睡着了。

十六七歲的姑娘，說小也不小了，而且發育完美，滿身熱力，只要瞧她一眼，難免會想入非非。

她此時玉體横陳，另有一股迷人的媚態，季伯玉感到心裏一蕩，再也不敢瞧下去了。

他迅速擰轉身形，沉聲呼叫道：「小蓮，小蓮……」

小蓮道：「唔……」

季伯玉道：「回妳的房裏去，我要睡了。」

小蓮道：「別吵嘛，我睏得很，你要睡就睡，別……」

年輕人多半貪睡，這實在怪她不得，季伯玉只好搖搖頭，輕輕帶上房門，睡到她的房裏去了，好在客房都是一樣，換一間並無差別。

此後他們在安徽宿縣一待就是二十多天，直待將兩個陣法排練純熟，才繼續奔向合肥。

這天到達皖山山區的下塘集，江淮八義中的荊大尤及段九，雙騎並轡，急奔鎭口。

他倆奉命走在前頭，是要及早到飯莊訂下座位，以免臨時找不到地方而浪費時日，但他們却神色一呆，一起勒住韁繩，在鎭口停了下來。

敢情鎭口一排並列着五人，懷抱長劍，身着白衣，一片駭人的殺機，由他們雙目之中射出。

段九道：「七哥，是白衣殺手？」

荊大尤道：「錯不了，準是他們。」

段九道：「七哥，咱們上。」

荊大尤道：「不要魯莽，等公子到了再說。」

他們躍下坐騎，倚馬以待，片刻之後，季伯玉等一行到達鎭口了，不必荊段二人報告，他巳經一目瞭然。

由以往的經驗，這般白衣殺手是無理可喩的，但他不忍不教而誅，以免有傷天和。

於是他將坐騎交給辛大，抱拳向五名白衣人微微一拱道：「朋友是找季某？」

白衣人之一由鼻中哼了一聲，道：「廢話。」

季伯玉道：「咱們素昧平生，各位爲甚要找在下？」

白衣人道：「因爲你是紅粉輓歌。」

季伯玉道：「好理由，莫非閣下瞧到季某害人了？」

白衣人道：「不必。」

季伯玉道：「如此說來，季某任何分辯，閣下都不會相信？」

白衣人道：「不錯。」

季伯玉道：「閣下是那一門派的？」

白衣人道：「待會你去問閻王吧！」

辛二勃然大怒道：「主人，讓小的去教訓他。」

季伯玉點點頭，辛二立即摘下長刀，躍進鬥場道：「那一位先來領死？」

一名身材較矮的白衣人邁步入場，一言未發，竟然一劍劈了出來。

這般白衣人的劍勢威力强大，一劍揮出，銳嘯震耳，力道之猛，決不在金鋒三殺及驚濤劍法之下。

辛二哼了一聲，長刀一顫，封住對方的劍勢，手腕一翻，晶芒暴盛，鬥場响起一聲哀嚎，白衣人開腸破肚，幾乎被辛二劈成兩半。

辛二以刀作劍，使出兩招揮雲劍法，武聖的絕學，果然具有無邊的威力。

辛二一刀斃敵，另外四名白衣人同時怒吼着撲向鬥場，辛大及袁江夫婦立即趕上去接應，於是八個人捉對兒狠拚起來。

辛氏兄弟及袁江夫婦全都習得三招揮雲劍法，因而一交手就巳佔得上風，只是搏殺的過程却不及辛二適才順利，酣戰良久，仍然無法傷到敵人。

水飄香目注鬥場，眉峯輕輕一皺道：「二哥，白衣人重複使用六招劍法，袁大哥他們竟收拾不了……」

（未完）



千門奇俠

現代社會奇情小說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游天虹被幾名大漢脅持到金夫人的住處，與他們賭撲克引起爭執，驚動了金夫人，她請游天虹到密室飲鷄尾酒，在歡笑言談間，游天虹懷疑這裏是不是製造僞鈔的總部，自己對她一無所知，而她對自己瞭如指掌。金夫人要求游天虹協助她和何炎明賭博，鬥一鬥千術，爲她報仇，游天虹想着何炎明與僞鈔有何關係，難道她眞的上了他的當麼？自己困在這裏，只好勉强與她周旋。正在此時，胡若蘭將游天虹的下落並將私家偵探張雪兒的電話地址告知何炎明。張雪兒游天虹一齊追踪一班懷疑是僞鈔黨的人，可惜中途失了連絡，她目前正在着手調查……

密室藏淚俠

機關困雪兒

那大漢可能下不了台，勃然大怒，一拳揮過來，在昏暗的環境底下，許多人難免上當，但張雪兒就不會，她的反應快得出奇，身子一歪，迅速閃開了。

那大漢撲了一個空，整個人失去了重心，仆倒在酒櫃前面的長櫃枱之上，「嘩啦」連聲，所有擺放在上面的酒瓶、酒杯以及烟灰缸，都被推倒地上，發出了一連串的聲浪，同時亦引起了這裏面所有酒客的注意。

那大漢還未重新站直身子，張雪兒的手已抓住了他背後的衣服，左手一拉一扯，右拳已毆擊在他的下頷之上，令到那傢伙往後跌倒地上。張雪兒正想再衝上前教訓那大漢，她要找的酒保阿志却及時出現眼前：「張小姐，不要再打，有事慢慢講吧。」

另一方面，那大漢狼狽地由地上爬起，呱呱叫地咆哮起來，又要作勢衝過來！但被其他酒吧裏的人勸阻着。但張雪兒的視綫始終監視着他。酒保阿志匆匆把張雪兒勸到酒吧外面去，問道：「你有什麼貴幹要找我？張小姐。」

張雪兒道：「道友華那傢伙有沒有來過？」

「沒有。」阿志說：「你們不是已經連絡上了麼？」

「是的，但後來又發生了許多令人意料不到的意外。」張雪兒又問道：「告訴我，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給你一個地址，你自己去找他好嗎？」阿志又說：「我剛剛上班，我沒有時間陪你啊！」

阿志於是說出了一個地址，張雪兒記下了，這才離去。

× × ×

張雪兒按址找到了一處山邊，這兒有許多非法僭建的木屋。住的當然都是環境不大好的人。張雪兒親自開車到這兒附近的馬路便停下來，然後徒步走過去。由於沒有正式的門牌，所以要找人，十分困難。這點張雪兒早已經知道了。由於事前張雪兒爲了找尋這個綽號「道友華」的男子，到過好幾處地方，人們都說下午之後一直未見過他，所以張雪兒最後才找到酒保阿志那兒去。

阿志不但是道友華的朋友，也是最初介紹他給張雪兒認識的人，所以張雪兒才無可奈何地去找他。

張雪兒在山脚下一處小路上，遇上一些男子，她曾向他們查問道友華住在何處，但對方却板着面孔，不瞅不睬的，也沒有答話。張雪兒惟有向一些兒童下手。

一名小童終於把張雪兒帶到山邊一間小木屋前面去，指指點點的說：「他就住在這間木屋裏面。」

張雪兒走過去，發覺門在裏面栓上了，人自然應該留在屋內的。但沒有燈光，所以她猜他睡着了。於是她敲門，豈料足敲了好幾分鐘也沒有反應。

張雪兒繞到屋子旁邊的窗口那邊，發覺窗門虛掩。

那是一扇可以由屋內上栓的簡陋窗門，一般木屋居民都會在他們外出時，先把窗門在內栓好，回家時才把窗門打開。現在窗門既然打開了，主人並應該留在家裏吧？何況這木屋的門也栓上了。

張雪兒探首內望，只見裏面黑沉沉的，很難看見有無甚麼東西。她手上又沒有電筒，否則一切就易辦了。

豈料就在這時候，一支電筒的光圈射到她的面上，令到她雙眼也睜不開。同時，又有人由那邊喝問過來：「喂，你幹什麼？不要動！把雙手舉高抓在牆上！」

那支射出强光的手電筒一直迫過來，張雪兒雙眼始終睜不開，但是她可以清楚聽到一陣革履聲，所以她想到對方可能是警察，張雪兒這才比較安定下來。

果然是一名巡邏警員，他發覺張雪兒這可疑人物是個女性，並沒有進行搜身，只打開她的手袋，看看有沒有武器，却給他找到一張證件。

「對不起！」那名警員很有禮貌地說：「原來是著名的私家女偵探張雪兒小姐。」他又好聲地說：「你在這裏幹什麼？張小姐。」

張雪兒回轉身來：「雖然你向我發出警告時，還少了一句『我是警察』，你看來仍然是個很負責的好警員。」她又說：「你來得正好，我要找個叫道友華的綫人，他可能在這屋子裏，請把你的電筒借來一用！」

那名軍裝警員於是把他的手電筒遞過來，張雪兒接過了後就朝住屋內投射。

張雪兒固然聚精會神，就是那名警員也留意着那光圈的移動。他們的視綫都集中在那光圈之上。

突然間，那光圈停留在室內一角的地上，罩射着一具蜷縮的屍體——最低限度張雪兒就認定是一具屍體，因爲她曾敲門數分鐘都沒有反應。假如那是個活人的話，他必然是個聾子，但聾子又怎麼會睡在地上呢？

張雪兒從衣服、體型和輪廓，認定他必然就是不久之前才見過的道友華。所以她對身邊的警員道：「請立即利用你身上配備的無綫電對講機通知你的同伴，這兒發生了命案。」說着，她已由窗口爬了入去。她首先利用手上的電筒，找尋燈掣之所在，亮了燈，開門讓那名軍裝警員入來。一邊又對他說：「這傢伙是一名道友，也是一名黑社會綫人。」

外面突然又傳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是另一名剛接到消息的軍裝警員。

剛進來的軍裝警員要移動那屍體，但張雪兒阻止他：「這是一宗謀殺案，最好不要移動任何物件。」

那名剛剛因接到同伴無綫對講機通知的警員，瞥了張雪兒一眼，顯然有些不高興：「你怎知道是一宗謀殺案？」然後又回頭望望他的同僚，「這女人是什麼人？」只差在未問出口而已。

張雪兒道：「憑我的常識。」

那警員很不服氣：「這傢伙既然是一名道友——癮君子，極有可能是暴斃的。」他又很有耐性地分析：「近年來毒品價格暴漲，癮君子們在吸食了滲進太多雜質的毒品時，隨時會中毒暴斃。此外，他們萬一用注射的方法，危險性也就更大得多了……」

豈料話猶未說完，張雪兒手上的電筒光圈已移到屍體的脚前，那兒留有一把利刀的刀柄，胸前的地上流了一大灘的血；從血漬的乾涸情形看，兇案可能發生了一段時間。無論如何，那理論滔滔的警員，到此已不再說話。

稍後，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山邊的木屋來，但所做的也只是善後工作而已，兇手絕不可能再留在木屋區之內。但偵探們却深信兇手的指紋會留在刀柄之上。

× × ×

張雪兒幾乎整夜都留在警局裏面，向警探們提供有關死者道友華當日的活動情形。

現在她眞正担心的，却是游天虹的安危，本來她不打算將僞鈔交易的事說得太過徹底，但是，爲了借助警方的力量去追查游天虹的下落，她只好將當日停車場的事，對李豪探長說了一遍。

李豪是游天虹的好朋友，知道游天虹突然下落不明，自然又是萬二分緊張，他透過警方的無綫電台發出命令，又要正在市面巡邏中的警車和警員們，注意游天虹那輛墨綠色積加房車的下落。

張雪兒一再致電游天虹的住所，但電話始終沒有人接聽。她又與偵探社的秘書聯絡，秘書也說，當日從未接過游天虹的電話。

到了翌日早上，一輛警方的巡邏車報告發現了游天虹那一輛墨綠色的積加房車，但車內却渺無一人。

於是巡邏車上的警員立即向總部的李探長報告。

李探長聞訊立即通知張雪兒，一齊趕到現場去。

那一帶很僻靜，游天虹的汽車就停在那兒一條馬路旁邊。但車內沒有鎖上，也未見有任何綫索留下。

與此同時，對面一幢樓宇上面，其中一個窗口正有人俯視下來。

正躲在那窗簾背後，向街道上窺伺的，正是金夫人。

金夫人回頭看看仍在憩睡中的游天虹，心底裏又發出了一絲甜蜜的微笑。

游天虹全身赤裸，只被一張薄薄的被單覆蓋着。他摟抱着一個枕頭，彷彿仍在追尋着昨夜那值得回味的夢境——最氐限度金夫人就這樣想。

金夫人正怔怔地瞪住床上的游天虹，床頭几上的電話分機突然發出了氐沉的響聲——那是經過特別調較過的蟬鳴聲響，令到熟睡中的人不致一下被嚇醒。

金夫人也不想吵醒游天虹，所以她很快就搶過去把電話筒拿起來——那是由外面接進來的內部通話。

只聽金夫人低聲說了一句：「我立刻就出來。」隨即看見她由房間走了出去。

游天虹聽到房門被關上的聲音，立刻就睜開了雙眼，看見房間裏沒有人，迅速自床上翻起，匆匆就想找回他的衣服，但是，他所有的衣服都不見了。

他翻身落床，希望在衣櫃或抽屜等處，可以找到。可惜這房間裏根本就沒有衣櫃，也找不到任何要來載衣服的傢俬，用「四壁蕭條」來形容這間房，相信也不會錯得太遠吧！

這是一間名符其實的睡房，好像除了「只供睡覺」之外，便「一切欠奉」。

房間裏只有一張床，床上只有一對枕頭和一張被單；那邊有張沙發，几子上則放置了一部彩色電視機，几子下面是一套錄映設備。

除此之外，就是只有附設在房內一角的洗手間。

游天虹跑進洗手間裏面去，同樣找不到衣服，但卻給他找到了一條大毛巾——要來抹身用的白色大毛巾。

金夫人的確是個深謀遠慮的人，他要留住游天虹，似乎就只有用這樣方法——在特別的房間裏面，不讓他找到任何可以穿到身上去的衣物。

游天虹把大毛巾圍住下半身，然後又回到房間裏來；他想開門窺伺一下，但是，門鎖上了。

他試跑到一列顏色調和的窗簾後面——那是金夫人剛才站立過的地方，那兒應該有個可供俯視街道下面的窗口。但是，游天虹這時只見到一幅不銹鋼的牆壁，根本就沒有什麼窗口。好像那幅美觀的窗簾布只是爲了遮掩那冷冰冰的鋼牆而設。

游天虹知道這只不過是金夫人的詭計，如果他要離開這裏，就只有運用他的腦筋和辦法了。

游天虹怔怔地獃在一旁想了一陣！

他覺得金夫人可能有一項陰謀，這個女人的背面可能跟她在床上那一股溫柔成反比。從種種措施可以看出：金夫人是不會讓游天虹離去。

因此，游天虹如果要走，就惟有依靠自己。而且，眼前是唯一的好機會。

他想看看現在是什麼時間了，怎知道連手錶亦不知所踪。房間裏也找不到任何計時器。

游天虹感到腦筋有些糊塗起來。

他跑過洗手間去，開了水喉照頭淋，讓自己冷靜一下。然後他又回到床緣來，取過了案頭上的電話筒。對方立即出現了一個男子的粗豪聲音：「什麼事？」

游天虹道：「我要找金夫人。」

「她有事出去了。」那男子道。

「你知道我是誰？」游天虹問。

「我當然知道，你是我們波士新收的小白臉。」

游天虹雖然覺得這是一種侮辱，但形勢比人強，他仍然沉着氣問道：「你可否給我找一套衣服，以及拿一些食物入來給我？這裏連開水也找不到一杯喝。」

「你要衣服幹什麼？」那男子的聲音顯得極端的鄙視及含有敵意，一點也不尊重游天虹這位人客：「我們波士就是喜歡你光着屁股的體態啊！」

游天虹終於忍不可忍：「告訴你，我的能耐相信你姐姐也會喜歡。小子，你究竟想怎麼樣？」

「小白臉，我勸你還是乖乖的再躺一陣，我的波士就快回來了，只要你養足精神，她一定喜歡你的，哈哈……」說着，「叮」一聲！就將電話掛斷了。

游天虹氣得發抖！但另一方面他心裏却明白：這是千載一時的機會，還是先設法闖出去再說吧！

於是他再次走到門後，俯首彎腰，試將門鈕轉動；他明知房內已被人在外反鎖起來。但是，只要有一條鐵綫之類的東西，他總有辦法可以把門鎖弄開。可惜在這間房裏面，要找一條鐵綫，相信是絕無可能的。

他就在一旁想了一想，突然衝過了洗手間去，抓起浴缸上面的花洒，朝準鏡箱轟了一下，「噗」一聲，鏡子碎了。游天虹立即檢起一角碎玻璃。

那片碎玻璃鋒利無比有如利刀一樣。

游天虹走到床邊，將床單揭起，「嘶」一聲，碎玻璃片直割向床褥，他伸手一抓，將裏面的乳膠揪了出來，立即現出了一個個的彈簧來。

游天虹把其中一個彈簧扯直，只折了一段數寸長的鋼綫，那就是他的開鎖工具了。

有道「無針無綫，神仙難變」，但是現在，游天虹就憑那一段鋼綫，輕而易舉地把門鎖開啓了。

然而游天虹却不敢一下子就把那一扇門拉開，只拉開了一條小小的罅縫，然後將眼睛湊上去，游天虹發覺外面是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的光綫昏暗，根本見不到有人，寂靜得出奇！

游天虹想找回自己的衣服，但房間裏連衣櫃也沒有，所以他只好向別的地方打主意，他希望最好能遇上一個身材跟他差不多的男子，可惜這裏却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

游天虹發覺那邊有一扇門，他不知道那扇門是通往何處，因爲那兒並無任何指示的指標或字樣。

他輕輕試將門環扭動，發覺門未上鎖，心裏又驚又喜，因爲他不知道是走還是退。

門開了！那兒原來是一間房——一間有人在裏面的房間，而且那些人正在注視着他，最初對方的目光只是充滿了驚奇，但後來就有人叫將起來：「嗯！那姓游的小子，他怎麼出來的？快……！」

游天虹的反應才是眞的够快！在一剎那間，他不但發覺那些人充滿敵意，還可以看見有人正在拔槍。

於是他一聲不響，順手把門關上了！相信任何人也不難想像得到，對方一定會追出來的，所以游天虹立即轉往走廊的另一端衝去！

「喂！站住！不要走！」背後傳來人聲和雜亂的步聲。但游天虹却充耳不聞！

「砰」然一聲槍響！在走廊上面充滿了回聲，聽來的確有些震耳欲聾！

子彈雖然在游天虹的身邊掠過，却未傷及他分毫。

一扇彈簧門擋在前面，那明顯地就是一扇防火門，防火門的背後，當然是梯間，所以游天虹毫不考慮，推開彈簧門，衝了過去。後面果然是一處梯間。

「砰砰」又是一連兩響的槍聲！隨即接連地響起了一連串「嘩啦啦」的玻璃破碎聲！

防火門上中間小部份鑲上的玻璃，全被子彈粉碎了，還好游天虹此刻已沿住樓梯，三級一跳，五級一躍的，轉眼已落到樓下一層去了，他繼續往下逃！

梯間上面傳來人聲、步聲！毫無疑問，槍手們仍然在後面苦追不捨。游天虹頭也不敢回，見路就逃！

但是，逃到後面他才知道那扇鐵門已經鎖上了。

原來那條梯間只是後梯，後梯當然是通往後門的。

後門外面是什麼地方，游天虹一點也不知道，只憑一般常識猜測，外面應該是一條後巷吧？

後門這裏面却是一處空曠的天井——通天的地方。

游天虹撲到鐵門後面，想將鐵門門閂掀起，但估計一下環境以及時間，恐怕來不及了，因爲後面梯間的人聲與步聲越來越迫近了。

游天虹這方面的經驗是相當豐富的，所以他毫不猶疑，當機立斷，迅速退回天井一堆廢物的後面去！但是鐵門的門閂已經被他掀起了一大半。

就在游天虹閃到一堆廢物後面時，第一個人影首先在梯口那邊出現，那傢伙手裏握住一支手槍，飛也似的，撲到鐵門後面，看見門閂掀起，立刻就將鐵門拉開，衝了出去！其他人亦尾隨而至。

游天虹雖然藏身於一堆廢物背後，始終留心看着那班人的一舉一動，所以當他看見梯間那邊再無人出現時，就由廢物堆後面閃了出來，跑到後門，探首外望，發覺數名大漢正在後巷裏展開搜索。

游天虹本來沒有估計錯誤，那鐵門後面果然是一條後巷，後巷就是兩列面向大街的建築物的背後，所以，當時游天虹可以見到對面一些後門是打開了的。

那數名大漢則分別停留在後巷的兩端，也許他們也估計到游天虹不可能這麼快便逃離那裏，亦有可能是第一個衝到後門槍手忽然之間想起了鐵門門閂還未完全掀起，人怎麼能逃了出來呢？但是，那些人出到了後巷之後，都有所顧忌地，將手槍和武器收藏起來了。

二名大漢分別衝出巷口張望，一名大漢則回頭走回後門這邊來！游天虹想退回屋內，但梯間那邊突然又有另一名大漢吆喝一聲：「不要動……」

這一次游天虹才發覺自己估計錯了，原來梯間還有另一班人。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游天虹無可奈何，惟有衝過對面——豈料入屋後，才發覺那露天的天井上面有一些女工正在洗滌，游天虹一時之間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只看見那些女工都穿上了制服，她們發覺有個陌生的半裸男子闖了入來，都爲之大吃一驚，因爲游天虹當時上半身赤裸着，下面只圍了一條浴巾而已。

後巷裏那數名大漢也正在吆喝聲中進了入來！

游天虹知道金夫人的手下不但有槍，而且還隨身帶有利刀，兇狠無比，如果給他們追上了，後果實在難以想像。所以他惟有拚命往前急衝，衝入那屋子裏去！

由於後面的人追得太緊，游天虹全無抉擇之餘地，所以他不顧一切，闖進了那間不知道是什麼店子的後門。等到他進入那扇彈簧門之後，立即就明白過來，原來這裏面的人，竟有不少跟他一樣裝束——上身赤裸，下圍毛巾，有些甚至還一絲不掛的，赤條條地在屋內走動！

游天虹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這兒是一間浴室。

昔日的上海式浴池，門口寫明：「謝絕女賓」！但今時今日現代化芬蘭浴室，不但設有女性接待員，還用女按摩師爲男性顧客工作。但這種「男仕勝地」却又絕非色情場所，所以，這裏也分成幾個部分，若干部份就是只許男仕進入，女仕必須止步的！

目前游天虹闖進去的，剛好正是「女仕止步」的溫水池與蒸氣室之所在地。故此觸目所見，盡是那些全裸或半裸的男仕們。游天虹也經常光顧這一類型的浴室，甚至這裏也不祗一次的來過了，難怪看來總覺面善。

無論如何，他也不可以停止脚步，因爲後面最少有三名大漢急急追了入來！

那三名大漢衣着整齊，反而引起浴室中人的注意，因爲跑到這兒來光顧的人，都無非爲驅除疲勞而來，他們只由正門進入，由女接待員引進更衣室，再交由男侍應生接待，把衣服鞋襪等鎖好入櫃之後，才掛着一串有編號的櫃匙在頸項之間，然後才赤裸着身體走進「女仕禁地」的，假如那一位男仕不想「亮相」，亦可以順手取過一方浴巾圍住下半身；但現在這三名大漢却穿得太過整齊了。所以這裏的人都把他們視作怪物一樣；但是他們却沒理會那些充滿了驚奇的目光。只因爲他們正急於要追殺游天虹。

三名大漢之中，爲首一人用手一指，三個人關照了一個眼色之後就分頭行事：一個走進蒸氣室去，一個跑近溫水池畔，另一個則闖進洗手間去！

溫水池裏浸着好幾個男顧客，冷水池畔的雲石上也坐了數名男仕，那大漢正一一辨認他們是否游天虹混在其間，結果當然是沒見。

洗手間裏有人在小解，有人在開花洒冲身，亦有人在剃鬚和梳頭，就是不見有游天虹的影子。

蒸氣室之內，水蒸氣瀰漫，彷似烟霧

，視綫模糊，但那大漢終於發現了游天虹正躲在一角。

蒸氣浴室丁方只有百餘呎，除了一些鑲牢的松木條欖之外，一無所有。烟霧似的水蒸氣不斷地噴出來，任何人亦不可能在這種環境底下逗留得太久，但有經驗的人如果要好好享受這種蒸氣浴，在進入這裏之前，必會在門外一角的冰箱中取過幾方凍毛巾，進來之後就敷在面上，或坐或臥，那就可以令到呼吸較爲暢順。

當時那名大漢本來就不易發覺游天虹之所在，因爲這裏面水蒸氣瀰漫之中，燈光也是紅色的，再加上顧客都會在面上舖上白色的凍毛巾，要認人眞是談何容易？

但是，糟就糟在蒸氣室內只有游天虹一個人在着，所以那名大漢闖了入來之後，看見那邊角落坐着一個人；那人頭仰天，面上敷了一方白毛巾，於是便過去將毛巾輕輕一揭，果然就是游天虹。

那大漢一把抓了過去！可惜當時的游天虹，身上巳是一無所有，除了那把頭髮和那條浴巾之外，所以那大漢伸手向游天虹的身上唯一可以抓住的，就只有腰間的一條大浴巾。無奈那浴巾不是游天虹身體上的衣服，只是臨時在腰間圍上去的，自然是不堪一抓，迅速就離開了游天虹的身體。

游天虹由於面上的毛巾被揭，早巳作好了一切心理準備。自然不可能讓那大漢抓住他的頭髮；這時只見他立即站立起來，飛起一脚，直踢向那大漢的下盤。

游天虹的身手一向不弱，加上那大漢不慣處於蒸氣瀰漫的環境底下，反應難免遲鈍！

只聽得「喲」的一聲，一條人影巳倒了下去。

游天虹沒有再去理會他，一手撈回那條浴巾，立即衝出了蒸氣室去。另外二名大漢正因爲一無所獲，回過頭來，游天虹明知他們有刀槍在身上，不敢跟他們作正面衝突，急急拐彎轉進了按摩室那邊去。

那二名大漢本來可以一齊聯手追殺過去，但他們似乎也想像到他們那位同伴的處境，於是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便分頭進行：一個去追殺游天虹，另一個則急急進入蒸氣室裏面去，找回那名同黨。

果然，那大漢挨了游天虹那一脚之後，更加感到呼吸困難，隨即無法支持起來，昏倒地上。幸好他的同黨進來瞥見，立刻把他拖出室外去。

那三名大漢穿着整齊的衣服進入這浴室來，早巳引起浴室侍應們的注意，現在又看見他們出了事，自然很快就驚動了其他工作人員，於是有人對那昏迷大漢展開急救，亦有人要追查另一名大漢的下落。

游天虹這時却進入一間放置了十張按摩床的大房。這裏有女按摩師正在替男顧客按摩，有些正在摸面捋臂，有些則整個人站立在顧客的背部之上。那些女按摩師都很年青，而且體態輕盈，但在局外人看來，這些男仕們眞的是「貼錢買難受」；却不知道身受者此刻正是舒服得難以形容，游天虹很快也在享受着個中滋味。

但那名追殺他的大漢，不久亦找到這兒來了。他看見十張按摩床之上，竟然躺了八個人。這八個男顧客或仰臥或俯臥，同時身邊都有一名女按摩師在着。那大漢要一一加以辨認，十分困難。因爲這裏的按摩床都是特製的，專爲方便顧客而設。顧客們俯臥於其上，面孔都會「嵌」入一個圓形的洞孔之內。而仰臥的人，亦由女按摩師替他敷上一方白色的熱毛巾。

那名滿面帶着殺氣的大漢，正感束手無策之際，浴室裏面的工作人員巳紛紛趕來，把他「請」了出去。

游天虹當時正接受一名按摩女郎的搓捏，聞聲亦不難想像到事態的發展對他絕對有利。本來他明知那大漢此刻巳被人帶走，他大可以翻身爬起來，迅速逃出浴室外面去。但是，想到他的身上一件衣服也沒有，逃到街外去一定會被人當作色情狂辦，屆時難免又引來一連串的痲煩。故此想了想之後，他就決定暫時留下來，繼續享受那溫柔體貼的按摩。

不久，那女郎暫時離開了游天虹；通常這情形表示第一階段的按摩工作巳經完成了，下一步應該是替他在面上敷上熱毛巾，然後再繼續替他按摩。

因此，這時候游天虹又再有一個機會溜出去。

但是游天虹想：他不是眞正的顧客，要溜出去，到底應該由正門還是後門？

後門不但可能被人當賴賬的「霸王」，亦可能遇上金夫人的殺手們。那豈非是自討苦吃麼？假如由前門出去，情形可能更加不妙；因爲任何顧客由前門離去時，必然衣着整齊，然後對女侍應說出所屬的編號，到櫃面去結賬，最後才可以離開。

游天虹既然不是這裏的眞正顧客，又那裏會有編號？

一想到編號，就難免想到那條櫃匙——櫃匙連貫在一條尼龍布帶之上，讓顧客掛在頸上。此後該名顧客在這浴室所享受的一切，都憑此編號入賬。

游天虹猛然想起了一件事：他的頸子上既沒有懸掛那條有編號的櫃匙，爲什麼那女郎又會招呼他？

他剛想到這裏，就有一方熱毛巾迎面蓋上，剎那間令到游天虹昏迷過去！

那是防不勝防的，因爲敷熱毛巾在顧客的面孔之上，本來就是按摩的工作程序之一。

以後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游天虹根本就不知道。

直至到他有如在噩夢中醒驚過來的剎那間，他仍然以爲自己在浴室的按摩床上，後來他睜開了朦朧的眼睛，才發覺置身於一處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

由於四周一片黑暗，游天虹一時之間也看不出這是什麼地方。如果一定要他猜，他只有猜這可能是地獄。

他伸手四處亂摸！

他是躺在一張床上。他的身體蓋了一張薄被單，但裏面却是眞空的。

他極力回憶不久前發生過的事，由歹徒開槍想起，再想到浴室的按摩女郎；難道她們全是同黨？要不然，自己一定巳經死了。那麼，現在他應該正在地獄裏面，怪不得這麼黑暗一片了。

想到這裏，他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後來他由床上翻落床下，四處伸手摸索着，雖然見不到，却可以觸摸得到，這分明是一間房。

房間裏有床頭几、有櫃、有門，還有一張長沙發。

於是他充滿信心地去找燈掣。

游天虹自問是個生存意志極之堅強的人，他不想死，所以當他的頭腦開始清醒過來時，他就不相信自己巳經死去；一定是在他昏迷了之後，再次被人囚禁起來，問題是：囚禁他的人又是誰？

× × ×

警方人員雖然發現了游天虹的汽車，但却找不到他的人；張雪兒也在車內車外看了不知多少遍，依舊找不到一些綫索。

她回到偵探社的辦公室時，却接到一個電話：「張小姐嗎？不要問我是誰，我只想告訴你，有關游天虹的消息，你可有興趣？」

「當然，當然有興趣。」剎那間，張雪兒也顯得有些緊張而失常；因爲她正替游天虹担心之際，想不到竟然傳來了這音訊。

對方是個聲音沙啞的女子：「你身邊可有紙筆？」

「有！」張雪兒頓時變得非常興奮，「你說吧！」

「我告訴你這個地址，只要你按址去找，一定可以找到游天虹，但是，我有條件。」

「當然，我只要找到游天虹，你可以得到一筆賞金的。」張雪兒又問：「那地址在何處呢？」

張雪兒用紙筆記下了對方口述的一個地址，對方隨即將電話掛斷了。那聲音沙啞的女子竟然未提及如何收取她應得的賞金。呆在一旁的女助手洪紅問張雪兒：「波士，我們要不要通知警方？這分明是假的。」

張雪兒瞪着那拍紙簿上的地址，搖搖頭：「不！這可能是眞的。」說着，她匆匆拉開抽屜，取過一支小手槍，又對助手洪紅道：「跟我來吧！」

洪紅一邊追上張雪兒，一邊問道：「怎麼你會說她講的是眞話？我眞是有些懷疑。」

「我發覺這地址原來正是找到游天虹車子的地方，所以我敢肯定那女子絕非說謊。」洪紅只坐在她的身邊。

張雪兒把車子開得很快，而且極力避免開到大街上去，因爲她知道大街乃交通要道，一般都必然出現擠塞情形。所以她寧願多走寃枉路，繞經一些橫街。

不到十分鐘光景，張雪兒巳經趕到神秘女子所提供的地點。那兒正是警方發現游天虹的汽車地方。

張雪兒發覺那兒是一間私人的車房，這時候鐵閘巳經落下了。所以她和洪紅只可以在那兒徘徊。

洪紅道：「我早巳看出，那女子不懷好意，分明在作弄我們。但你竟然會相信她！」

豈料話猶未完，後面却有一輛汽車正在响號，要她們讓路。原來那車子不但配有司機，後面還坐了一個梳高髻的貴婦型女人。那大型房車正要開到這個私人車房裏面去。當時張雪兒和洪紅剛好就在那兒前面擋住。

張雪兒回過頭來的時候，那貴婦正透過車窗瞪住她：「小姐，你想找誰？」

張雪兒乘機反問：「請問你可認識一位游天虹先生？聽說他就住在這裏。」

「這名字我聽也沒有聽過。」貴婦答得極之爽快，「你們可能找錯了地方呢。小姐。」

「隆」然一聲！那幅捲閘扯高了，想來一定是屋內的人聽到了剛才這車子的响號，於是有一名大漢把捲閘扯高，讓貴婦的豪華房車開了入去。

張雪兒和洪紅呆在一旁！直至到那捲閘落下。「好大的架子啊！」洪紅不屑地瞥了一眼：「你猜她是什麼人！會不會是她把游天虹收藏起來了？」

張雪兒拍拍洪紅：「少囉嗦！快跟我來！」只見她話未說完，巳竄進了一處梯間去。那兒正是車房左隣的一處梯間，立即有一名司閽擋住她們的去路。

「喂！你找誰？」那司閽問道。

張雪兒道：「我要找一位游先生。」

「這裏沒有姓游的。他是住在那一個單位呢？」

「我不大清楚。」張雪兒順手把一頁由拍紙簿撕下來的字條，遞了上去：「這是那位游先生給我的住址，我可沒有找錯吧？」

「嗯——」司閽往字條瞥了一眼。其實那字條只是張雪兒自己寫的，地址應該是車房那邊。所以難怪那司閽「哼」了一聲：「別聽他胡扯，那是金夫人的車房，怎可能是他住的地方？」

張雪兒立即問：「對了，他就是要我先找金夫人啊！金夫人住在那一層樓？」

「金夫人——嗯！」司閽的視綫却移到升降機的出口處，原來那邊正有一名男子由升降機裏面出來：「何先生，你來得正好啊！這裏有二位小姐正想要找金夫人，你帶她們上去好嗎？」

張雪兒大感意外，因爲她根本不知道誰是金夫人，又怎麼會去找她？她的目的無非要知道游天虹的下落而巳。但是現在她變了勢成騎虎。

那男子過來打量了張雪兒和她的助手洪紅一遍：「你找金夫人有什麼貴幹？」他問。

張雪兒只好硬住頭皮：「一位游先生叫我來的。他說只要找到金夫人，就可以找到他的了。」

張雪兒總算靈機，她這麼答，足以自圓其說，亦可令到身邊的司閽不致生疑。

那男子想了想，終於把手一攤：「請進來，讓我帶你上去。」他做了個手勢。

張雪兒和洪紅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也進了那部升降機去。張雪兒發覺那兒裝了閉路電視。

許多大厦的升降機都裝有閉路電視，但一般綫路只通到大厦管理處，由司閽監視。奇怪的是：張雪兒憑剛才的印象，那大厦管理處却見不到閉路電視的螢光幕。證明這兒的監視系統，可能是通往另一些地方。

她們跟隨那位「何先生」進入升降機後，就聽到那男子問：「你們要找的游先生，究竟是什麼人？據我所知，金夫人並未認識一位姓游的。他是幹什麼的呢？」

張雪兒是一名女私家偵探，當然心裏明白，他說的這一番說話，只不過給「內部」的人做了一次警告。

但是，張雪兒和洪紅仍然若無其事地，跟了上去；她們都抱住「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理而臨！

升降機的門打開，何先生出去；張雪兒和她的助手洪紅也絕對不敢怠慢，立即跟了出去。因爲，她們都担心那升降機的門迅速關閉，那時就麻煩了。

何先生很大方地，在一個住宅單位的門緣按下了一個門鈴！很快就有了反應。

關門的也是一個男子，比較年青。他打量何先生和張雪兒他們：「什麼事？」

「這兩位小姐要找金夫人，請你好好的招呼她們，我有事要出去呢。」何先生向屋內的年青人遞了個眼色。

那個年青人拉開大門：「請進來吧！兩位小姐。」

在這刹那間，張雪兒彷彿感覺得到背後有一股險風直迫過來；她立刻向身邊的洪紅發出警告：「洪紅，小心！……」說着隨即將身子一歪！

背後的何先生果然出手狠而快！一把鋒利無比的匕首自張雪兒左肩外側掠過，一條身形撲向前面，何先生撲了一個空！

與此同時，洪紅也感覺得到屋內的年青人目露兇光，她正待採取行動，張雪兒又再向她發出了警告：「小心啊！」張雪兒急急忙忙將她一拉一扯，上一層的梯間一名飛躍而來的大漢也撲了一個空！

「快跟我走！」張雪兒話猶未完，已衝到下一層的梯間去了！洪紅這時也只有緊隨着她撤退！

張雪兒不敢利用升降機，是因爲她担心升降機已被人操縱。如果再進入裏面，等於自投羅網。所以她才沿住梯階而下！

豈料只走到一半，整條梯階突然翻倒過去！張雪兒和洪紅就地想跳彈躍起，無奈梯級下陷，根本不讓她們借力。所以她們的身子根本無法彈起。

梯階翻過竟然有如一條彎曲的滑板一樣，令到張雪兒和洪紅身不由主地，沿往這彎曲的金屬滑板往下急急滑下去！

在這短促的過程中，別說反抗，就是多想一下也沒有時間。她們唯一可能想的，只是將會墮到一處怎麼樣的地方去：水池呢？或是釘床？

「蓬」、「蓬」兩聲！

張雪兒和洪紅分別掉進兩張大沙發之上，那兒既不是水池，也不是釘床。

她們定一定神，發覺那兒只是一個豪華的客廳；她們目前坐着的，也是二張眞皮的大沙發。那邊正有幾個人走過來。

正由走廊那邊走過來的幾個人之中，最惹張雪兒注目的，就是那名梳了一個髻的貴婦。因爲較早時，她們才在門外見過她，當時她正乘着一輛豪華房車回來。張雪兒忽然想起了司閽的話，問道：「妳就是金夫人了？」那貴婦輕輕一笑：「隨便妳怎麼稱呼，總之我就是這屋子裏的主人。」她站停在沙發前面約五呎左右。

她後面跟着二名身裁健美的女郎，再後一點，又是二名虎背熊腰的大漢，單看這陣勢就知道她是個絕不平凡的女人，但那外型卻又那麼的高貴。張雪兒笑道：「你們這兒的防盜設備可眞不錯啊！」

金夫人一邊在另一張沙發上坐下來，一邊說道：「小姐，妳們可是想找一個人嗎？」

「是的，我在車房門口已經告訴過妳了。」張雪兒道：「我要找一位游天虹先生，有人見到他在此出現。」

「嗯！當時我也想不起那件怪事，後來我想想，你們要見的游先生，極有可能就是那名老千。」金夫人又說：「也是我昨天駕車返家的時候，也是在車房對面，我見到一名外表斯文英俊的男子，正被一班人要脅着登上一輛大型房車，那班人指他是老千，用大批僞鈔行騙，所以要帶他到警局去理論云。」

張雪兒聽了這一番說話之後，想想那告密電話，又看看金夫人的神氣，就覺得他這一番說話大有研究的必要。

張雪兒又故意問：「那班人究竟是怎麼樣的？」

「事不關己，所以當時我根本就沒有去理會他們，因此妳在車房門口問及這件事，我也記不起來。」

「那妳怎麼知道他就是游天虹？」

「我也只是猜測而已，因爲他剛由那房車下來，就被一班人綁架，像他那麼英俊瀟灑的外型，應該配得上做妳的男朋友吧！」金夫人瞪住張雪兒笑了笑。

張雪兒靈機一觸。「不，妳又弄錯了，他不是我男朋友，而是我的獵物，找到他，我會有一筆賞金！」

金夫人果然有了反應：「嗯，小姐，這話究竟又從何說起？難道他是一名通緝犯麼？」

「妳這樣形容也差不多了。」張雪兒道：「但出花紅緝拿他的，並非警方，而是另有其人。」

「誰？」金夫人的神氣有些緊張起來了。

張雪兒故作猶豫：「這是商業化社會，我這行業雖然也是爲了賺錢，但總也要顧全一下商業道德，所以恕我不可以說出是誰委託我去找游天虹這傢伙。」

「然則，小姐妳是幹什麼行業的？」

張雪兒輕輕一笑：「你猜猜吧！」

金夫人道：「難道是私家偵探？」

張雪兒微微點了點頭：「正是私家偵探。」

「好一名女偵探！」金夫人以羨慕的目光瞪住張雪兒：「我眞替我們女性感到光榮！」

張雪兒正感到困惑，到底游天虹是否已被他們囚禁起來？抑或正如金夫人所說的，已被另一幇人綁架？無論如何，她總覺得，現在就是須要她當機立斷的時候了。於是她突然之間伸手往懷中一探，一支小手槍已迅速拔了出來，對準了金夫人。

金夫人當時正坐在對面一張沙發上，看見了這情形，她竟然冷靜得出奇，反而她身後那四名男女保鏢却弄得手足無措，頓時嚇得面無人色！

張雪兒把小手槍對準了金夫人，命令着說：「快叫妳的手下退後，否則，我會首先開槍殺死你！」

小手槍的射程儘管有限，但是，金夫人與張雪兒之間，當時就只隔了一張玻璃几子，分別坐在客廳兩張沙發之上，面面相對。只有張雪兒扳動小手槍的槍掣，肯定可以傷害到金夫人。

但是金夫人却沒有站立起來，只一邊瞪住張雪兒，一邊吩咐後面那二男二女保鏢：「聽這位女偵探的話，暫時退後吧！否則她可能眞的會開槍呢……」

豈料話猶未完，張雪兒和她的助手洪紅幾乎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聽到「卡察」一聲，張雪兒心感不妙，手指一緊，「砰」的一聲！小手槍立刻發射了一枚子彈。

但是那小手槍的子彈並未射向對面沙發上的金夫人身上，竟然往橫裏滑了開去，原來前面那張玻璃几子不知何時已將玻璃豎起，擋住了子彈的去路；從子彈橫裏滑了開去這一點可以想像到，那必然是一塊特製防彈玻璃。怪不得金夫人如此鎮定了。

張雪兒正想扳動機掣開第二槍，沙發背上突然伸出兩條手臂似的物體，把她攔腰摟抱着，令到她頓失重心；本來她打算開了第一槍之後趁勢站立起來的，這時候却反而往後倒下去，完全身不由主！

與此同時，張雪兒的助手洪紅，也想配合張雪兒的行動，可惜她還未站立起來，已聽到「卡察」一聲，沙發左右兩邊的扶手，分別彈出了兩條不銹鋼的機械手臂，將她緊緊地箍在沙發之上，令她無法動彈！

沙發後面，也迅速閃出數名彪形大漢，其中一名首先繳去了張雪兒手上那一支小手槍。

那大漢淩空一扔，就將張雪兒那支小手槍扔給那邊的金夫人。雙方配合得十分有默契。

金夫人這時候才氣定神閒地，由對面一張沙發站立起來，一邊把弄着那支小手槍，一邊對着張雪兒道：「女偵探，哼，果然是巾幗不讓鬚眉啊！要不是我這裏的防盜設備做得如此周密，我豈非要栽在妳的手裏？」

張雪兒和洪紅都分別被沙發上伸出的機械手臂箍住，動彈不得，所以無可奈何，惟有省回一些氣力，不作掙扎。

金夫人把手放在她那張沙發的扶手之上，表面上看來她若無其事的，其實她已按下了暗鍵；只見那几子上面的玻璃已開始緩緩地攤平，不再將二人分隔開。張雪兒這才明白，這裏的確是機關重重，怪不得金夫人態度會顯得如此冷靜了。究竟她是什麼人？爲什麼要把這兒內內外外都佈置這許多機關陷阱？

張雪兒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又聽到金夫人說：「現在本來我有兩個做法；第一，報警，控妳們一個擅闖私人住宅，意圖不軌。第二，一槍殺死妳們，將妳們扔入大海去！」她又瞪住張雪兒：「聰明的小姐，妳猜猜我將會用那個辦法對付妳？第一個呢？還是第二個？」

張雪兒毫不考慮地說：「我如果是妳，以上兩個辦法都不會用。第一個辦法，妳只不過用來嚇我，表示妳根本不怕警察，其實，萬一警察眞的來到妳這裏，許多事情我怕妳根本無法自圓其說。」

「那麼第二個呢？第二個辦法豈不乾淨俐落？」

「沒有用的，妳殺了我倆，對妳有什麼好處？只會給妳帶來更多更大的麻煩，那又何必呢？」

「是的，所以我稱妳是一位聰明的小姐，可眞沒有錯，故此我想出了第三個辦法，妳猜到是什麼辦法了吧？」

「放我們走，但有條件。」張雪兒輕輕一笑：「我可沒有猜錯吧？金夫人？」

「奇怪！怎麼妳不猜我會囚禁起妳們來？」

「只因爲妳比我更加聰明，所以妳才不會那樣做。因爲囚禁我們，對妳沒有好處，只有增加妳心理上的負担。那又何必？倒不如索性做個順水人情，還來得漂亮啊！」

「哈哈哈……」金夫人笑得花枝亂顫：「好一個聰明的女偵探，既然，我的心事已被妳猜得如此透徹，相信也不用我說出我的條件了吧？」

「唯一的條件就是：以後我們河水不犯井水。對嗎？」

「對極了！」金夫人親自按動機關，將二人釋放。最後又把那支小手槍交還給張雪兒，才叫人送她們出去！

當張雪兒回到她自己那輛車子裏面去的時候，她的助手洪紅忍不住說道：「我們難道就此罷手？」

張雪兒隔住擋風玻璃，瞥了那幢多層大厦一眼：「這女人來頭可不小！姑勿論游天虹的失踪是否與她有關，此人的背景亦有研究的價值。」

「那麼，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洪紅問道：「先設法找到游天虹再說。」張雪兒一邊將車子開走，一邊說道：「他的失踪，可能與朱波比有關。」

「我奇怪你怎麼會相信那個風騷的女人，誰不知道游天虹那傢伙是個風流種子！說不定她已把他當作養小白臉一樣軟禁起來呢。」洪紅說。

「據我所知，游天虹雖然風流成性，但絕對不是馴服，金夫人要軟禁他是不可能的事。何況他有任務在身，相信總不會糊塗到整天躲在溫柔鄉裏面吧？」

「男人有時很難說的，尤其是像游天虹那種人，如果是我，我就不會喜歡這種男人！」

這句話彷彿刺中了張雪兒的心臟，令到她差一點兒就把汽車衝上了行人道去！

但是張雪兒仍然極力保持冷靜：「怎麼你會這樣說？」

「我這麼說，絕非存心詆譭他，有一次我在一間大酒店的咖啡座，看見他跟一個女人十分親媚。」

「那女人是怎樣的？」

「照例是身裁健美，樣貌漂亮而性感。」洪紅又說：「偏偏當時與我同座的朋友就認識那姓胡的女子。」洪紅又故作神秘地問：「你可知道她幹甚麼的？」

張雪兒其實心底裏巳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但是她仍然淡淡地答道：「我不知道。」

「據我那位朋友說，那姓胡的女子，是一個老千集團的來手，經常出沒於一些高貴場合裏面找大爺。」洪紅說。

（未完）



俠義傳奇故事／

滄海客·文
黃耀基·圖

英雄店

前文提要：

藍天虹不敢把困三娘之事告知楊柳青，那少年只說日後便知，他們到底是怎麼關係，楊柳青也不知道。少年來了，說出困三娘想連她也困在洞裏，說完就去赴龍門崖之約，藍楊二人也同去，見到少年阻攔秀士去赴約，叫周冲帶他躲避，忽然有四人紛紛在此下馬，原來是赤眉教右尊者左伽藍等，尊者問封三娘店小二開設英雄店有沒有引來秀士夫婦的信息？少年又出現了，把雙煞約會地點告知尊者，這以敵對敵移花接木之計應驗了，尊者赴約去了。周冲叫藍天虹斷後回鎮，他才想起去找楊柳青，豈料她要脅去救三娘，遇見像她模樣的村婦，才肯跟他回鎮。

夫妻慶團聚　小子勝親兒

藍天虹回頭一瞧，不料寒光一閃，敢情楊柳青的劍一揚，冷冷地說道：「走！你休想溜，否則我劍下無情。」

何祇劍下才無情，眞沒想到她會這麼無情，哼！顯然這楊柳青全不把他放在心上，把劍拾起來還給他，却又拿劍來指嚇他。

但藍天虹只是嘆了口氣，惱也沒法兒，好歹找到了周冲，也許她會信他說的。

那龍門鎮在望了，轉上了大道，只聽身後拍的一聲，總算她把劍還了鞘。

楊柳青道：「你聽着了，我知你對我沒歹意，若是帶我去找到那小子，我非但不難爲你，而且還會感激你，否則任你逃出多遠去，我也能擒你回來。」

藍天虹又嘆了口氣，說道：「原是我要帶你來的，爲何要逃，楊姑娘，你休要太小看人了，我不過是一番好意。」

「我相信你是好意。」楊柳青冷冷地說道：「那就快走。」

那料來到店門口，那店家坐在櫃枱邊，正和一個夥計說話兒，店裏一個人客也沒有，一見便認出他來了，迎着他們，那眼睛可在他身後望，說：「藍少俠，你可來了，總鏢頭和那位小哥兒呢？怎麼沒來，昨兒留了一夜門，等了你們大半夜。」

藍天虹一怔說：「甚麼，他們不是打前面來了麼？我和他們不過是前後腳。」

店家道：「那可奇了，我們也才開店門，尚沒有客人上門來，是了，你和總鏢頭既然不是一道的，也許他們落在後面了，藍少俠請坐，兩位怎麼……」

店家一雙眼睛直在他們身上打轉，藍天虹不禁也望了楊柳青一眼，啊！原來是這個緣故。兩人豈僅灰頭土臉，而且一身都是泥污，簡直就像剛從土堆裏爬出來似的，眞也虧得那店家，還能認得出他來。

藍天虹道：「店家，你說得是，也許我們走在前頭了，是了，一定是……」他向街上瞄了瞄，街道上人行也稀少得很，更沒一個碍眼的，却是楊柳青鐵青着臉，日光射出冷芒，忙道：「楊姑娘，我明白

了，他們必是要瞧清楚有沒有對頭人，不得不小心，一會必來，姑娘你一身泥污，你先梳洗一下。」

店家說：「兩位請，可都不是外人，請到後堂來，總鏢頭既然隨後就到，也得準備些吃食的。」

店家忽忽吩咐備辦酒菜，隨即帶兩人進入後堂，替他們取來兩套乾淨的衣衫。

會不會是三人早到了，只不過不敢走漏風聲？但瞧那店家跑進跑出，實又不像對他有所隱瞞，好在楊柳青也沒生疑，他也更不敢問了。

那知兩人梳洗了，換過了乾淨衣衫，仍不見三人前來，店家更是站在門口眺望，酒菜已然擺在桌上了，那三人總不見來，店門口却來了兩個又高又瘦，穿着寬衣大袍的人來。

河朔雙煞，藍天虹渾身一震，他沒有見過，可聽說過，世間上那會再有第二對這麼高大，生得一模一樣的人來，尤其是那一對烱烱雙瞳，從深陷的眼洞中射出來的四道寒光，便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令人心悸。

河朔雙煞！藍天虹用手肘碰了楊柳青一下，低聲道：「小心，這兩人……」

「兩位。」那店家雖是跟隨周冲走了多年江湖，但驀然一見兩人，仍不禁打了個寒戰，總算他不像另一個夥計，嚇得直往後退，倒是硬於頭皮，迎了上去，說：「兩位，請坐。」

雙煞大踏步走進店來，四隻精光四射的眼睛一掃，陡然間，兩人的眼睛一落在楊柳青面上，就定住了，脚也釘在地上，那寬大的衣袍却飄揚起來，是陡然間鼓脹起來。

楊柳青一見來了兩個怪人，顯然也生好奇，也瞪大了眼兒瞧，但一見這兩人也盯着她望，登時面色一沉，哼了一聲。

雙煞互望了一眼，皮包骨的臉上，竟然也會顯露出驚訝之色。

一個訝道：「是她！」但話出口，却已搖起頭來。

幾乎是同時，另一個說：「是她！」也同是話出口，也搖起頭來。

兩人不但一模一樣，神態一模一樣，連說出來的話也不約而同，眞像是心意相通。

雙煞又移步了，人高腿長，簡直是一跨步，已到了楊柳青身側，這番可不一樣了，而是一個在左，一個在右，跨着大步，竟繞着桌子轉動起來，四隻精光四射的眼睛，可瞬也不瞬，盯在楊柳青身上。

藍天虹倏地一伸手，把楊柳青抓住劍柄的手握住了，微微搖了搖頭。

雙煞連聲道：「怪，眞怪！」

竟分不出是那一個在說，藍天虹霍地站了起來，他有些明白了，雙煞此來原是找金笛書生報仇，當年秀士夫婦，一雙俠侶，相偕行走江湖，雙煞自然也認得楊柳青的娘，娘兒倆長得一模一樣，雙煞怎會不驚奇。

藍天虹道：「喂，你們是甚麼人，盯着我妹子瞧幹嗎？」他伸手在背後連搖，可不能讓雙煞知道她是誰，雙煞對秀士夫婦恨毒太深，若然知道她是誰，豈會放過她。

楊柳青那知厲害，霍地翻掌一托，以爲可化解來招，藍天虹便已撞了出去，只見寒光陡閃，劍也立即出了鞘。

那雙煞呵呵大笑，說，是兩人都在說：「像是眞像，原來不是。」

雙煞對楊柳青拔出來的劍一眼也不瞧，又大大地打了一個哈哈，終於各自說了，一個說：「那婆娘若還活着，已是老乞婆了。」

一個說：「她亮劍也不是那婆娘的功夫。」

但話聲才落，兩人又同時說了聲：「且慢？」也都又回過頭來了，又盯着楊柳青瞧，又異口同聲，說：「妞兒，你姓甚麼。」

楊柳青早已大怒，但扶着桌子站穩了的藍天虹，搶着答道：「她是我妹子，我姓藍，你們待要怎的。」

她是他的妹子，他姓藍，當然她也姓藍了，那料雙煞才四目相視，才這麼搖搖頭，拍的一聲暴响，楊柳青的劍在桌上一拍，也早滑出座去，眉兒一挑，怒道：「我姓楊，我知你們是誰了，河朔雙煞，我爹的笛底遊魂，你們待要怎的。」

她一步踏上，劍尖一幌，分指雙煞當胸，罷了，藍天虹一蹬脚，搶上一步，劍也出了手，和楊柳青併肩橫劍，說道：「你二人聽着了，我知你們是應約而來的，不錯，她就是楊姑娘，你們要是不敢和秀士見高下，欺負後生晚輩，我們可也不怕你。」

雙煞不怒也不笑了，乍分倏合，繞過藍天虹，向楊柳青抓去，雙煞身形未動，那衣袍已飄了起來，藍天虹一劍推出，他只得一劍，雙煞可是兩人，才這麼微一遲疑間，面前却已不見人了，只聽楊柳青連聲嬌叱，風聲颯颯，他急旋身，又見兩煞乍合倏分，楊柳青恰從雙煞的四條胳膊間掠過，跳上最裏面的一張桌面，一手橫劍，一手掩胸，敢情雙煞手中各拿着一塊破布，是從楊柳青身上撕下來的。

說時遲，那時可是在同一瞬間，也不過是藍天虹一劍推出，失去雙煞踪影，即刻旋身的瞬間。

藍天虹又急又怒，當眞南天一劍的唯一傳人，就這麼不濟麼，那楊柳青幾乎已衣不蔽體，又豈容他有絲毫遲疑，立即搶了過去，怒道：「你們也還是成名人物，竟然合二人之力欺負一個後生晚輩。」

「滾開！」楊柳青把破衣向腰帶上一塞，把藍天虹一推，推得他一個踉蹌，他怎會防到她有這一定。

楊柳青氣得面白如紙，怒道：「若不是你碍手碍脚，我豈會……你站開。」

那是眞的，先前攔在楊柳青身前，兩面又是桌櫈，原來楊柳青不是在生他的氣，不是一句話未完，那對他的語氣不是已緩和了麼？滾開變成了站開。

藍天虹好生難堪，那牙兒却咬得更緊了，人家說虎父無犬子，不料他爹的一生英名，盡喪在他手裏。

雙煞瞧了手中破布一眼，相視一點頭，一個道：「看不出，你這小妞倒已有了點道行。」一個接着說道：「最妙最妙，擒她在手，嘿嘿，哈哈，可不怕她老子不出來領死了。」一個道：「妞兒，你總着

了，乖乖跟咱們走，你那老子今日要應約而來，便饒你不死。」一個說：「我們也不難為你。」

雙煞你一言，我一語，這一個上句才罷，另一個下句巳接上了，豈僅是心意相通，簡直二而一，活脫就是一個人，不過是兩副軀殼。

藍天虹把心一橫，一躍跳到兩人面前的桌上，怒道：「河朔雙煞，原來只欺負後生晚輩，你們算啥英雄，金笛書生响噹噹，立地頂天，豈會失信於你這兩個沒用之人，放着我在，你們休想動楊姑娘一根毫毛。」他圈臂抹劍，劍上竟也發出嗡嗡之聲。雙煞竟也一怔，同聲道：「你是：…南天一劍藍浩然是你的甚麼人！」

藍天虹忙又說道：「楊姑娘，非是我搶要出頭，你去換過衣衫，憑這兩個浪得虛名的怪物，也配跟你動手麼，我來打發他們。」

雙煞同聲喝道：「說！」

藍天虹長笑一聲，道：「你們旣巳認出我的劍法，還敢耀武揚威，南天一劍別無傳人，便是家父，楊姑娘，快去換過衣衫。」

楊柳青叫道：「小心！」

他才這麼一側面，本是要示意楊柳青快快離去，不料雙煞早是一錯步，分左右向他抓到，藍天虹一旋身，滑到桌子左面，劍如狂飈，向左面欺近身來的一煞掃去，不料對方非但不避不躲，只一揚腕，那寬大的袖管竟巳捲着了他的劍身。

藍天虹的劍何等鋒利，未容他的袖管捲上，長劍上撩，沉肘倏劊，只道必能將對方的袖削落，那料劍身一緊，對方狂笑道：「小子，你上當啦，河朔雙煞的衣袍，豈是頑鐵所能破的。哼！好小子！」

藍天虹也哼了一聲，說：「教你知道厲害！」原來他才覺劍身一緊，知道不妙，非但不奪回劍來，反而一上步，踏洪門，左掌疾拍而出，霍地一挫腕，對方一時輕敵，不料被他拍個正着，且印在他胸上，饒是雙煞的功力遠遠在他之上，這一掌也拍得他眼前一黑。

藍天虹就勢借力，躍到後面一張桌上，當眞他怎麼忘了，雙煞的寬大衣袍，旣是赤眉針的尅星，又敢以袖捲劍，豈是他的劍所能割得破的。

只聽楊柳青叱道：「不要臉，兩打一。」嗤嗤兩聲中，傳來一聲狂笑，藍天虹回頭，恰見楊柳青被那人連劍帶人捲起，說：「教你們知道河朔雙煞的厲害。」

藍天虹大駭，疾撲過去，喝道：「接招！」不信他的頭臉頸子也刀槍不入，凌空一劍劈落，不料那人一聲狂笑，旋身一抖袖，若不是他蜷腿疾翻，那劍幾乎砍在楊柳青身上，但那劍去勢太勁，竟穿過桌面，一時拔不出來，那楊柳青果然了得，竟俏生生落到傍邊的一張桌上。雙煞却巳分而復合，攔住了兩人的去路。

一個說：「好小子，果然你也有點道行。」

一個說：「好丫頭，幾乎也上了妳的當。」

楊柳青哼了一聲，冷冷地說道：「也教你知道姑娘的厲害。站開！」

藍天虹巳拔出劍來，才橫跨一步，甚麼？可不是太不知好歹麼，才救了她，竟喝叱他站開。

楊柳青的劍尖一揚，道：「若不是他救你一命，你巳成了獨眼煞，還不給我滾開！」

甚麼？適才袖捲楊柳青的一人，不但眼角見血，髮髻也散開了來，原來她險中求勝，大袖捲住了她的身子，可不曾捲牢她的右臂，顯然也看出這雙煞的破綻來，雙煞的袖管威力奇大，可也不是刀槍不入，才知她先前是故意被人家大袖捲住的。

慚愧，但後悔也來不及了，藍天虹慚愧得才退了一步，那雙煞衣袍又巳鼓脹起來，再不言語了，陡然眼前一黑，他才叫得一聲小心，只聽長笑聲中，人影亂幌，他僅感到腦後一陣劇痛，就巳暈了過去。

醒來時，身巳在一個林中，只覺陽光刺眼，好一陣才能睜得開眼來，但巳知道楊柳青在他身邊。因為楊柳青在他耳邊頻頻的呼喚着，說：「你醒了麼？」

他醒了，完全清醒了，這是個甚麼地方？

楊柳青可不是躺在他身邊，他翻身坐起來，却聽楊柳青急道：「躺下，別再動彈。」

藍天虹也見到了，原來河朔雙煞就坐在一株樹下，陽光從林隙中洒落下來，洒落在兩人身上，閃閃發光，相距兩人躺地之處，不過丈許，但顯然都沒發現他醒過來，相對盤膝而坐。

楊柳青又在他耳邊說道：「喂！你沒事麼？試試運氣，我知道，你一定能解開穴道，是不是？」

解穴？原來她被雙煞點了穴，當下不敢言語，點了點頭，她當然知道他能解穴，他雖不知這是何處，怎麼被擒來此的，但感到一點寬慰，他能救她。若不是她愚蠢，雙煞之中的一個巳傷在她手中了，豈會落得被獲遭擒。

原來他只是後腦上仍感到疼痛，不但能動彈，功力也在，奇怪，雙煞點了楊柳青的穴道，竟然放過他，顯然全不把他放在眼裏。

「別動彈。」楊柳青低聲道：「他們就要走了，等他們一走，你再替我解開穴道，快把眼睛閉上，他們起身了。」

一會，有脚步聲走近來了，只聽一個說：「這裏地方隱密，不會有人前來。」

一個說：「誰會前來，來的也不過是鄉農採樵人，是時候了，走吧。」

一個乾笑一聲，說：「有這妞兒在手，就不怕他不來了。」

「走，是時候了。」另一個也說。

但脚步聲怎麼走近他來了，啊喲！藍天虹差點沒叫出聲來，是誰狠狠地踢了他一脚，不好，本是仰面躺在地上的，踢得他翻了一個身，臉埋在草地裏了，雖是雙煞看不見他臉上的痙攣，但那又堅硬又鋒利的野草，刺割在他臉上，又癢又痛。

「他不會醒過來的。」一個說：「你瞧他的後腦，撞得不輕。」

「不過小心些好。」一個說。竟然兩人不是說相同的話了：「他旣是南天一劍的傳人，要防他醒來替這妞兒解開了穴道。你說，要不要也點了他的穴道。」

不好，不是怕雙煞點他穴道，藍天虹

的鼻孔裏刺進了幾根草，要：…要打噴嚏！

只聽另一個說道：「不可，他巳昏迷不醒，點了他的穴道，若然一命嗚呼，咱們豈不又結下一個强敵，你放心吧，他不會醒來。」

「走，那就走吧。」

脚步聲漸去漸遠了，藍天虹那還忍耐得住，大大打了個噴嚏，慌忙一躍而起，其實他伏在地上，咀鼻都埋在泥地裏，噴嚏有聲，却不很响，雙煞也走得急忙忙，並未聽到。

他確知雙煞去遠了，這才替楊柳青解開穴道，說道：「得罪了，楊姑娘，你把眼睛閉上，若不替你推拿，你一時也動彈不得。」

楊柳青轉過頭去，她那白中透青的臉兒上，竟也現了紅暈，而且把牙齒咬得緊了。

她好恨，恨的自是河朔雙煞。被藍天虹在她身上推來拿去，偏是她心下明明白白，如何不羞人，但羞也沒法兒。

藍天虹突然叫道：「這可好，這兩個老怪物把咱們的劍也帶來了。」

劍就在兩人身邊的草叢裏，楊柳青趁他去拾起劍來，巳一躍而起，踢脚掄臂，一把搶過劍來。藍天虹忙攔住她道：「等一等，咱們非但不是雙煞的敵手，何况又有傷，噯唷！」

他豈不知楊柳青恨極了雙煞，若然追上去，豈不是送死麼。有了，他身子幌了一幌，一腿跪下，跟着倒下地去，像是這一陣子替她解穴推拿用勁大了，而他原巳傷了後腦，因是不支倒地。

楊柳青果然回過身來，說：「你，不要緊麼，你腦後，咦！」

藍天虹伸手一摸，摸了一手血，他先前倒也覺得腦後疼痛，可還不知巳是頭破血流。

當眞人家救了她，她倒丟下人家不管麼？

楊柳青微一遲疑，走過去查看了一下，把衣襟撕下來，替他把傷口包紮了。說：「只怕痛是會的，其實傷得不重。」

藍天虹仍然呻吟了一聲，要攔阻她不去追趕河朔雙煞，沒法兒，只有裝做傷得不輕。嘆口氣，道：「楊姑娘，眞慚愧，我是怎麼被他們擄來的，一些兒也不曉得，甚至不知怎麼受傷的。」

楊柳青也恨恨地嘆口氣，反而坐在他身邊了，道：「敢情雙煞那兩隻大袖，就是他們的兵器，兩個老怪物的功力也眞了得，袖管一拂，就把你震飛出去，你撞在那牆上，登時就不醒人事了，我的劍又被捲住了，一分神，就被他們點了穴道，你好些了麼。」

藍天虹道：「楊姑娘，我沒事，只不過痛得有些兒旋暈，你聽我說，我知你恨這雙煞，但千萬別追去。」

楊柳青哼了聲道：「我才不怕他們哩，雙煞不過佔了衣袍刀劍不入的便宜。」

「不不！」藍天虹生怕她追去，慌忙翻身坐了起來，道：「我不是這個意思，楊姑娘，你聽我說，你知那河朔雙煞去那裏麼？是去找你爹報仇，你聽我說：…」

他連連擺手，因為楊姑娘的眉兒又挑了起來。藍天虹嘆了口氣，這才又道：「說甚麼你也不信，沒法兒，到時可不由你不信，只不過現在可不能跟去。」

楊柳青又哼了一聲，哼得藍天虹也有些惱了，惱得他站起身來，不自覺也把眉兒一揚，道：「信不信可由你了，河朔雙煞來找你爹尋仇，若然你爹不在人世了，他們會找來麼，今日你若離開我，你早巳和你爹見面了，偏就是這麼巧，我本是要你去尋你爹，再由那周總鏢頭親口告訴你，可就不由你不信，偏是這麼巧，又被河朔雙煞闖了來。」

楊柳青道：「你胡說，我爹若在人世，若眞在此，豈會怕了河朔雙煞，人呢？怎又不見？」

藍天虹道：「原來你還不知道，你爹武功巳失了。不，你一定知道你爹當年中了赤眉針，那針迄未取出，不能運行眞力，否則那針一穿心，你爹就沒命了，多虧周總鏢頭拖延時刻，你那師妹巧作安排，把赤眉教的人：…」

藍天虹話到咀邊，却心中一動，封三娘原來是赤眉教的人，那麼這楊柳青：…

但見她毫不動容，像是和赤眉教毫無關連，心下雖是納罕，倒是放了心，纔道：「眞虧你這師妹絕頂聰明，巧安排，把赤眉教的人引來，因為赤眉教的人也在千方百計尋找河朔雙煞。」

楊柳青不出聲了，只是把眼睛睜得大大的，瞬也不瞬一下。

藍天虹道：「你明白了麼，為何我不讓你即刻追去，眞的，你信我，只等過了午，待那赤眉教的人和河朔雙煞鬥個兩敗俱傷，那時你就明白了。姑娘，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我本不知情，其實也與我無關，只不過你爹與我爹道義之交，你師妹又重託了我，我又不能置身事外。」

他說得懇切，顯然楊柳青仍不全信，總算似先前一般毫不動心，道：「好吧，咱們走，你若不是騙我，那就跟我走。」

「走！」藍天虹說：「那去啊？」

楊柳青道：「龍門崖，你不是說河朔雙煞去了龍門崖麼，我不現身就是，我要聽他們親口說了，才信得過，你若是眞不騙我，那你現在就跟我走。」

藍天虹道：「只不過咱們不是河朔雙煞的敵手，何况還有赤眉教的人，難道你對赤眉教眞是毫無所知，若被他們發現了，咱們：…」

楊柳青冷笑道：「南天一劍的名頭高大得很啊，不料他的後代竟是這麼：…」

藍天虹惱了，道：「住口，楊姑娘，我本是好意相助，若然我是怕事的，我也不會從英雄店跟踪你們前來了，今日面對河朔雙煞，在下可也不曾畏怯，看來今眞對赤眉教毫無所知，眞奇怪，難道你連你爹中了赤眉教的暗算，這麼多年來，生不如死，你也毫無所知？罷了，誰教我昨日多事，把你從塌崖中救出來，又受人重託，走吧。」

他掉頭就走，昂然邁步，日巳當午了，前去也該是時候了，其實他何嘗想錯過這一大好機會，那少年說他爹封劍歸隱，亦是為了避免與赤眉教的人為敵，他倒眞要瞧瞧，赤眉教的人端的怎麼厲害。

藍天虹道：「楊姑娘，只不過你得答應我一事，就是咱們只能偷偷瞧，我老實

說了吧，我和他們任何一方都無冤無仇，但你若落在他們任何一方手中，只怕……難道你忘了雙煞怎麼說了，他們爲何要擒住你，今日雙煞若然勝了，不見你爹，他們更不會放過你了。」

楊柳青道：「我又不聾的，怎會不曉得，若不是他們提起我爹，我才不信你的哩，快走吧，不要延誤了時間。」

藍天虹說道：「不用急，前面不就是龍門山了麼？」

原來轉過一個山坳，龍門崖巳在望，而且巳在後山。顯然河朔雙煞巳對當地的地勢瞭如指掌，雙煞矢志報仇，苦練了多年功夫，旣是生死決鬥，那還敢大意。

那知一望之下，連一個人影也見不到，却聽楊柳青低喝道：「快退！」

她不但低喝，而且抓住他的左臂，只一帶，藍天虹不但仰面倒地，而且被她拖到草叢裏，楊柳青和他挨得那麼近，甚至感到了她的呼吸。

那龍門山下，雖然不是沒有樹木，但遍地是大大小小的亂石，亂石堆中，草深及腰，伏在草叢裏，便是近處有人，也不易被發覺。

只聽脚步聲來得近了，不祗一人，而且後面再有人走近來，兩個，三個？脚步聲只有一個特別重，若不是兩人貼着地面，幾乎聽不出有多少人。咦！共有四人。

藍天虹倒把楊柳青的眉頭按下了些，示意她別出聲，心想：赤眉敎的人來得不少，一定是赤眉敎的人馬。

他在眉上劃了劃，楊柳青點了點頭，顯然巳明白了他的意思。

不料那一行人兩人在前，兩人在後，竟停步不前了，在他們身前丈許之地站住了。

有人說：「就是那裏了，師傅，咱們在這裏，一定見得到，奇怪，巳是午刻了，怎麼沒人現出身來。」

藍天虹大喜，是那少年。嘿，他是怎麼了，還當她是少年，忙道：「楊姑娘，巧極了，別動，你不是不信我，也不信你師妹說的麼，咱們都別現身，不信你聽他們背後之言，可知不是騙你了。」

楊柳青在他耳邊道：「住咀，你叫我別出聲，難道他們就聽不到你的話聲。」

幸是他們藏身之地，是在下風頭，前面的人又在你一言，我一語，顯然也全神貫注在對面山上，沒人發覺他們，其實他和楊柳青挨得那麼近，是眞正耳語。

只聽周冲的聲音說道：「你確信是那裏麼？若是，怎麼沒人來？」

少年道：「這一帶我來來去去，十多年來，何下百十次，那會錯得了，赤眉敎的那兩個鬼伽藍，也是在崖上落脚的，那會弄錯，我說得清清楚楚。」

周冲道：「你說是龍門崖後山，還是龍門山的後山？你想一想。」

少年急道：「別出聲，來了，來了，你瞧。」

她的話聲可不低，可見她說有人來了，來的人也在遠處。只聽她又說道：「你看見了麼，那崖頭上，左面那個像小山峯一樣的大石傍邊。」

周冲說：「不是吧，怎麼會只有一個人的呢。」

「一定是，」少年說：「你沒見那紅影麼，赤眉敎的人是用衣衫來分級別的，黑色的披風用赤紅的襯裏，那地位也高，我認出來了，是那個右伽藍，打旗兒的先上，正主兒就會來了，師傅。」

「師傅！」藍天虹一怔，當眞初聞其聲，她是叫師傅的。

難道是……一定是那個聖母，風馬牛奉爲聖母的女人，金笛書生的妻子，那麼，另一個，必是金笛書生了，他那還忍耐得住，把身子撑了起來。

「啊喲！他才長身，那腰尚未直起來，一陣劇痛，痛徹心肺，但他便要叫也叫不出聲來，因爲楊柳青把他的咀堵住了，幾乎氣也透不過來。

她用手堵住了他的咀，劍抵在他腰上，那劍尖直刺入他的肌膚。在他耳邊低聲喝道：「閉咀！你要敢再出聲，休怨我無情。」

難道她倒有情了，眞是冷面冷心，毫無情義，豈僅沒姑娘家半分兒溫柔，反倒恩將仇報。藍天虹不但出聲不得，掙扎不得，而且氣得直發昏。

楊柳青又在他耳邊哼聲，說：「你休想和他串通，你想知會他，是不是？」

她自是指那少年，難道她硬不信少年是女扮男裝？眞是她娘的走兒。

楊柳青又在他耳邊說道：「要命，就別出聲，也別動彈，否則……」

腰上又一陣劇痛，堵住他咀的手，倒是放開了，但仍搭在他肩上。

「過來，」脚下有人說道：「回來，相隔雖遠，人家也會發現你們的，這時，咱們還不能露面。」

就在脚下，雖然他是被楊柳青拖入草叢的，可仍記得清楚，適才行走在山坡上，不是山脚，也沒有道路，原來這四人在下面，難怪沒發現他們了。

楊柳青探頭下望，劍尖也不再抵在他腰上了，只不過手仍搭在他肩上。藍天虹好生惱怒，道：「要是會發現咱們，也不等到這一刻了。你這人……我正要你聽聽他們背後的言語，我怎麼串通他了。」

楊柳青倒也沒阻止他，他的話聲也低得只有她才能聽得到。他一側面，咀唇巳貼着她的耳朶。又道：「你看見了麼，說話的那人可是先前所見的那個樹下的女子，她一定就是你親娘。」

却是他不敢再言語了，因爲脚步聲走近來了，一定是周冲和那少年走回頭來了。不，不是走近，而是走到他們脚下。入耳的是那少年的聲音，說道：「師傅，其實這裏也能望得到對面山上，一樣清清楚楚。」

周冲說：「還要多久啊，秀士體內的赤眉針，不是巳取出來了麼，按說現在也該能運行內功眞力了。」

那女子的聲音，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這赤眉針在他體內十多年，日久年深，巳銹壞了，雖然巳經取出，他元氣大傷，豈是一時半刻能復原的。」

周冲道：「是我該死，我若不把秀士藏在那個隱密的處所，你就早和他見面了，有個一兩天的功夫，怕不早巳復原了，我眞該死。」

那女子的聲音道：「這如何怪得你，

你本是一番好意，我們感謝你尚且來不及，那日河朔雙煞尋到他，若不是他以身家性命保證，只怕當時就沒命了，他的性子我豈有不知道的，寧死也不會低頭。」

只聽那少年道：「這事怨我不好，總鏢頭，如何怨得你，原是我敎你把秀士藏在一個隱密的地方，本想安排下雙煞和赤眉敎的約會，即去知會師傅，不料巳晚了一步。」

周冲道：「咱個……說話不會令秀士分神麼，這可是緊要的時刻。」

那女子的聲音道：「放心，他現下像老僧入定一樣，只怕他的定力還勝過老僧，這些年來，他不能運行內功眞力，只能在反虛上用功夫，你不見他巳進入無我的境界了麼，再大聲些也驚擾不了他，若其不然，我能帶他到這裏來麼。」

周冲道：「秀士果然神光內瑩，不視不聞，其實，我倒希望……秀士只要無事，功力遲些恢復倒好，要不然，今日……秀士一生正直，言而有信。」

那女子的聲音，又幽幽地嘆了口氣，說道：「你說得是，要不然，我也不把他帶到此地來了，他豈能失信於河朔雙煞，不過，你放心，這些年來，我一面在尋訪他父女的下落，同時……同時……」

小子說：「任他赤眉針如何陰毒，雙煞的功力再高，可還不放在眼裏。」

周冲的話聲帶着激動，道：「我怎會不放心，這位小兄弟年紀輕輕，巳是如此了得，何況……」

「何況我師傅，」小子說：「總鏢頭，你放一百個心，若是沒練成尅制他們的功夫，我們也不出來行走了，你等着瞧吧，甚至不用師傅伸手，便我……」

那女子道：「小小年紀，眞不知地厚天高，不怕總鏢頭笑話麼。」

不怪小子這麼放恣了，有這個慈愛的師傅，那會不縱壞了她。

周冲更是大喜，道：「尋找不到封三娘，這兩日來眞令我憂心如焚，小兄弟，你雖然移花接木巧安排，但我一想到秀士到時必然留不住，小兄弟你又不見前來，眞令我急得了不得，却是我還忘了問你，小兄弟，你找到了封三娘麼？」

只聽那女子聲音說道：「淘氣，總鏢頭……」

周冲說：「我我……」這是甚麼話，他這麼大個人了，却說他淘氣。

小子格格一笑，那女子道：「你這小淘氣還笑，總鏢頭，你被她寃了，她不是小子，是個丫頭，那麼我逃避赤眉敎的追踪，又要尋訪秀士的下落，帶着我那女孩兒，自是諸多不便，便是我那女孩兒，也交付給三娘暫時替我撫養，不料沒找到秀士的下落，倒在那崖下尋到了她。」

周冲說：「原來……原來你是位姑娘，不怪長得這麼秀氣了，扮成小子，眞是一些兒破綻也沒有，却不怪麼，秀士當年墜崖之處，乃是野嶺荒山，怎會來一個小姑娘，姑娘貴姓啊，自怎麼個稱呼。」

那女子嘆了口氣，道：「若是知她的姓氏就好了，我發現她時，她尚在襁褓之中，我在她身邊守候了半日，也不見有人前來。也是那時我苦尋了秀士數日夜，尋遍了那方圓十數里地面，巳然絕望，且又不能把她丟在野地裏不管。」

周冲道：「是啊，我一得到秀士墜崖的訊息，也曾在赤眉敎的人走後，去尋訪了數日，那一帶全是窮山惡嶺，野獸出沒之地，若是你丟下她，只怕……只怕早被山中的野獸……」

那女子又嘆了口氣，道：「當時我也担心這一點，你想那山中何來棄嬰，誰會把嬰孩棄在那荒野無人烟之處，只怕她的爹娘就是帶着她行經山中，遇上甚麼兇猛的野獸了，我豈能見死不救，却幸我那孩兒也是初生不久，乳水正多，我也在失望之餘，就這麼把她留下在身邊了，可憐她父母不知生死，連姓氏也沒留下來，我發現她時，是在一株野桑之下，便指桑爲姓，總鏢頭，你就叫她桑瑛吧，却是總鏢頭你長年行走江湖之上，便中勞你打聽打聽，秀士墜崖之時，可有人遺下嬰孩在那山中麼。」

周冲道：「我記在心上了，只不過時日巳久，可憐，不知可有甚麼表記之物可以作證麼？」

那女子的聲音低了，但這草叢中的兩人，仍聽得清楚，只聽她說道：「這就是少年不識愁滋味，你瞧，這孩兒，便是提及她的身世，她也無動於衷。」

周冲道：「不，她必是有所發現了，要不然她怎會攀到那大樹上去。其實她得你收養，正是萬千之幸，不但有了慈母，更有了恩師，小小年紀，一身功夫可眞敎我佩服得五體投地，人又聰慧絕倫。」

那女子道：「這些年來，倒也虧她慰了寂聊，你知道，我不能露面行走，也虧她替我奔走，扮成個小子，自也便當些，日子久了，再也不像個丫頭了。」

原來那少年……原來她名桑瑛，不怪問起她的姓名她不說了，不但姓非其姓，雖有名，那可是姑娘的名兒，說不來誰也知她是姑娘，不是小子了。

藍天虹不敢言語，暗中把楊柳青的手兒捏了捏。

楊柳青竟似無所覺，如痴似呆。

只聽周冲又道：「却是我好生不解，封三娘把你那姑娘撫養大了，在此開設英雄店，尋訪你夫婦，連秀士也遠遠聞訊來了，你師徒旣在近處，怎生不去相會，桑瑛姑娘不但早知道了，且去過英雄店，你不會不曉得的吧？」

那女子怎麼不言語？藍天虹想長身，但又忍住了，她非是不敢，楊柳青如痴如呆，一定不會阻止他的，怕的驚動了下面的人，不往下說了。不說，楊柳青就仍然不會明白。

又是一聲幽幽的嘆息，那女子好半晌，才說：「別人不知，你該想得到的。三娘她……嗯。」

周冲道：「三娘不是和你親如姊妹麼，你倆人形影不離……」

那女子突然嘆了口氣，她那像是個武林中的女子，壓根兒就是個多愁善感的娘們。藍天虹向外指了指，意思是要他留心，她娘和封三娘的關係，就會由她親口說出來。

不料這女子道：「總鏢頭，你對我的爲人，你該知道得清清楚楚，我本是與人無爭的。」

周冲道：「我如何不知，江湖之上，都知秀士有娘子，便是我，受過你夫婦的救命大恩，不也仍然以秀士娘子相稱麼，甚至迄今尚不知你的姓氏，也只有我，才知你有一身不下於秀士的武功。」

楊柳青輕輕地啊了一聲，說：「她……她在點頭，她說的可眞？」

藍天虹忙不迭撐起身來，但那石縫窄狹得很，除非側着身子，否則容不下兩個人，難道擠入她懷裏？

不料楊柳青在他耳邊道：「你瞧。」

藍天虹這才就勢一長身，兩人可眞成了耳鬢廝磨了。可不是今日所見的樹下女子麼。她不但幽幽嘆息，而且仰望着天上飄浮的白雲，那目光也茫茫然，他二人又在高處，絕不會給人發現。

那女子又在說了，道：「我二人不是親如姊妹，其實就是姊妹，不過同父異母罷了。」

「原來秀士娘子也姓封。」周冲說。

那女子道：「我自然也姓封，但是她……她不許我姓封，說我是……唉，本來這是家事，不應對外人說的，但你不是外人，今天也該說出來了。」

「師傅。」石後探出那瑛姑的頭來，原來她早已溜下來了，躲在那石後，說：「原來師傅你姓封，連我也不知道。啊！師傅，那封三娘眞是師傅你的姊妹麼？那可……糟了，我若是早曉得……該死。」

秀士娘子顯然沒注意她的神態有異，楊柳青咬着牙，哼了一聲，藍天虹也明白，這瑛姑顯然後悔了，若然早知封三娘是她師傅的姊妹，必不敢把封三娘困在那山腹裏，也顯然秀士娘子壓根兒不知道。

秀士娘子問道：「那面有動靜了麼，你這是這麼不安份，一刻也不安靜的。」

瑛姑道：「赤眉教的人倒是在四方八面現身了，雖然躲躲藏藏，可瞞不過我，但奇怪，是時候了，河朔雙煞也早去了，怎麼還不見現身。」

那周冲道：「小兄弟……不，姑娘，我倒明白了，河朔雙煞與秀士有約，可不是約會赤眉教的人，見到來的全是紅眉毛綠眼睛的，當然躲着不出來。」

瑛姑道：「他們能躲得了多久，赤眉教的人不下十多個，正在遍山搜查。」

秀士娘子道：「咱們也該小心了，休被他們發現了，秀士至少還得半個時辰，才能把針毒去盡，別以爲他體內的針已取出來就沒事了，針雖無毒，但在體內多年，難免也有些銹毒的，而且不能太快令他運行眞力，否則有害無益。」

瑛姑道：「師傅，你放心，咱們這裏有樹木遮擋，遠處是絕難發現的。」

秀士娘子幽幽地嘆了口氣，眞的，她那像是個武林高手，活脫是個多愁善感的柔弱女子，想必是她長年生活在山腹中，不見天光，是以那臉色好生蒼白，白得像紙一樣。

她愁眉深鎖，說道：「這些年來，爲了要替他取出體內的赤眉針，我用了十多年的苦練之功，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替他取出來了。」

周冲道：「原來秀士娘子這些年來，是在苦練功夫，在下何處沒尋到，先後派出不下數十人，更就走鏢之便，訪遍了大江大河南北，總沒秀士娘子你一些兒信息，天可見憐，秀士娘子得能無恙。」

瑛姑噗嗤一聲笑，說：「甚麼無恙，不是誇口，我師傅這番再出來面世，豈僅河朔雙煞不是敵手，赤眉教便是人多勢衆，亦不放在我師傅眼裏。」

周冲喜道：「是是，秀士多年也無法取出的赤眉針，秀士娘子却不到半個時辰，便已取出來了，還有說麼，咱們自也再不怕赤眉教的人，也再不容許他們橫行霸道了。」

周冲喜得直搓手，那瑛姑却在直往後退，把頭兒低垂，只見那女子道：「你小小年紀，便如此目中無人，那還了得，豈不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麼。」

不料她面色一沉，竟也不嚴而威，令那少年生畏了。

她嘆了口氣，又說道：「總鏢頭，你休信他之言，小孩兒不知天高地厚，我已多年不在江湖上行走了，知己却不能知彼，我雖苦練了多年功夫，不過是爲了尋訪秀士時，替他取出赤眉針罷了，別說現今了，當年我也曾一再勸說他，要他早早歸隱，江湖上行走也無異在刀口上行走。樹大招風，盛名自亦招忌，可惜仍然晚了一步。」

她又幽幽地一聲嘆息，把頭連搖。

瑛姑突然一揚頭，道：「師傅，咱們與世無爭，不惹事也就是了，難道人家惹上了咱們，要咱們的性命，也不還手麼？哼！那赤眉教又如何，他們有多少點道行，我一淸二楚。」

秀士娘子並不言語，但瑛姑又直往後退，再也不敢抬頭了。

周冲忙道：「其實姑娘說得也是，天下之間，尤其是江湖之上，莫不是强凌弱，衆暴寡，那有是非，更無公理。」

秀士娘子擺了擺手，說道：「總鏢頭說的怕不是實情。但常言說得好，讓人非我弱，守己任他强，凡事退後一步，也就自然寬了。唉，江湖險惡，有幾人得善終，有好下塲的。」

周冲連說了幾聲是，道：「却是秀士娘子的令愛，旣交付與封三娘，現又已練就了一身高絕的功夫，秀士娘子不知也曾會過面麼？」

瑛姑道：「你別提了，師傅，我……我非是不稟明，我要說了，你一定氣惱，那封三娘好生歹毒，不但對師姐說她父母已雙亡，而且從小就對她說，師傅你就是她的殺母仇人，眞氣，說甚麼師姐也不信我的，師傅，你要是遇上了她，可眞得小心。」

周冲一怔，道：「這是怎說？」

瑛姑道：「封三娘從小就對她說，師傅是她的殺母仇人，日日夜夜在她耳邊說，要她長大了，報殺母之仇，她自然千信萬信了，你想，她長得像極了師傅，一朝見了面，她若趁師傅不防，豈不傷在她手中。」

藍天虹低聲道：「楊姑娘你聽到麼，她眞是你娘，恭喜你母女重逢，啊喲！」

他並沒叫出來，是叫不出聲來，楊柳青屈肘一撞，他立覺渾身痠軟，也跪了下去。

楊柳青哼了一聲，說道：「你們串通

了來騙我，怕我不曉得。」

幸是他只是一時的痠軟，眞不知她用的是甚麼手法，並非是被點了穴道，但雖沒倒地，却渾身無力，楊柳青却頭也不回，凝神注視着下面。

只聽那秀士娘子說道：「唉！寃孽，我從來一直對她忍讓，不料迄今仍懷恨在心……」

忽聽那瑛姑叫道：「來了，啊！」

遠遠地傳來無數聲驚呼，藍天虹雖然軟弱無力，但背脊靠在石上，也還能站立，是甚麼從天空中掠過。

又是大聲呼叫，起自對山，這次藍天虹看得清楚了，是人，對面山崖上，一人飛墜下崖，山崖上也現出了無數人影，從隱密處現身出來，清楚看出都在惶然四顧，瞬即狂奔下山，一瞧就能認出是赤眉教的人，那黑衣披風飄展，映着陽光，直似漫山紅霞，忽又化作長虹飛掛，此隱彼現，煞是好看。

只聽那瑛姑道：「來了，向我們這裏來了，第三個，是第三個了，一定是被河朔雙煞擲落下來的。」

那秀士娘子道：「快，上去，總鏢頭，到坡上去，我們在這裏，容易被他們發現，看樣子是向我們這裏來了。」

瑛姑道：「如何不是，嘿！赤眉教的人不料來了這麼多，看樣子不下二十多個呢。」

那藍天虹倒無所見了，只聽話聲從上面傳來，是那秀士娘子的聲音，說道：「就是這裏罷，我們在這裏也看得淸楚，又不怕被他們發覺。」

周冲的聲音說：「他們不會到這裏來麼？」

瑛姑說：「瞧你，怕成……你放心，這裏在龍門崖山後，可不是後山，赤眉教的若逃離對面山坡，今而後江湖上就沒他們這一號了。」

瑛姑頓了一會續說道：「敢情河朔雙煞响噹噹，也會暗算害人，不過這主意倒妙得很，迫赤眉教的人全都現身出來。」

秀士娘子道：「這也難怪他們，赤眉教人多勢衆，要不迫他們都現出身來，他們就難逃暗算，唉，只不過太狠辣了些，那三人一定沒命了。」

瑛姑道：「師傅，你的心腸眞軟，今兒是生死之門，强存弱亡，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那般人聚在一起了，幸是我們走得快，來了，過來了。」

那楊柳青移動了一下，在探頭向右面望，藍天虹不再似先前一般渾身痠痲了，也能活動自如了，從她肩上望出去，駭然見到右面坡下的草地上，人越聚越多，不下十數人。

是赤眉教的人，不過只是些小角色，不見那右尊者，今晨所見的餘外三人，却皆在其中，全都背對着他們眼望着對山。

驀聽有人喝道：「河朔雙煞，滾出來，暗算人，算不得好漢。」

原來左對面的山坡上，現出一個和那右尊者一般裝束的人，想必是那左尊者，相距不下七八丈，喝聲入耳，分明喝聲也不大，但藍天虹心頭却感到一震。

見到那右尊者了，衣擺飄風，閃出一片紅霞，現出在右面山坡上，也發了話，喝道：「旣然相約，爲何沒胆現身出來，河朔雙煞，今日是死約會，不見不散，你們也躱不了。」

那料山上仍不見有人現身，只見那左右二尊者互打了個手勢，左尊者立即兩袖一拂，喝道：「搜！分左右，上。」

喝聲才落，下面的十餘人已分成兩隊，不料尚未上坡，驀聽有人冷冷地說道：「誰約會他們了：當然不會是你。」

「當然不是你，誰約會他們了？」又一個冷冷的聲音說。

原來雙煞就在先前周冲等人坐地之處，併肩站立，愕然相望。

楊柳青在藍天虹耳邊道：「你！哼，眞沒用。」是藍天虹驀見雙煞就在下面，幾乎驚呼出聲。

那赤眉教的人登時起了一陣騷動，轉身，紛紛後退，山下飛落下兩片紅霞，左右二尊者飛落衆人之前，雙煞尚未現身，赤眉教的人已死了三個，那二尊者如何不怒，十餘教衆更是氣焰挫了，一見雙煞，如見了鬼一般。

藍天虹却凝神注視着楊柳青，誰也料不到封三娘竟是赤眉教下的人，只怕當年金笛書生受了赤眉針暗算，也是他暗中串通了的，這秀士娘子旣以女相託，可知對她信任之深，今日萬不料被他無意間知道了這一秘密，只怕秀士娘子迄今仍被蒙在鼓裏。

不料楊柳青竟然無動於中，便是先前那三個赤眉教的教衆慘死，他也毫不動容。奇怪，難道封三娘竟瞞了她十多年？

那下面的左尊者早一聲怒吼，叫道：「我等應約而來，爲何暗算傷人？今天教你們死無葬身之地，滾過來受死。」

雙煞疑忌的互望了一眼，竟然無法分出是誰在說話，說道：「誰約他們了，不是你，自然不是我。」

二尊者大怒，竟也同聲喝道：「任你們東藏西躱，今天也死期到了，我們一雙對兩個，誰也不佔便宜。」左尊者一拂袖，兩人登時一分，同是一聲冷笑。兩人本是併肩站立的，這一錯身，已相距兩丈而立，藍天虹可明白了，低聲道：「雙煞要糟，今日準沒命了。」

楊柳青道：「你怎會曉得，我瞧這雙煞功力非常，先前已領教過了，赤眉教的人再人多勢衆，只怕也不是對手。」

藍天虹道：「楊姑娘，看來你對這雙煞所知不多，這兩人遇敵，不論對方多少人，兩人總是一齊上的，出招總是一個攻敵之左，一個攻敵之右，一個虛一個實，却又虛實並用，你回想一下，楊姑娘，憑你的功夫，就算不是這雙煞的敵手，豈會輕易落敗的，你在兩人手下走了幾招。」

楊柳青啊了一聲，不知是她已有所悟，還是下面那草地上已有了變化，只見雙煞背對着背，連聲冷笑，一個說：「且慢。」另一個就說：「我們得先弄清楚，奇怪。」那一個道：「眞怪，那有這麼巧，分明應金笛書生之約而來。」

「喂！」雙煞同是一聲喂。左尊者道：「快滾出來受死。」兩袖一拂，身後的十餘教衆登時四散開去，却無一人手中有兵刃的。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銷魂令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雙魚塘莊主楚萬里愛好結識天下英豪，他女兒楚湘雲突然被土霸秦百川擄去作人質，要脅收買雙魚塘莊院作條件。楚萬里發出雙魚令向天下英雄求援，但送出的雙魚令三十四個人都失踪，只有狂獅蕭烈關外三英司馬弟兄三人來到，蕭烈還通知沈勝衣隨後到來。秦百川千金重聘殺手宮天錦郭杰，還暗中買通關外三英兄弟配合宮天錦在雙魚塘假裝打鬥威嚇楚萬里，再限三天如不答覆，將湘雲手臂斬斷送回來。而爲虎作倀的關外三英去秦百川處領賞時，半路被宮天錦郭杰殺死，將屍體送來雙魚塘，楚萬里蕭烈還不知實情，這時沈勝衣也來了，於是談論對策……

揭發眞情後　圖殺人滅口

蕭烈却顯得更激動，到現在他才知道楚萬里一共發出了三十六塊雙魚令，一直在等待朋友的支援，在他與司馬兄弟到來之前，楚萬里一直置身在苦候與孤立的境地中。

沈勝衣始終保持着冷靜，在他的心中，只想着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在三天之內救湘雲出來。

三天之後，湘雲若是仍然在秦百川手上，秦百川無論提出任何條件，他們也只有接受。

到一切買賣的契據弄妥後，秦百川依約自動放人也好，他們將人救出來也好，都已成定局，雙魚塘與及楚萬里在周圍百里的產業還是非要易主不可，而憑秦百川的勢力與關係，楚萬里將之奪回，實在不容易。

那樣發展下去也當然非常沒趣。

現在的處境，在沈勝衣來說，已經夠惡劣，夠沒趣的了。

雨歇的時候已接近黃昏，水繪園經雨水冲洗，幾叢光影中更顯得嬌麗。

池塘中樓台倒影歷歷如繪，臨水一道萬字迴廊彷彿要飛進天外雲裏。

迴廊的盡頭有一座小樓，塘前婀娜多姿，精緻之極。

這座小樓也就叫水明樓，是秦百川休憩與發號施令的地方。

他的耐性很驚人，這從他日常的生活已可以看到，除非人不在水繪園，否則一天十二個時辰他最少有十個時辰是留在水明樓之內。

最長的一次，他曾經在半個月一步也沒有踏出水明樓，一直到那幅五百羅漢圖的完成。

要畫五百羅漢，那需要多少精力時間，所以看到那幅五百個羅漢圖的人，在驚歎他的畫技同時，對他的耐性亦不禁佩服到五體投地。

那些知道他的本來面目的人，却是不由一陣惡寒的感覺。

一個耐性這麼可怕的人若是存心對付你，活命的機會你以爲有多少？

× × ×

秦百川非獨工於書畫，而且詩詞歌賦樣樣俱能，還懂得諸般樂器，品鑑書畫古董，甚至論茗也有一手，在武功方面，更就是十八般武藝，樣樣皆精。

據說，他是少林裏的俗家弟子，閒來露幾招，都是少林裏的武功，但接近他的人都知道，那一個門派的武功他多少都懂一點。他也曾誇口，只要是人手能夠做得到的事情，他的一雙手都能夠做得到，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

也所以他的一雙手，有「魔手」之稱。

好像他樣多才多藝，文武雙全的人並不多，他若是能夠加以利用，無論在仕途抑或江湖上，應該都有很大的作爲。

可惜他除了一雙魔手之外，還有一顆魔心，連他自己也承認，由懂事開始，從來就沒有動過一個好的念頭，無論遇上甚麼人，又如何投緣，如何合得來，他總會考慮到如何從對方的身上得到好處，如何利用對方達到自己的某些目的，可能必要時如何將對方毀滅。

這些他當然都藏在心深處，甚至一點兒也沒有顯露出來，也所以很多死在他手下的人，至死也不知道，是死在他手下。

別人要作假，需要很多工夫，在他却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

他的才華已足以掩飾一切，已足以令人欽羨而疏忽了其他，何況他還有一張瀟洒出塵，誠懇溫善的臉龐。

從他的外表看來，實在令人很難聯想到骯髒的事情。

他也一直掩飾得很好，只是在雙魚塘這事件，才逐漸顯露出他的眞面目。

在開始行動之前，他已經部署好一切，這一切準備工作經已開始了五年。

連他也認爲這一次是萬無一失，這件事在他也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 × ×

小樓臨水的一塊白石平台上，一個美麗的青衣少女正在燒着茶。

她是秦百川衆多的寵妾之一，雖然她的年紀已可以做秦百川的孫女兒。秦百川這時候也立在東面窗下，背負雙手，看着簷前的滴水。

他年已五旬，可是保養得很好，看來四十也不到，鬚髮黑油油的，連一根白髮也沒有，一雙眼睛，比一般年輕人還要明亮。

他也很懂得修飾，一身裝束令人一眼就看出他是一個眞正的有錢人，而且不是暴發富。

簷前的滴水沒有甚麼好看，他却已看了半個時辰，似乎看得着了迷。

小樓中也因此一片幽靜，淡淡的茶香飄在空氣中。

秦百川忽然一皺鼻子說道：「燒老了。」

少女應聲混身一震，驚呼一聲，忙將茶壺拿下來，秦百川隨即回頭，笑笑道：「燒茶除了耐性之外，還要心無雜念，你方才在想着甚麼。」

「沒有——」少女搖頭！

秦百川走了過去，少女不由站起來，怯生生的望着秦百川。

很突然的，她的臉頰升起了紅暈，與之同時，秦百川的右手已然摟住了她的纖腰，右手隨即穿過胸襟，探進她的胸膛，接問：「是不是在想着這個？」

她臉上的紅暈更盛，嚶嗚一聲，整個身子縮進了秦百川的懷抱。

秦百川大笑，表情笑聲充滿了淫邪的味道，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一把接將少女抱起來。

少女媚眼如絲，嬌呼着掙扎幾下，那半邊胸脯已外露，秦百川目光灼灼，一頭埋進去。

正當此際，簷下掛着的一串竹鈴突然響起來，聲音不太響，却已令秦百川焚身的慾火一下熄滅。

他嘆了一口氣，嘟喃道：「該來的時候不來，不該來的時候却來了。」

語聲一落，將少女放下，雙掌一推，輕拍了一下。

到他再走到東面窗前，一個黑衣中年人已然由迴廊奔至，在窗外跪下。

秦百川目光一落：「雙魚塘那邊可是有甚麼消息。」

黑衣人恭恭敬敬回答：「蕭烈將一個年青人接進去。」

「蕭烈——」秦百川露出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笑容。黑衣人只看一眼，忙將頭垂下。

「這個人運氣眞還不錯，送雙魚令去給他的人我們未能及時截下，河堤崩缺，他繞道走開，使我們派去截擊他的又等了一個空，路上居然還替楚萬里找來了助拳的人。」秦百川的笑容更森冷。「那又是甚麼人？」

黑衣人頭垂得更低。「蕭烈楚萬里都沒有說出來，我們的人諸般打聽，也沒有收獲。」

秦百川輕「哦」一聲。「看來楚萬里已經發覺雙魚令混進了我們的人了。」

黑衣人接道：「楚萬里曾經下令召集那些送雙魚令的手下。」

秦百川笑道：「那當然嚇了他一跳，他大概怎也想不到塘中竟然有這麼多叛徒。」一頓沉吟道：「蕭烈進去雙魚塘之後他並沒有採取這種行動，一直到那個年青人進入，那當然就是那個年青人提醒他的了。」

黑衣人沒有作聲，秦百川接道：「因微知著，看來那個年青人非獨武功很好，而且還是一個聰明人。」

黑衣人道：「據報楚萬里在看見那個年青人之後，非常興奮。」

秦百川又笑了。「難道他以爲憑那個年青人就能夠平反敗局？」

他面上雖然笑容更盛，眼瞳中却已一些笑意也沒有。

黑衣人不敢表示意見，秦百川沉吟着又道：「有那一個年青人能夠令他這麼迅速回復信心？」

黑衣人道：「屬下以爲，追查蕭烈經過的地方，一定有一個明白。」

秦百川搖頭。「他人已經在這裏，還花那麼多時間，跑那麼遠的路幹什麼？」

黑衣人怔住，秦百川接吩咐道：「你去叫蟋蟀進來見我。」

「蟋蟀？」黑衣人打了一個寒噤，急急退下。

× × ×

蟋蟀是一個年青人，本來叫什麼名字，除了秦百川之外知道的人一個也沒有。

秦百川與建水繪園的時候，蟋蟀便已侍候在左右，當時他甚少開口說話，後來也沒有多說多少，說得很辛苦，聽的人也一樣聽得很辛苦，要很用心才聽得明白，可是他憤怒之下罵人，興奮之下狂歡的時候，却出奇流利。

不過却一樣沒有人聽得懂他在說什麼，那是另外一種語言，有人懷疑他是一個倭奴，却沒有人能夠證實，那些好奇心特別重，一心要追查他究竟的人很多都突然不知所踪。

他也不是那種會令人發生好感的人，同樣他也絕少對人發生好感，除了女孩子。

可是他絕少在外面鬧事，據說那是由於秦百川的吩咐。

對於秦百川他顯然有一種強烈的畏懼，在秦百川面前他非獨不像頭蟋蟀，簡直就像一條狗。

秦百川却從來沒有將他當做狗來看待，但一見秦百川，到現在，他仍然立即狗一樣爬伏在地上。有人說這是海外島國倭民一種下屬對主人的禮節。

× × ×

一接命令，蟋蟀立即就趕到來，拜伏在窗外，嘴裏好像仍然細嚼着一些東西。

無論怎樣看來，他都不像一頭蟋蟀，倒像是一頭狼，野狼。

秦百川所以叫他做蟋蟀，也許只是因爲他具備蟋蟀的一種特性。

——好勇鬥狠！

他按在地上的一雙手，長滿了皮繭，接近他的人都知道這雙手一如利器，隨時都能夠將敵人輕而易舉的劈殺。

他拜伏地上，一個頭比方才那個中年人垂得更低。

秦百川沒有叫他起來，笑笑問：「我到現在還是領略不到檳榔的好處。」

蟋蟀抬頭一笑，一縷鮮紅色的檳榔汁順着嘴角淌下，有如鮮血。

他應道：「沒有人血喝的時候，我只好嚼檳榔。」接以手背往嘴角一擦，擦下了一抹血紅色的汁液。

秦百川道：「近日的確是平靜了一些。」

蟋蟀問：「還要等多久？」

「在你這已經是時候了。」

蟋蟀露出了殘忍的笑容，又再次問：「現在？」

秦百川點頭，反問：「你是否還記得那個楚一刀？」

蟋蟀眼睛一亮。「他燒的菜很美，可是他的女兒更美。」

秦百川道：「他曾經在這裏燒了三年菜，到後來我們才知道他原來是楚萬里的人。」

蟋蟀道：「奇怪的是我們竟然給他活着離開。」

秦百川道：「我跟楚萬里是一樣都不想打草驚蛇，所以他雖然離開了這裏，楚萬里並沒有立即將他召回雙魚塘，只是留他在城中狀元樓。」

蟋蟀道：「現在是幹掉他的時候了？」

秦百川笑笑，道：「狂獅蕭烈替楚萬里找來了一個年青人，對於那個年青人楚萬里顯得很興奮，我想在這三天的限期之內，他一定會有所行動。」

蟋蟀大喜道：「好極了。」

秦百川道：「他要採取的第一步行動，當然是要將他的女兒救出來。」

蟋蟀道：「當然的。」

秦百川接道：「那便得找一個熟悉水繪園環境的人。」

「楚一刀——」蟋蟀反應出奇的敏銳。「早就該找他的了。」

「楚萬里在未有平反敗局的把握之前，却不得不避免我們的懷疑，而且他也應該知道楚一刀已經在我們的監視中，絕沒有可能回得到雙魚塘。」

蟋蟀轉問道：「楚一刀眞的知道我們將人藏在那裏？」

秦百川道：「他在水繪園三年，若是仍然不知道水繪園只有一個地方適合藏人，必定是一個大笨蛋，楚萬里怎會選擇一個大笨蛋，千辛萬苦的安排他接進來？」

蟋蟀道：「其實我們早就該將他幹掉。」

秦百川笑道：「我們發現他的身份已經是差不多兩年之後，那時候才殺他到不如聽其自然，好增加楚萬里對我們的輕視，若非楚萬里有了輕視之念，我們又怎會如此輕易抓住了他的寶貝女兒？」

蟋蟀眉一揚。「那個女娃子才叫動人。」

秦百川道：「比起楚萬里的財勢，這却又算不了什麼。」

蟋蟀連聲：「是極是極。」

秦百川接道：「楚一刀的事交給你了。」

「這個簡單，那兒的情形我早已瞭如指掌，帶四個人去就成了。」

秦百川道：「你可能會遇上楚萬里那邊那個年青人。」

蟋蟀不以爲意道：「那一併將他解決就是了。」

秦百川搖頭。「我要你小心的就是這件事情。」

蟋蟀詫異道：「那到底是什麼人？」

「不清楚，但能夠讓楚萬里放心的，一定不會是庸手，所以——」秦百川一正面容。「一見勢色不對，你立即回來，切不可戀戰。」

蟋蟀皺眉，秦百川接道：「這個時候，我身邊少不得了你，我們這邊也承受不起這麼大的損失。」

蟋蟀心頭一陣飄飄然，却仍道：「憑我的武功……」

秦百川截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蟋蟀垂下頭，秦百川沉吟接道：「我也已有些懷疑，那個年青人會是……」

蟋蟀急不及待地追問：「誰？」

「沈勝衣——」秦百川一字一頓。

蟋蟀霍地抬頭，眼瞳中彷彿冒出熾烈的火焰。

秦百川接道：「蕭烈曾經與沈勝衣走在一塊兒，以我所知，沈勝衣亦曾作客雙魚塘。」

蟋蟀吐着氣，道：「這個人名震江湖，有機會跟他交手，是一件好事。」

秦百川緩緩道：「我曾經說過，拿下了雙魚塘，你喜歡怎樣便怎樣。」

蟋蟀拜伏道：「我沒有忘記。」

「去——」秦百川揮手。

蟋蟀倒退了下去，動作怪異，絕不像中原武林的身法。

秦百川目送蟋蟀消失，嘟喃道：「也許我根本就不應該答應楚一刀讓他離開這兒。」

語聲陰沉，寒人心魄。

× × ×

楚一刀是一個胖胖的中年人。

據說懂得燒幾道好菜的人都難免肥胖的厄運，何況楚一刀懂得燒的好菜總有幾百道。

他燒菜的本領是學自雙魚塘僱用的名師，最初是貪玩，却逐漸學出了興趣來。

事實他也有那方面的天份，學得比任何人都快，不到三年便已盡得那幾個名廚的眞傳。

一個個的比較，他未必比得上他們，可是加起來，却就很了不起了。

知道他有這個本領的人並不多，出了雙魚塘，他更就變了另一個人。

在長了鬍子，養胖了肚子，他才帶着妻子女兒回來松江縣城，受聘於狀元樓。

一切都經過愼密的安排，在狀元樓燒菜燒出了名堂，獲得秦百川賞識，才經由介紹，進入水繪園。

狀元樓並不是楚萬里的產業，也與秦百川沒有關係，却是秦百川平日歡宴貴客的地方。

楚萬里安排得也實在很巧妙，所以楚一刀在水繪園幹了並不到兩年，身份都仍然能夠保持秘密。

只可惜，天下間並沒有永遠的秘密。

秦百川却仍然不動聲色，讓楚一刀依約幹滿了三年，還封了一份厚禮送他回去狀元樓。

楚一刀亦準備在狀元樓再幹上一年半載，才找個機會離開，折返雙魚塘。

在他弄妥了一切，準備回去雙魚塘之前，秦百川已經採取行動。

楚萬里的耐性絕不在秦百川之下，只是棋差一着，還是被秦百川搶制先機。

只看楚一刀的安排，便已知道楚萬里也絕不簡單，對於這些事，他却是絕口不提。

沈勝衣所知道的只是，楚一刀與楚萬里是堂兄弟，曾經在水繪園內幹過三年，是一個名師，却一向自食其力，才沒有在雙魚塘留下。

楚一刀也是楚萬里熟悉的惟一知道水繪園的環境的人，要知道湘雲藏身所在，不妨找楚一刀談一談。

沈勝衣並不知道其中還有那許多的秘密，蕭烈也一樣。

可是他們都信任楚萬里，尤其蕭烈。

楚萬里也的確有令人信任的條件，何況在目前他還是一個受害者？

到底他說的有多少是事實？

× × ×

楚一刀的一刀就是菜刀，絕沒有人將一柄菜刀帶進寢室，帶在身上。

門被撞開的時候，楚一刀抓在手中的是‥柄狹長的緬刀。

那柄緬刀也是在聽到湘雲被擄的消息後他才藏在腰帶內，他有一種預感，很快就會用得到這柄緬刀。

現在果然用到了。

那扇門落到地上的時候，已經片片碎裂，雖然本來就不怎樣堅實，要將一扇門弄成這樣，總要有很不錯的內力。

蟋蟀同時出現在門外。

夜已深，房間內沒有燈光，在一股人眼中看到的蟋蟀最多只是一個黑影；楚一刀那剎那却竟已認出來的是什麼人。

「蟋蟀——」楚一刀脫口一聲，緬刀隱在肘後。

蟋蟀忽笑然起來。「這老狐狸總算露出尾巴了。」

楚一刀沉聲道：「你是來幹什麼？」

蟋蟀道：「水繪園三年，你難道還沒有打聽出我一向是幹什麼？」

楚一刀道：「秦百川叫你來殺我？」

蟋蟀道：「早就該殺的了，你能夠活到現在，也不知交了什麼好運。」

語聲甫落，一下女孩子的尖叫聲便傳來。

楚一刀面色一變，脫口道：「青兒——」

蟋蟀道：「放心，在我還未享受夠之前，他們是絕不敢拿她怎樣。」

楚一刀怒叱道：「畜生！」

蟋蟀道：「現在這樣罵雖然早一點，但現在不罵你便再沒有時間罵的了，値得同情。」

楚一刀冷笑，在他後面床上，一個中年婦人即時滑下來，偏身便要往窗戶那邊撲去。

蟋蟀沒有理會，楚一刀反而叫起來。「三娘小心！」

那邊窗戶應聲碎裂，四道寒光急射向那楚一刀口中的三娘。

那是四枚奇形怪狀的暗器，有如一條鹹魚，又勁又狠，三娘的反應也不慢，翻身避開。

四枚暗器射在對面的牆壁上，白烟飛激中，直沒進去。

兩個黑衣人緊接越窗撲入，各握一柄彎刀，左右欺上，三娘一雙短刀已在手，飛旋着迎前，那邊蟋蟀一聲不發，三枚暗器突然向她後心飛擲過去。

楚一刀來不及提出警告，細刀一挑，一張被子從床上被挑飛出來，擋住了那三枚暗器，再一挑，迎面罩向蟋蟀，細刀接向那邊扎去。

被子擋住了彼此的視綫，楚一刀看準了被子似蓋在什麼之上才一刀扎前。

裂帛一聲，細刀穿被而過，扎了一個空，楚一刀一把將那張被子拉開，一截被子便在蟋蟀方才置身的地方掉下來，蟋蟀的人却是不知所踪。

楚一刀心頭方自一凜，蟋蟀突然又從門外轉進來，三枚暗器當胸射到，人接往地上一倒，其右手彎刀齊轉，一個光球也似滾向楚一刀的下盤。

楚一刀身形倒翻，掠上了後面一張桌子，蟋蟀旋即滾進了桌子底下。

與之同時，楚一刀已躍回地上，霹靂一聲暴喝，細刀反斬在桌子上。

那張桌子立時被斬開兩爿，蟋蟀却沒有被斬開來，隨着一爿桌子一旁滾出，楚一刀追斬三刀，都被那張桌子擋去。

三刀下來，那爿桌子已只剩下丁方一尺不到，連着一條桌腿的一塊在蟋蟀手上，楚一刀第四刀方待斬下，蟋蟀那塊桌子已脫手飛出，迎面向他撞來。

蟋蟀一個身子同時拔起，看似要乘隙向楚一刀襲去，楚一刀也是這樣以爲，以刀柄將飛來的那塊桌子撞開，接一翻，一抹刀光護住了頭頂。

刀光抹處，「叮叮」的擋開了兩枚暗器，蟋蟀兩枚暗器出手同時，連人帶刀已向後倒翻，凌空向三娘削去。

三娘一雙短刀應付兩個黑衣人，看來已佔盡上風，迫得那兩個黑衣人退到了牆壁之前。

那兩個黑衣人看來也招架得很吃力，可是就在蟋蟀身形拔起的剎那，兩人那似乎已被迫死的身形突然又有了變化，迅速的欺前，彎刀纏住了三娘的一雙短刀，也纏住了三娘身形。

蟋蟀的凌空一擊即時擊下。

三娘完全沒有閃避化解的餘地，悶哼聲中，一個頭在刀下分開了兩邊，射出了一股血瀑，那兩個黑衣人彎刀乘機一鎖，將三娘的雙臂齊腕鎖斷，這兩刀却已是多餘，蟋蟀的一刀已然在斷臂之前將她斬殺。

楚一刀看在眼內，既驚且怒，嘶聲大吼着撲向蟋蟀三人。

蟋蟀身形落下，那兩個黑衣人已到了他身旁，三柄刀一齊展開，迎住了楚一刀的一刀。

他們絕無疑問合作已慣了，早有默契，才能夠配合得這樣緊密，恰到好處。

楚一刀細刀上的變化還未施展得出來，便已被三柄彎刀削斷，他一步急退，刀勢立時再開展，便瞥見一個女孩子被兩個黑衣人從門外推進來。

兩個黑衣人的刀左右架在那個女孩子的脖子上，只要一拉，便可以要那個女孩子身首異處。

那個女孩子看來不過十七八年紀，比一般人矮一點兒，可是骨肉分佈均勻，令人一點矮小的感覺也沒有，相貌出落得也頗爲漂亮，不能不算得是一個美人。蟋蟀比一般人亦是矮一點兒，難怪對那個女孩子特別有好感，只是秦百川有話吩咐下來，暫時不要驚擾楚一刀與他的家人，才沒有胡來。

那女孩就是楚一刀的女兒青兒，她雖然在雙刀威脅之下，面上亦沒有驚懼之色，進門隨即大呼道：「爹，你快走！」

「青兒——」楚一刀半身一轉，面色又是一變。

蟋蟀並沒有追擊，只是道：「楚老頭，還不將刀放下，難道連女兒的性命也不要了？」

「難道我將刀放下，我們父女便能夠活命！」楚一刀冷笑，翻身揮刀，突然反撲向拿刀要脅青兒的那兩個黑衣人。

他早就知道蟋蟀一直在打青兒的主意，萬不得已也不會叫手下傷害青兒。

也果如他所料，那兩個黑衣人將刀架在青兒的脖子只是裝模作樣，目的只是在擾亂楚一刀的心神，好使蟋蟀解決楚一刀，現在看見楚一刀不受要脅，反撲過來，不由亂了手脚。

楚一刀這一下反撲已算準了速度、角度，距離在那兩柄彎刀從青兒的脖子移開剎那，那細刀已扎進一柄彎刀的主人要害，接一脚將另一個黑衣人踢飛了出去。

青兒出奇的鎮定，立即將倒在脚下那個黑衣人的彎刀取過來，楚一刀却反手將她推出了門外，喝道：「快走！」

「爹——」青兒下面的話尚未接上，蟋蟀森冷的語聲已然傳來。「誰也走不了！」

方才那一着實在大出蟋蟀意料之外，一張臉煞白，似乎給氣得隨時都會昏倒過去。

他却沒有昏倒，語聲一落，反而跳起來，瘋狂的撲向楚一刀。

左右兩個黑衣人緊接撲上，那個給踢翻地上的黑衣人便一骨碌站起身子，亦撲了回來。

蟋蟀一撲近，隨即一刀瘋狂的斬下，這個人似乎一點兒刺激也受不得，一受刺激行動便完全沒有了分寸。

這一刀斬下，最少有三處破綻露出來，就是能夠將楚一刀斬殺刀下，楚一刀亦可以從那三處破綻的其中兩處，一刀與他同歸於盡。

楚一刀却是選擇第三處，一刀奪隙而入，削向蟋蟀握刀的右腕。

蟋蟀的反應倒也敏銳，及時鬆手，以刀柄接下了這一刀，那柄刀立時飛上了半天，「奪」一地插在橫樑上。

楚一刀把握機會，接一刀扎進，這一刀才扎進一半，他便知道上當了。

他總算省起蟋蟀的一雙手已是兵器，那柄刀在不在手裏對蟋蟀一些影响也沒有。

心念一動他立即抽刀，也就在他刀勢一頓那剎那，蟋蟀那雙堅厚而且長滿了老繭的手。已經落下來，右手一把抓住了刀脊，左掌接切向楚一刀握刀右腕。

楚一刀只有棄刀，蟋蟀也沒有用那柄細刀，隨手將刀往地上一插，空出雙手，猛攻向楚一刀。

青兒揮刀欲上，却被兩個黑衣人雙刀封在門外，那片刻之間，楚一刀已然與蟋蟀交手八招，一條左臂也就在第八招頭上，被蟋蟀的手刀切斷了。

蟋蟀雙手再搶進，楚一刀連退三步後，背已撞上牆壁，身形一震同時，蟋蟀的右拳已痛擊在他的胸膛上。

拳快如閃電，一拳緊接一拳，七拳擊在同一個部位。

楚一刀被擊得一個身子亂顫，肋骨盡碎，胸膛塌下，口鼻鮮血狂湧，慘叫起來。

「爹——」青兒那邊看着，不由尖呼。

蟋蟀應聲停手，楚一刀爛泥般貼着牆壁倒下，眼看便是死多活少。

青兒揮刀要衝過去，但怎也衝不過那兩個黑衣人的雙刀。

蟋蟀拗了拗指骨，意猶未盡，到目光落在青兒面上，才再出現笑容，揮手道：「拿這個女娃子回去！」

兩個黑衣人雙刀一轉，鎖住了青兒手中的彎刀，另一個黑衣人隨即欺進，伸手便點向青兒的穴道。

青兒彎刀急退，三個黑衣人大笑追出了門外。

蟋蟀亦大笑起來，一笑即一頓，與之同時，青兒亦一呆。

她看見了一個人，她轉身一步才奔出，就看見那個人閃電般掠來。

一個黑衣人的手同時抓向青兒的肩膀，還未抓實，閃電也似的劍光便洞穿了他的掌心，慘叫倒退。

那個隨即擋在青兒的身前，一劍迫住了另外兩個黑衣人，

蟋蟀目光亦落在這個人的面上，之前他並沒有發現這個人的掠來，所以突然一呆完全是因爲聽到了一陣驚心動魄的鈴聲。

那是發自蕭烈刀柄獅口咬着那個金鈴，沈勝衣一劍迫住那兩個黑衣人同時，蕭烈亦穿窗掠進來，刀一翻，鈴聲更懾人。

蟋蟀目光轉回，落在刀上，道：「狂獅蕭烈？」

「正是——」蕭烈目光落在爛泥般倒在牆下的楚一刀身上。

蟋蟀冷笑道：「來得太遲了。」

蕭烈目光一轉，悶哼。「還不算太遲。」

蟋蟀的目光隨着轉到青兒面上，一張臉不由得沉下來。

沈勝衣也就在這時候問：「你是青兒。」

青兒又是一怔：「你們……」

蕭烈道：「他叫沈勝衣。」

這句話入耳，三個黑衣人面色齊皆一變，蟋蟀雖然意料之中，一張臉片刻却更陰沉。

青兒既喜又悲，方待說什麼，蕭烈已接道：「小沈，楚一刀夫婦都給殺了，你說我們該怎樣？」

沈勝衣道：「他們若就是蟋蟀與他的手下，你難道還不知道該怎樣？！」

蟋蟀冷截道：「你們也知道蟋蟀？！」

沈勝衣道：「三年前關北趙家十四條人命，大概你還沒有忘記。」

蟋蟀道：「我每年都要殺上好些人，那記得這許多。」

沈勝衣道：「可惜到現在我們才知道你原來是秦百川的人。」

「這實在可惜得很，否則江湖上的朋友早已只知道有蟋蟀，那裏還知道有什麼沈勝衣？！」蟋蟀這些話實在狂得可以。

蕭烈大笑。「現在是你的機會了。」

蟋蟀道：「你放心，我絕不會錯過這個好機會。」

蕭烈搖頭道：「可惜你還得先要過我這一關。」

蟋蟀道：「多殺你這一個花不了我多少時間的。」

蕭烈不怒反笑，大笑，手中刀抖處，又是一陣驚心動魄的金鈴聲。

蟋蟀即時喝一聲：「殺！」一手抓起插在身旁地上那柄細刀向蕭烈撲去。

三個黑衣人同時揮刀攻向沈勝衣，三柄彎刀從三個不同的方向砍至，左面的一個刀才劈出，便一聲怪叫，連人帶刀從沈勝衣身旁飛過，飛撞在地上，眉心一道劍口，血如箭射。

蟋蟀「殺」一聲出口，沈勝衣劍便刺出，閃電般刺進了那個黑衣人的眉心。

旁邊兩個黑衣人不由一呆，與之同時，他們的兩柄彎刀亦砍空。

沈勝衣以左手用劍，身形變化亦有異一般，出劍同時，身形一動，已讓開那兩柄彎刀，他的劍隨即抹進了另一個黑衣人的咽喉中去。

剩下一個黑衣人一驚再驚，身形一轉，連劈十七刀。

沈勝衣三步倒退，還了一劍，只一劍便刺穿了那個黑衣人的胸膛，旋即拔劍翻出，倒縱出院子，掠上了瓦面。

蟋蟀這時候正撞破了一個洞，竄上瓦面來。他撲向蕭烈，看似兇悍，要跟蕭烈拚一個明白，其實是要奪路逃出去。

蕭烈一刀開展，有如一道刀牆橫擋着蟋蟀的去路，而且向蟋蟀壓過來。

蟋蟀連砍八刀都砍不開那道刀牆，細刀立即一翻，往蕭烈刀背上一壓，身形借勢拔起來，一下便將瓦面撞破了一個大洞，竄了出去。

他的動作很敏捷，也沒有忘記秦百川的吩咐——一見勢色不對，立即開溜。

口裏儘管怎樣說，他事實並沒有輕視沈勝衣，可是他仍然估高了那三個手下的武功，想不到沈勝衣那麼快便解決了他們。

沈勝衣武功的高强，同樣在他意料之外，所以當他發現沈勝衣已等在瓦面上，不由得大爲震驚。

閃電也似的一劍隨即刺來，蟋蟀怪叫一聲，身子往瓦面一倒，疾滾了開去，三枚暗器接射向追來的沈勝衣。

沈勝衣人劍追前，射來的暗器盡被他的劍擊下，完全影响不到他的身形，雖然是黑夜，他的劍仍然用得那麼準確，恰到好處。

他追得那麼緊貼，蟋蟀甚至還從瓦面上彈起來的時間也沒有。

滾到了瓦面邊緣，蟋蟀滾動的身形並沒有停下，接往下滾去，一滾同時，刀往一條柱子上一插，一個身子便虛懸在半空，只等沈勝衣躍下來，以暗器襲擊，再揮刀撲殺。

沈勝衣却沒有緊接追下去，蟋蟀等了一會，不由得一陣徬徨，一時間竟然不知道如何是好，而那邊鈴聲叮噹，蕭烈已然從轉角處轉了過來。

蟋蟀的暗器立即出手，射向蕭烈，接拔刀，從柱後轉出，凌空一刀向蕭烈斬去。

他一動，沈勝衣立即從簷上翻落，一劍向他的咽喉刺到，與之同時，蕭烈橫刀將射來的暗器擊落，翻刀接迎向蟋蟀的來刀。

蟋蟀的刀沒有斬下，人刀從蕭烈的頭上飛過，伏地一滾，一團白烟在他的周圍疾捲起來，迅速將他的身子掩沒。

那團白烟接射出一股，一條怒龍也似翻翻滾滾向高牆那邊竄去。

蕭烈大喝一聲：「那裏走！」身形驟起，鈴聲「叮噹」的劃過長空，緊追在那股白烟之後。

那股白烟到了牆下，一折，往上蔓延，蕭烈身形同時一拔，揮刀往那股正在往上蔓延的白烟斬去。

刀快如閃電，「叮噹」鈴聲中，那股白烟被斬成二十七截。

每一刀給蕭烈的都是一下空虛的感覺，蟋蟀並沒有藉着那股白烟掩護遊竄過來。

激厲的刀風也將白烟盪開，蕭烈終於看見牆下那支冒着白烟的竹管子。

蟋蟀擲出這支竹管子就是要引開敵人注意，他耳聽「叮噹」鈴聲追向高牆那邊，只道沈勝衣也像蕭烈一樣被那支竹管子誘開，身形一動，立即往上拔起來，再翻便上了瓦面，目光及處，剎那如遭雷殛，怔在當場。

沈勝衣赫然就立在瓦面上，他的劍也就在蟋蟀一怔那剎那刺出。

蟋蟀的身形及時倒翻回去，沈勝衣長劍追射，如影隨形。

蟋蟀半空中連翻七個觔斗，射出了二十一枚暗器，才落在地上，一團白烟接又在他的周圍疾捲起來，眼看便要將他裹在其中，他矮小的身子突然烟花火炮般射上了半天，撞在牆頭上，接貼着那面高牆滑下來，一道三寸長的血口也這才從他的眉心裂開來，鮮血激射而出。

（未完）

精選名作家名作品

慕容美・文
黃耀基・圖

金筆・血掌・峨嵋刀



前文提要：

俞人杰鑽入襄陽當副分壇主被化骨美人蘇金鳳道破是逍遙門徒，還將知道內情的護教雲秋梧殺了，並表白她入污泥而不染，又成全俞人杰爲襄陽除去惡霸九頭神鷹。然後有意派俞人杰去豫南，上蔡、四方堡找杜門秀才溫思廣買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的最近行踪。原來杜門秀才專售賣武林情報；分甲乙丙三等價錢出售，這次總壇收買他們的行踪消息原因是各地分壇十多處，被逍遙書生天山三義破壞，還叮囑如果時間許可，不防暗中通知他們知道。俞人杰心裏很是感謝。正是鳳簫竹笛陰陽調，吹得天魔心胆寒。他拜辭蘇金鳳，逕向豫南而去。

擺脫追踪者　雲夢會恩師

俞人杰目光一掃，頓時了然於胸，當下勒住坐騎，微微一笑道：「兩位意欲何爲？」

其中一名漢子，不住打着哆嗦，幾乎連手中那支扁担都有點把握不牢。

另外那名漢子則將手中扁担扣比了比，色厲內荏地啞聲喝道：「朋友最好識相一點……」

俞人杰從懷中掏出一些碎銀，同時自衣底緩緩抽出那支神仙笛。他暫不答話，先將神仙笛奮力一揮，向就近一株樹幹砍去，只聽轟然一聲脆響，那株碗口粗的樹幹，應笛折爲兩段！

那名漢子臉色駭然一變，轉身便想奔跑。

俞人杰沉聲喝道：「別走！」隨着喝聲，左手一揚，拋出那把碎銀。兩名漢子轉過身來，怔怔然呆立着，誰也不敢上前檢取。

俞人杰手朝銀子一指，緩下臉色，正容說道：「這幾兩銀子，當够你們熬過這個冬天，不過務請記取，年富力壯，萬事可爲，鋌而走險，終非久計，假使你們還有一點感激的意思，請即從速改過，切勿再蹈今日之行徑！」語畢，馬腹一夾，繼續向前趕去。

正午時分，抵達雙溝鎮，風雪愈來愈猛，俞人杰見坐騎逡巡不前，並不住昂首悲嘶，其狀至爲可憫，只得在鎮上歇下脚來。

這座小鎮，總共不過四五十戶人家。家家戶戶都門窗緊閉，一時之間也分辨不出，哪一間是商家，哪一間是住戶，他只好向鎮頭上那間土屋牽馬走過去。

敲了老半天的門，始終不見回應，俞人杰皺皺眉頭，只得再換一家。

第二家，情形一樣，不過這一家雖然無人應答，門却似乎沒有門牢，他稍爲用力一推，門就打開了。

俞人杰顧不得許多，匆匆拴好坐騎，埋頭衝進屋內，返身先將大門關上然後方朝屋中掃視過去。

靠近屋角，放着一個舊火盆，已經熄滅，一對老年夫婦，伏在盆沿上，好像在打盹。

俞人杰走過去，輕輕咳了一聲，帶着歉意說道：「兩位老人家，實在對不起得很……」

忽然之間，他說不下去了。原來他發現兩個老人的腦袋並非枕在手臂上而是歪斜垂懸在火盆中。

俞人杰上前伸手一探，果如所料，兩個老人顯然早已氣絕多時。

他轉身環顧屋中那種四壁徒然的蕭瑟景象，心中馬上明白過來，這一對老年夫婦，無疑是歸於飢寒！

就這樣，摸過一家又一家，幾乎快到鎮尾，方始找着一間酒店。

在找着酒店之前的十多家中，俞人杰一共發現八具凍屍，其餘的人家，縱有活着者，亦多是奄奄一息，蜷縮呻吟，只比死人多口氣。貧窮的小鎮，可憐的小鎮，那個酒店的老闆，也是一副寒酸樣子，他顯然沒有想到，在這種天氣裏，還會有顧客上門，這時呵呵手背，帶着一絲勉强的笑容走上來招呼道：「客官如果只要一點酒……」

俞人杰攔住對方話頭問道：「這鎭上共有幾間舖子？賣的都是一些什麼東西？柴、米、油、鹽、衣、被、酒、肉，是否樣樣有？」

那店家遲疑了一下，方答道：「有是樣樣有，恐怕不多。」

俞人杰將銀袋取出，掃數傾在桌面上，估計約莫三十兩左右，他指着那堆銀子，擺擺手說道：「快去，有賣的都送來，價錢高低不計，銀子不够，還有金子，事情成後，少不了你老鄉的好處，快，快，愈快愈好！」

不到頓飯光景，死氣沉沉的小鎮，突然出現一股蓬勃的新生朝氣！

那店家說得不錯，搜購之結果：柴、米、油、鹽、衣、被、酒、肉，有是樣樣有，只是數量並不多。

結算之下，僅値銀子二十兩左右。

俞人杰將剩下的十幾兩銀子，掃數交給其中一名趙姓長者，請他代爲安葬那幾名因飢寒而死的鎮民。

然後，他央請三名壯年漢子，担着那些食物和衣服，挨戶酌情分發，暫濟一時之急。最後，他細細一想，覺得這樣不是一個辦法。

於是，他咬咬牙，掏來一把鋼斧，取出一方金磚，背地裏運勁劈成無數小碎塊，提出了約莫十多兩光景，再將那些商家邀至一處，請他們馬上派人前去樊城辦貨，回來按人口發頒全鎮貧戶，另外拿出二兩左右，作爲出力者之酬勞。現在，他在離開這座小鎮之前，只有一件事要做了，就是如何才不致使此事張揚出去？

他向那些感激零涕的商家試探着問道：「諸位可知道，在下這次是奉何人之命前來？」衆人全都搖頭回稱不知道。

俞人杰正感爲難之際，那名趙姓長者忽然張大眼睛問道：「是不是樊城孫老員外？」」

俞人杰含笑點頭道：「對了！」臉色一整，又道：「孫老員外之爲人，諸位諒必清楚，爲了不負他老人家這片誠意，希望大家最好能像過去一樣，事情一過，隻字不提。」

第三天，俞人杰來到另外一座小鎮，「遂平」與「沁陽」之間的「沙河店」。

這座沙河店小鎮，居民貧困的情形，比起雙溝鎮來，有過之無不及；俞人杰早已打定主意，救命如救火，能做多少算多少，不管後果如何，金子散光再說！

這一次，他不再那樣費事了。他約略計算了一下附近一帶所需要濟助之戶數，然後去找當地一戶口碑甚佳的蔡姓人家，拿出了二十多兩黃金，向那名蔡姓的老人說道：「麻煩您老，這是樊城孫老員外的意思……」

那位愷悌慈祥的蔡姓老人，果然不用他多說，就「明白」了他的「意思」，除代受惠者致謝外，並答應立即照辦！

這樣，一路散發下來，在抵達上蔡時，一塊重達一百五十兩的金磚，只剩下幾塊碎片，總重不及一兩，勉强够零化！那麼還要不要再去四方堡呢？

不去，如何覆命？去吧，黃金在哪裏？這樣重要的一條消息，那位杜門秀才，他會破例肯以一百五十兩黃金賤價出售？當然無此可能，俞人杰躺在客棧裏，思索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他決定了，照去不誤！

使他鼓勇前往的，除了必須向魔方有所交代，另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他本身也想跟恩師見上一面。

問過店家，知道那座四方堡就在北門城外，下去約三四里許的東洪橋附近。

俞人杰爲避耳目起見，決定留下坐騎，冒雪徒步前往。

出北城門，循官道前行，走了約莫盞茶光景，俞人杰依着店家之指點，過了石橋，拐彎向西，走向一道高崗，然後在高崗後面一片參天古木中，找到那座有如小型城池的四方堡。

俞人杰在堡前那片空地上站定脚步，拍去身上的雪花，四下裏打量清楚，正待舉步向那兩扇緊閉着的堡門走去時，那兩扇裏着一層黑鐵皮的堅厚堡門，吱喇一聲，突然打開。

從堡中走出來的，是一名面無表情的灰衣中年人。

灰衣中年人走過來，俞人杰迎上去。然後，雙方停下脚步，隔着一段距離，彼此上下打量。

兩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有如兩隻鼓翅弓腿，以觸鬚互撩的蟋蟀。很顯然的，兩人都在等着對方先開口。

這樣，足足過去一袋烟之久，那中年人方始點點頭，衣袖一抖玲瓏如意。

俞人杰走上一步，遞上那塊金磚，

灰衣中年人抬頭道：「多重？」

俞人杰道：「一百五十兩！」

灰衣中年人注目道：「有何見教？」

俞人杰道：「想清楚『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目前之行踪！」

灰衣中年人道：「抱歉得很，敝主人不在。」說着，順手將那塊金磚平平拋送過來，

俞人杰眞氣暗聚，伸手一格，那塊金磚重又平平飛了過去，口中同時淡淡說道

：「金磚下面還有些別的東西。」

灰衣中年人微微一怔，伸手將金磚接下，打開包紮的舊布，從裏面取出一個小紙摺，看完之後，抬頭問道：「朋友如何稱呼？」

「惡君平公孫節。」

「朋友在這張字條上說：願以低廉之代價，出售天龍絕學，金筆七十二式——算是什麼意思？」

「上面寫得够明白了！」

「朋友想賣什麼價錢？」

「一百五十兩整！」

「以抵不足之數？」

「是的。」

「買了！」

「在袖手神醫處——是四五個月前，一名姓俞少年，持往作爲換取恢復金筆大俠一身功力之代價者！」

「半個月後，聽取回音。」

「是不是貴堡對『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目前之行踪，尙無任何蛛絲馬跡可循？」

「要是如此，朋友這塊金磚，兄弟就不會收下了！」

「然則爲何要等這麼久？」

「說了尙請朋友別見怪。」

「但言無妨！」

「這個，咳咳，是因爲敝堡替江湖朋年服務規例明定，信譽薄具，無論『買進』或『賣出』，都希望貨眞價實，生熟不欺！」

弦外之音，全爲明顯，他們並非沒有逍遙書生及天山三義之消息，而是担心他說的那一本縱橫譜落在袖手神醫處是否靠得住！

俞人杰細細一想，不禁啞然失笑，他誠然多此一問，人家是祖傳事業，招牌保證，不靈退費，他又憑什麼一句話便想人家相信？

灰衣中年人接着抛出一面銅牌道：「朋友請往城中悅來客棧，自即日起，食宿免費！」

俞人杰回到城中的悅來客棧——他本來就住在這一家——將那面四四方方，已給磨得兩面發亮，上面什麼記號也沒有的銅牌交給店家，那店家接下後，登時改變態度，嘘寒問暖，送水添茶，殷勤親切得無微不至！

他回到臥房，房中已經擺上一個大火盆，火上安着一隻鐵架，架上燙着一壺黃酒，滿室生春，酒香四溢。

俞人杰見了不禁暗暗感慨：一般生意人若都有這種待客態度，發財又有何難？

他關上房門，躺在床上，開始思索幾個問題。現在，他至少已經弄清兩件事，第一件是：只要來源可靠，具有相當價值，這位杜門秀才，不但「賣出」，而且「買進」，然後在「進」「出」之間圖利！

第二件是：這位杜門秀才不論他本身會不會武功，以及程度如何，他在四方堡中，必然蓄有一批奇才異能之士，則屬無可置疑。別的不說，就剛才那名灰衣中年人，無疑即爲一名內家高手，一塊重達一百五十兩的金磚，能够像飄一張紙片似的，平平送出，不生起伏，又豈是一名普通武林人物所能爲力？一名親信家人尙且具有這等身手，其餘的自屬不問可知！

如今，他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位杜門秀才將以什麼方式去證實那本縱橫譜確在袖手神醫處？

袖手神醫亦非易與之輩，他對那册縱橫譜，絕無輕易示人之理，如果無法加以證實，事情將如何了局？

還有，這也是一個相當煩人的問題：他要在這裏等上半個月之久，如何打發？

當天夜裏，他因心緒不佳，多喝了幾杯酒，正在昏沉欲睡之際，隔壁房中忽然傳來一陣由低而高的爭吵之聲。

發生爭吵者，好像只有兩個人，兩個人都似乎帶有一點酒意。

只聽其中一人啞喉嚨的，不住的重複着：「楊兄最好多多考慮一下。」

姓楊的甚不耐煩地道：「有什麼好考慮的？」

啞喉嚨壓低嗓門道：「你楊兄想想，一百兩黃金，換一句廢話，該多不值得，要是我們動動腦筋，來一個變通辦法……」

「什麼變通辦法？」

啞喉嚨說道：「唉唉，楊兄也眞是，你這不是明知故問？」

「小弟的確不懂你辛兄的意思！」

「這個還不簡單，我們頭兒要的，只是一句話，這句話由杜門秀才說出來，或是由我們口中說出來，同樣無憑無據。」

「小弟懂了，你辛兄的意思，可是要我們隨便杜撰一句話，回去搪塞一下就行了？」

「着啊！你楊兄想想，這樣一來，這一百兩黃金，不就是你我兩個的了？這是金子，不是銀子，整整一百兩啊！」

「數目當然不少。」

「可不是！你楊兄再想想吧，我們現在的月餉是八兩七錢的銀子，說起來雖然够優厚，可是，拿五十兩黃金一比，又算什麼玩藝兒？一個月八兩七，一年百兩出頭，除去穿吃歡樂，誰有多的沒有？就是幹到咱們孫子手上，也別想掙下這個數目啊。而現在，我們只須——嘿嘿，你楊兄再想想吧！」

「我們頭兒要的這句話，辛兄準備如何杜撰？」姓楊的道。

「這個還不容易？就說……對了，就說：『天山三義？唉，早死去多年啦！』一了百了，乾乾脆脆！」

俞人杰聽至此處，不禁微微一怔。這又是誰在打聽天山三義的消息？想着，精神一振，睡意頓消。

只聽楊姓漢子接着道：「三義要仍活着呢？」

辛姓漢子支吾其詞地道：「這個……咳咳……到時候，不妨再見機行事，主意是人想出來的，大不了……咳咳……走人……就是了！」

楊姓漢子哼了一聲，說道：「窮通有命，富貴在天，我勸你辛兄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辛姓漢子深深嘆了一口氣，對這個燙手的熱山芋，顯然已放棄堅持之意。不消一會，一切歸於沉寂，然後是一陣此起彼落的鼾聲。

俞人杰很失望，因爲他並未聽出這兩個人的來路。

第二天，他起了個大早，背手站在房門口，裝做賞雪的樣子，專等那兩個漢子出來。

最後，兩個漢子走出來了！

兩人均是一身短打扮。一個矮矮肥肥，有着一雙八字眉；一個身材普通，鼻樑聳削，目光銳利。俞人杰就兩人之相貌觀察，他猜想前者可能姓楊，後者則可能就是那個提議吞沒黃金的辛姓漢子！

果然被他猜對了，兩人走出房門後，只見那個鼻樑聳削的漢子站下來手一拱道：「那就辛苦楊兄了！」

楊姓漢子離去後，俞人杰本想找個藉口上前兜搭，繼之一想，又覺不妥。他瞧這個姓辛的，天生一副譎詭多疑的性格，一個應對不當，可能弄巧反拙，橫豎兩人不會馬上走，不如慢慢等機會！

兩個時辰之後，那個楊姓的漢子回來了。

俞人杰趁辛姓漢子迎上去招呼之際，悄悄抽身返房，躺上炕床，靜臥以待。

這一着，果又落入他的算中。

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接着，兩人進入隔壁房中，楊姓漢子不住唉聲嘆氣，辛姓漢子則在喃喃咒罵：「奶奶的，眞是豈有此理！」

俞人杰可給弄糊塗了。兩個傢伙，一個嘆氣，一個咒罵，難道交易沒有談攏不成？

隔了片刻，辛姓漢子忽然問道：「那厮憑什麼要漲價？」

「他說，打聽三義的生死下落，本來祇算是丙等消息，這一點沒有錯，目前由於形勢不同，三義之身價已大爲提高，至於分別在什麼地方，那厮說，等我們付出二百兩黃金，他自然會爲我們解釋。」

俞人杰聽至此處，忍不住好氣又好笑。這位杜門秀才，果然可惡之至；他要提高等級的理由，無疑是因爲三義正與逍遙書生在一起。可惜他做不慣這種事，同時也無法取得兩人之信任，否則他眞想叫兩人等上半個月，然後由他這裏轉賣出去，也好賺上一百兩黃金多救活幾十條人命！

辛姓漢子啞聲接着說道：「那現在怎辦？」

楊姓漢子嘆了口氣道：「除了回去，還有什麼辦法可想？」

辛姓漢子沉默了片刻，忽然說道：「我看這樣好了，我們頭兒對三義之行踪志在必得，就是再加二百兩黃金，他無疑也會拿出來的，兩個人一起回去，不免又要多開銷，不如一個回去，一個守在這裏，楊兄以爲如何？」

俞人杰知道，這厮在動歪腦筋了。

楊姓漢子遲疑了一下道：「那麼誰回去？」

辛姓漢子咳了一聲道：「照道理，當然應該小弟回去，只是，楊兄知道的，小弟一向拙於言詞，我們頭兒脾氣又大，就怕一個不清楚……」

楊姓漢子嘆了口氣道：「既然這樣，我回去好了。」

辛姓漢子假作不安道：「嗯……那叫小弟……」

楊姓漢子莊重地說道：「有一件事，辛兄必須諒解，就是這筆黃金，小弟可得帶回去，免得頭兒懷疑我們攪花樣。」

「好，一個半斤！一個八兩！」俞人杰以手掩口，深恐笑出聲來。

只聽辛姓漢子搶着道：「當然，當然，這個當然，小弟粗心大意慣了！這麼一大筆錢財，萬一出了岔子，可不是鬧着玩的！」

俞人杰暗暗點頭，這厮一見風勢不對，馬上收帆轉舵，總還算拿得起放得下！

隔壁房中，兩個漢子意見一致之後，彼此都很愉快，接着大聲喊來伙計。點了很多酒菜，似乎準備痛痛快快喝一場，俞人杰趁機回到前面大廳。

經過兩天來之悶守枯候！俞人杰發覺，一個人若是飽食終日，無所事事，實在也是一大苦惱。

這一天，天氣冷得出奇，他爲了驅除寒意，不免又喝了幾杯酒。

因爲天寒地凍，無處可去，他喝完酒，很早便上了床，睡到半夜，他忽被一聲窒息性的悶哼所驚醒。

那一聲悶哼，係自隔壁傳來。

換了普通人，也許很難發覺，但是，俞世杰憑着一雙靈敏過人的耳朵，他不僅馬上辨出發聲的方向，而且立即斷定出這無疑是隔壁房中，那個辛姓漢子爲了一百兩黃金，在向伙伴暗下毒手。

本來，兩個漢子均非正道出身，這種狗咬狗的瑣屑事，他大可以置之不理，然而，謀財害命，天理難容，另外那名楊姓漢子，即使是十惡不赦之徒，他覺得他也不應該容許這種暴行發生！

當下，他爲了爭取時刻，自床上一跳而起，顧不得開門繞去隔室，揚掌便向那道板壁劈落！

一陣破裂之聲過處，壁上立給開出一個大洞！

可是，當他從壁洞中，看清隔壁房內之景象後，他整個的一下呆住了！

那名楊姓漢子四仰八叉的躺在炕床上，顯然已告絕氣，那名辛姓漢子，執着一把鋒利匕首，腰背微弓，挫馬作勢，正以餓虎撲羊的架式，惡狠狠的瞪着房門口。

房門口，一人屹然當門而立，正是本棧的那位店東。

這時只見那名店東目光一抬，向俞人杰點頭致意道：「謝謝這位客官爺！」

辛姓漢子扭頭厲喝道：「讓遠一點，少管老子的閒事。」

俞人杰輕輕一哼，未予理睬，他現在還關心一件事，就是那店東是否識武功？會不會是這名辛姓漢子的敵手。

因爲他畢竟只是一名住客身份，本棧主人既已出面，他就不能不考慮到江湖上極爲講究的顏面問題，雖然對方向他打過招呼，而且對他甚表感激，但對方在語氣之中，並無邀他助拳之意。

這種情形之下，這位店東若亦爲江湖中人，就江湖禮節而言，他如喧賓奪主，貿然採取行動，也許會落得一個兩面不討好！

所以，他此刻只有轉採觀望態度，同時於暗中提神蓄勢，以備必要時助那店東一臂之力！

那店東轉過臉去，冷冷道：「朋友可否亮個萬兒。」

辛姓漢子嘿嘿獰笑着說道：「老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毒馬蜂』辛立奇是也！」

那店東打鼻管中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商南大千山莊來的朋友，眞是失敬得很，朋友如今在敝棧幹下這等好事，下一步打算如何交代？」

兪人杰聽了，暗暗心驚。

這名毒馬蜂在江湖上顯然並不是一名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但那店東居然一口便能道出對方之出身來歷，單是這份廣博的見聞，就足以令人奪志喪氣的了！

由此可知，這家悅來棧，無疑爲四方堡基於實際需要，所經營的附屬行業之一，要眞是這樣，他自然用不着再爲這位店東担心。

當下只見那名毒馬蜂呆得一呆，突然一聲不響，猛向房門口旋風般一下撲了過去！

這一着，甚爲出人意料之外。

在毒馬蜂來說，他似乎已明白刻下之處境，除出其不意，捨命一拚外，業已別無脫身良策，故爾匕首出手，所使之招術，極其詭譎辛辣，他先將匕首如蛇信般閃電吐出，筆直地指向那店東之咽喉要害，及至近前，手腕一抬，突又改向對方眼鼻之間，横裏一下劃去！

在所有兵刃之中，短如匕首者，其使用不外要快、狠、準三個字！

這三個字，現在的毒馬蜂，可說完全做到了。

他先攻向對方之咽喉要害，顯然只是虛張聲勢，藉以取得攻心之效果，因爲咽喉乃人身第一緊要部位，局限一點，取準不易，除非極具自信之劍術名家，甚少有人敢以此處爲攻敵目標，不過，話雖如此，不論敵方招式虛實，被攻之一方，在受脅之際，却鮮有不救之理，這是毒馬蜂出手先攻對方咽喉之主要目的。

因爲他出手快捷，受攻者不易從容閃避，如此緊急情況下，任對方身手再高，也只有兩條路子可供選擇：一是全身倒縱，向後退讓；一是就地仰身，向左閃或是向右閃！

如那店東採第一種應變方式，他便可因而得遂脫身之願；要是那店東狂傲自負，採第二種應變方式，那麼，他最後這一劃，就正好用上。無論對方左閃或右閃，都將難逃臉上開花之厄！

兪人杰不意這毒馬蜂毒手突施，出手之先，一聲不吭，這時連提警告的時間都沒有，不由得爲店東暗捏一把冷汗。假如換了他，遭此倉猝之變化，也許還能應付，那店東是否應付得了，實在不無可慮。

說時遲，那時快，在毒馬蜂匕首銀光打閃之下，但見那店東既未縱身後退，亦未仰身左右閃躲，而是迎着來刃，伸手一把抓出，虎口有如一柄適時遞出之鋼架，不偏不奇，不先不後，正好將毒馬蜂之手腕一把牢牢卡住！

兪人杰見那店東使出了這一手，止不住暗暗喝采！

他喝采的原因，並不是爲了那店東身手驚人，能在一個照面之下，便將毒馬蜂制服，而是欽佩這位店東已深諳武學之道，懂得對各種武學之靈法運用！

原來那店東此刻用以制服「毒馬蜂」的這一手，並不見於任何徒手招術中，如對武功方面只懂一點皮毛，這一着看來也許只是一招偶興之作。可是，一旦換到行家眼中，則不難認出這一着，其實是蛻化自奇門兵刃，如叉耙之類中的一招「飛峯囚龍」！

在叉耙之類的奇門兵刃中，這是一式常用的招術，不過，所不同的是，在兵刃相對之際，無論以叉架棍，或是以耙封刀，對架封之部位，均無嚴格限制；但以空手對付一柄鋒利的匕首，情形就不同了。在這種情形下，不但需要勇氣和自信，而且根本容不得絲毫閃失或偏差！

那位毒馬蜂雖已落入敵方掌握，這時依然逞横道：「你待將老子怎樣？」

那店家以平靜的語調答道：「如何處置閣下你，將是你們那蔡大莊主的事，本棧只要不被江湖朋友誤會它是一家黑店就行了！」

說着，五指一緊一絞，毒馬蜂一聲哎唷，先是匕首落地，跟着眼皮一閉，全身痠軟，癱成一團。

那店家將毒馬蜂加點了幾處穴道，向兪人杰拱拱手道：「驚動了客官爺，至感抱歉，小的這就去喊醒伙計，來爲客官爺另外換個清靜房間！」

躺在新換的房間中，兪人杰久久無法成眠。

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

他現在知道，要打聽天山三義生死下落的，原來是商南大千山莊一個姓蔡的什麼莊主，至於這位大千山莊莊主與天山三義之間究竟有何恩怨淵源，這恐怕得問三義本人才能知道。因爲這座什麼大千山莊，他雖然曾聽兩位爺爺提到過，但印象却已極爲模糊。

另外，使他提高警惕的是：在所謂武林雙絕之中，這位杜門秀才溫思廣，顯然要比那位袖手神醫可怕得多！

換句話說，此人在武林中，無論爲善爲惡，都有擧足輕重之勢，而不似那位袖手神醫單純的令人感到討厭和可憎！

翌日，風雪停止，天氣略見好轉。

兪人杰穿上衣服，到城中各處走走時，四方堡那名中年管事，突然帶着一副稀有的笑容，從前面過道中走了進來。

兪人杰暗暗詫異道：現在才是第三天，這厮跑來幹什麼？

那管事走入房中，抱拳一拱，笑容可掬地道：「不錯，那件東西，確在姓施的那老怪物處，兄弟謹代表敝主人，向公孫大俠致萬分歉意。」

兪人杰聞言一呆，幾乎無法置信，張目期期道：「這，這樣快……就……打聽出來了？」

不是麼？且不說袖手神醫的秘密，會不會如此容易獲得，單以路程而言，幾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由這兒去南陽，不下三百里之遙，即使上等口外馬，亦非兩晝夜不辦；一來一往，便是四天，這還是說一去就得回頭片刻不容躭擱！這豈不是太離奇了一點麼？

那管事又笑了一下道：「說起來自然不該這樣快，這次不過事有湊巧而已……咳咳……公孫大俠住在這裏樣樣都還方便

吧？」

兪人杰暗暗好笑，心想：本爺並無拿話套話之意，閣下要是說滑了口，那可是你閣下自己的事！

當下整了整臉色抬頭問道：「那麼，在下打聽的事，如今該可以見告了？」

那管事頭一點放低聲音道：「雲夢胡家寨！」

雲夢胡家寨？兪人杰雖尚是第一次聽到這樣一處地名，但他並沒有多問什麼。等到那管事離去之後，他立即將店東喊來，結清應付之房飯錢，提着行囊，牽出馬匹，催騎走出西城門。

就在他策馬轉入官道之際，他在心底，忽如閃電似的升起一道疑問！

就是說：若干日子之後，假如有人來向這位杜門秀才打聽，某年某月某日，有一位惡君平，從這兒上蔡離開後，曾去過一些什麼地方？見過一些什麼人？談過一些什麼事？這位杜門秀才能不能給予完整之答覆？

假如答覆是肯定的，這些消息，如何得來？

所以，兪人杰此念一生，立即就爲自己提供了一個答案：現在，他的後面，必然綴有不速之客！

於是，他頭也不回一下，繼續向前進發。一面則心中暗暗盤算着，將用什麼方式來甩脫這名追踪者？

中午，到達遂平，仍然未能想出一個好主意。

午後，繼續上路，走了沒有多久，天氣突又壞了下來；他本可以一口氣趕到沙河店落脚，但轉念一想，忽又覺不妥。沙河店不是什麼大地方，他仍是目前的老面孔，萬一給鎮上的人認出來，再將他日前佈施之擧傳入後面這名追踪者耳中，問題只有更嚴重！想想吧！惡君平公孫節，在武林中，人所週知，乃特字號的歹棍一個，如今居然會大發善心，這裏能說沒有蹊蹺？

所以，兪人杰決定在前面找個小村落歇下來。

這樣，又向前走了一程，終於被他在官道右側不遠處，發現了一座只有五六戶人家的小村落。於是，他勒住坐騎，抬頭望望天色，裝出一副猶豫不決的樣子，然後，馬頭一撥，毅然向那座小村落中投奔過去！

他的料斷，一點不差！

就在他離開官道，向那座村落投去之同時，身後來路上，立即有如鬼魅般出現一條人影！

此人身穿一套行走在雪地上極難辨認的灰白色對襟短打，背後斜揹着一個與衣着同色的小布包，步履矯健，目光如電，一張不帶表情的面孔，看來却不怎樣陌生——原來此君正是四方堡中的那名中年管事！

當下只見這位大管事眼光四下一掃，迅速掩去道旁一株大樹背後，不慌不忙的解下那個小布包，從裏面取出一件特製的風衣，連頭帶臉一裹，就地坐了下來。他似乎已經習慣於這種露宿生涯，準備憑這麼一副行頭，來打發底下的漫漫長夜！

不消多大工夫，累積的雪花便將「人」「樹」連結成一個臃腫的整體，天色愈來愈暗，風雪也越來越大，黑夜終於悠然降臨。

在風雪中，大地沉沉睡了，小村落沉睡了。

只有官道大樹後面，那雙寒星似的奕奕眼神，仍如兩盞長明燈一般，監視着前面那座村落，始終保持着冷靜和清醒！

三更過去不久，驀地裏，一陣急促的馬蹄聲，突然打破沉寂，自小村落那邊，向西方的官道中逸去！那名管事猛打地上跳起，失聲道：「不好，這厮名不虛傳，果然機警得緊，想開溜了！」

他顧不得再去收拾那件名貴的風衣，眞氣一提，如飛撲出，循着那陣漸去漸遠的馬蹄聲，風馳電掣般地追了下去！

這位四方堡的大管事，身手果然不同凡響。只是，有一件事，却爲這位大管事始料不及；就是他憑一身上乘輕功，雖然未將點子追丟，但最後發覺，他窮奔了大半夜，追的竟然不是正主兒！

那名被他攔下來盤問的青年農夫，喘着氣說道：「您……您是問……騎着這匹馬的那位大爺麼？他……他……姓什麼，叫什麼，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這位大爺……脾氣眞是怪得很。」

「哪一點可怪？」

「睡到三更半夜，他突然跑過來，悄悄將我搖醒，問我會不會騎馬，我說這不算稀奇事，他又問我騎得快不快，我反過頭來問他，騎得多快才叫快，他說，我要能在天亮之前，一口氣趕到沙河店，那麼他便——」

「他便怎樣？」

「他便將這匹坐騎送給我，一個子兒不要！」

這位大管事聽了，恨恨一跺走，轉身便朝來路上如飛奔去！

這邊，那名青年農夫微微一笑，輕巧地跳上馬背，繼續向沁陽加鞭進發。他已決定，到沁陽後，再改面目，同時另外掉換一匹坐騎！

五天後，兪人杰繞過桐栢山區，來到離雲夢不遠的安陸地面。

他在城中歇下來，準備先行打聽一下，那座胡家寨究竟是處什麼地方？

他將伙計喊來問道：「老鄉，這裏到雲夢，還有多遠？」

那伙計不假思索的答道：「六十里不到。」

兪人杰緊接着道：「到胡家寨呢？」

那伙計臉色一變道：「客官……您……您……想去胡家寨？」

兪人杰微怔道：「去不得麼？」

那伙計支吾地道：「如客官一定要去，當然可以去。」

兪人杰已聽出伙計話中有話，其所以這樣吞吞吐吐的不敢明說，無疑是因爲不太清楚他眞正身份的關係。

於是，故意皺了一下眉頭道：「去是想去，不過也不一定非去不可。本號聽說，那邊烟茶兩樣，今年價格相當好，所以特地辦了一點貨來，生意人將本求利，賺多賺少，是另外一回事，最重要的，還是一個穩字。如此說來，那邊既然去不得，只要盤口方面，上下相差有限，就在本地

脫手，亦無不可！」

那伙計道：「當家的貨在哪裏?」

兪人杰道：「快到了。」

那伙計道：「有多少?」

兪人杰道：「有限得很，兩樣加起來，大約三十担左右。」

那伙計吃了一驚道：「我的太老爺，當家的眞是好大口氣，三十多担細貨，居然說有限?我勸您老，還是看開一點，就在本地找人給盤下來了！」

兪人杰趁機接着道：「是不是那邊最近不太安寧?」

那伙計轉過身去，朝房外望了一眼，然後壓低聲音道：「有個什麼天魔教，不知您老有沒有聽說起過?」

兪人杰不覺一楞道：「是的——怎麼樣?」

那伙計以手掩口道：「在胡家寨，便住着這樣一批人。您老想想吧，那種地方，一個生意人，如何能够去得?」

兪人杰連連點頭道：「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多虧老鄉提醒，既是有此一說，等兩天貨到了，的確不無考慮餘地！」說着，摸出一塊碎金道：「麻煩老鄉找一個舖子兌一下，順便辦點酒菜。噢，對了，我還忘記問，那個胡家寨，它離雲夢有多遠?」

「在雲夢東南，靠近祁家灣，離雲夢約莫十多里光景！」

那伙計走開後，兪人杰不禁陷入一片迷惑之中。伙計的話，不會有假；而杜門秀才方面，亦無出賣不實消息之可能；如果杜門秀才沒有欺騙他，伙計說的，又是實情：兩者之間，豈非矛盾得近乎荒唐?

第二天，他爲了對胡家寨這處地方，取得進一步之瞭解，又去城裏一家有名的酒樓走了一趟。

結果證實：棧中伙計的話，完全可靠。胡家寨如今果然不是一處艮善所在；店小二聽他問起胡家寨，無不變顏變色，支吾以對！

兪人杰暗自思忖：那朵小金花，如今也許派上用場了！

第三天，他藉口接貨，結帳離棧，去到僻靜處，將自己回復到惡君平原有之面目，然後向雲夢方面趕來！

到達雲夢，他不再向人打聽，逕向東南方奔去，走了約莫十來里，看見一片濃密的樹林，裏面隱約地有着一座古廟。他想，出家人不打誑語，去問問和尚，也許容易得到實話。沒有想到，出來應門的，竟是一名粗眉大眼的勁裝大漢！兪人杰心中有數，假使天魔教在胡家寨設有分壇，大概便是這裏了！

因此，他不待那漢子開口，手掌向前一伸，托出那朵小金花，注視着那漢子冷冷問道：「分壇主在不在?」

那漢子臉色一變，趕緊說道：「在，在，上差請進！」

進入古廟中，那漢子請他先在一間雲房裏歇下，然後匆匆退出去，隔了沒有多久，一名五旬上下的老人跟那漢子一起走進來。

那老人走進房中，抱拳一拱道：「老漢虎胆裘欣平，不知上差駕至，未能遠迎，尚祈勿罪。」

兪人杰還禮道：「分壇主好說。」

虎胆裘欣平轉過身去，向那大漢道：「吩咐擺酒，爲上差洗塵！」接道：「上差怎麼稱呼?」

兪人杰欠身道：「不才複姓公孫，單號一個節字，以後尚望壇主多多指教！」

虎胆裘欣平微微一愣，旋即再度抱拳道：「原來是公孫大俠，久仰之至，今日一見，眞是幸會——公孫大俠跟隨我們戚護教大概還沒有多久吧?」

兪人杰至此方才知道，原來那位花花公子，在天魔教中之身份，也是一名護教！換句話說：他剛才出示的那朵小金花，與前此那道混元太極令，具有完全相等之權威！

這樣一來，他就放心了，當下信口敷衍道：「是的，才不過半年光景。」

虎胆裘欣平忽然放低聲音道：「公孫大俠這次蒞臨敝分壇，戚護教可有什麼特別交代?」

兪人杰在由安陸動身之初，即已打定主意。這一次，無論能否打聽到恩師及三義之下落，這座胡家寨分壇，均必須加以消滅！因爲武林中只有一個惡君平，現在已經是襄陽分壇的副分壇主，根本不應該在從上蔡回程中，擅自捏造藉口來到另外一座分壇。魔教內部，訊息靈通，他如不能將這分壇解決，就只有一條路好走，放棄已耗用之心血，從襄陽分壇抽身撤退！

他肯這樣做嗎?當然不肯。所以，爲求知己知彼起見，他現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先弄清這座分壇的實力！於是，他輕輕發出一聲乾咳，藉以暗示着對方他這次到來的嚴重性，然後抬起頭來，緩緩地反問道：「這座分壇，現有多少人手?」

虎胆裘欣平果然爲之一怔道：「上差的意思——」

兪人杰淡淡擱着道：「這應該說是戚護教的意思！」

虎胆裘欣平忙說道：「是的，本分壇因爲成立不久，轄境亦較其他分壇爲狹，故人手尚不足額，現有者爲：白旗護壇，黑旗護壇，各一名。男教徒六名，女教徒兩名。除去老漢，尚缺副分壇主，及黃旗護壇各一名。前些日子，端木老護法曾經路過此地，據說在最近一二個月內就要委派下來了！」

兪人杰又咳了一聲道：「上述諸人，刻下是否全在壇中?」

虎胆裘欣平臉色微微一變，不知道是爲了不明這位上差之意向，抑或其中另有不可告人之原因，這時竟好像有點慌亂起來，以不甚自然的語調答道：「這個，卑座須得查點一下！」

兪人杰手一擺道：「查明報來！」

虎胆裘欣平離座道：「是的，卑座去去就來，上差暫請寬坐！」

兪人杰目送那位虎胆裘欣平以匆促的脚步走出雲房，心中暗暗納罕：分壇中人，在與不在，全然無關緊要，老賊幹什麼如此發慌?

老賊外號虎胆，又是一壇之主，如果不是重大事故，應不至於情虛若此，難道這老賊做了什麼虧心事不成?

兪人杰正在猜疑間，那位虎胆裘欣平業已去而復返，臉上佈滿喜悅的笑容，好

像心事已經了却一般，進得門來，拱手說道：「卑座已經查清，除去兩名護壇，餘者全在；黃趙二位，去了祁家灣，明天午後，可以返壇。上差要不要喊他們一起過來點點數?」

兪人杰甚爲後悔，他放老賊一人出去，實屬一大失着！

因爲這座分壇中，除了老賊本人，最重要之人物，就數那兩名護壇；如老賊是因爲對他這位上差之身份發生懷疑，就不應該發覺兩名護壇不在，反而還有此寬心大放之表示。由此可知，老賊此番出去，必然另外做了一些什麼手脚！不過，他想，管它去，現在這座分壇中，只剩下老賊一人，他只要能把握住時間，來一個快刀斬亂蔴，相信老賊縱有詭計，也發生不了什麼作用。

因此，他搖搖頭，表示毋庸多此一舉，然後示意老賊坐下，待老賊坐定之後，他轉過臉去，突然發問道：「本壇轄境內，這一向可還太平?」

虎胆裘欣平微微欠身，答道：「托教主洪福，還好。」

兪人杰注目接着道：「轄境之內，除了本分壇，有無其他武林人物?」

虎胆裘欣平搖頭道：「沒有。」

兪人杰側目冷冷道：「眞的沒有?」

虎胆裘欣平一怔道：「上差這次前來……莫非……有所風聞不成?」

兪人杰目不轉瞬地道：「『逍遙書生』和『天山三義』，依裘分壇主看來，算不算武林人物?」

虎胆裘欣平猛然一呆道：「什麼?上差這意思可是說……『逍遙書生』和『天山三義』……已經來到胡家寨這一帶?」

兪人杰身軀一閃，當門封住去路，寒臉冷冷道：「不錯，本差這次前來，正是爲了要治你一個怠忽職守之罪！」

虎胆裘欣平眼光一轉，忽然仰天哈哈大笑！

兪人杰叱喝道：「何事可笑?」

虎胆裘欣平道：「笑你這位惡君平，死到臨頭尚且不覺！」

兪人杰沉聲說道：「哼！你敢公然叛教?」

虎胆裘欣平道：「這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姓裘的本想對天魔教効忠到底，可惜有人不容！」

兪人杰注目道：「那人是誰?」

虎胆裘欣平用手朝他背後門口一指道：「反對最烈的一位，此刻就在閣下的身後！」

兪人杰爲防有詐，打橫裏挪開五尺許，方始扭頭向外望去！

虎胆裘欣平沒有騙他。這時門外，果然站着一名老人，白髮蕭蕭，神情嚴峻正是恩師逍遙書生！

兪人杰大喜過望道：「師傅果然在這裏?」

老人聽了，微微一呆道：「哦?你是人杰?」

兪人杰倒身下拜道：「人杰未能遵命守滿半載之期，願意先行領受責罰。」

虎胆裘欣平惑然道：「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人嘆道：「就是老夫跟你提過的那孩子，這麼大的人，一點不聽話，眞叫老夫頭疼之至。」

虎胆裘欣平一哦道：「原來是兪老弟?快快起來，快快起來，裘某人這裏只招待嘉賓貴客，不是訓徒的地方！」

老人接着問道：「你出來多久?」

兪人杰低頭道：「我將蓮妹送到巴東，就出來了。」

老人聽了一下又道：「你怎麼找到這裏的?」

兪人杰遂將由江陵追踪惡君平，到這次奉命去找杜門秀才的經過，詳詳細細，說了一遍。

虎胆裘欣平大吃一驚道：「這個姓溫的，眞有如此廣大之神通?」

老人皺了皺眉頭道：「要破天魔教，實在應該先將此人除去，趙老兒他們，也有這意思，現在爲難的只是這厮眼綫太廣，萬一事機不密，給走漏了風聲，也許會招致相當嚴重之後果。」

虎胆裘欣平說道：「會有什麼嚴重後果?」

老人嘆了口氣道：「這厮跟袖手神醫，巫溪老怪等人一樣，目前都保持着超然立場，要一旦給逼急了，轉而投入天魔教，那時候豈非如虎添翼?」

虎胆裘欣平點點頭，沒有開口。兪人杰知道恩師口中的趙老兒，是指天山三義老大而言，於是向恩師問道：「天山三位前輩如今在不在?」

虎胆裘欣平代答道：「有事到孝感去了。」

兪人杰又向恩師問道：「師傅知道不知道商南大千山莊那位什麼蔡姓莊主是何等樣人?」

老人注目反問道：「此人怎樣?」

兪人杰連忙說道：「人杰在悅來棧候訊期中，這位蔡莊主，也派來了兩個人，帶着百兩黃金，在打聽趙前輩他們的消息呢。」

老人聽了忙問道：「最後打聽到了沒有?」

兪人杰搖頭道：「沒有成功。」

老人詫異道：「怎麼?」

兪人杰於是又將杜門秀才要把等級提高，以及其中一名辛姓漢子謀財的經過，補行道出。

老人點點頭：「這倒是你帶給三個老兒的一件好禮物！」

兪人杰本想追問三義與這姓蔡之間究竟有何恩怨，但他見師傅只說得這麼一句，即未繼續說下去，知道問亦徒然，所以話到口邊終又嚥了回去。

虎胆裘欣平轉過臉來，問道：「老弟肚子餓不餓?」

兪人杰笑了笑，說道：「肚子還不算太餓，假使前輩不見怪，晚輩倒想先問一件事。」

虎胆裘欣平眨着眼皮道：「老弟有何見教?」

兪人杰朝恩師望了一眼，見老人並無責怪之意，這才又笑了一下道：「就是晚輩始終不明白，剛才晚輩以惡君平之身份，向您查問分壇人數時，不知道前輩何以顯得那樣……」

（未完）

電子化大革命

刀戈 譯

拜電子科技進步所賜，明天的城市人人都會隨身帶備一種所謂「所費無幾，有益甚大」的小零件，這就是一只無綫電話腕錶。憑着這只腕錶，不管你在什麼地方也可以跟人家通話。

關於這個系統的秘密，就在對頁所刊載的那顆超功率的人造衛星上。今天的人造衛星在構造上是相當簡單的，只是一具中繼品（REPEATER）而已，必須要有耗資龐大的地面接收站合作才能發生作用。但未來為這種無綫電話腕錶而設計的人造衛星系統，奢侈的部份却不在地面，而在衛星上，一只這樣的腕錶，售價和一只袖珍計算機差不多，同時重量也不會超過幾克。這種無綫電話腕錶，已經有了一個混號，叫「理事多」（RISTOS）。

▶右圖所示的多碟式（MULTI－DISH）巨型衛星，即可以應付整個美國所有無綫電話腕錶使用者的呼喚。除此之外，它還可以處理電子郵件，至於上圖這個較為簡單的設計，則只是用來應付無綫電話的罷了。設計上雖然比較簡單，但是，在同一時間內，如果有十萬個無綫電話叫喚，它還是能够應付得來的。

電話號碼指示儀

時間指示儀

活動天綫

電話編序鈕

「事故」鈕

天綫鈕

揚聲器／喇叭

裝在軌道上的天綫衛星

飛赴定標器的太空穿梭機

▲約了人遲到，也很容易照會對方的，假如你有了「理事多」的話。「理事多」也和腕錶一樣，有時也會走快走慢的，但頭頂上面的人造衛星，自然會替你把它較準，使所有「理事多」的時間都是一樣。

▲「理事多」對城市的罪行肯定是一項打擊，如果所有警察和巡邏車都有這種裝備，談話內容可以保密，不會給人偷聽。在採取一個緊急行動時，警方的「理事多」可以搶過其他的頭，第一時間獲得通知。圖中是兩名偷車賊，事主可以立刻在他的「理事多」上面按下事件鈕向警方求助，就像今天的熱綫電話一樣，這種緊急求助的呼喚是免費的，雖然電腦會把費用加在警方身上。

▲一個使用「理事多」的城市，最方便就是投票。要是有重要的問題提出，可以使用「理事多」或者電視，利用電腦去計算選票，一個鐘頭之內，可以算出一萬幾張選票。



▲在明日的世界不管是你在市內還是在郊外，也不會這麼容易迷途的。在這幅圖畫裏面，就是一個城市人在海濱渡假，太陽已經西下了，眼前的沙灘却一望無垠，四野人影全無，如何是好？但他却有一只「理事多」腕錶，於是他立刻按動一個諮詢的號碼，請求派遣一個响導到來，把他帶回最近的城市，有關方面，是不會不替他服務的，要是見到了潮水逐漸高漲，他大可以按下「事件鈕」，這麼一來，幾分鐘內便有人來救他了。

▲生死關頭之際，這種無綫電話腕錶更用得着哩。圖中是一條船在暴風雨中快要沉沒，船上的人在失去知覺之前，立刻按下「理事多」的「事件鈕」，連續發出求救訊號。「理事多」是不會入水的，這麼一來，以海上城市為基地的直升飛機，便可以馬上飛往拯救，沒有海上城市，行動絕不可能這般地迅速，同時，沒有「理事多」，也不會這麼容易發出求救訊號哩。



太空爭霸戰之十八

核子狂魔

羅唐納・文

沙漠核心停放一種高速戰鬥機，被美國偵察機發現，報告太空署雷加拉博士，三次派出特種部隊偷襲，全部死於隱形光幕之下！

沙漠核心發現戰鬥機

中東的石油產國，形勢複雜，政治立場也很模糊，加上許多國際的殺手雲集，更加混亂，危機四伏，雖然美國太空署插手消滅了威力强大的「鐵甲勇士」，可是，創造它的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潛逃無踪，南斯拉夫的女間諜巴巴拉姬黛，也給他帶走，單是這一對活寶貝，已經痲煩，不容易對付，況且他倆仍有幕後人，此人是誰？沒有揭露他的眞正身份之前，中東局勢仍是值得憂慮的，雖然毁了鐵甲勇士，總算鬆一口氣，不過，奇怪的事情不斷在中東區各地發生，反映出那邊即將爆發一場空前未有的「核子戰爭」，防患於未然，華盛頓當局下令太空署雷加拉博士，多做一些準備工作，那一晚他召見有關的幾個部門首腦，在內華達州死亡谷地面之下二百呎深的太空署秘密基地，澈底檢討久大雄博士以及女間諜姬黛的幕後人是誰。

參加這一次秘密會議的人有十五個，雷加拉博士先行以酒會的方式欵待嘉賓，薄飲提神，令到該會的氣氛輕鬆一點，然後朗聲說：「最近我們毁滅了久大雄博士創造的鐵甲勇士，表面上看來，似乎奪得最大的勝利，實則不然，根本上這一個鐵甲勇士係由科學家創造出來的，屬於機械人那一類，他能够製造一個鐵甲人出來，當然可以製造另外一個，甚至可以製造十個八個，現時他消聲匿跡，並非畏罪潛逃，可能他正在製造另外一些秘密武器，比較鐵甲勇士更加出色，值得研究的地方就是那個包庇他以及包庇女間諜姬黛的人是誰，各位對此事有何意見？」

聯邦統計調查局資料室主任岳蒙沙說：「雷加拉博士，我首先提出一個問題，爲甚麼你一口咬定這一對活寶貝有人躲在幕後支持呢？」

雷加拉博士說：「這種推測是有事實根據的，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在東京突然失踪之前，欠了一身債，失踪之後一年，他不單是把二十萬美元那麼多的債項全部清還，另外在巴林島建築一座價值三十萬美元的圓屋，屋內有一座恍如迷宮的地下試驗室，那一處是否有特別珍貴的科學儀器呢？沒有計算在內。

「只是上述這兩種開銷已經是五十萬美元，何況久大雄喝的是售價五百美元一瓶的舊酒，玩的是美女呢？如果沒有一個十分豪爽的大富翁或者一個財團支持他，他沒法幹得那麼起勁，也沒法過着王子似的夜夜笙歌驕奢樂逸的生活，別忘記，那妖女姬黛自認係第一流的女間諜，肯投靠他，當然不是他的力量，而是有人指揮她這樣做，故此我們認爲這一對活寶貝一定有幕後人，甚至係一個財團支持他。」

「爲甚麼他們肯無限制的支持這一對活寶貝呢？」有人這樣發問。

雷加拉博士笑了笑，說：「沒有找到謎底之前，我是不能够胡亂猜測的，今晚秘密邀請各位到會，重新檢討中東局勢，唯一的因素就是在沙漠核心發現了一種新奇的戰鬥機，看來它比較現有的任何一種戰鬥機更加厲害，因爲它的推進力量强大，體型有如火箭，我可以一口斷定它是久大雄博士躲着製造的另外一種秘密武器，此人不死，中東的局面永遠混亂。」

發問的人再問一句：「雷加拉博士，你可否對這件事提出事實證明呢？」

雷加拉博士說：「好的，我試把最新發現的一種秘密武器拿出來談談。現時請你看看這一幅照片，它是在三萬呎高空向下拍攝的，停放在滾滾黃沙上面的一種飛行物體，尾部有五個轉盤，每個轉盤都有幾個噴火口，形如飛箭，我認爲它不是火箭，而是一種新型的戰鬥機！」

「爲甚麼你說它是戰鬥機而不是火箭呢？」

「因爲它携帶的燃料貯藏器太細，不能升上太空之用，如果它係越洲飛彈，則又不必加上那麼多的噴火器，再又因爲它的頭部特別尖銳，我懷疑它係一種攻擊性

的武器。」

「你的意思是否說它的尖端特別尖銳，可以在高速飛行當中把敵人的飛機逐隻撞擊，使它們爆炸墮毀呢？」

「正是如此。」

「雷加拉博士，現時有一個問題，即使它的速度特別强大，可以很準確的撞擊對方任何一架飛機，它本身可能因此發生爆炸同歸於盡的。」

雷加拉博士很鄭重的說：「如果它的尖端使用抗熱效能最强的鎢金，加上特殊裝置，便有可能戰勝對方而不至於同歸於盡！」

戰略專家沙貝博士說：「雷加拉博士，我對太空的飛行物沒有太多的認識，不過，鎢金係由鎢礦加上黃金製成的一種合金，它比所有鋼鐵特別堅硬，且又可以抵抗高熱，不至於變形，故此大炮必須加入鎢金，甚至由高空拋下來的炸彈也要加入這種東西，不過，用鎢金製造成尖銳的飛行物頂端，企圖衝刺撞毀對方的機件，是否能夠達到目的呢？仍有疑問。」

雷加拉博士想了一想，說：「假如把鑽石裝置在飛行物體最尖銳的頂端，便可以達到目的，因爲鑽石係現時所有物質最堅硬的東西，無堅不摧！」

「好的，就算它最尖銳的一處裝置了鑽石，能夠摧毀對方的飛機，使受擊的飛機爆炸，它自己也會爆炸，它有甚麼巧妙的方法逃避毀滅的命運呢？」

雷加拉博士說：「假如那種神秘的飛行物體只是時速一千哩左右，它撞擊對方的飛機，引起爆炸，有可能同歸於盡，反之，它的時速如果達到一萬哩，撞擊對方的機身，引起爆炸，因爲它的速度太快，在對方沒有爆炸之前已經飛過，故此不受影响，還有一點，相當重要，假如它的身上塗上一層厚達一吋的鎢金，因爲鎢金能夠抵抗高熱，火焰也沒法傷害它，故此我認爲它有可能完成任務，毀滅對方的飛機，本身毫無損害。」

沙貝博士再問：「雷加拉博士，倘若你的估計屬實，在一件如此巨大的飛行物體上面塗了一吋厚的鎢金，單是鎢金約需多少錢呢？」

雷加拉博士很冷靜的說：「五千萬美元。」

各人聽了愕然，雷加拉博士再作補充，說：「各位嘉賓，請你們注意這件事，上述的數字只是說它付出購買鎢金的費用，並非製造整整一架戰鬥機的費用，五個轉盤都會噴火，它貯藏的壓縮液態氣也是很昂貴的，再把全身機件加在一起計算，肯定它的製造費超過兩億美元，試問久大雄博士有甚麼本領獨資製造它呢？根據各方面的情報，加上這一幅照片，我認爲支持久大雄博士的人，必然財雄勢大，不可輕視。」

偷襲的勇士全部喪生

嘉賓當中有一個人是沙漠專家，叫做布拉塔，忽又發問：「這一幅照片是否在沙漠核心拍攝呢？準確的地點在那一處，可否提供出來，讓我們參考？」

雷加拉博士說：「布拉塔先生，打開地圖一看，我們立刻可以發現沙地阿拉伯這個國家的面積異常巨大，幾乎包括整個阿拉伯沙漠，不過，眞正是沙漠核心的地方，另有一個名稱，它叫做內夫德沙漠，那一幅照片就是在該地拍攝的，離地三萬呎，還要透過從沙漠升起來的一層熱氣，實在不容易，我認爲下邊的沙漠氣溫大概是華氏一百二十度，沒有人能夠穿普通的衣裳走近它，因爲下邊的沙漠地面太闊，熱氣升騰，有如一個海，氧氣稀薄到極點，寸步難移。」

戰略專家沙貝博士說：「我們有沒有把握用空對地的飛彈由高空拋下來，設法把它毀滅呢？」

雷加拉博士沉住氣說：「實不相瞞的說，我們已經試過這種突擊性的行動了，可惜每一個由空中降落的流星飛彈總是在它停放之處距離五百碼之處爆炸，連續拋下三個飛彈，俱是如此。」

「爲甚麼它會在另外一個地點爆炸呢？」有人這樣發問。

雷加拉博士說：「事後我們推想出來，一定是停放飛行物體旁邊約五百碼之處，在很薄的黃沙掩蔽之下，埋藏了大批鋼鐵，飛彈的彈頭能夠追擊任何一件物體，只靠兩種本領，一種本領沿着熱力散播的路綫裝置，另外一種本領就是彈頭有電磁裝置，可以吸住鋼鐵，既然鐵器埋藏在沙丘之下，它所含的鐵質超過飛行物體所含的鐵，便會吸引飛彈向它撞擊，停放的飛行物根本上沒有熱力散播，故此追踪熱力的另外一種本領，完全失效。」

「試過一次高空突擊失敗之後，是否就此罷手呢？」

雷加拉博士說：「我們認爲它是敵對國家的戰鬥機，並且接受沙地阿拉伯國家的投訴，認爲這種秘密武器必須毀滅，當然不會罷手，繼續做另外一次大規模的夜襲，派出八架專門爲了夜間飛行而設的轟炸戰鬥兩用機，從一處秘密基地起飛，沿途有雷達機跟踪，殊不料它剛剛飛入沙漠核心稱做神秘地區的一處，全部自動爆炸，人機同歸於盡。」

「爲甚麼會發生這種慘劇呢？」

「很難找到遇害的禍苗是甚麼，那些飛機似乎是自動爆炸的，照事論事，它不可能自動爆炸，因此我們必須繼續調查，也許對方有些由地面起飛的地對空飛彈出擊。」

情報組的一個爆破專家柯倫說：「雷加拉博士，如果你想嘉賓對這件事情懂得更多，可否由我報告另外一次聯手突擊失敗的經過？」

雷加拉博士說：「好極了，根本上那一次突擊係由海外諜報組負責進行的，你當然懂得更加淸楚。」

柯倫說：「我們在沙漠核心四方八面佈防，控制了二十八個鬼井，向核心進攻，並非一件難事，成問題的只是氣溫太熱，穿了抗熱衣裳，仍要準備大量的水，經過多年的經驗所得到的教訓，我們學乖了，知道携帶水壺遠比不上携帶椰子那麼有利，打定了主意，便即動身，六個人分別騎在六隻駱駝上面，每一隻駱駝都有三十個椰子，另外有些鹽，即使最猛烈的陽光也沒法把椰子裏面的水晒乾，再又因爲椰

子本身所含的蛋白質相當豐富，單是吃椰子也可以支持十天八天，故此我們只是讓駱駝負責携帶椰子的任務，當然的，牠們除了携帶椰子之外，還有些球形的東西，比較椰子略爲細小，那是手榴彈當中最巨型的一種，並且在極强的壓力之下然後爆炸，比較安全，我們認爲此行決不會失敗的，眞料不到，離開了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特，向內夫德沙漠核心推進，渡過兩天，抵達鬼井，稍爲停留，繼續出動了，那些人只是一天之內的行程已經去得無影無踪，只有六隻駱駝走回來，駱駝是不會說話的，故此，我們不知道六壯士怎樣喪生，只好派另外一批人去。相當出奇，所有人都是離開鬼井不過一天的旅程就全部消失，椰子和手榴彈仍然留在駱駝背上。」

有人發問：「柯倫先生，我們想知道你說的鬼井是怎樣子的，可以談談嗎？」

柯倫說道：「我忘記向你們解釋了，距今八百年前，阿拉伯王朝統治了兩個沙漠，有一個皇帝欲把沙漠的治安弄好一點，在它的邊緣築了許多個有圍牆的井，照當時的情況估計，每一個井的圍牆有五十呎高，後來，沙粒逐年增長，到了現在，它足有三十呎高，儘管如此，仍然保持一個井的形狀，照當時的預算，因爲沙漠區每隔三年必有一場豪雨，一連落了三晝夜之久，然後停止，故此築那麼高的井可以貯滿五十呎高的水，就算它逐漸晒乾，仍有多少留下，使那些企圖橫過沙漠的人不會渴死，此外，每一個井都有人守衛，井旁另有石屋，衛兵就住在屋裏，由於八百年來的人事變遷，加上了天災人禍，所有井旁的石屋已經消失，單是貯水的井，仍然屹立，不過，它的中部之處破裂，根本是不能夠貯水了，夜間狂風吹襲，透過三十呎高的井牆，在另外一邊吹出來，有如怨婦夜哭，厲鬼哀鳴，就算刦匪也不敢走近，故此叫做鬼井，本來有六十多個，我們控制了二十八個，在二十八個鬼井之內都有地下室，放置電訊網以及軍火，另有食水及糧食，用來對付巴游份子以及日本的赤衞軍，十分有效，從沙地阿拉伯首都利雅特伸展到鬼井的一段旅程，雖然係沙漠的一部份，我們的潛勢力足以控制它，十分安全，故此越過鬼井的人僅有一天就全部失了踪，實在大大的出乎意外，我爲了搜集進一步的資料，帶了一隊人馬，深入內夫德沙漠核心，到達迷人洞爲止，始終沒有絲毫綫索可尋，十分慚愧，只好收兵，向雷加拉博士報告。」

說完了這番話，他似乎覺得需要解釋幾句，索性再說下去：「所謂迷人洞，根本上沒有洞，因爲那一處的沙漠經常有一層熱氣升起來，騎在駱駝背上的人，往往被熱氣薰到頭昏腦脹，看見空中有些美女向他招手，甚至看見空中有一座宮殿浮起來，因此着了迷，不肯向原路走回去，終於發狂而死，一言以蔽之，它是一個很可怖的地方。」

女諜姬黛突然出現

雷加拉博士向座上的嘉賓打個招呼之後，說：「柯倫先生一向在美國居住，只是負責指揮海外的特務如何進行爆炸工作，這一次他親自出馬，奉命炸毀神秘的戰鬥機，雖然沒法如願以償，已經進一步的獲悉對方十分厲害，今後我們要加倍小心備戰，總算是有點收獲的，我由衷的向他致謝。」

座上的嘉賓忽又有人開口：「雷加拉博士，我認爲現時我們在中東遭遇到的困難，有如以前跟月球上面的卡登博士所控制的活鬼相似，上次唐龍先生曾經使用飛天的鋼衣，穿了它，變成機械人，僅憑一人之力就擊敗對方的雷電坦克，既然我們束手無策，爲甚麼不派他出戰呢？也許他能夠飛到迷人洞以外的沙漠核心，毀滅神奇的戰鬥機，亦未可料。」

雷加拉聽了，心上一震，他實在不想唐龍冒這個險，只好想些說話去打發那個人，聽了稍爲想想，說：「你這個建議不錯，我可以接納，但仍要在行動之前作充份考慮，免得毀了一員虎將。」

跟着他們談論別的問題，此事暫時告一段落了，嘉賓握手道別之後，雷加拉博士感到有些緊張，雖然上次唐龍在非洲北部憑着飛天鐵甲機械人的力量，闖入地獄門，把雷電坦克引了出來，再由別的狙擊手把它炸毀，論功行賞，唐龍佔了首席，假如這一宗任務仍是發生在非洲北部，唐龍熟門熟路，可能有成功的希望，可是，它發生在「內夫德沙漠核心」，那就相差得太遠了，唐龍上次追查鐵甲勇士的下落，他曾經在那個地區被黑旋風捲起，至今猶有驚懼的感覺，怎可以叫他遠征呢？此外，還因對手不同，更加不宜派他單人匹馬到那邊去。

如此一想，雷加拉博士就不再研究派人到「內夫德沙漠」了，只是集中精神搜索那個飛行物體各種特徵，希望找到擊破它的絕招。

唐龍他一直以來都是想幹一番事業的，越是艱苦的活動，越加興奮，可是，他遠征沙地阿拉伯，跟鐵甲勇士苦鬥，三番四次的置身於絕境，幾乎是沒法逃生的，他能夠活下去，已經萬幸，受到重重打擊，他覺得軟弱了許多，故此他回到美國內華達州的玫瑰園之後，沒有任何活動，差不多整天躲在玫瑰園靜養。

根本上園中的花草樹木，十分艷麗，加上各式各樣的名種玫瑰，他的身邊還有一個嬌滴滴的美女作伴，他就算躲在園裏度過一生也是不嫌寂寞的，由於他眞眞正正的息影家園，雷加拉博士不想驚動他，神秘飛行物體突然在沙漠出現這樣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沒有對他說知，故此他樂得清閒自在，暫時像山裏的和尚那麼寧靜，心如止水，不過，一個人的心理狀況總是千變萬化的，太過繁忙的人，是想休養一個時期，眞的活得非常寧靜，那又不同了，他可能想找些刺激，唐龍也逃不了這個公式，他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上，偶然有些遊興，走向賭城拉斯維加斯逛逛，出乎意外，在金蛋夜總會碰着一個舊情人，幸而他單獨走動，羅美莎不在身邊，否則，他會感到十分尷尬。

當時他剛剛走到那一間有賭枱兼有艷舞欣賞的夜總會，突然有一個女郎迎臉而來，向他微笑，說：「先生，我們眞是有緣，在這裏見面！」

唐龍覺得她的語聲很嬌，且又有些熟悉，不由自主的抬頭看看她，只消看了一眼，他就猛吃一驚，衝口而出的喊了聲：「姬黛！」

那個俏女郎向他打了一個眼色，說：「唐龍，你不要叫喚我的名字好嗎？也許你不知道，美國有許多個特務想抓我！我們最好找個地方談談。」

唐龍說：「這一間夜總會是我一個好朋友開的，我們到上邊要一個房間暢敍幽情好不好？」

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一雙眼睛透出了情絲與慾焰，照理她會欣然點頭，可是，她却搖了搖頭說：「唐龍，我沒有充份的時間跟你敍舊了，我只是想跟你談談而已，最好我們擺出情侶談心的模樣，在特別幽靜的一個音樂廳牆角坐着談談，那邊燈光比較暗，也許沒有人發覺我，對我來說，越是黑暗越加安全，希望你了解我！」

唐龍沉住氣說：「好的，只要你坐在我的身邊，你說甚麼，我完全依照你的意思去做。」

姬黛向唐龍提出警告

在柔和而又幽靜的氣氛之下，唐龍跟她坐下細談，很親熱的說：「姬黛，你眞美！美得難以形容，我眞是念念不忘你的，希望你知道！」

姬黛哈哈的笑起來，說：「唐龍，你在甚麼時候學會了這一套油腔滑調的？其實你應該恨透我才對，坦白點說，我沒有看見你的時候，我眞是担心你看見我就瞪眉凸眼，怒不可遏！現時我發覺你全無仇恨之念，然後放心，我今天專誠拜訪，只是替你着想，見面後，我只是想向你講一句話，今後切勿再到中東阿拉伯人居住的地區，因爲他們對你切齒痛恨！」

唐龍笑了笑，說：「我怎會無緣無故跑到中東去呢？那邊的風沙嚇怕我了，除非有新的任務！」

姬黛忽然愁容滿臉，說：「唐龍，請你答應我，就算是有任務落在你的身上，你也不要去！」

唐龍悶着不出聲，稍停，然後向她瞪了一眼，說：「姬黛，你如果沒有甚麼綫索，決不會向我說出這種話，是否就快有新的任務落在我的身上呢？」

姬黛黯然說：「是的，如果我不是估計錯誤，三天之內，必然有人找你，叫你使用飛天鐵人這一招，在中東沙漠區降落，我可以很是斬釘截鐵的告訴你，如果你眞的這樣做，還沒有抵達目的地，你已經跌下來，一跌就跌進地獄！」

唐龍說：「姬黛，究竟是怎樣子的一回事呢？」

姬黛說：「你就快明白，不必向我查問。」

唐龍說：「即使你向我提出嚴重的警告，我也不會相信你！姬黛，你說所有阿拉伯人都憎恨我，爲甚麼你這樣說呢？根本上我沒有殘殺過一個阿拉伯人，只是殺了一個刺客，難道這樣做也會引起所有阿拉伯人的憎恨嗎？」

姬黛想了想，說道：「唐龍，我還是把你走開之後的阿拉伯地區所發生的一件奇事對你說知吧，如果你認爲我講的是眞話，句句屬實，你就會進一步的獲悉爲甚麼阿拉伯人對你切齒痛恨了，現時所有阿拉伯人都崇敬一個新的領袖，他叫做奧提斯，綽號救世者，十分高大，威風凜凜，有如天神，奧提斯認爲你該死，他們就盲目服從，把你恨之刺骨，如果你再到沙地阿拉伯，當然就有人把你殺掉，記得這一點，如果你使用別的方法，從天而降，你更加死得快！」

唐龍似信非信的向她望了一眼，說：「姬黛，我會把你說過的話緊記在心！」

談到這裏，姬黛忽然臉色一變，說：「唐龍，羅美莎從左邊的入口走進來，大概她找你，我還是暫時避開的好，她走了，我再走出來。」

說完這句話，她就站起身來，向右邊走開，唐龍以爲她躲在洗手間裏，兼且相信她所說的話，以爲心上人羅美莎眞的走進來，趕快站起，三幾步走向左邊去。

他很快就走到左邊入口之處，不錯的，眞的有一個美女走進去，有些像羅美莎，唐龍走近點看看，即時發覺她不是羅美莎，頓有所悟，知道姬黛說謊，誘他把視綫投向左邊，她乘機從右邊逃去！

根本上她絕不適宜在拉斯維加斯露臉，無怪她急急忙忙的走開。

唐龍仍然想念她，她已經離開，仍在原來的座位痴痴地等候，卅分鐘過外，她仍沒有露臉，唐龍〝女侍應生走進洗手間看個仔細，杳然無人，證實她已經百份之百走開了，他然後悶悶的離開那個地方。

她就像是未卜先知似的，當晚雷加拉博士忽然召見，第一句就問他留在阿拉伯人密集居住的地區當中，有沒有聽見過或者看見過奧提斯這個人。

唐龍心上一震，說：「我沒有看見過，聽說他是阿拉伯新興的領袖，到處揚名，潛勢力非常之大，未知是否屬實。」

雷加拉博士有點激動，說：「唐龍，我說的人就是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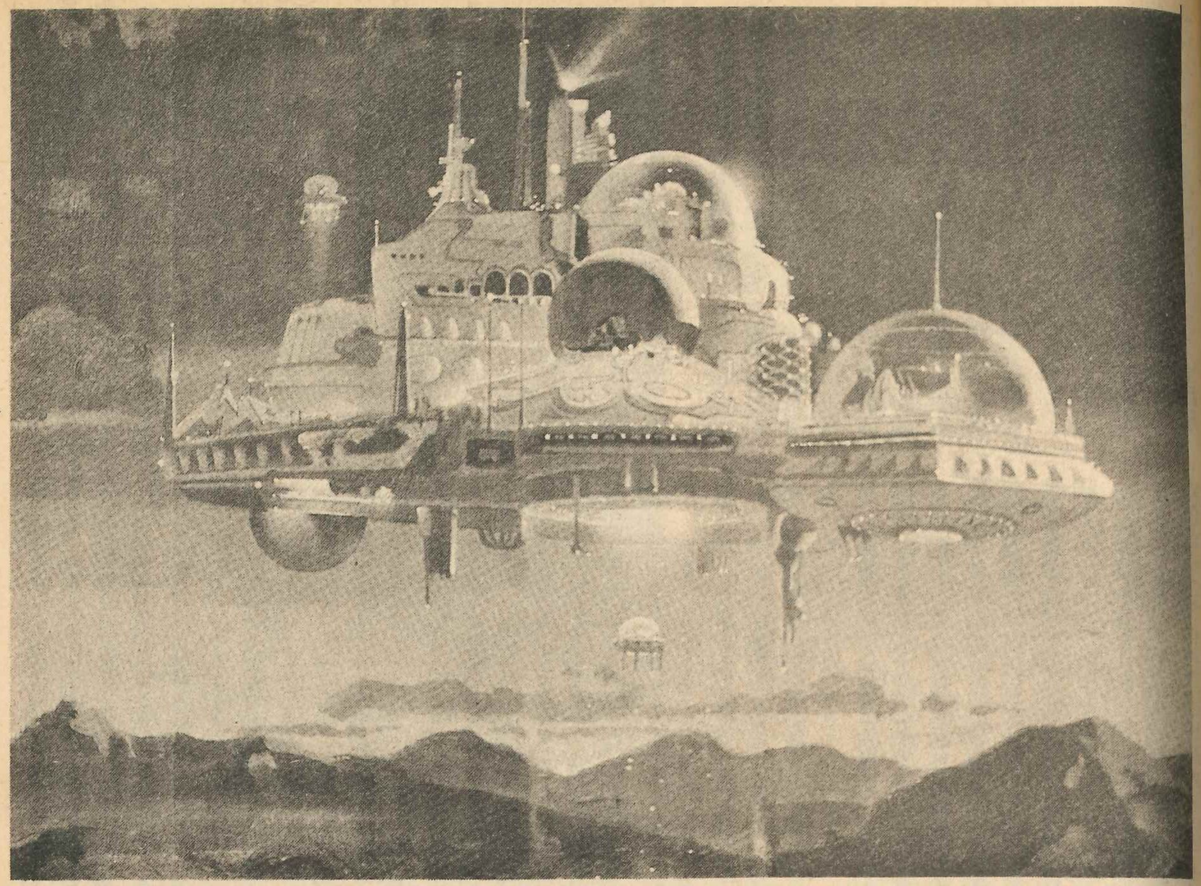
跟着雷加拉博士問：「唐龍，你甚麼時候才知道有奧提斯這個人，上次你從中東回來，沒有聽見你說及他！」

唐龍苦笑一下，說：「我只是今天中午然後知道有他這個人，還知道他綽號叫救世者。」

話題落在「救世者」的身上，唐龍索性把他跟妖女姬黛在金蛋夜總會碰頭的經過情形說出來，補加一句：「博士，我眞是抱歉！大概你會埋怨我爲甚麼不把她抓住，我不妨很坦白的說，當時我仍然抱着欣賞美色的心情去看她，完全沒有捉她的念頭，或者那是我的劣根性，亦未可料，看見自己熱愛過的女人，我總是想起自己跟她纏綿的樂趣，忘記了她害我的一切邪惡行爲。」

雷加拉博士嘆息了一聲，說：「唐龍，這並非你的弱點，一般而論，凡是自命不凡的男人都有這種弱點，我不會因此埋怨你的，照事論事，她有胆見你，顯然她已經有了充份的準備，隨時逃走，相信你沒法追得上她。」

「關於她大胆見你的情形，不必多說，値得注意的還是她對你說過的幾句話，她向你提出警告，叫你千萬不要再去中東幹任何一種工作，否則，自尋死路，這句話倒是可以相信的。」



阿拉伯領袖居住的禁宮，在敵人重重包圍之下，突然升空，看呆了唐龍的一雙眼。

唐龍說：「中東的地區那麼廣大，單是沙地阿拉伯，眞是走三個月也走不完，自稱救世者的奧提斯，有甚麼本領獲悉我的行踪，而又很迅速的通知各處阿拉伯人向我爲難呢？」

雷加拉博士說：「唐龍，這件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奧提斯不單是在阿拉伯所有酋長當中，最有魄力的一個，他還很富裕，他居住的禁宮壯麗無比，沒有人斗胆走近，大概是上次你闖入阿拉伯酋長聯合國殺了的一個刺客，係他的親信份子，故此他蓄意向你報復，至於他用萬里傳聲的方式通知阿拉伯各族的酋長，跟你作對易如反掌，因爲他已經裝置了最神奇的螢光板，隨時在十分鐘之內把他想追殺的人透過螢光板分別通知他們，出動所有阿拉伯戰士，向這傢伙兜截。」

保護救世者的魔鬼兵

說到這裏，雷加拉博士把話題落在螢光板上面，加以解釋，再說下去：「唐龍，你懂得一種東西叫做螢光板嗎？它是變相的電視，在電視台上面把各種活動，傳送到每一個家庭的小銀幕，其實，是弧形的，由一點點結集爲一條條綫，交織成一個網，在科學上稱做弧形光幕，奧提斯爲了表現他的威風，把二十四座巨大的弧形光幕，分別裝在阿拉伯人密集的地區，有些地方係大城，有些地方係交通的幹綫，每逢他演講的一晚，二十四座螢光板都有他的形像出現，假如他想追殺一個人他就把那個人的相片放大，在螢光板上顯露出來，唐龍，不見得你留在姬黛香巢的時候沒有被人偸偸的拍攝一些照片吧，奧提斯一手訓練出來的魔鬼兵，全是阿拉伯青年，穿了藍色軟鋼的避彈衣，手提電光槍，兼有防毒面具，能够飛躍二丈過外向敵人掃射，這一類魔鬼兵也是不可輕視的，其實他最犀利的秘密武器還是微型核彈，這種核彈跟我們投在日本廣島長崎的原子彈相同，可是，它細到只有兩磅庄暖水壺那麼大小，由魔鬼兵帶它闖入任何一個地方，使它爆炸，那個地方就會突然發生烈火，全城毀滅，輻射綫散佈迅速，當地的動物全部死光，十年之內，寸草不生！」

唐龍沉住氣說：「博士，雖然你把他描述得像個超人，既然他想殺我，我就有勇氣把他殺掉！」

雷加拉博士說：「你僅憑個人之力，怎能殺他呢？」

唐龍說：「如果你還記得起我們有一套可以在空中飛行的鋼製衣裳，自備氧氣管以及推進器，我穿上了它，深夜出擊，越過魔鬼兵駐守的營地，飛到他居住的禁宮上面，投下燃燒彈，那一座禁宮就會爆炸焚燒，兼且散佈毒氣，他一定沒有辦法逃生！」

雷加拉博士說：「是的，這樣做的確有可能使他毀滅，不過，我們只是從最有利於自己的一方面推想而已，奧提斯那邊也許有很巧妙的方法保護自己，萬一失手，你就化作飛灰！」

跟着他把上次召開緊急會議的情形說

出來，又向唐龍很鄭重的說：「那種飛行物體似是越洲飛彈，其實是最新型的戰鬥機，能够在空中以高速撞擊對方的飛機，且又可以噴火，萬一發生空戰，佔盡上風，我們把它定名，叫做梅花輪戰鬥機，或者它另有別的方法推進，尾部的五個轉盤，有幾十個噴火口，可以噴火進攻敵人，甚至可以噴出炮彈，單是這種秘密武器已經凌駕在我們的頭上，更可悲的是我們多次派人在空中投彈襲擊或者在地面進行爆破工作，全部失敗，至今仍然找不到妥善而且有效的方法對付它，如果奧提斯手下的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仍然活着，這傢伙可能替他創造更新的秘密武器，不單是白晝攻擊敵人，還可以在夜間來保護自己，防不勝防，他們不斷的展覽秘密武器以及多次發表公開挑戰式的演講，必然有預謀，沒有看清楚他們的動靜，切勿輕舉妄動。」

唐龍很冷靜的回答道：「我現在想到巴林島看個究竟，再行定奪，如果你叫人用專機把我送到巴林島的郊區，夜間在草地登陸，由那邊的海外警務組負責人史密夫接應，神不知，鬼不覺，我決不會變成阿拉伯人的目標，此外，一週之內，你派人把飛天鋼衣運送到巴林島，我就可以穿上了它，分別摧毀梅花輪戰鬥機以及奧提斯居住的禁宮，我決不會死，你一百個放心。」

雷加拉博士服了，沉默了一會，才說：「這件事情我已經考慮多次，仍然沒法做出決定，今天中午妖女姬黛親自到金蛋夜總會找你，這件事情發生之後，我更加憂慮到你的安全了，表面上看來，她冒險見你，目的是向你提出一項警告，叫你不要再到中東去，十分友善，處處為你着想，實情剛剛相反，她知道你的性格十分堅强，她越是勸你罷手，你越加想去，接受敵人的挑戰，你果然中計了，照我看，使用飛天鋼衣襲擊這個計劃還是另派別人担任，比較好些！」

唐龍說：「博士，所有人都有一天會喪命的，怕甚麽？我一定去，希望你正式派我去，如果你不答應，我會私人出擊，死了決不埋怨你！」

唐龍這樣堅强不屈，雷加拉博士再三考慮之後，才說：「我答應你好了，希望你到了巴林島，跟史密夫見面之後，每隔三日就打長途電話給我，接受我的指示，飛天鋼衣沒有運送到巴林島之前，切勿輕舉妄動。」

唐龍但求雷加拉博士答應他到巴林島去，喜出望外，別的事情不再考慮了。

不過，在他動身之前，唐龍却把此行的任務對心上人羅美莎很清楚的談一了個痛快。

羅美莎長嘆一聲，說道：「唐龍，你的英雄主義實在太過濃厚了，如果你是上峯差遣的，還有可說，你只是自己請命，隻身到沙漠區向奧提斯挑戰，等於自尋煩惱，我認為你此行有去無歸，循例勸你一句，你即使不肯接納我的忠告，我也要說說。」

唐龍盡力安慰她，羅美莎也是吃特務飯的人，視死如歸，談過就算數，並非滿臉愁容。

唐龍住醫院死裏逃生

唐龍眞的在翌日中午乘搭美國太空署專機飛往中東波斯灣巴林島，在指定地點降落，史密夫替他接風，並且召集弟兄在秘窟之內吃了一頓很豐富的晚餐。

唐龍豪氣迫人，說：「上次我離開巴林島，完全沒有聽見過奧提斯這個名字，也沒有聽見過救世者或者魔鬼兵，怎會憑空殺出這一批兇悍無比的阿拉伯人呢？」

史密夫說：「根本上日本科學家久大雄博士早就有人包庇他，我們只是把他稱做幕後人，不過這傢伙一躍而出，才知道他叫做奧提斯吧了，至於魔鬼兵只是一種傳說，我們沒有人看見過，不敢妄談。」

唐龍跟他談及另一方面的事情，說：「華盛頓那邊派出爆破專家到中東來，企圖偷襲內夫德沙漠核心放置的飛行物體，全軍盡墨，他沒有同行僥倖保全性命，是否有這麽一回事呢？」

史密夫聽了，黯然說：「當然是發生過這種慘劇，他才會這樣說，我們這裏也有四個人抽調出來，參加這一項任務，戰死沙場，此仇非報不可！」

唐龍說：「我今天到來，就是想替死去的兄弟報仇，先行炸毀梅花輪戰鬥機，再行大舉襲擊奧提斯的禁宮，只要鋼甲衣裳運到，便可出擊，如果僅得一件衣裳運來，我一個人出動，反之，有四件鐵甲衣裳運來，便找三個人合作，到時由你老哥史密夫指派！」

唐龍剛剛閉嘴，十多個人異口同聲的喝彩，敬他一杯，道：「我們一齊去！」

唐龍先聲奪人，的確是値得一談，可惜雷加拉博士在三日之後只有三套鋼衣送來，十多個人搶先作伴，仍是沒法同行。

僅得兩個人奉陪，十多個人想去，參加這一項夜間突擊的壯舉，如何決定取捨呢？頗費躊躇，末了，史密夫召開酒會，大家坐在一起，很興奮的吃吃喝喝，並且在喝酒的時候宣佈他的決定，他慨然說：「唐龍先生威名遠播，我的兄弟當中有十多個人希望跟他共赴戰場，可是，飛天鋼衣僅有三件，除了唐龍先生必須穿的一件之外，只能讓兩個人作伴，想去的人太多了，我只好想出一個辦法來，作命運的安排，在座的人那一個想跟唐龍先生並肩作戰，請他走出來，洗勻一副紙牌之後，抽一張牌出來，當衆翻開看看，雖抽的紙牌係烟士或公仔，當然是佔上風的，仍要計較它的高下，假如沒有人抽得出烟士公仔，便計點數，務求找出兩張比較大的紙牌，作為決定，揸了這兩張牌的人同行。」

跟住洗牌抽牌，喝酒，並且吃進很多食物，忙個不了，整個場面非常熱鬧。

唐龍是註定必須出擊的，他不必抽牌，因此，他比較別人吃得更多，喝了很多酒，殊不料他在狂歡痛飲之後不久，突然覺得肚痛，史密夫把他送到醫院診治，醫生認為他吃了不潔的食物，引致腸胃炎，屬於急症，必須洗胃，洗了胃，他還要打針吃藥，最後，躺在醫院休養，渾身發軟，寸步難移，他在迷惘中度過了三天然後清醒過來，但仍遵照醫生的吩咐，不能够出院，那一場病使他躺了一週然後恢復健

康，史密夫接他出院的時候，唐龍望了他一眼，不由自主的苦笑起來！

唐龍初時以為他在醫院裏面歇息了一週，不過把偷襲梅花輪戰鬥機這種壯舉延擱七天，不算甚麽，可是，他巳經復元，回到史密夫控制的秘窟，跟海外諜務組的兄弟見面，談到上次決定的「夜襲」，獲悉眞相，他就愕然沒法做聲，原來在他發生急性腸胃炎必須洗胃留醫的一晚，巳經有三個兄弟出擊，由別人頂替他的位置，他們一去不返，只是在後面跟着走的一些兄弟找到少許鋼衣，認為他們剛剛越過叫做迷人洞的一處，便即爆炸，鋼衣也化作片片蝴蝶碎，三個壯士的命運怎樣？不言而喻！

這種事情發生在別人的身上，可能感到慶幸，唐龍並非懦夫，他從史密夫口中獲悉眞相之後，勃然大怒，說：「即使這一個任務給命運註定要失敗，穿上了飛天鋼衣的人，必死無疑，我也是三個死人當中的一個，為甚麽你要作出戲劇性的安排，讓我留下來，再讓別人送死？究竟這是雷加拉博士的意思抑或是你對我的友情太厚，不想我送死，故意在酒中下毒？」

史密夫很冷靜的說：「唐龍先生，你不要如此激動好不好？講一句老實話，這件事情會得發生，既不是雷加拉博士的安排，也不是我佈局希望別人做你的替死鬼，乃是天意。」

核子狂魔控制的潛艇，飛上太空，雷加拉博士派出太空戰鬥機追擊，全部被它打落。

唐龍大感詫異，衝口而出的說：「史密夫先生，你說它是天意嗎？這句話應該怎樣解釋？」

史密夫說：「唐龍先生，請你冷靜一點，聽聽我的解釋，上邊有密令交到我的手上，叫我立刻進行這一項夜襲的活動，並非指定你是其中的一個，既然鋼衣只有三件，我只好派三個兄弟出擊了，你想再去，不妨打個長途電話給雷加拉博士，先由我報告當時的情形，再由我報告三個兄弟失敗的經過，再談其他。」

唐龍認為這個巧妙的安排必然係雷加拉博士做主，打長途電話是沒用的，他索性打個手勢，對史密夫說：「老大哥，我明白了，任何人都要接受命運的安排，不必打長途電話了，此外，我還要明白另外一件事情，三個兄弟穿了鋼衣出擊，死得不明不白，必然是在迷人洞以北某一處跟對方的魔鬼兵碰頭，或者被對方預先安排下來的秘密武器毀滅，沒有好的對策，我穿了飛天鋼衣到那邊去，結果仍是抬回來，甚至炸到粉身碎骨，我想通了，不單是不會埋怨你，還要向你賠罪。」

史密夫聽了，喜形於色，說：「唐龍老弟，你眞是通情達理，暫時沒有鋼衣送來，也沒有新的任務放在你的身上，你還是在巴林島多玩幾天吧。」

唐龍一口答應，此事告一段落，唐龍一留下來就是三天，沒有一分鐘走出秘窟，表面上看來，他好像担心在街上走動可能給阿拉伯人圍攻，不敢走出去，實則不然，他只是深深的思索。

本田先生透露的秘密

第四天的早上，唐龍忽然對史密夫說：「大哥，我今天想通了，想直接擊敗奧提斯，一定辦不到，假如我有辦法抓住久大雄博士，逼他說出秘密，仍是有希望爭取最後勝利的，可惜這傢伙現時巳經躲起來，難以偵查他的下落，為了找尋擊敗奧提斯的對策，我沉思了三天之久，終於在無辦法之中找到一個辦法，假如我們抓住久大雄沒有從巴林島撤退之前所結交的朋友，逐個偵查，便有綫索可尋。你這樣聰明，相信你一聽就懂得怎樣做。」

史密夫笑了笑說：「唐龍老弟，你說我聰明，那是假的，你自己才是眞眞正正的聰明人，你說得對，久大雄博士係日本人，他在巴林島居住了五六年之久，不管是商業上的來往抑或是男女間的私情，又或者科學上的探索，必然有些日本朋友的，可能是很迷人的日本女人，只要那些人曾經跟他有很密切的接觸，便是我們找尋的對象，找到那些人逐個帶到秘窟審問，可能有些綫索，這種想法是很合理的，我眞是慚愧，竟然那麽久仍然想不出來。」

唐龍很是興奮，說：「大哥，我的想法確是如此，不過，說到秘窟審問這一點，我却有些意見補充，我認為把任何一個準備接受查問的日本人帶到秘窟，始終有些不妙，還是在酒店房間裏面進行這種勾當好些，希望你仍然保留一些作為秘窟審訊之用的招供丸，有了那些藥丸，加上一個十分艷麗的女特務，這一個計劃等於成

功了一半。」

這回他說得更加完整了，史密夫由衷的佩服他，豎起了大拇指，向唐龍連聲稱讚。

唐龍很謙虛的說道：「我那裏配得起稱做第一流的英雄人物呢？不過見事做事吧了，這種審問程序，仍要靠大哥親力親爲。」

唐龍的性格十分爽朗，不過，進行這樣子的審訊工作，卻非一朝一夕能够達到目的，他逼於沉住氣依照原定計劃進行。

一天又一天，總是在茫無頭緒的境況中度過，直到第十一天，他們才找到一個有些眉目可尋的人，料不到這個曾經在一間機械人製造廠裏面做過副廠長的本田先生，被女特務肉誘到酒店房間幽會，吃了神秘藥丸，居然有問必答，無意中洩漏天機！負責主持這個行動的人，雖然是史密夫，可是，向五十六歲的本田先生查問一切秘密的人，卻是唐龍。

唐龍在他吃了招供丸，且又跟特務小姐造愛之後酣睡，料想藥力發作，然後叫醒他，坐在大梳化椅上面，逐句盤問。

唐龍說：「本田先生，你曾經跟久大雄博士一起工作，那時候你是一間機械人製造廠的副廠長，久大雄博士的職位是甚麼？」

本田的一雙眼仍然是半開半闔的，不過，嘴巴卻一開一闔，慢吞吞的說話，即使他必須回答，仍是想了想，然後答覆，他緩緩的說：「久大雄博士係佐籐機械人製造廠製作主任。」

「後來久大雄離開佐籐機械人製造廠的時候，他是給人帶走的，那人是誰？」

「他是奧提斯。」

「奧提斯是否日本人？」

「不是。」

「他是否阿拉伯人？」

「是的。」

在一問一答當中，本田先生往往只是說出是或否的一個字，便即閉嘴。

唐龍担心他的藥力消失，逐漸清醒，急急忙忙的發問，幾乎是一句接住一句，從多次問答當中，他知道許多秘密，不單是證實了鐵甲勇士確係久大雄博士所造，巨型的螢光板以及神秘的禁宮都是久大雄的傑作，更加重要的還是梅花輪戰鬥機，本田先生談及這種飛行物體，有些模糊，不懂得它是甚麼，給唐龍再三解釋，他才知道它指的是放在內夫德沙漠核心的一件「玩具」。

唐龍聽到玩具這個名稱，初時莫名其妙，一再查問，才懂得他說的是甚麼。

本田先生說：「很少人知道那種飛行物只是用鐵皮和木架製造出來，不堪一擊，我們把它叫做玩具，故意把它放在沙漠的核心，有兩種作用，一種作用就是虛張聲勢，借此增加阿拉伯人對奧提斯的信心，以爲他眞是救世者，另外一種作用就是想誘惑美國或其他西方國家，派出各種戰鬥機去毀滅它，因此自尋死路。

「那些飛行物體或者穿上了能够飛行的鋼衣，就快在空中靠近它，碰上了隱形光幕，便即爆炸，即使有人在地面行走，跟隱形光幕接觸，仍是爆炸的，因爲那一塊隱形光幕從地面伸展到空中五千呎。」

唐龍很興奮，說：「照這樣想，駕駛一架飛機在離地六千呎投彈，不會碰上了隱形光幕了，豈不是很有把握炸毀這玩具嗎？」

本田先生搖了搖頭，說道：「仍然辦不到，因爲離地那麼高拋下普通的炸彈，命中率是極之低的，倘若投擲空對地的飛彈，它一定被環繞着玩具的沙丘，所埋下的廢跌吸住，在沙上爆炸，始終沒法傷害它。」

唐龍再問下去：「假如有一架戰鬥機從高空下降，低飛到離地五百碼，用機槍掃射，有沒有辦法傷害它呢？」

「不，隱形光幕並非像圍牆似的罩住玩具，即使在玩具旁邊，也有這種光幕，沒有一架飛機能够從高空垂直下降可以傷害玩具。」

唐龍担心他覺醒，趕快追問一句：「奧提斯自稱擁有微型核彈，可以毀滅全世界，是否眞有其事呢？」

「實有其事。」

「那些核彈放在甚麼地方呢？」

「它全部收藏在海裏。」

「那一個海？」

「地中海。」

「在地中海的那一處？」

「我不知道。」

看來奧提斯眞的有核彈在手，煞是可怖！唐龍稍爲遲疑，沒有再問下去，突然發覺本田的眼皮頻頻活動，担心他就快覺醒，立刻罷手，叫那個特務小姐協助他把本田先生送到床上去，熄了燈，雙雙睡在一起，唐龍然後跟史密夫走開。

擊破隱形光幕的絕招

唐龍向本田先生盤問當中，史密夫一直在旁戒備，握着一枝能够射出毒箭的手槍，見血封喉，直到盤問完畢，然後走開，照他想，本田先生覺醒之後，仍然睡在紅舞女的身邊，她是他帶出來玩的，並無可疑之處，料想他不會發覺自己被人利用招供丸查問，本來可以守候多幾日，然後返美，不過，唐龍急於報仇，翌日早上，立刻乘搭航機回到內華達州死亡谷，直入太空署，向雷加拉博士報告此事，另外呈上盤問本田先生的錄音帶作證，最後，唐龍很焦躁的說：「博士，我應該死在隱形光幕之下，既然有人做了替死鬼，我僥倖不死，就要報仇雪恨，希望你快些研究如何攻破隱形光幕的絕招。」

雷加拉博士說：「好的，我立刻通知美國所有研究秘密武器專家，研究破敵之策，到時你也要在座，三天之後開會。」

唐龍聽了，臉露微笑。

三天之期已到，唐龍跟七個專家在死亡谷的秘密基地晤談，雷加拉博士主持那個會議，先把一切關於梅花輪戰鬥機的照片在小銀幕上面放映出來，又把多次進攻失手的遺物放映，然後很冷靜的說道：「沒有人知道那一個飛行物體只是玩具！不過，它放在沙漠核心，用隱形光幕罩住，向我們挑戰，使我們毀了幾架飛機，另外犧牲了二三十個戰士，仍然沒法傷害它，即使它係玩具，也是有作用的了，我們急於毀滅它，有甚麼辦法可以擊破隱形光幕

呢？」

有一個專家站起來說：「雷加拉博士，我一生研究隱形的秘密武器，包括隱形光幕在內，照我所知，隱形光幕其實是電流，它在空中以及接近地面之處散佈，如果是鐵甲人或者是含有鋼鐵的飛行物體，在電流散佈的範圍之內穿過，必然觸電，自行爆炸焚毀，想攻破它是很容易的，只要把一些對電力完全沒有反應的橡皮製成衣裳，穿在身上，甚至眼睛前面也用透明的玻璃罩住，那就可以很順利的穿過了，不過，橡皮人的戰鬥力是很薄弱的，因爲它舉動不够靈活，且又不宜奔遠，任何一種步兵都可以戰勝它，如果在隱形光幕之內，還有其他活人守衞，橡皮人就不是他的對手。」

唐龍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如果魔鬼兵貼身作戰，他們可能有手槍或小刀，橡皮人有沒有辦法跟他們作戰呢？」

專家想了想，說：「橡皮人本身也是秘密武器，它不單是防火，防電，普通的子彈也沒法射穿那件橡皮衣，假如貼身作戰，穿了橡皮衣裳的戰士還可以携帶兩節棍或者三節棍，它是中國功夫的一種奇異武器，可以脫手飛出去，又再飛回來，欲知其詳，最好向唐龍先生請教。」

唐龍說：「兩節棍或者三節棍，因爲它的一邊有鐵鍊扣住，故此可以伸縮，如果對方亮了武器，可以衝過去拚個你死我活，用兩節棍打落對方的武器，再向他的頭部進攻，可能一招打贏，不過，擅長中國功夫的人，不必使用這一類秘密武器也可以打贏，原因是中國功夫的脚法凌厲，貼身打鬥，還可以施展腦後生風這一招，握緊拳頭，用橫拳的姿勢打擊對方後腦。如果你們不相信，我可以實地試驗，請你們找幾個有份量的戰士出來，讓我把他擊敗，即使他有槍我也可以打贏他。」

中國功夫一向是很犀利的，故此座上客聽了，都想看看他的精彩表演。

唐龍不負衆望，在地下室的健身院內，他先行施展腦後生風這一招，偸步走過去，趁住對方發拳，他就標馬過去，壓住對方右邊的腰腿，忽然轉身，用右拳打橫出擊，一拳打中對方的後腦，此人受擊，馬上暈倒，唐龍哈哈大笑。

輪到另外一個人出場了，相距八呎，這個戰士剛剛拔槍，唐龍已經飛躍而起，跳到這傢伙的左邊，橫脚一踢，此人的頸部捱了一脚，便即倒地昏迷，需要急救。

事後，唐龍說道：「我飛躍到他的左邊去，即使他發槍射擊，不一定打中我，如果他的頸上動脈血管捱了我一脚，必然倒下來，我這一脚叫做斬頸刀，可能踢中他的喉核，喉核爆了就不能够呼吸，兩三分鐘之內喪生。」

各人對他所說的話深信不疑，雷加拉博士立刻叫他挑選身手特別靈活的人，朝夕訓練，學習中國功夫，此外，又下令叫人製造大批橡皮衣裳，準備在兩個月內向魔鬼兵挑戰。

俏佳人在山頂恭候

對唐龍來說，兩個月的時間是相當長的，閒來無事，他就攀登高山，作爲消遣，有一天，他攀登了一座相當高的山，到了山頂，發覺有一個女人坐着恭候，看清楚點，原來是妖女姬黛，他猛吃一驚，說：「姬黛，你是怎樣子攀登的？」

姬黛嫣然一笑，說：「我租了一架遊客用的直升機，叫他們把我放下來，於是我就可以安然坐在山頂，用望遠鏡欣賞你攀登的姿勢，我只有二十分鐘的時間跟你談談，希望你說眞話，上次我向你提出警告，果然兌現，妄想進攻內夫德沙漠核心的戰士，穿了飛天鋼甲衣，仍然沒法逃生，你能够活下去，眞是難得，你究竟是怎樣逃生的？」

唐龍說：「根本上我用不着逃生，因爲有人做了我的替死鬼。」

唐龍把那晚喝酒中毒，送入醫院急救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姬黛哈哈大笑，說：「這件事情必然是雷加拉博士精心佈置的，眞是老謀深算。」

唐龍向她發問：「姬黛，你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想向我提出第二次警告了，是也不是呢？」

她很快回答道：「是的，我知道自稱救世者的奧提斯，擁有二十一個微型原子彈，每一個核彈都可以毀滅一個像芝加哥那麼大的都市，希望你們不要進攻他的禁宮。」

唐龍說：「假如他發了狂，即使我不向他進攻，他仍要使用微型核彈進攻全世界，故此我一定要跟魔鬼兵交手，把他以及微型核彈一齊毀滅。」

她有些緊張，不過，很快她的緊張姿勢就消失了，她比較悠閒的說：「唐龍，請你相信我，奧提斯此人，神出鬼沒，即使你眞的有本領攻破沙漠中的禁宮，你也沒法消滅他的核彈。」

唐龍傲然說：「這一層我早已知道了，他的微型核彈並非收藏在禁宮裏面，而是收藏在海底。」

「那一個海？」

「那個地方就是地中海。」唐龍看見她不做聲，索性自管自的說下去：「沒有一個飛彈能够把二十一個微型核彈裝置在尖端，同時向二十一個大都市發射，故此我們料定他一定是派人潛入各大都市暗中把核彈埋藏在地面之下，另加定時爆炸的設計，如果有這麼一天，整個世界的局勢一定緊張到無可收拾，現時並未達到這個階段，我們只是在地中海兩岸嚴密戒備，已經够了，另一方面，我們還派出大量潛艇巡邏，攻陷禁宮之後，我們再去地中海的海底逐吋搜索，相信奧提斯一定喪生。姬黛，你還是投到我們這一邊吧！」

姬黛說：「唐龍，直到現在，你仍是發生錯覺，以爲我係奧提斯的人，眞是可笑！坦白點說，我是一個大亨派來刺殺奧提斯的，他的勢力擴展到爆炸點，第三次世界大戰剛剛爆發，奧提斯就會死在床上，那一晚我湊巧睡在他的身邊。那個大亨至今仍是你的朋友，你還記得起他嗎？」

唐龍恍然大悟，說：「他是隱居月球的卡登博士？」

「對了，他正是卡登博士！」姬黛很興奮的說。

照事論事，眼前的局勢極有可能是如此複雜的，唐龍絕無所懼，反而笑嘻嘻的

說道：「姬黛，你說得很對，卡登博士眞是我的朋友！我有甚麼地方可以帮忙你的呢？」

姬黛說：「照我的推測，你們進攻沙漠核心，毀了禁宮，仍然沒法捉拿奧提斯，不過，奧提斯遲早死在我的手上，你不必顧慮，祇是希望你們不要在地中海跟他決鬥，免得他發狂，企圖毀滅全世界，突然把二十一個微型核彈一齊在地中海兩邊的大都市爆炸。」

唐龍說：「這是你的第一個要求，即使我不說，你必會懂得，這件事情並非我的權力所及，不過，我仍盡力而爲。相聚的時間無多了，你還有甚麼要求，快點說吧。」

姬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唐龍，我深深的愛你，希望你在整個世界毀滅之前，跟我一起乘搭飛天潛艇到月球去，卡登博士一定很重視我們二個人的，到時我們可以在月球建立新天地。」

她說得十分眞摯，相信是由衷之言，唐龍有些感動，說：「姬黛，多謝你的好意，如果整個局勢變了又變，天下大亂，可能我會跟你一齊到月球過活的，我也希望有這麼一天。」

說到這裏，直升機自遠而近，姬黛伸手向唐龍打個手勢，唐龍懂得她的意思，躲在石角的背後，看見她抓住直升機的一邊踏脚上去，然後放心。

姬黛此行雖然有點冒險，不過，她很有本領，神出鬼沒，一定安然而返，唐龍不再替她担心了，他有一個問題難以決定取捨，反而憂心如焚，他應不應該把這個奇怪的遭遇報告雷加拉博士呢？想了很久，他仍是沒法做出決定。

最後，他決心把它隱瞞不說，當晚就做了一個十分美滿的夢，夢見他跟姬黛眞的置身月球，晶光四射的月亮，變成他們的「二人世界」。

太空潛艇突圍而出

兩個月的訓練結束了，一再加强這些橡皮人的軍事行動，時間已到，大舉出擊，在同一的黑夜，兩路進攻，史密夫率領一隊橡皮人向內夫德沙漠核心進攻，越過迷人洞，撲攻隱形光幕，他的任務就是炸毀那一架稱做玩具的神秘飛行物體，另外一些奇兵，由唐龍率領，偸襲奧提斯居住的禁宮。

那個地方只是阿拉伯酋長聯合國的境內某一處，距離唐龍上次到過的「三沙堆」那一條孤村不遠，唐龍熟悉當地形勢，當然是由他率領，這一次兩路進攻都是盡量利用橡皮人優點向魔鬼兵挑戰的，爲了預防對方施放毒氣，每一個橡皮人還戴着防毒面目。

那晚分兵兩路進攻，果然得手，史密夫那邊大獲全勝，很快就消滅魔鬼兵，攻破隱形光幕，炸毀「玩具」，可是，唐龍那邊進攻禁宮的大軍，却跟魔鬼兵發生肉搏，雙方互有死傷，十分吃力，才把對方的陣勢打散，戰爭雖然激烈，禁宮那邊仍然燈火明亮，並且隱隱約約傳來了悠揚的樂聲，唐龍等人繼續撲攻的時候，忽然又發生一連串的慘劇，首先碰上了地雷，再其次，有幾處無人指揮的機槍陣地，用穿甲的三吋長子彈向他的掃射，死傷不少，到了他們掃開一切障碍，天色已亮，在曉色茫茫當中，看見整整一座禁宮，從地上緩緩的升起來，他們都看呆了一雙眼。

久大雄博士這個日本科學家眞的了不起，禁宮升了天，他們失去攻擊的目標，唐龍趕快用手提發電機拍發密電碼向巴林島的總部報告，那時雷加拉博士已經抵達總部，以總指揮姿態出現，接獲密碼，立刻調派二十四架戰鬥機追踪，不知如何，所有戰鬥機只是追近那一座浮起來的禁宮就會自動爆炸，雷加拉博士險些氣死，後來，禁宮在地中海叫做蟹島的一個荒島上面降落，他們然後鬆一口氣。

雷加拉博士下令地中海的艦隊出動，另外出動一些帶着魚雷的小潛艇合力作戰，圍攻蟹島，費了三晝夜的時間才把它攻破，料不到禁宮之內杳然無人，就在那一瞬，海水奔騰洶湧，突然有一艘形狀怪異的潛艇在海中飛出來，離開了海面，向高空衝上去，雷加拉博士趕快下令附近升空待發的各種戰鬥機出擊，可惜那一艘飛天潛艇的速度太快，追兵被它遠遠的抛開，最後的報告是由人造衞星發出的，指出那一個飛行物體，正在向着月球的方向飛過去。

雷加拉博士把心一橫，下令最新發明出來的太空戰鬥機火速升空兜截，追擊潛艇，可是，它並非潛艇的對手，凡是接近它的戰鬥機，只見火光一閃，就被潛艇發出的一種流星彈擊中，爆炸焚毀，美國毀了四架太空戰鬥機，仍然被飛天潛艇逃走，雷加拉博士感到十分沮喪，他唯一覺得欣慰的就是把核子狂魔奧提斯逐出地球之外。

看來這像伙製造出來的二十一個微型核彈，大概是放置在海底潛艇之內，既然潛艇飛上高空，遠遠的離開地球，沒有爆炸，顯然是這像伙已把所有微型核彈帶走了，雖然地球上面的科學家暫時可以鬆一口氣，可是，展望將來，仍是有些隱憂，如果那艘飛天潛艇沒有墜毀，在月球降落，總有一天，去而復返，使地球陷入重重烈焰焚燒的險境，說不定一下子就給核子狂魔毀滅，如果他是月球怪客卡登博士的爪牙，更加不堪設想。

大戰結束之後，唐龍很率直的把那天他在山頂跟妖女黛姬見面交談的話說出來，補充一句：「她說過在大戰結束之後，親手毀滅狂人奧提斯，看來那個核子狂魔不會活下去，值得重視的人，還是永遠在月球隱居的大亨卡登博士，任何一天，這像伙發動攻勢，地球上面的人，可能死個清光！我有一個十分古怪的建議，請你考慮一下，必要時我們可以進攻月球。」

雷加拉博士聽了這句話，眼睛一亮，喃喃自語，說：「是的，我們可以先發制人，進攻月球！」

他反反覆覆說着這一句話，看來他似乎下了最大決心，跟月球上面的狂人卡登拼個你死我活，他會不會這樣幹？如果他有勇氣向卡登博士挑戰，這一場浩刦關係到整個地球的安危，他會打贏抑或打輸呢？欲知其詳，請閱下期刊出的「月球登陸」吧。

（本期完，全文未完）



太空爭霸戰之 **魔鬼兵的作戰配備**

配合鐵甲勇士出擊的魔鬼兵，配備手提電子槍及穿了藍色軟鋼貼身衣服，刀槍不入，還戴防毒面具凶狠無匹。



每盒$25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

峨嵋葯廠出品